

阅 读 声 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八卷）



目 录



目 录

第三行星的信息.....	(德) 贝·舒谱恩 / 高红军	(001)
1.....		(001)
2.....		(011)
3.....		(018)
太空神曲.....	(俄) 卡赞采夫 / 杜建.....	(027)
岁月倒流.....	(美) 丁·巴拉德 / 洪涛.....	(036)
劫持“梦幻号”.....	(美) 詹·蒂普特里 / 汪福建	(050)
飞船疑案.....	(英) 约翰·布朗纳 / 徐燕学	(082)
死亡曲.....	(英) 范·奥克 / 陈光如.....	(110)
一.....		(110)
二.....		(117)
三.....		(127)
四.....		(140)
五.....		(148)
电子谋士.....	(俄) 阿·德聂伯洛夫 / 车成安	(166)
$E = mc^2$	(法) 布勒 / 曲二兵.....	(176)
赤 鯨.....	(日) 西村寿行 / 徐芳.....	(186)
神秘的车祸.....	(俄) 尼·索维托夫 / 邢方.....	(194)
后来人.....	(英) 威廉·戈尔丁 / 王雅薇...	(211)
戈勃林禁区.....	(美) 克·西马克 / 王岩.....	(225)
异星探险.....	(美) 安德逊 / 王新春.....	(234)
考察地球.....	(英) 克拉克 / 李德明.....	(244)



银河特遣队.....	(法) 吉米·居厄 / 李双强	(253)
一 神秘的箱子.....		(253)
二 宇宙特遣队.....		(254)
三 秘密使命.....		(255)
四 脑电波追踪.....		(257)
五 死亡基地.....		(258)
六 超自然圆球.....		(259)
七 超新星.....		(261)
八 第三种人.....		(262)
九 谁是 X.....		(264)
十 完成使命.....		(266)
十一 尾声.....		(267)
奇父异子.....	(日) 小松左京 / 石大庆	(269)
一.....		(269)
二.....		(275)
三.....		(278)
四.....		(283)
五.....		(287)
被遗忘的世界.....	(英) 柯南道尔 / 一夫...	(291)
到神秘王国去.....		(291)
恐龙的世界.....		(294)
“外来人”与猿人之战.....		(298)
在深渊里.....	(英) 威尔斯 / 陈兵.....	(302)

第三行星的信息

1

远处，微弱的阳光照在一个很小的天体上，反射出金属般的光泽。Z₁₁号宇宙飞船从漆黑的银河外星系深处轻而易举地击中了它。宇航员希亚把调速器拨到负档上，没等感觉到巨大的后座力，飞船已稳当地刹住了。

下面，每日必行的步骤开始了，完全像例行公事一样。按理说，经历了900多次演习之后，起初那种飞往陌生人造飞行物的紧张早已消失在机械的规定动作中了。然而这一次却不比往常，指挥室里四张绿色的面孔上都闪烁着期盼与兴奋。这并不奇怪，那个被击中的空间探测仪虽然和Z₁₁号相比十分简陋，但它足以预示一个崭新的星系际纪元的开端。

据飞船上的仪器计算，它极可能来自相邻的太阳系。从纯物理角度看，在这个星系中发现不了什么奇迹，一个不起眼的太阳和几颗行星，这在银河外星系太普通了。可是那儿有生命，那里的生命以非常奇特的方式存在……

Z₁₁号的成员们显然很激动。他们都有一个脑袋、两条腿和两条胳膊，身高近1.6米。在所有星系中，只有一种从皮肤到其它部位都与他们结构相似的人类。而这种人类就居住在太阳系里，和被击中的空间探测仪有着同一故乡。这样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他们怎么能按捺得住呢？当然，除了皮肤颜色不同外，还存在一些别的差别，比如耳朵的形状、手指的个数等，



可这些都无关紧要，两个脑袋、四条胳膊、四条腿的生物不是曾经统治过宇宙吗？

可他们不该兴奋得太早，万一其它方面毫无共同之处，仅仅生理上的惊人相似又有何用？从技术角度看，那个空间探测仪显示出了对任何一种人类来说都相当先进的技术发展水平。正是它吸引着 Z₁₁ 号来到这里，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

自动控制的触感射束正把空间探测仪最重要的特征输送给数据处理机；这时，一个罕见的飞行物出现在第十行星的阴影里。第十行星这体积很小的星体一直遮掩着它的母星体那微微泛黄的白色光轮。

“那东西飞得离行星太近了，好危险。”特沃打破了沉默。

“也许它是计算好的。”希亚思索着说。

“谁知道呢？看得出它正笨手笨脚地想离开那儿。”蔡莉躺在巨大的卧榻上特沃的身边，边伸懒腰边这样嘟哝着。她的六个手指敏捷地掠过控制台的传感键，控制台就嵌在卧榻那柔软的靠背上。

齐蒂扭头看着她：“但愿我们的希望不会落空。不过时期这么短，我很难相信。”她是星系历史方面的专家。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特沃说，“但飞行轨迹尚未最后计算出来。”

“她总是偏爱这种人类，我没说错吧？”希亚坐在他的控制台前开玩笑，“特别是对有外生殖器的那一半。”

齐蒂憋得满脸发紫：“瞎说！这简直像一种已经被淘汰了很久的感情，像……像嫉妒！谁都知道，已经有一毫周没人踏上那颗行星了，我们只有非常古老的报告和图片……”

“她一有机会就对人说这个。”

“当然啦！我是为了充实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齐蒂反

唇相讥。

“这肯定不是载人的飞行物，”蔡莉说，“我们可以放心地去研究它。”

希亚操纵着 Z₁₁ 接近那个飞行物。特沃熟练地按动一个个传感键，让试验舱做好接收准备。不用一会儿，用肉眼就可以辨别出飞行物的细部了。

“形状很奇特，”蔡莉注意到，“显然没有着陆装置。”这是对希亚的提醒，他知道自己必须更加小心，让这个飞行物顺利着陆。Z₁₁ 的保护伞收缩起来，试验舱的舱口已经打开，舱内的光线映射在飞行物银灰色的表面上，熠熠生辉。

“它接收了无线电信号，同时自己也发射。”特沃报告说。很快，小小的飞行物就被吞进飞船的大嘴里，无声无息地落在覆着软垫的圆盘上。

“第二步——开始考察。”蔡莉招呼着其他人。舱口又无声地关闭起来，他们三人穿过隔离室，进入大厅。凭着近千次类似的考察经验，他们配合得十分默契，没费多少周折就完成了采样和数据统计，并把它们输入飞船上的电子系统。

齐蒂第一个发现了一个小匣子。“嗨！”她得意地指着小匣子侧面一块微微带些擦痕的平板，“毫无疑问，来自第三行星！”

“没错，”希亚的声音从安放在隐蔽处的扩音器里传出，“飞行轨迹的计算证实了这一点。”为了安全起见，他留在控制台前，如果发生了意外，他负责将陌生飞行物尽快送出飞船。齐蒂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的联盟里终于又可以增加一个成员了！你们瞧，我们的新伙伴能造出飞得这么快的东西！真了不起。”

特沃非常难过，可他不得不给她泼点冷水。“看仔细点，



我不想扫你的兴，可是得仔细点！”

齐蒂刚才还兴奋得发亮的眼睛失望地闭上了。她透过银灰色的睫毛，稍稍抬起眼睑，怯生生地瞄了一眼，随即横下心来正视那金色铭牌上的肖像——最后垂头丧气地转过身。蔡莉安慰她：“也许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再说——我们也不是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了。”

“可以前碰到的不是这种和我们如此相似的人类呀！”特沃反驳道。

对，这是最关键的地方，正是为这齐蒂才会一开始就那么高兴，现在又如此失望。三个人慢慢吞吞、无精打采地回到了指挥中心。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和这种生理结构与自己极相似的人类建立平等的关系。但是现在，一切变得渺茫起来。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会这种失望了：Z₁₁号几年来在宇宙空间的穿梭全都为了考察这个年轻的、处于上升阶段的人类；齐蒂、蔡莉、希亚和特沃的故乡人民得知这个消息也会同样失望的，他们是为了寻找一种拥有发达技术的陌生智能生物才不惜耗费巨资，从天狼星上发射出庞大的宇宙飞船的，但是这种已经能够从自己的太阳系里发射出人造天体的人类，却没有相当的社会发展水平。对“14 太阳联盟”来说这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恒星际法律严禁干涉其它人类的社会成熟进程。

显然，现在 Z₁₁号着手考察的太阳系第三行星已经满足了一条法律：

1 唯有能发射人造天体以寻找陌生智能生物的人类方可被本联盟接纳。

但还有其它条款，如：

2 一切星际关系的基础为真诚、友好的物质与信息交流，不允许历史上遗留的破坏性制度存在，如利润经济；不允许社

会歧视存在。

太阳联盟的原则是：以使用劳动力的数量作为价值尺度，消除相互歧视，保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平等。

联盟成立之初，人们并未意识到第二条款的重要性，他们只追求越来越多地结识新的人类伙伴。然而这种轻率很快就得到了报应，各人类之间终于出现了一片混乱，建立在相互欺诈之上的关系毁于一旦，战争爆发了。当时还很小的聪明（7个太阳）成员们齐心协力，才终于将一种不惜任何手段企图篡夺联盟统治权的人类消灭掉。

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不希望重蹈覆辙。所以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对具有一定技术发展水平的社会进行成熟性考察，因为只有和平友好、公平无私地进行物质和知识交流，稳定的局势才有保障。

3 只能与生活在自由团结社会里，没有紧张社会关系和毁灭性矛盾的智能生物建立和平共处关系。

人们认为：一个内部矛盾重重的人类会把妒忌、仇恨、占有欲及其它恶劣品质带入联盟，那么类似联盟成立之初的毁灭性现象将再次重演。

通常，通过对一些人造天体的考察可以看出，它们的创造者只拥有极低的社会发展水平，根据第三条款，他们不能被联盟接纳。这次又是如此，所以齐蒂遗憾极了。

回到指挥中心，希亚拥抱了她：“仪器还没做出解释，也许结果比我们猜测的要好些。”他是针对试验舱里的一幕说这话的，通过图像转播，他已清楚了齐蒂失望的原因。当时，那只是一块金属板，一块上面象征性地刻了些什么的没有生命的金属板，然而毕竟——这正是齐蒂担心的地方，它的制造者把它送入了宇宙空间，就是为了向陌生的人类尽可能真实地描述

自己，因此不难猜测，第三行星的人类在这块铭牌上注明了最基本的事实，最基本而且富有启发性的事实……

屏幕上出现了仪器检验的结果：

材料：两种金属的合金（下面是几个化学符号及金和铝所占成份的报告）。

放射性：中等，与其无保护地在宇宙中停留的时间相符。

年龄：约为第三行星环绕其母星体旋转 14 周的时间。

图像参考数值：一个氢原子。

四个人都全神贯注地收看完这些信息后，铭牌上的一个细节仍然萦绕在他们脑海中，那举起来表示问候的上肢。而且，再仔细看上去还会发现另一个事实……

像往常一样，分析仍在卧榻上进行。

安放在榻背上的投影壁以超大比例显示出铭牌上的图像。

蔡莉开门见山地解释铭牌下部那一排大小不一的圆圈的含义：“母星体和九颗行星。该飞行物是由第三行星发射的，这种人类只知道存在九颗行星，可见他们的观测仪器很不发达。”

“对于它居住的太阳系的自然历史，”特沃说，“这种智能生物只了解初始阶段。他们没有标志第四、第五行星之间的小行星带。”

“这是静止的、片面强调光学性的宇宙观。这幅图上没有那些小行星，是因为他们看不见。我们的资料表明：这些小行星的总质量相当于一颗很久以来一直在母星体轨道上运行的中等行星的质量……”

当讨论围绕技术和物理方面进行时，齐蒂一直沉默着。她以异乎寻常的冷静倾听蔡莉怎样由这些片面强调光学性的宇宙观分析出第三行星居民错误的社会行为。

“所以不妨猜测：在那儿人与人之间并不看重内在素质，

而是以貌取人。显然，由此会产生许多矛盾。对这样一个根本没有真诚与友爱的社会，人们不禁要问：如此迅速的发展，动力究竟从何而来？但我今天不准备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轮到齐蒂了。“蔡莉的结论也许是正确的。”她边想边说，“具有外生殖器的男性显然在某一历史转变过程中发展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部分。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一性别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中就已经能统治具有内生殖器的女性了，因为他们具有更优越的生理与心理素质。”

几幅立体投影显示出一群长着头发的人类。从他们的行动方式或发出的声音并不能辨别出这群人中的一部分比另一部分素质更好些。参照其它人类的录像对他们的进化过程进行比较后，仍然没有答案，这个问题只得暂缓讨论。齐蒂说：

“我们只有少量陈旧的录像供研究使用，它们不能帮助我们找到不同性别人类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原因。因为铭牌上的图像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所以我们不妨承认：两种性别在进化过程中存在差异是一种客观事实。也许在我们摄制录像时，这一切早已由遗传因素决定了。”

“这份报告我怎么起草呢？”特沃问。他负责将讨论结果正确地输入数据处理机。

“我认为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找到理由。”希亚沉思着说。

齐蒂陷入困惑。那个男性抬起的手臂有让一切希望破灭的危险。当然，现在它还不能说明什么，但她已经隐隐感到威胁了。

“男性举起上肢表示打招呼，”齐蒂接着说，“这个动作表明该性别在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而女性不是没有能力做同样的动作就是不被允许做这种动作。”

这个问题终于明确地提出来了，其实蔡莉在推测第三行星

上不存在友爱时，眼睛里就含有这个问题了。事实摆在那儿，如果不允许女性从事重要的社会活动，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必定是大大小小的矛盾和持续不断的摩擦。

这显然有悖于恒星际法律第三条，因为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团结的社会...没有紧张的社会关系”了。但是前面说过，还存在另一个事实，一个只有仔细看下去才会发现的事实。齐蒂谈到这一点：

“女性看起来并不是被动地居于次要地位，不，她的次要地位是通过她注视着男性的目光清楚地表现出来的。”

“注视着比较高的男性。”希亚补充说。

“不仅高大，而且比女性魁梧、强壮、肌肉发达。”蔡莉说。

“对，”齐蒂的脸上露出神秘而又轻松的微笑，让别人摸不着头脑，“我们不妨以女性的羸弱作为出发点。从图上这两人的腿部姿势可以看出，她是自愿从属于男性的。她看起来想依靠男性。”

蔡莉还没有来得及发表自己的观点，希亚就抢着从物理学角度证实齐蒂的话：“他们的躯体本来呈对称性，女性的姿势却表明她的重心已经转移，落在一只脚上，好像立刻就要向男性走去。实际上这表达了一种依靠思想，因为重心本该是由撑面承受的。与此相反，男性就是用两条腿稳稳地站在地面上。”

“以观察其他一些人类的过程中，我们也见过这种女性的姿势，”齐蒂解释说，“它很有代表性，表示尊重地位比她高的主人.....”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蔡莉猛地打断了她，“你刚才说‘主人’？”

“对，主人，或者说养育者。我的证据是她装饰性的长发；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是一种没有彻底进化的表现。以前的人类全身毛发密布，现在只不过是作为装饰罢了。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起草报告：

“这种人类由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在心理及生理上皆弱于男性。生物学方面的差异导致这种人类分裂为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和在各方面利益中自愿居次要地位的女性两部分……”

蔡莉摇着头：“自愿居次要地位？”

“自愿，”齐蒂强调说，“这幅图像没有表现出女性的丝毫不快。她看起来完全承认自己生理和心理上的羸弱，期待着从高出她大约10%的男性那儿得到保护。我们甚至可以猜测，女性已经形成了不仅甘居下位，而且以此为最高理想的世界观。”

蔡莉可不是这么轻易就能被说服的，她依然盯着恒星际第三条法律，认为这一条还远未被满足。

“你的意思是，这种人类尽管已经分裂为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和被统治的女性两部分，内部并不存在对立关系？”

“对，”齐蒂回答，“我甚至认为‘统治’这个概念在这里根本不适用。我们当然有个前提条件，在这种人类中女性进化得不彻底。她们也许还处于她们全身毛发密布的祖先的水平上，至多有一点点进步。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男性是把她们当作家禽来饲养的。在通常情况下，家禽是不会反抗主人的，它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命运，有时甚至尽最大努力去完成分配给它的任务……”

很久没有人说话，铭牌上的图像好像忽然间放射出另一种光彩，完全不像先前那么令人沮丧了。齐蒂的寥寥数语消除了刚才的失望，为大家树立起一个和谐社会的象征。在那儿，卑微的女性把取悦男性、服务于男性视为最高理想。

希亚轻轻笑出声来，立刻遭到齐蒂的攻击：“你笑什么？”

滑稽！”她问，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

希亚皱起眉头。“不为什么。”他微微冷笑了一下，“我只不过是注意到你真的是偏爱这种人类中尽善尽美的男性。你该多幸福呀！要是……”

齐蒂立刻打断他：“别再说这种废话了！真像我刚才说的，”她对另外两个人嚷道，“嫉妒，这是一种过于古老的嫉妒！”她生气地不再说下去。

蔡莉急忙平息了这场风波。重新讨论了几个问题之后，大家陷入长时间的思索。特沃首先打破沉寂：“开始我之所以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完全是由于考虑不周。如果按齐蒂的解释，这块铭牌上的所有信息就可以统一起来了：他们站立的姿势，男性做的动作，以及像附属品一样被动的女性，包括她转向男性的目光、与男性身高宽的差别等等，总之一切都迎刃而解了。我同意这种分析。”

“我也同意。我为我刚才的话向你道歉，齐蒂。”希亚搔着光秃秃的后脑勺说。蔡莉也不反对。

他们开始编写正式的输入程序。“完全符合第三条款。”特沃总结说，“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第三行星上不存在内部的矛盾或对立。那儿居住着一种和睦相处的人类……”

“……满足一切条件，可以被‘14 太阳联盟’接纳。”齐蒂以这句话作为结尾。

希亚站起身，走到操纵台前端正地坐下，问：“现在飞向第三行星？”齐蒂点点头。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可以顺利完成这次航行。家乡的人们会同意我们的决定的，因为进行实地考察是验证结论最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方法。但是特沃首先要把讨论结果输入计算机，我建议具体这样表达……”

齐蒂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并被输入了电脑。这时希亚还在担心着刚才被俘获的空间探测仪“先锋 10 号”重返宇宙后是否会迷路。

Z₁₁ 号进入轨道后，四人一起躺在巨大的卧榻上。最后的分析使每个人都心悦诚服，他们满怀喜悦地期待着踏上第三行星的时刻，期待着与这种和谐发展、而且也有两条腿的人类进行接触……

2

“反正我一点也不在乎。”施劳特曼保证说。他撒谎都不脸红。

“不在乎？”艾伯哈德苦笑了一下，“恐怕你自己都不相信你不在于。再说，你们只相差 5 厘米，而我们相差 15 厘米！”

“15 厘米又怎么样？”施劳特曼不耐烦了，“我矮，你也矮。你要是在乎，肯定是因为你太没本事了，就这么回事！”

“我没本事？你还是看看你的小破房子吧，连个象样的栅栏也没有！瞧这儿，”艾伯哈德骄傲地挺起胸膛，“这些都是我的。你从来问都不问就白用我的东西，还神气呢！现在你倒说说，谁没本事，你还是我？”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施劳特曼反驳，“你那个破栅栏花了 8000 元，我的汽车花了 28000 元；何况你的铁皮房子还是在年集上赢的。”

“至少我没开着车到处卖弄。”艾伯哈德激动起来，“我也没像你一样当过煤黑子！”

施劳特曼不怀好意地笑了：“这么说你什么也不会。”

“什么也不会？你以为就你了不起？谁不知道你因为长得



矮不好意思，我就不怕承认我妻子比我高。阿斯特丽德——阿斯特丽德她……”

“ 嗯？！”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阿斯特丽德怎么啦？ ”

艾伯哈德瞠目结舌，他妻子已经悄没声地站在他身后了。这真让他恼火。

“ 简直受不了，你居然盯我的梢儿 ！” 艾伯哈德教训着妻子，“ 鬼鬼祟祟地偷听，是不是？ ”

阿斯特丽德大吃一惊：“ 偷听？我？偷听？胡说八道！你用什么口气跟我说话？疯了吗？你在这儿大嚷大叫，吵得我跟伊尔莎根本没法好好下棋。你还说我鬼鬼祟祟，又喝多了是不是？ ”

丢脸，艾伯哈德在心里说，真丢脸。施劳特曼什么都看在眼里了，站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冷笑。傻乎乎的阿斯特丽德可帮了他的大忙，这种时候再接着吵栅栏的事情，艾伯哈德是休想占上风了。

“ 好吧，” 艾伯哈德不得不让步，“ 算了。” 他恶狠狠地瞪了施劳特曼一眼，这家伙轻轻巧巧就白看了场戏。

也就在这一瞬间，艾伯哈德忽然万分希望能回到他的第一次婚姻去，哪怕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认错他也愿意。那时他可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委屈，因为他比那个妻子高，也比她聪明——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对阿斯特丽德也可从来没认过错，反正有负罪感的年龄已经过去了，现在他只动脑筋怎样才能占到阿斯特丽德的上风。

“ 你可以进屋了吧？ ” 她的叫声把他从恍惚中拉出来。

“ 好，好。我马上回去。 ” 他泄气地嘟哝着，还生怕被施劳特曼听见。他在外面总要作出一副和气宽容的大丈夫的样子，这也真难为他了。

阿斯特丽德已经迈开步子往家走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挺喜欢她的，至少喜欢她的外表，虽然她已经 49 岁了。每当看到她这样脚步轻轻地走路，他就会想起当年的情形。他的征婚启事刚在报上登出，阿斯特丽德就闯进了他的花园。他惊讶极了，紧紧地盯着她，而她一定以为他已经在表达爱慕了，因为她立刻就亲热地称他“哦，我的好人儿，”让他差点没背过气去。一两年后，她终于征服了他，虽然征婚启事上写得清楚：“……身高不超过 1.6 米！”

一切来得太突然。她站到他面前时，他正准备安装栅栏，完全没有来得及表现出自己的犹豫。令他吃惊的是他后来居然为她的美貌折服了，于是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障碍便不攻自破。其它方面的障碍他连想都没想过，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没多久他就和阿斯特丽德结婚了，还挺般配——除了身高上的差别。

头半年的日子过得和和气气，后来他和阿斯特丽德的关系便越来越糟了。他心里渐渐感到不舒服，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那 15 厘米：阿斯特丽德对颜色特别敏感，把他以前的衣服几乎全扔掉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整天穿崭新的衣服；他的书和他所有的收藏都被她几句话就贬得一文不值，他只好把它们都送进废纸收购行；他的唱片很久以来就只能堆放在地下室里，与咖啡听为伍。每当他试图捍卫自己这些宝贝的艺术价值，她就极有耐心地细述这些“大路货”有多么庸俗。

每天批评他的审美趣味倒也罢了，最令他痛心的是他再也显示不出自己艺术方面的才华了。几年来他已经习惯了她的书、她的音乐，习惯了一切她认为有艺术价值的东西，甚至发现以前自己的爱好确实苍白无趣。

这使他大为恼火，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值得他骄傲

了——也许除了那个栅栏。他越来越怀念以往的时光，那时他可以为别人制定标准。现在他对第一次婚姻的眷恋都该归功于阿斯特丽德，在家里她是上帝，这一点没几个月就已经无人不晓了。那些邻居耳朵有多灵！不过现在他们也不需要好奇地打听了，阿斯特丽德会把家里的一切都张扬出去。

“你在想什么？还想吵赢刚才那一架吗？”她在几米以外催他。

“都怪你！”他叫起来。

“什么？！”阿斯特丽德停住脚步等他走近，“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说你应该先问问我。你以为我整天都有时间想着你那些爱好吗？”

他在心里诅咒着。该死的国际象棋，这是他所有的爱好中最讨厌的。就是它，弄得全村人都对他的家庭了如指掌。阿斯特丽德已经无须出去嚷嚷了，不，已经不需要了，再说这也不符合她的性格。她只要下棋，一句话，只要下棋，已经足够了。方圆 20 公里以内没有与她势均力敌的对手。有一次艾伯哈德坚持到第十一步才认输，施劳特曼甚至有过 17 步的纪录！可大多数时候总是一眨眼功夫就一败涂地了。渐渐地艾伯哈德对这种游戏丧失了一切兴趣，围棋、连珠棋什么的也不愿意碰了。另一方面，阿斯特丽德也不愿意一遍又一遍地证实他的无能，于是他和象棋的关系越来越少，直到只剩下要定期用抹布把半米高的木头棋子擦得锃亮，逢到天好时还要把它们搬到房子后面立在 4×4 米大的棋格上晒太阳。然后，阿斯特丽德又会打电话叫来象棋俱乐部里的随便哪个人，三下五除二地把人家打败。她的对手们越来越佩服她了，因为她已经能边下棋边看小说。

在家里阿斯特丽德是太阳，他只是月亮。现在还剩下什么能让他不至于完全丧失自信？只剩下他的职业了。但是，在工作上他尽管很卖力也没有多大进展。当然，钱赚得还不算少，但那是个卑贱的、名声不太好的工作呀！和阿斯特丽德结婚前他倒不在意，可现在心里很不舒服，特别是晋升的机会总也轮不到他，这让他越来越紧张。于是他只好把全部精力转向钱，只要有机会就加班、赚钱、赚钱、不停地赚钱。节省下来的每个分尼都被他花在看得见的地方来显示自己的功绩。在这个地区他的房子是最昂贵的：叠镶式外表、层顶平台、带栅栏的大花园。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丝毫没有打动阿斯特丽德。

他发火的次数越来越多，不知不觉中她成了他的靶子。很久以来他对每件责任在她——哪怕只是好像责任在她的小事都特别敏感，不放过任何一次这样的机会来尽可能严厉地训斥她一通——在没有别人，比如施劳特曼在场的时候。现在艾伯哈德透过栅栏侦查了一下邻居的领地，施劳特曼正在那儿用一种顶奇怪的姿势不停地蹦来跳去，伊尔莎站在旁边双手乱挥，嘴里嚷嚷着一些听不懂的话。艾伯哈德轻蔑地哼了一声：“疯子！特别是那个牛皮大王。”

他继续向前走去，很高兴现在听不见那些怪叫了。如果刚才那句话被施劳特曼听到，肯定又是一场轩然大波，他一点点小亏也吃不得。好在他什么也没听见，那会儿他正手舞足蹈呢。以后会发生的事情艾伯哈德再清楚不过了：施劳特曼肯定要出去大肆渲染他怎样受到阿斯特丽德的责骂。这又必定为阿斯特丽德的形象增添几分严厉。

沉浸在苦恼中的艾伯哈德又向前迈了一步，但真的只迈了一步，因为他的脑袋正撞在阿斯特丽德的肩膀上。

“天啊，走开！”他对她吼着，“你没看见我过来了吗？”

他耳垂上挂着的耳铃被撞得叮叮作响，扰得他心烦意乱，真恨不得给阿斯特丽德一记耳光。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中如果逢到这样的心绪他一定早就动手了，完全不必考虑事后的赔礼道歉。但是阿斯特丽德到目前为止还从未受过这样的惩罚，也许这与她比他高 15 厘米不无关系。艾伯哈德一方面不敢过分相信以前的经验，另一方面直觉告诉他，用这种方法对付不了阿斯特丽德。许多次，就像今天一样，她表现出来的绝对权威弄得他手足无措，只剩下毫无反抗的顺从。这会儿她一动不动地站着，抬头望着天空，无疑是在讥笑他。不争气的耳铃这时偏偏越来越响，过了好久他才终于明白这不是被阿斯特丽德撞出来的，而是一个正从几百米高空往下降落的怪物在作祟。艾伯哈德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天，什么东西能从天上这么慢地落下来？”它没有翅膀，也不是直升飞机。火箭呢？也不是，因为火箭比它长，也不像它这样又圆又光。那只剩一种可能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他顿时感到一股凉气袭上脊梁。施劳特曼夫妇的举动更坚定了他的猜测，他们突然间缩回屋里去了。

艾伯哈德认定自己正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侵略，他嗅出了危险的味道，而且是不小的危险。他的步枪挂在家里衣橱的背后；一支口径 6.5 毫米、上满了子弹的手枪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大约还有 200 发子弹，他想要在警察或军队赶到之前，这些足以抵挡一阵子了。现在他已经忘记了阿斯特丽德，只紧张地考虑着一个问题，自己已经 53 岁了，情绪又这么糟糕，最近还时常尿频，肾功能衰弱，胃也不听话，神经更是说疼就疼，能挡得住这场侵略吗？最后他还是相信阿斯特丽德会帮助他战胜不速之客的。

但是，他的妻子根本不想这么多，什么步枪、手枪的。她赤手空拳地朝那片小树林走去，不明飞行物肯定要在那儿降落。

艾伯哈德抹了一把额上的冷汗。“你不能就这么去了！”他声嘶力竭地叫起来，“你没看见那个东西已经降落了吗？”

“看见了，我看见了。”她镇定自若地说。

“那你不带上武器？你想那东西会把我们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她反问了一句。

“会杀了我们，”他喘着粗气说，“这还不明白，它会立刻杀了我们！”

“没有的事情，”她答道，“要杀早就杀了，还用等你的胖脑袋故意往我身上撞？”

“我故意撞你？我们得说清楚了，别冤枉我！”

“我知道。”

“你知道？太好了！那你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危险？”

阿斯特丽德不耐烦地摆摆手：“危险！危险！什么危险？很可能人家正需要我们帮忙呢，反正我看不出有什么危险。”

“傻瓜！”他在她后面大叫，“你简直疯了！”他六神无主地站在自己整整齐齐的草坪中央看着她走出院门，快到小林子的边缘了。

“胆小鬼！”她从远处对他喊，“懦夫！”这话真灵，他立刻跑起来了。这样的侮辱他可受不了，即使没别人在场也受不了。

他什么也没带就向树林那边奔去，没跑几百米就想小便了，而且说实话他的情绪还是不太好。他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沿着林间小道往前赶，一边眼睛紧紧盯着阿斯特丽德飘垂着的红头发。他心里明白，这次要挽回些面子了：冲上去先来一记有力的耳光，也许再狠狠地扭住她的胳膊，把话讲清楚。把她抓回去以后再重新发起进攻，当然要带上武器……

Z₁₁ 号离第三行星越来越近，头一桩就碰上了怪事，飞船上的仪器从接收到的无线电波中发现了大量不同的语言。

第二件怪事是拥挤混乱的人造天体群，他们形状各异，穿梭于各自不稳定的轨道之间，让人感到这种人类仿佛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充满竞争的社会中。虽然飞往一个居住着多种民族的行星本身就有些冒险，但从那块铭牌承载的信息中看不出这种人类内部存在着矛盾呀，连进化程度不一的两种性别都相处得那么自然。这时希亚作为必须对飞船安全负责的宇航员，意识到自己的担子不轻，因为面对这些难以解释的矛盾，很难保证第三行星是个安全的地方。同时也为了不惊扰这颗蔚蓝色行星上的人类，飞船驶进了月亮的阴侧。

Z₁₁ 号的全体成员换乘一艘装备齐全的小型备用艇向第三行星逼近，目标是一个人烟相对稀少的地区。

齐蒂远远地就从屏幕上发现了艾伯哈德、阿斯特丽德和施劳特曼夫妇，她把她们归入这颗行星上最发达人类的行列。但是还不能作出进一步判断，因为飞艇上的全部设备，包括光学仪器都在全力准备降落。很长一段时间内，屏幕上只显示着那片森林和一小块林间空地。齐蒂站起身，打开防护顶盖，充满希望地注视着反射外界景物的大玻璃。

她在兴奋中不停地揉着浅绿色的鼻梁，其他三人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与紧张。先前的失望已经烟消云散。远距离传感器注意到了两个往这边走的陌生人。第一次考察从此开始：观察这两个人类个体对不明飞行物的反应，如果他们举止镇定、友善，就符合整个人类的伦理水平。Z₁₁ 号飞船一贯强调考察对象的随机性，因为一种人类的成熟程度与其所有个体的平均

水平相等，而只有在任意选定的降落地点才最有可能与中等发展水平的人类个体相遇。

还看不清人影，时间仿佛停滞了。终于，那两个人走出了树丛，伟大的时刻到了，没错，是两个与人造天体“先锋 10 号”的铭牌上一样的人类个体。他们一定生活在和睦平等之中，满足“14 太阳联盟”的一切条件。

八只红棕色的眼睛紧紧盯着这两个陌生人。摄像仪录下了一切细节，艇上的小计算机正全速运转，接受扫描仪输入的所有信息，再与贮存在主机中的数据进行比较——红灯亮了！这颗行星的实际情况与铭牌的分析结果之间一定存在实质性的矛盾，不知哪儿出了严重的错误……

希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上了防护顶盖，启动马达，一切起飞准备工作就绪。但他并没有发出相应指令，因为还看不出外面的两个人有任何危险举动。可计算机也不容置疑：存在实质性矛盾！

当副屏幕上出现“外形比较”字样时，蔡莉明白错误出在哪儿了。不是对铭牌的分析有误，而是铭牌本身存在问题。

齐蒂脸色煞黄。“不可能，”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不是真的。”

“然而确实是这样，”特沃说：“也许我们应该立刻起飞……”

希亚摇摇头：“现在已经太晚了，起飞肯定会伤着那两个人。”

“也许是扫描仪出了故障，”齐蒂思索着，“那结果当然是错的了。”

希亚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很想帮助她，按她的想法重新打开防护顶盖，但她最终要对飞船和全体成员负责呀！齐蒂却毫

不让步：“反正现在起飞已经太晚了……”

希亚终于被说动了，允许她重新对外界进行直接观察。屏幕上还一直闪烁着要求比较外形的字样，但是光学仪器此时无能为力，因为和铭牌上的图像相反，这两个人都穿着衣服。在这种情况下计算机只能借助激光解决问题了，可它的这项功能还有待检验。正当四个人一筹莫展的时候，那两个人自己给出了答案。他们一前一后越走越近，矮个人总是徒劳地用力把高个人往回拉。来到离飞艇的着陆点只有几米的地方，矮个人解开裤子，射出一股黄色的液体——从他的外生殖器中。

真相大白，计算机没有说谎。齐蒂极响地咽了口唾沫，希亚轻轻骂了一句。计算机屏幕上还是跳着那行指令：“外形比较。”

“现在怎么办？”特沃在一片不知所措的沉默中问道。

蔡莉冷不丁被吓了一跳：“你为什么吓唬我？”

“吓唬你？”特沃反问，“难道你睡着了？”

“我清醒着呢，”她生气地回答，“我在认真考虑问题，你最好别发出这种噪声。”

“噪声！你们听见了吗？她说‘噪声’！”

“别说了！”希亚喊起来，“你们是要吵嘴呢，还是要一起解决问题？”

特沃笑了，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已经身处绝境了，还能解决什么问题？自身难保啦！这些两条腿的白皮肤人一定监视了我们很久了。我早就说过，我们应该立刻起飞。”

齐蒂一直没有介入这场口角，她透过穹形玻璃愠怒地注视着那个矮个子人，他正费力地把外生殖器重新塞回裤子里去。自己真傻，费了好大力气从铭牌上分析出这种两条腿、白皮肤

的人类是友善的，可现在……她涨成紫色的脖子表明了她的惭愧。当特沃问她能看到外面的什么的时候，她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可飞艇这么小，根本没有一块藏身之地。她头也不回地回答他的问题。

“现实，”她轻声说，“我看到的是和铭牌上完全相反的现实。”

“我说嘛！”特沃大发雷霆，“那些骗子！整个铭牌就是个大骗局，我们上当了！你们看，”他生气地挥动着手臂，“你们看看他们身上穿的！而且他们还使用暴力，不折不扣的暴力！”

是的，一切都已经暴露无遗。怒不可遏的艾伯哈德死死扭住阿斯特丽德的胳膊，一直试图把她拖回林子里。阿斯特丽德却不顾他大声的恐吓和暴力，继续坚定地向飞艇走来。很难把这一切解释为和谐与和睦了。

“荒唐，”蔡莉忍不住喃喃自语，“荒唐透顶。”惊讶地目睹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希亚也呆呆地看着外面上演的这出不寻常的活报剧。

最后艾伯哈德终于放弃了努力，随阿斯特丽德向前走去了。于是阿斯特丽德挥起右手向飞艇打招呼。希亚慌忙摁下按钮，处于准备状态的发动装置全部工作起来，嗡嗡声越来越响。

齐蒂被吓了一跳：“怎么啦？”

“这还不清楚，”希亚回答，银色的眉毛在深绿色的皱纹下蹙成一团，“特沃估计得没错，你看，和铭牌上的动作一样，可是刚好相反！这不是偶然的！”

特沃赞同地说：“我一直坚持我们应该离开这儿。也许整个该死的第三行星这会儿都在笑话我们的天真呢！总之这种两条腿的人类狡猾透顶，我还从来没有感觉过像现在这样受了骗。”他透过玻璃愤怒地瞪着阿斯特丽德，她还站在那儿不停地挥动

着手臂。

“她如果不立刻离开就活不成了！”希亚生气地大叫。

蔡莉害怕地跳了起来。“别！你们想想，如果这真是场骗局的话，我们可不能冒这个险！不然他们就有借口抓我们了！”

“该死，”希亚埋怨道，“我怎么没想到。”他的十二根指头急急忙忙滑过操纵台。“还来得及，”他喊，“燃料改道！”

蔡莉迅速反应过来，让燃料的紧急贮备改道是她负责的范围，自从培训结束后她就再也没练习过了，但她表现了出人意料的自信。再过几分种飞艇就面临着爆炸的危险了——就在这时大家都松了口气，一切顺利。

但大家又不知所措了。外面站着人，里面坐着飞船成员。这次又是人类在无意识中解决了问题：艾伯哈德被发动机的嗡嗡声吓得魄飞魂散，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溜烟地向树林跑去。他的仓皇逃窜产生了暴力没有达到的效果，阿斯特丽德忽然感到一种不安，便也跟着他奔向树林以求保护，边跑还边回头张望。现在飞艇终于没有障碍了。

“起飞吧！”特沃催道。蔡莉看看希亚，他同意地点点头。“燃料准备完毕！”她向他报告。希亚发出了起飞指令，飞艇像没有重量一样浮到空中。没升多久，他们就差点撞上两架在大气空间巡逻的战斗机。

两架飞机上的飞行员胆大包天，企图跟踪这个不明飞行物，然而他们的速度太慢了。

尽管飞艇并未受到任何威胁，特沃和希亚还是更加相信他们落入了一个圈套。虽然输入计算机的信息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但其它种种现象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抑郁的沉默自起飞伊始就笼罩着大家，谁也不想说话，想起那些被低估了的对手就后怕。几小时以后，恐惧才渐渐消失，

这时在 211 号的屏幕上地球和月球已经变成了两个小小的亮斑。飞船的速度越来越快，把折磨人的念头远远抛在身后。进入安全的超太空区域后他们完全平静了，四个人躺在巨大的卧榻上回忆着这场比以往任何一次探险都惊心动魄的遭遇。

通过对所有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计算机证实了他们确实曾面临危险：

“……能够得以逃脱，是因为进攻者的装备水平低下。”

齐蒂的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她曾经多么渴望与第三行星建立联系，现在，一切都在痛苦中幻灭了，一切扩大星系际交往的希望都葬身于这次沉重的打击之下。不仅如此，她的痛苦还有另外的原因。

“这可和我们没关系，”特沃冷冷地说，“这是你的专业范围。”

“不能全怪她，”蔡莉责备特沃，“她又不是为了让大家陷入困境而故意把信息分析错的。”

“好吧！”特沃不置可否，“我关心的是她现在想些什么，我们该作个总结性的结论了。”

这正是大家照顾到很久没说一句话的齐蒂而竭力回避的敏感问题。

“特沃说得对，”希亚说，“不能总浪费时间。”

齐蒂开口了，她把所有已经输入计算机的信息又回顾了一遍，连那两架没达到目的的飞机也没漏掉。通过比较铭牌上的信息和第三行星实际情况的差别，她找到了线索：

“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铭牌上会画着和第三行星的社会现实完全相反的图像？”

“那要有个前提，我们碰到的这两个人不能是个别情况。”蔡莉思索着说。

“ 有两点可以证明，” 齐蒂回答，“ 首先，着陆时我们的摄像仪还发现了另外两个人，他们的高度关系也是如此。再有，这至少是一种少数现象，肯定不是个别现象！”

对此她详细阐述了阿斯特丽德和艾伯哈德身高的颠倒不是生理进化的偶然结果，而一定有其社会背景。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这样的颠倒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了。所以“ 先锋 10 号 ” 携带的信息不完全符实，最多只是相对符实：图像只描绘了部分人类，而不是全部人类。

“ 明白了，” 蔡莉浅绿色的脸庞上露出明显的失望，“ 就是说，它完全忽略了少数现象。”

“ 很遗憾，正是这样，” 齐蒂说，“ 铭牌体现了一种极端的、片面的发展状况，而且还从遗传学和社会学角度完全忽略了这些个别现象，不，是少数现象。”

“ 但愿确实只是少数现象。” 特沃插了一句。

齐蒂点点头：“ 是的，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字。但这并不重要。现实是，这种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与铭牌提供的信息完全相反的情形中。女性根本不是一种具有依赖性的家养动物，那两个考察对象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明这一点。另外，女性再也没有兴趣扮演铭牌上那种地位低下的角色了，由此可以推断……” 她停住了，叹了口气，无神地盯着空中。

“ 接下去，” 蔡莉催她，“ 接着说呀！”

“ 好，我接着说。唉，结论是：男性虽然统治着社会，但不是因为女性自身的羸弱或甘居下位，而是通过他们对女性的压迫实现的。”

“ 很明显，这将导致斗争的产生，” 特沃接着她的话说下去，“ 每时每地都存在着的斗争。”

齐蒂赞同地点头：“ 事实上正是这样。”

“那铭牌呢？”希亚冷不丁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把男性画成占优势的样子？”

“只有一种解释：男性是在女性不知道或者干脆违背女性意愿的情况下制作了这枚铭牌。他们希望由此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和陌生的人类，比如说和我们，尽快建立联系，不让女性受益。”

“为什么要这样？”希亚问，他显然已经被这种诡计多端的人类弄糊涂了，“他们想干什么？”

“为了更多更大的权力。”齐蒂解释说，“我估计男性掌握着发射这种铭牌的总设计权，这是很重要的技术性设计，掌握社会性权力就需要以此为前提，而与我们建立联系将巩固这种权力。所以那些信息实际上只是一个卑鄙的手段，而且是由男性一手炮制的。我们没必要再对这个人类进行考察了……”

“那两架反作用式飞机的进攻呢？”蔡莉问，“也是男性干的？”

“没错，”齐蒂回答，“广义的宇宙航行设计权通常也包括掌握军事力量的权力。不过对我们飞艇的进攻倒完全出于偶然，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也是个圈套。”

齐蒂发现，和第三行星上所有的矛盾相比，这简直算得上一个小小的安慰了。不必再深入讨论下去，否则只会继续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总而言之，这种人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争斗中，根本不能被‘14太阳联盟’接纳。”

“只说这一点还不够。”特沃认为，“当然，我们很清楚他们不能满足第三条款，可是怎么去处置他们呢？别忘了他们的技术是在继续发展的！我们必须作出决定。”

齐蒂的脸上显出痛苦的神情。当然需要作出一个决定，但她不愿也不能独自承担起这个责任。

“决定最后会由联盟代表大会作出的。”她试图说服特沃。其实她很清楚，她有责任作一个临时决定，而在联盟的历史上还不曾出现任何一个临时决定被推翻的情况。齐蒂不能推卸这个责任，可一想到自己的话将会带来的后果她就不寒而栗。她脸色惨绿地转过身，一言不发地推开舱门走进卧室。蔡莉无限同情地望着她的背影。“我知道她要说的的是什么。”她轻轻地说，“如果这个人类不在近期内自行灭亡，那么为了保护联盟成员和银河系中其它和平相处的人类，联盟将把第三行星连同它上面畸形发展的人类一起……”

她也不忍用语言来表述即将发生的事情。默默地，她跟在齐蒂后面走进了卧室。

太空神曲

拉托夫带领了一个考察组飞往火星。行程中，航船控制系统的一部喷气式推进器出了故障，航船再也不能返回地球了。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宇航员，人们建立起拉托夫纪念像：一张大理石坐椅，一条大理石围带，系住一尊大理石飞行员。飞行员仿佛正从失去归宿的航程上，忧戚而深沉地眺望着……

虽然他久已离开人世，但他还活着。航船上制造人工食品的设备还可以运转许多年。这段时间里，宇航员们深知自己必遭灭亡的结局，但仍然继续向未知的星球飞航。

拉托夫考察组曾竭尽一切可能保持与地球上的联系。由于离地球越来越远，航船上远程电波发射器的信号逐渐衰减，甚至高灵敏度的射电望远镜也越来越难以觉察到了。拉托夫发回的最后一份电讯的收录人员中，有他的儿子阿尔谢尼。他听着逐渐消逝的亲人的电波，心都碎了。站在他身边的是他的朋友柯斯嘉，也是一位无线电天文工作者。他们两个人都十分清楚：派一个救援小组是不可能的。俗话说，大海捞针；但是，大海捞针比起在广漠浩渺的苍穹中去找寻这粒微尘也还要容易些。

阿尔谢尼沉痛地忍受着这种不幸的折磨，立誓完成父亲未竟的星际探险的伟大事业。为了把射电望远镜的灵敏度提高百十亿倍，他提出了近地宇空全球天线的设计。无线电天文台领导人施洛夫教授是位曾经提出过多项科学设想的著名学者。但是，当别人提出设想时，他总是受不了。柯斯嘉曾戏谑地将教授比之为古俄罗斯目空一切的一位大公，此公因为颈椎骨粘连

的毛病，脖梗从来不能向前弯。这次审查通过阿尔谢尼的设计时，他仿佛使足了劲，才使灰白脑袋点了一下。

丧偶不久的施洛夫教授，早就有意于年轻姑娘维琳娜。维琳娜却属意于在体育馆偶然相识的阿尔谢尼。当时维琳娜在钢琴上弹着即兴的乐曲给练习自由体操的妹妹阿文诺莉伴奏。阿尔谢尼在隔壁一间屋子里练习举重。他正把杠铃拎了起来，提到胸前，准备“挺举”，一阵乐曲传来，猛然间一用力，打破了举重记录。他认为是音乐给了他帮助，便跑向邻室，钢琴家正是维琳娜。她体态匀称，动作娴雅，有着明净的前额和一双安详的绿玉般的眼眸。那眸子里射出的令人惶乱的专注的眼光，使阿尔谢尼顿时失去了说话的本领。他们一见钟情，几天之后，两人并排走着居然挽起了胳膊，气坏了在场的教授。

一天，阿尔谢尼从全球天线上收听到了父亲的声音，维琳娜听说这一消息，也十分激动。可是不久，他们的关系又变得扑朔迷离了，阿尔谢尼尽量回避着维琳娜，原来他向往着星际飞行，不忍心牵累自己心爱的姑娘。

全球天线收听到地外文明世界的呼唤，语言学家卡斯帕亮破译了“天籁神曲”。人类在宇宙中决非独一无二的智慧生命。列勒星距地球 23 光年。全部往返航程，按星际航行的计时方法，共需飞行五年，根据相对论有关时间反常的学说，一去一来，地球上则将度过 50 年。阿尔谢尼航天归来时才 30 岁，但是维琳娜则将成为 70 岁老态龙钟的老太太了。难道他能让自己挚爱的姑娘经受如此不幸吗？

阿尔谢尼的冷漠像尖刀扎心一样使维琳娜十分难过。当她了解到真实原因后，心头顿时敞亮起来，更感到阿尔谢尼品质的高尚。她下了决心，为了纯真的爱情，愿意牺牲这一生中余下的时光。年轻人听从激情的呼唤，他们立即举行了婚礼。

阿尔谢尼出发了，临行前，他请求妻子维琳娜从健康出发，不要去宇航中心送行。“照料好小家伙。”这是他最后一句嘱咐。维琳娜凝望着丈夫闪着喜悦光采的眼睛，也极力微笑着。只有母亲和外婆才会知道，她为了这个笑容，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阿尔谢尼步履沉重地、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以后，维琳娜也晃晃悠悠地迈着快步，跑到自动电管车上，赶往宇航中心。她在郊外采石场的山岗脚下停了车，沿着泥泞的林间小路爬上山岗，遥望离开支架飞腾而去的火箭，直至完全消失。她眼眶里噙着泪水，身子晃动了一下，摔进了采石场的坑口，昏了过去。当她在医院里醒来，只见外婆咬紧嘴唇，嗓音沙哑地说道：“失掉的是个男孩……男孩。”妈妈用责备的眼光看了一下外婆，搂住了放声大哭的女儿的头。

借助于全球天线，在无线电天文台，维琳娜与“生活号”宇航船上的阿尔谢尼进行了一次屏幕上的会晤。屏幕上，阿尔谢尼气喘吁吁地奔过来，维琳娜一把抓住软椅的扶手，唤了一声“阿尔谢尼”，再也说不出话来。坐在维琳娜身后的施洛夫教授皱起眉头。维琳娜努力控制住自己，讲自己怎样摔倒，又讲到将来的儿子，将来的孙子，这位孙子将会迎接“跟自己同年的”祖父天外归来……施洛夫耸了耸肩膀，不客气地说：“当代最先进的无线电设备，竟然是为了用来传递这类‘情报’的吗？！”当然，教授没能看到维琳娜的眼睛，他们更用眼波来交谈。阿尔谢尼从她脸上生动的无言的电讯中，读到了任何书面信件都无法表达出的内容。她默然地凝望着屏幕，告别阿尔谢尼的仅仅是投向他的一道惜别的眼光。“飞吧！”她耳语般地悄声说道。阿尔谢尼最后说：“再见吧，亲爱的！我全明白了，比起你来，我要舒坦一些。”维琳娜哭了。关机以后，她对阿

尔谢尼的友人万尼亚说：“我对他竟也说了谎话，摔伤之后，我们的孩子没有能保全。”万尼亚说：“这是神圣的谎言，只有心地坚强的人才能做到，您给了他安心远航的可能。他说得对，您的日子比他的艰难得多。”

冬天，维琳娜又来到无线电天文台，万尼亚给她朗诵了描写睡美人的诗歌，一个新的主意激励着她直奔生命研究所，来到著名的罗登柯院士办公室。院士猜出她的心事：“您打算冬眠半个世纪，等待那位心上的王子。”她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请您跟我多谈谈冬眠了七年的大狗拉达的事儿吧，我正想接替它在玻璃密闭室里的位置呢。”第二天，她来到实验室等待实验结果，被催醒过来的大狗拉达龇牙咧嘴，咆哮着扑向罗登科，院士作出判断：“狗大脑内发生了不可逆过程，醒过来的已经不是入眠时的生物了。”维琳娜用一种沙哑的似乎是别人的嗓音说道：“醒来了，但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比死亡还要糟！”试验的狗死了。她已经无法指望从这条路上走向将来，走向她的阿尔谢尼，那么，就用时间反常的规律来战胜反常的规律——她也要飞往太空。

负责准备第二批星际远航的威耶夫告诉她，最近就要公布飞往艾当诺行星的计划。艾当诺在猎犬星座，阿尔谢尼正在飞向列勒星，在天蝎座。到达艾当诺行星的航程是22光年，在近光速飞行中一去一回，得在飞航中度过五年。两组探测人员在分别六年半之后都从天外归来，回到地球上的时候，年岁相仿。

维琳娜懂得，参加航天飞行的人，只能是航程中必不可少的人，不能单纯为了爱情去创立功勋，只能为了科学文明去历尽艰辛。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宇航员，就必须在剩下的一年半时间里，掌握宇航员需要多年学习的全部教程。

维琳娜发狂地学习，全家人都陷进了苦海，母亲甚至病倒了。她在母亲床前看护，手上还拿着一本书。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她想起了睡眠教学法（睡梦中记忆的学习方法）。她在一个晚上带回家一盘物理讲稿的录音带，打算夜梦中学好几个章节。

当得知荷兰学者金·卡切正进行一种大胆的试验：唤醒应诊对象大脑中的祖先的记忆时，她两次飞往荷兰，经受两个疗程的试验。父亲评价她得到的不仅是祖先的记忆的综合，而且是先辈们天资的总和。

维琳娜由威耶夫领到操作台前，自己按动电钮，测验仪开动起来……考试通过了，她成为获得物理、数学博士学位的科学家。维琳娜身着“银河”色美丽服装，神情振奋，带着地球上的一束小草登上了“生活二号”星际航船。

这时候，在“星际冬眠”了两年多之后，“生活号”星际航船指令长决定派一艘宇宙渡船，把三人探险小组送上列勒星球：阿尔谢尼是负责人，生物学家兼医生库兹涅佐夫，担任研究行星上的生态，卡斯帕亮随带电子翻译器，尽可能地跟外星人取得联系，找到“共同的语言”。

他们踏上地外文明星球上陌生的土地，生物学家的运气好，第一个看到这星球上的动物（看外形，有些像海豚），并由他命名为“艾诺”（单词‘神奇的’第一个字母的读音）。他们又发现从丛莽中鱼贯地走出一长串身着白色长袍的直立行走的生物，生物学家命名为“艾姆”（单词“有智慧的”第一个字母），因为他认为它们穿着衣服，这是讲究文明的标志。开始，艾诺生活在水里，长成艾姆后就开始栽培植物，培育活体组织供食用以及制造机器用。

艾姆扁圆的特大眼睛里横卧着裂缝形的瞳仁，这是能接受

和发射电波的天然的狭窄频带的光波接受器。他们身材低矮，走路像企鹅似的一摇一摆，生有四肢，长长的鼻子该算是第五肢了，他们用鼻子来打手势。

地位特殊的艾姆，生物学家管它叫特艾姆，跟地球来客进行了会谈。不久，“文明艾姆”作出决定：艾姆们与宇宙间进一步联系活动，一定得有位地球来客参加。阿尔谢尼跟艾姆们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之后，告诉特艾姆，自己不能再和艾姆们待在一起了。星际航船能不能顺利返航，将取决于在航程中是否和太空加油车及时相遇。所以说，航行预定日程是一点儿也不能耽误的。

特艾姆不理睬。反常的异怪世界包围着阿尔谢尼：变体的蝶螈、“蚁垤”般的蜂房、“远距离口”以及各种各样的活体机器……他猛然冲向特艾姆的住房，但他在门坎上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美貌姑娘。她对阿尔谢尼说：“我曾经是被你们唤作特艾姆的，变形之后，我成了长翅膀的雌艾姆，如果你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途程上，我会为自己挑选一个普通的雄艾姆，拥抱着飞行，翱翔在大海上，然后在海底产子，新生的小艾姆便出现了……可是，你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带你一道飞，为的是你能返回地球。”

阿尔谢尼拥抱着挥动起巨大翅膀的特艾姆，赶到火箭上，与库兹涅佐夫、卡斯帕亮会合。他们向滞留在运行轨道上的星际航船发出电报：全部人员正在飞返。

再说阿尔谢尼的父亲拉脱夫宇航船在太空中迷失后，三位宇航员决心在失去归宿的航程中坚持到最后一刻，但华列里终于坚持不住了，他在精神错乱中毁坏了“食物制造机”，并把备用燃料排放到太空里。它像是彗星拖曳的光带一样拖在宇航船后面，被地外星球上智慧生物的宇航母舰发现了，它们发射

出的紧挨着的三个飞碟向拉托夫的宇航船飞来，把它尾舱朝前地抽送着，离开了太阳的引力场，三位吃尽了苦头的宇航员终于登上了前来救援的墨西哥人航天器。这时，拉托夫才得知了对他来说是个很沉重的消息：他的儿子阿尔谢尼参加了历时半个世纪的星际航行。

不久，拉托夫又组织了一次新的星际探险，他们乘“地球号”真空能星际航船，寻觅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外行星。第一批降临未来人类居住的星球——盖雅星的，有火红头发的波兰姑娘夏娃和年纪最轻的鲍里斯。在探测中，不幸一束眩目的黑色电矢击中了鲍里斯。他们为盖雅星球上的第一个死难的人建立起纪念的标志。

而维琳娜乘坐的“生活二号”星际航船，来到艾当诺星球，寻觅曾向地球发出邀请电的文明友人。他们发现这是钢铁机器人的世界，一辆坦克形控制器，张开一柄巨钳把维琳娜钳到半空中——仿佛打量着一只昆虫似地，转眼间就能扯下这捕获物的脚爪和翅膀，维琳娜忍不住地尖声叫唤起来。威耶夫发觉自己也被坦克的控制器凌空举起，他赶紧摸到胸前的电子翻译器，向艾当诺星上的智慧生物，用超声波信号联系，他们听懂了。两辆坦克同时把地球来客放置到地上。在这冰冻的陆洲上，长生不死的智慧生物把自己的器官用假体改装过了，他们借助于机器进行新陈代谢。只有在青春岛上，才有越来越少的未换成机器的智慧生物。

维琳娜的到来，给活着的青春岛居民打开了眼界。他们认为像维琳娜那样蕴含着祖先的记忆代代相传，才是真正的永生，而不愿置换成毁灭了祖先的长生不死的机械器官。一个被维琳娜取名为安诺的艾当星人，想学会地球上催醒祖先记忆的方法，以便运用到他们星球上来，他表示愿意随维琳娜一起飞向地球。

长生不老者没有表示异议，他们和地球来客一致认为，安诺的地球之行，是两个文明世界的友谊象征。

阿尔谢尼乘坐的“生活号”星际航船在返航途中，由于耽搁了三分钟，拉下了五百万公里，错过了与太空加油车的会合点，航船缺乏足够的燃料，只得在原先的运行轨道上，无休止地作环状飞行。后来，阿尔谢尼突然收到来自地球的电讯通知：太阳系外的宇宙空间还有一艘“地球号”，因为它不受燃料储备的限制，直接从宇宙真空中取得能源。地球回答阿尔谢尼的疑问：真空是物质，它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并且可以提供能量。这是半个世纪之前，我们地球上的伟大物理学家维琳娜的发现。她作为一位天文航行学家参加了“生活二号”的星际航行。……

一个新的消息又击昏了阿尔谢尼。原来“地球号”星际航船的指令长竟然是他的父亲……

“生活二号”的宇航员和艾当诺星人返回地面。迎接维琳娜的妹妹阿文诺利已是头发苍白的老妇人，作为水利应用专家，她曾在水下生活很久，甚至于她的儿子也是出生在水下的小屋里。

“我是拉托夫！我代表自己的儿子向您表示欢迎。”一个头发苍白的男人说着，向维琳娜伸出一只大手。维琳娜惶惑地小声说道：“航船不是失去归宿了吗？您是怎样飞回来的呢？”

“‘飞碟’作业。我没有衰老是因为飞航到盖雅星上去了一趟。最近正在开始向盖雅星球移民的工程。到盖雅星的远航是由‘地球号’真空能星际航船完成的。我们以您而自豪。这是您的发现。”

阿尔谢尼在“生活号”的星际航船上终于收到了电报通知：“地球号”开始追赶浪迹太空的同行们了。他们即将摆脱灾难，

转危为安。

维琳娜来到莫斯科近郊她十分熟悉的宇航中心。在这里，半个世纪前，她跟心上人分别了。如今，她来迎接自己的阿尔谢尼。他第一个走出舱门。

阿尔谢尼和维琳娜默默地拥抱在一起，仿佛化成了一对石像，如同古老的歌曲里歌唱的一对渔民夫妇。

岁月倒流

阳光倾泄于鲜花和墓碑上，把整个墓地变成了一座摆满雕塑艺术品的花园。两个掘墓的人，像两只瘦长的大乌鸦，在两座大理石天使雕像之间弓身倚在手上的铁锹柄上。他们弯曲的身影投射在一座新近才立起的坟墓的平顶之上。

墓碑上的金色大字仍旧十分鲜亮，没有一点污痕。

詹姆斯·福克曼

1963 - 1901

“终结不过又是开端”

他们开始悠闲地拨开疏松的草根土，然后掀开墓穴的顶盖，并用一块帆布将它裹好，把它放在另一排坟墓的后面。这两人中间年纪大的一个叫比德尔，是个穿着黑背心的瘦子。他用手指着公墓的大门口，第一批迎丧的队伍已经来到了。

“他们来了，咱们加紧干吧！”

那个年轻人是比德尔的儿子。他瞅着一小队人正穿过坟墓间曲曲弯弯的小路走来。他的鼻子刚刚闻到翻开的泥土的香气。

“他们总是来这么早，”他咕噜着应了一声说。“真是怪事，从来没见过他们按时来过。”

从柏树林中的小教堂里传来一阵钟声。他们迅速地干着，把松土一锹锹铲出来，在坟头堆起一个像样的小土丘。当教堂司事和打头的几个吊丧人来的时候，平滑的柚木棺板已经露了出来。比德尔跳到棺盖上去，把粘在棺木铜框上的湿泥土刮去。



仪式十分简单。20个吊孝人的面孔上显现出一副独断专横的气质。不一会他们就回到教堂去了。比德尔给儿子打了个手势。他们把棺木从墓穴中抬出来装到一辆车上，用车上的绳子将它捆牢。然后他们又把泥土填回到墓穴中去，重新在上面撒好那一层草根土。

当他们把车推回教堂的时候，阳光正明亮地照耀着那些小小的坟丘。

48小时之后，棺材运到了詹姆斯·福克曼家那座灰色石头筑起的房子里。这幢房子在蒙特密尔公园的坡地上端。那条两侧筑起高墙的大道十分荒凉，几乎没有人看到那辆柩车走进绿树成荫的大路来。窗子遮上窗帘，大厅中家具中间摆着一些大个的花圈。在一张红木方桌上福克曼一动不动地躺在棺材里。在暗淡的光线下，他那张长着坚实下巴的方脸看上去镇静而洁白。额头上方一缕扭在一起的短发使他的表情看起来不像他妹妹那样严峻。

透过房前一棵浓密的梧桐树射下来一束阳光。随着早晨的时光渐渐推移，这束光线扫过了整个大厅，有短短几分钟照在了福克曼的双眼上。就在这束光线移动之后，他的眼球上仍有一点暗淡的光在闪烁，就像在井底看到的一颗小星的反射一样。

一整天来，福克曼的妹妹在屋子里静静地忙来忙去。她的朋友，两个面孔机灵穿着长长的黑外衣的女人，在帮她忙个不停。她用轻快麻利的双手将小图书馆里鹅绒帷幕上的尘土掸掉，给书房中书桌上那个小型路易十六钟表上了发条，又在楼梯上重新挂上了气压计。这几个人彼此不说一句说，但仅仅用了几个小时整个房子就完全改观了。当第一批客人来到的时候，大厅中灰暗的木器都放出了光亮。

“蒙特费奥先生和太太……”

“考德威尔先生和太太……”

“伊乌林小姐和伊丽莎白小姐……”

“萨缪尔·班布里先生……”

当喊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客人们一个个点头致意。他们列队进入大厅，走过福克曼的棺材，以小心翼翼的兴致观察着福克曼的面孔，然后他们就走进了餐厅。在餐厅里给他们每人斟上一杯波特酒，端上来一盘甜食。他们之中多数人是上了年纪的，在这温暖的房中显然感到有些不安。然而所有的人都显露出同一种静悄悄地期待的神情。

第二天上午，福克曼从棺材中被抬出来送到了楼上的卧室里去，从这间屋子可以看到外面的大路。裹尸布从他躯体上取了下来，他瘦长的身上穿着一身厚厚的羊毛睡衣。他躺在冰凉的床单里，没有目光的灰色面孔十分安详。他根本不会知道在他身边的高背椅上坐着的妹妹正在轻声哭泣。只是在马克哈姆医生来到之后他的一只手搭在她肩上的时候，她才控制住了自己。由于刚才的哭泣，她感到宽慰了一些。

简直就像接到了某种信号似的，福克曼睁开了双眼。有一刹那，这双眼睛不安地眨动着，眼球虽不甚有神却也水汪汪的。然后他朝上看着他妹妹那泪痕斑斑的面孔，头在枕头上一动不动。就在她和医生向前一倾身的时候，福克曼脸上闪过了一丝笑容。他双唇分开露出了牙齿，现出一副极有耐心而又懂事的神色。接着，显然是由于极度的疲劳，他又陷入深沉的睡眠之中。

把窗帘遮盖严实之后，他妹妹和医生从屋子里走了出去。楼下所有朝向屋外大路的门都关闭起来。整座房子一片寂静。慢慢地福克曼的呼吸声变得越来越平稳，这声音充满了整个卧室。外面浓郁的大树在风中摇摆着给这间卧室遮上了一片阴影。

就这样福克曼来到了世界上。他在卧室里又静静地躺了一周，身上的力量与时逐增，并能开始吃一点他妹妹给他做的饭食了。她坐在一把黑木椅上，丧服已经脱下，换了一套灰色的毛衣。她正以责备的目光打量着她的哥哥。

“我说，詹姆斯，你得想法多吃点才行，你这可怜的身体全都垮啦！”

福克曼把盘子推开去，让那双细长的双手横搭在自己胸前。他朝妹妹和蔼可亲地笑着说，“小心点，贝蒂，别把我变成牛奶布丁。”

他妹妹轻快地把鸭绒被伸展开来。“你要不喜欢我做的饭，詹姆斯，你就自己照管自己。”

从福克曼双唇上轻轻地透出了一声咯咯的笑声。“谢谢你告诉我，贝蒂，我正想这么做呢！”

他又躺下来，心中暗暗笑着。他妹妹端着盘子走出了屋子。和她逗笑差不多和她做的饭一样给他带来好处。他感到热血流到他那冰冷的双脚上去了。他的面孔仍然灰白，面皮松弛。他正认真地养精蓄锐，只有在他看轻轻飞落在窗架上的乌鸦时他才让自己的眼睛动上一动。

随着他与妹妹的谈话越来越经常，福克曼渐渐觉得有力气可以坐起来了。他开始对他周围的一切非常感兴趣了。眼睛通过大落地窗望着街上过往的行人，不时还和妹妹就他们说三道四地争论一番。

“你瞧又是萨姆·班布里，”当她看到一个像矮妖精一样的小老头在路上蹒跚而过的时候，她故意说了一句，“和往日一样又是到天鹅酒吧间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找到个工作。”

“发点善心吧，贝蒂。萨姆是个很讲人情的人。我宁可跑

酒馆也不愿意找个工作。”

她听后满心孤疑地哼了一声，看来她对福克曼性格的估计显然与这一说法不一致了。“别忘了你在蒙特密尔公园有一幢顶好的房屋，”她对他说，“我看对萨姆·班布里这一类人你可要小心些。他和你可不是一个阶级，詹姆斯。”

福克曼朝他妹妹有涵养地笑了笑。“我们都属于一个阶级的。要不就是离这里久了你忘记了，贝蒂。”

“我们都忘了，”她一本正经地说，“你也忘呵，詹姆斯。这真叫人难过。可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们就得为此担点心了。如果教堂能替我们把什么都记住就好了。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什么也不记得了。也许这是件好事。”

她不大情愿把来访的人让进屋子里来。进来之后她就一直喋喋不休地唠叨，这样一来福克曼几乎没法和客人说上一两句话。实际上，人们的来访也确实使他疲劳，他也不过和他们说上几句恭维话而已。就是当萨姆·班布里给他带来一个烟斗和一个烟荷包送给他的时候，他也只能强打精神表示一下感谢，此后也再没有力气去制止他妹妹把那东西扔出去了。

只是在麦修斯牧师来访的时候，福克曼才聚起浑身的力气来和他诚恳地谈了半小时。牧师全神贯注地听他讲，有时也急切地插进来几个问题。当牧师离开的时候，他看上去好像是精神焕发信心百倍似地，一面下楼梯一面朝福克曼的妹妹欢快地笑着。

不到三星期的工夫福克曼下床了，同时还能摇摇晃晃地走下楼去，在各屋和花园里四处看看。他妹妹对他很不满意，望着他缓慢吃力的步子，不时尖声地提醒他说身子还太虚弱，可福克曼根本不听她的。他摸索着来到花园房里，身子依靠在一根带有装饰的柱子上。他用颤抖的手指摸索着小树上的叶子。

扑鼻的花香给他的面容来一片红晕。走到外面园子里，他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拿它和天国的花园做一番比较一般。

在他朝屋子走回来的时候，一下子在那碎石铺成的小路上扭了脚脖子。还没等他来得及呼叫一声就一头扑倒在路面的硬石子上了。

“詹姆斯·福克曼，你有没有听话的时候？”他妹妹一面扶他走过空地一面咕哝着。“我不是叫你好好呆在床上吗！”

回到了客厅，福克曼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心里松了一口气。他把受累的四肢伸展了一番。“安静点，贝蒂，好不好？”等他喘过气来他就训斥了妹妹一句。“你瞧，我不在这儿吗，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他说的倒是实话。自从出了这个事之后，他身体十分明显地恢复了起来。他朝完全康复进展的步子不停地加快，好像是绊了这一跤把他从前几周在身上滞留的不适与疲劳中解脱了出来一样。他的脚步变的轻快而有力。他面孔上也有了光彩，面颊上放出红扑扑的光亮。他在房里到处不停地忙来走去。

一个月之后，他妹妹看到他已经能自己照管自己，便回到自己家中去了。这一段时间她的家是让管家给照看的。到福克曼觉得在屋子里已经很硬实了以后，他对外面的一切越来越感兴趣了。他雇了一辆汽车，还有一个司机。整个冬天大部分下午和晚上的时间他都是在俱乐部度过的。不久他便发现他自己竟成了一个帮旧日老熟人的中心人物。他当上了几个慈善机构的主席。在几个委员会里，他的幽默风趣、任劳任怨和泼辣果断使他颇受尊重。现在他身子挺得笔直，满头灰发蓬生，说不清什么地方还生出一些黑发来。下巴也从晒得黝黑的双颊下有力地向前挺出来。

每个星期天他都在教堂里参加早晚祈祷仪式，在那里他自

己有一个专用座位。当他看到教友中有年长的老人时心里感到有些难过。然而他自己也发现，随着礼拜仪式越来越不行时，它勾画出的那幅图像也渐渐离开他的记忆而去，很快做礼拜就像成了一种游戏似的，他只把它当成一种信仰的行为罢了！

几年之后，在他越来越觉得闲不住的时候，他决定接受股票经纪人的一个大公司向他提出的入股的请求。

他的许多老熟人都都抛弃了在俱东部的吸烟室以及温室花园度过的宁静的日常生活，而一个个陆续找到了职业。他最好的朋友哈罗德·考德威尔被任命为大学历史教授。萨姆·班布里也成了天鹅大饭店的经理。

为福克曼第一天到股票交易所上任而举行了很有气派的仪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股东蒙特费奥里先生还把其他三个也入股的人介绍给全体职员，每人被授予一块金表以象征他们今后将为该公司服务若干年。福克曼被授予一只雕银的雪茄烟盒，大家为他热烈鼓掌。

此后五年间，福克曼一心一意把自己投入到生意中去了。可随着他对物质享受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人也变得性格开朗起来，有时简直都有些放肆了。他成了一个高尔夫球迷，后来由于运动增强了他的体力，他竟打起网球来。作为他周围这些生意人之中颇有影响的一员，他的时光就日复一日地在各种集会和聚餐会之中舒舒服服地度过了。他再也不去教堂了，相反，星期天他总是陪伴着那些漂亮的女友去观看赛马或赛船。

当一种持续的沮丧情绪开始在他心头萦绕的时候，他感到吃惊了。虽然找不出什么原因来，可这种情绪却在日益加剧。晚上他觉得很不愿意外出。他不愿意去参加各种委员会的会议，以致连俱乐部那个地方他也不再露面了。在股票交易所他总是感到一阵阵的心烦意乱。他常常在窗前一站就是几小时，望着

下面马路上过往的车辆。

最后，当他对生意渐渐失去控制的时候，蒙特费奥里先生建议他无限期离任。

整整一个星期福克曼在家中宽敞的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萨姆·班布里倒是常常来看望他，然而福克曼的伤感情绪却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把窗帘全部关严，换上黑色衣服和领带，在阴沉的图书间里茫然地坐着。

到他的消沉达到最低潮的时候，他就到公墓去领回他的妻子了。

当聚会的教友们散去之后，福克曼在教区墓地外面停下来给了掘墓人比德尔一点小费。同时他恭维他有了一个儿子，那个天真可爱的三岁小儿正在墓碑中间玩耍呢！然后他就乘小轿车跟着柩车回到蒙特密尔公园的家中去。吊丧队伍的其他人都跟随在后面。

“真是兴师动众呵，詹姆斯，”他妹妹赞赏地对他说，“光小汽车就来了 20 辆，还不算私人的呢！”

福克曼谢过了她。他以吹毛求疵的目光打量着他妹妹。在与她来往的 15 年中，她明显地变粗了，声音也变得那么粗糙，连手势看上去也十分粗野。一个明显的社会鸿沟将他们分隔开来。这种分野福克曼曾以良好的心地承认下来，可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在显著地加大。她丈夫和生意最近越来越不景气，她几乎一心一意只顾去追求金钱和社会上的名誉了。

就在福克曼庆幸自己的理智和成功的时候，一种奇异的预感在他脑海中泛起。这预感虽是模模糊糊的，但却已经够使人不安了。

象福克曼本人 15 年前那样，他妻子先是停放在大厅中的棺木里。一层层的花圈把棺材变成了一座深橄榄绿色的小卧室。

在放下的窗帘里面空气阴沉凝滞。望着她浓密的红发在前额四周闪闪发亮，看着她宽宽的面颊和丰满的嘴唇，福克曼觉得妻子像是在一座具有魔力的凉亭下熟睡的女妖。他手抓着棺木一头的银框茫然地盯着她看，他知道此时妹妹正在用波特酒和威士忌替他款待客人。他仔细地观察着妻子下巴和脖子周围肌肉优美而细腻起伏，白皙的皮肤一直延伸到她坚实的双肩。第二天把她抬到楼上之后，整个卧室里都可以意识到她的存在。整整一下午，他坐在她身旁，耐心地等待着她的苏醒。

刚过一点，就在白日逝去黄昏刚刚降临的那一刹那，室外花园里树木之中空气一动也不动，她脸上突然闪过一丝生机。她的眼睛亮了，然后目光盯在了天花板上。

福克曼屏住呼吸朝他倾过身子去。他抓住了她冰冷的手。在一个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出现了一种微弱的脉搏跳动的声响。

“玛丽安，”他轻声唤着。

她的头稍微一低，双唇张开露出了一丝微笑。有好一阵她以安详的目光望着她的丈夫。

“你好，吉米

妻子的到来使福克曼置身于极度的欢乐之中。作为一个实心诚意的好丈夫，他很快沉浸于他们的共同生活之中去了。随着妻子从她来临之后的病患中恢复过来，福克曼也进入了生命最旺盛的年代。他灰白的头发变得乌黑而光滑，面容比以前更充实，下巴越发向前挺出显得更加有力了。他又回到了交易所，以重新焕发出的兴趣投入到事业之中去。

他与玛丽安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到公墓去参加庆贺他们的老朋友归来的仪式，但后来去的次数渐渐地少了。其他一些人照旧不断到公墓去。一排排的坟墓在一

天天地减少。随着棺木一个个挖走，墓碑一块块搬掉，大片土地变成了公众散步的草坪。在公墓附近一个专门负责为吊丧发通知的事务所也因此关闭变卖掉了。最后，当掘墓人比德尔从最后一座坟墓中带回他的妻子之后，整个墓地就变成了一个儿童游艺场。

结婚的几年是福克曼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随着一年年夏天过去，玛丽安越发苗条，看上去也越显年轻了。当她来找他的时候，她那一头红发在马路上的人群之中简直成了一顶最美丽的皇冠。他俩总是在夏日的夜晚手挽手地走着，有时在河边的柳树下停下来像情人那样拥抱。

确实，他俩的幸福相处成了他们朋友之间传开的佳话，结果竟有 200 位客人来到教堂出席庆祝他们联姻多年的盛典。当他们在祭坛上跪在神父脚下时，在福克曼眼睛里玛丽安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

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夜了。这些年来福克曼对他在股票交易所的差事不那么感兴趣了。一些上年纪的一本正经的老人的到来使他不断降级。他的许多朋友也面临同样的局面。哈罗德·考德威尔只好辞去教授当了一名普通讲师。他给研究生上课来使自己熟悉一堆新工作，其实这些都是他在 30 年前所做过的事。萨姆·班布里现在成了天鹅大饭店的招待了。

玛丽安回到娘家同父母一起住去了。在福克曼那幢房屋关闭卖掉之后搬进去的那套公寓也让给了新房客。一年年过去，福克曼的趣味越发单调起来。他住进了为青年人开设的旅馆里的一间屋子，不过他与玛丽安还是每天晚上相会。随着日益增长的不安，他有点意识到生活正朝着一个不可逃避的焦点移去，因此他时常想放弃他的职业不干了。

玛丽安一直极力规劝他。“可你会把你争取到的一切都失

去的，吉米。你毕竟干了这么多年呀。”

有一次午饭时间他们躺在公园里的草地上。福克曼听了这话耸了耸肩，口里嚼着一块草根。玛丽安现在是一家百货商店的售货员。

“也许吧！可是我受不了总是降级。连蒙特费奥里都要离职了。他祖父刚刚当上了董事长。”他把身子滚过来，头枕到她的膝盖上。“在那间沉闷的办公室里眼看着那么多古板的老头子真是无聊。对此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看到他的天真和激动，玛丽安多情地朝他微笑着。福克曼比她记忆中的他更漂亮了。他晒得黝黑的脸上连一丝皱纹都没有。

“我们俩在一起真是太好了，玛丽安，”在他们30周岁前夕他对她说，“我们一直没有小孩这多幸运。你看到有的人竟有三四个孩子吗？那实在太不幸了。”

“可不幸的事情谁都会有，吉米，”玛丽安提醒他说。“有的人说，有孩子是一种既美好又高尚的经历。”

整整一晚上他和玛丽安在城里毫无目的的走来走去。她越是文静含蓄，福克曼觉得对她的欲望就越急切。可由于她就要回到娘家去住了，玛丽安害羞得竟连他的手都不好意思握一下。

后来，他把她失去了。

他们在市中心的市场正往前走着，与玛丽安的两任女友碰到了一起。他们是吉尔曼姐妹俩：伊丽莎白和伊乌琳。

“萨姆·班布里住在那儿，”随着市场那边一个货摊上的一只焰火腾空而起，伊乌琳顺手指去，“你瞧他又在出洋相了，”她和姐姐很不以为然地咯咯一笑。她们嘴绷得紧紧的，看上去十分严肃，身上穿着深色哗叽外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

叫萨姆给弄得心烦意乱的福克曼向旁边走开了几步，忽然

他发现三个姑娘不见了。他向人群中冲去，极力想追上他们。在人群中他似乎看到玛丽安的红头发一闪即逝。

他在货摊中穿来走去，差点把一车蔬菜撞翻。他朝萨姆·班布里喊道：

“萨姆，你看到玛丽安了没有？”

班布里把鞭炮放进口袋里，眼睛帮着他在人群中搜寻。他们找了足足一小时。后来萨姆索性回家去不再找了。晚间市场关闭的时候只剩下福克曼一人在暗淡的灯光下呆在石子铺成的广场上。小贩们都在收拾东西回家去，而福克曼在这些发光的绳索和货担中游荡着。

“请问，你们看见一个姑娘没有？一个红头发的姑娘？”

“我说，她今天下午还在这儿呢！”

“一个姑娘……”

“……她叫……”

突然他惊呆了。他意识到他竟忘了她的名字！

不久之后，福克曼也离职回家同父母一起去住了。他家那座红砖小房在城市的另一端，透过一大片火炉上安装的烟囱他还能望见远处蒙特密尔公园的山坡。他现在过着一种不用操心的日子了，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帮母亲干活或是照看小妹妹贝蒂。和他自己那幢房子相比，他父母的家可实在太寒伧太不舒适了。福克曼对以前曾熟悉的一切变得那么不相适应。虽然他的父母都是善良而令人尊敬的老人，但由于他们生活平淡又加上没受过什么教育，所有他们的生活大大地受到了局限。他们不喜欢音乐，对戏剧也不感兴趣。福克曼也发现他自己的脑子正渐渐变得迟钝了，粗鲁了。

他父亲总是当面斥责他不应该离职回家。但这种父子之间的敌意慢慢地在消失，因为他对福克曼越来越能控制了。他限

制他不准到处乱跑，并对他口袋里的钱也管得严起来，甚至有时他会告诉他不该和一些孩子在一起玩耍，实际上，和父母一起生活把福克曼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到福克曼开始上学的时候，他已经把过去的生活全部忘却了。他对玛丽安的记忆，对他住过的那幢里面仆人成群的房子的记忆也全然消失了。

他第一学期上学和一些比他大的孩子们在一个班。老师待他们还倒是一视同仁。可随着一年年过去，他们也像父亲那样对他越来越施加管教了。有时面对这种对他人性的压抑福克曼表示反抗，可最终他还是被置于绝对控制之下，活动受到限制，连他的思想和说话也不能有一点出格。他暗暗感到这一套教育是使他准备进入早期童年那种晨光迷漫的世界的。它好像故意把曾有过的文明全部消除掉，用不断的重复练习和拼写练习把他所有语文和算术知识都给毁掉，代之而来的却是一套毫无意义的儿歌童谣之类的东西，为他人勾画出一个幼年世界。

最后，一系列教育竟使他成了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幼儿。他父母要到学校去把他接回家里。此后几年他只好在家里呆了。

“妈妈，我和你在一起睡觉好吗？”

福克曼太太低头望着这个满脸严肃神情的孩子，他已经把头躺在了她的枕头上。她满心抚爱地搥通了他那方方的下颚一下。接着她丈夫一翻身，她又搥通了一下丈夫的肩膀。尽管他们父子之间年龄相差那么多，可是在这两个身体上又有许多酷似的特征。宽宽的肩膀，大大的脑袋，还有浓密的头发。

“今天不行，吉米，也许很快就行了。等着那一天吧！”

孩子瞪大眼睛望着母亲，看到母亲偷着哭泣起来不禁十分纳闷。他猜想或许是他的话触犯了什么禁忌吧！各种禁忌在学

龄期的男孩心中唤起了潜在的奇思妙想。人生最终结局的神秘被做父母的精心遮盖起来。这一切他们自己无论如何是捕捉不到的了。

福克曼此时又开始经受从头学步走路和自己喂饭的那种困难了。他十分笨拙地摇晃着走路。尖声尖气的声音从他舌头上结结巴巴地滚了出来。一步步地所有的词汇都从他意识之中消失，到后来他只知道母亲的名字了。到他自己再也不能站立的时候，母亲就把他抱在怀里，像喂一个稍大点的婴孩那样喂他吃饭。他思想变得模糊起来，只有一阵阵冷热饥饱的感觉在脑中朦胧出现。他只是尽可能地偎在母亲的怀里。

不久以后，福克曼和他母亲到了产科医院，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出院之后，福克曼太太又在床上躺了几天。慢慢地她又开始随便地四处活动，把她在卧室期间养起来的体重又逐渐摆脱掉了。

她从医院回家后差不多 9 个月的时间里，她和丈夫不断在盼望着生一个儿子。两个人都在担心他们的儿子快要临近消失，这也将是他们即将要分开的一个标志。这使他们夫妇二人更加亲密起来。很快他就到外地去度他们的新婚蜜月去了。

劫持“梦幻号”

食肉动物的道德标准是什么？那些人道主义者、反对解剖活动物协会的会员、慈善家以及和平主义者之流，他们的功劳在哪里？仅仅为了生存下去，为了获得衣食，这些人——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每天都要屠杀植物和动物——不是几十、几十地杀，简直是成千成万地杀。每个学习生物的学生多少都会对这一事实留下深刻的印象：所有的生物，从最微小的生物到最复杂的动物，都要靠不停地竞相吞食别种形式的生命来求得生存。在人类进入宇宙空间之后，这一规律也决不会改变。不能整天谈论艺术呀、美呀、学问呀，我们还得不断地吃呀，吃呀，吃。这就是被称作“生命”的这种化学—物理现象的根本实质。哲学少谈，书归正传。

孩子们在密封罐里最多只能活 12 密尼的时间。

贾尔莎在黑暗中壮着胆子，以最快的速度推着沉重的运货车。她不断地祈祷，希望不要惊动守在前面探照灯下的铁栏警卫。上一趟她推车从这里经过时曾被他发现。他转过头来，用外国人那种可怕的灰眼睛紧紧地盯着她。那次她的推车里仅仅装着一些催熟罐，罐里全是阿美拉生产的水果。

这一回，在车上的一只密封罐里，藏着她的独生子贾莫那。在装车和过磅的工棚里，已经花掉至少 4 密尼的时间。把推车推到飞船跟前还需要 4 密尼，甚至 5 密尼。她的同胞会用货物运输机将密封罐运上飞船。还要过些时候，飞船里的同胞才会发现贾莫那，把他从罐里救出来。贾尔莎加快了推车速度，她

那双跟人类差不多的灰腿颤抖了起来。

刚走进探照灯照得明晃晃的大门，那个铁栏人就转过头来看见了她。

贾尔莎把身一缩，极力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缩小，尽量装出没有奔跑的样子。唉！为什么不在上一趟就把贾莫那运出来呢！别的母亲都在上趟运走了孩子。可她心里老是怕。在最后一刻，她泄气了。她老是觉得，他们花了那么长时间，费了那么多心血来策划的那件事不大可能获得成功。她的同胞们，这些可怜的、瘦弱矮小的贾衣拉尼人，哪能敌得超载货飞船里那些魁梧凶悍的铁栏人呢！然而，就在那边，那庞大的飞船就停歇在它自己发出的光柱之中，四周一片寂静。那桩万难成功的事情一定是已经成功了。不然的话那边就会发生骚乱。别的孩子们一定都得救了。是的——她已经看见藏在阴影中的空推车，运货的人们一定已经上了飞船。他们已经真的开始实现自己的计划，奔向自由——或者是奔向死亡的计划……她差不多已经从警卫身边溜过，差不多得救了。

“嗨！”

她加快脚步，装作没听见铁栏人粗鲁的吆喝。那巨人却“登、登、登”三步就迈过来挡住了她的去路。她不得不收住了脚步。

“你聋啦？”他用当时当地的铁栏话问道。贾尔莎勉强能听懂他的话，她曾在遥远的阿美拉田地里干过活。铁栏兵用枪托敲打密封罐，眼睛却一直盯在她身上。她呢，心里只念叨着一件事：宝贵的时间正在无情地流逝。她睁着一双贾衣拉尼人那种生着黑睫毛的眼睛，默默地打量他。慌乱之中，她忘记了人们对她的警告。只见她嘴一咧，那鸽灰色的小脸痛苦地一扭——铁栏人管这种表情叫作“笑容”。奇怪的是，他也朝她笑

了笑，似乎也是和她一样的苦笑。

“我，干活，老爷，”她竭力克制自己，和他搭讪，一个密尼已经过去，也许快两个密尼了。如果他不马上放她走，她的孩子肯定没救了。她似乎已经听见一声轻微的啼哭。好像服过安眠药的婴孩已经憋闷得挣扎了起来。

“我要，走，老爷！飞船里，等我，不耐烦了！”她又咧嘴一笑，颊上显出一对痛苦的酒窝，哪晓得这正是一种诱惑男人的表情。

“让他们等着吧。你这个贾衣娘儿们长得还真不赖呢！”他的喉咙里“哈哈”发出一阵古怪的笑声。“我在这儿当班，专门检查本地人是否带有武器。脱下来！”他用枪尖挑起她穿的那件破旧的贾尔麻衫。

又过去了三密尼。她剥掉身上的贾尔麻衫，露出小巧的灰肤色身躯。她的臀部很宽，腿很短，长着一对乳房和一凸出的肚子。只要心脏再跳几下的工夫，时间就已经来不及了。她的孩子要憋死了。现在救他还来得及——她可以松开夹钳，除掉密封盖。她的宝宝现在还活在罐子里呢。不过，假使她真的打开密封罐，一切就暴露了。她就等于出卖了所有的同胞。“贾衣萨那答”，她祈祷着。赐给我爱的勇气吧。啊，我的贾衣拉尼神，求你给我力量，来忍受丧失儿子的痛苦吧。我信仰不诚，受到了惩罚。

“转过来！”

她又惊慌又痛苦地笑了笑，执行了他的命令。

“这样好看多了。你长得和人类差不多。天哪，我已经荒疏得太久了。过来”她感到他的手摸在她的屁股上。“这样挺有意思吧，嗯？你叫什么，姑娘？”

抢救孩子的最后一密尼机会已经过去了。在极度失望的麻

木状态中，贾尔莎喃喃地回答：“贾布里——乌布里。”意思是“失去孩子的母亲。”

“贾布里——乌布里——”他嗓音一变，朝另一个方向喊道：“喂，喂！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太晚了，太晚了：那个名叫拉尔的“贱女人”已经匆匆朝他们走来。她刮过脸上的汗毛，抹上了粉红和深红的脂粉。她掀开漂亮的贾尔麻衫，露出涂得五颜六色的身躯，显然是照铁栏人喜爱的那些画片上的样子装扮过一番。她把脸一皱，作出一个装模作样的笑容。

“是我，拉尔。”她晃晃手指头，为的是散发出铁栏人似乎很爱闻的那种花露水香味。“想让我跟你飞飞一回吗？”

趁着警卫将注意力转向那女人的机会，贾尔莎立即使尽平生气力，朝货车猛地一堆，光着身子在无边的旷野里奔跑起来，直跑得心跳气喘，跌跌撞撞。她知道救孩子已经来不及了，可心里却还存着一点侥幸的希望。在附近的阴影之中，一个贾衣拉尼人正把最后一个密封罐悄悄装进飞船。远处，拉尔正在把警卫拽进门岗小屋。

他最后还回头狠狠瞪了一眼。

“哼，我瞧这些往飞船里爬的贾拉人有点鬼头鬼脑。”

“船上的人喊他们过去。叫他们搬罐子呢。”拉尔踮起脚抚摸铁栏兵的脖颈，这贾衣拉尼女人的手又灵巧地滑向外国人臃肿的大腿。“飞飞，”她哼哼着说，脸上现出媚人的笑容。警卫耸耸肩，抿嘴笑了一声，朝她转过身来。

飞船停歇着。没有人监视它。这是一艘陈旧的阿美拉货船，是一座飞行工厂。铁栏人挑中了这艘飞船，因为在飞行途中它的巨型货舱能够加温加压，使舱里的水果发酵，产生一种酶。待到飞船靠港，铁栏人十分珍视的这种食物就已经准备就绪了。

货舱里可以住人，而且食物转换器每工作一个周期，阿美拉水果的数量就能增长一千倍。这种型号的飞船经常在此地停靠，贾衣拉尼清扫工们煞费苦心，一点一滴地摸索了几十年，现在才基本弄清了飞船的操纵系统。

这艘飞船又旧又破，飞船上的“铁栏帝国之星”以及辨识标记都极需重新油漆了。飞船名字的头一半已经剥落，只剩下这样几个外国字：“……之梦幻。”这艘船曾经装载过铁栏人的梦想，现在贾衣拉尼人却又向它寄托着自己的美梦。

然而飞船却无法让拉尔做好梦。在她面前只有痛苦和死亡。她已经失去生儿育女的能力。她那短短的双生殖道已经被铁栏人巨大的器官粗暴地撕裂，那娇嫩的海绵组织——这是贾衣拉尼女人的子宫——已经被毁坏得永远无法治愈。为她的同胞作出贡献。她头上插的花里藏着毒药。一旦飞船安全起飞，她将服毒自尽。

危险还没有过去。从警卫庞大的身躯上方，她瞥见了停机场上另一艘飞艇的灯光。这是航天站的巡逻艇。真不巧，这艘飞艇正准备进行一次例行巡逻飞行。

不幸的是，“梦幻号”刚刚装完货，铁栏巡逻艇也正准备起飞。这样，不等我们取道铁栏人所说的“托尔空间”逃跑，这架战艇就会把我们拦截下来。

一瘸一拐的老贾龙尽量敏捷地越过停机场，走向巡逻艇停泊的地区。他穿着一件白上衣，一件女式贾尔麻衫。这是铁栏人为餐厅侍者规定的服装。他捧着一件小小的东西，上边覆盖着餐巾。头顶上，三只迅速移动的小月亮正在聚拢，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体周围投下了三个影子。当他走进巡逻艇门舱灯光照射的范围时，三个阴影消失了。

一个大个子铁栏人正在摆弄密封舱门上的转臂。贾龙艰难

地爬上巨大的台阶。他看见那个铁栏宇航员腰上佩着一枝枪。很好。他立即认出了这个宇航员，一股怒火从胸中燃起。贾衣拉尼人从不这样动肝火。他的两颗心脏咚咚跳个不停。就是这个铁栏人奸污了贾龙的孙子。她弟弟跑来救她，铁栏人又一脚踢断了他的脊椎。贾龙强忍住心头之恨，努力装出笑脸。“贾衣萨那答”；我可不能破坏了统一行动计划。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呀，笑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

他没认出贾龙；在铁栏人看来，贾衣拉尼人都长着同样的面孔。

“指挥长让我告诉，老爷。说，这是贺喜。说，让我把它送给长官。”

“我看看。”

贾龙竭力保持镇静，强迫自己堆出满脸笑容，抖抖索索地掀开了餐巾的一角。

宇航员瞧了一眼，立即打了一声唿哨。“要是我没看错，这是地道的星泪液。中尉！”他一边喊，一边推推搡搡地把贾龙拽上舷梯，拉进了飞艇。“瞧当官的给咱们送什么来了！”

餐厅里，中尉和另一个宇航员正俯身查看着几张放大的航空图。中尉也佩着武装带——这也很好。贾龙耸耳细听，凭着贾衣拉尼人灵敏的听觉，他能判断飞艇上再也没有别的铁栏人了。他深鞠一躬，脸上仍挂着那掩盖仇恨的微笑，在中尉面前解开了包东西的餐巾。

雪白的亚麻布裹着一只小小的、眼泪形的紫水晶瓶。

“指挥长说，给你们。说，赶快喝，已经打开了。”

中尉也打了一声唿哨，恭敬地接过瓶子。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笑老头？”

“不，老爷。”贾龙在撒谎。



“这是什么，先生？”第三个宇航员问。贾龙看出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孩子，这是你从来没喝过的一种最美妙，最名贵，最可口的饮料。你听说过星泪液吗？”

那年轻人困惑不解地盯着紫水晶瓶。

“笑老头说得对，”中尉又说。“瓶子一打开就得马上喝。好吧，今晚上该干的活都干完了。说真的，老板这回还真够大方的。他怎么说的？干吗送星泪液来给我们喝呢，贾拉人？”

“贺喜，老爷。说，他有喜事。”

“为了庆贺某件喜事。好吧，咱们也不用瞎猜了。约翰，拿三只酒杯来，要干净的。”

“是，先生！”大个宇航员在头顶上的贮藏箱里翻寻起来。

在这些铁栏巨人面前，贾龙显得像孩子一般矮小。他又一次丧气地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天差地别：铁栏人高大、壮实，健美；他自己却瘦骨嶙峋，歪肩斜背，显得十分委琐。在自己的同胞中，他曾经是一个壮小伙儿；即使现在，他也还算得上是一样好汉。然而在这些强悍的铁栏人面前，谈论贾衣拉尼的英雄好汉，简直会让人笑掉大牙。也许他们说得对：恐怕自己真的属于劣等种族，生来只配当奴隶……这时候贾龙忽地想起了他们的计划，于是把小小的腰板挺了起来。那个年轻的宇航员正在讲话。

“中尉先生，如果这真是星泪液，我不能喝。”

“你不能喝？为什么？”

“我不喝。我，我绝对不喝。”

“你在说昏话吧？”

“我——我妈妈……”年轻人发愁地说。

另两个铁栏人笑嚷起来：

“你已经离家很远了，孩子，”中尉宽慰他。“我刚才说什么来着，约翰？我们太乐意喝掉你那份了。不过我不忍心让人眼睁睁错过这样难得的口福。都得喝，谁也不许例外。忘掉妈妈，准备好好享受一番吧。这是命令……好啦，笑老头，三杯平均分。要是洒掉一滴，小心我拧掉你的小脑瓜，听见啦？”

“是，老爷。”贾龙小心翼翼将那可恨的饮料倒进小杯里。

“你尝过星泪液吗，贾衣人？”

“没有，老爷。”

“而且决不愿意尝，是吧？好啦，滚吧！阿……好，为我们到达下一个空间站干杯，但愿那儿有真正好看的娘儿们！”

贾龙默默退回到飞船舷门的阴影中，在那里停下脚步，刚好还能看见太空人举杯的场面。尽管铁栏人喝星泪液的那种馋相已经司空风惯，他还是感到又愤恨，又恶心。这种嗜好正显出他们残忍的天性。这些家伙已经堕落，已经完全背离贾拉萨那答的人道精神。他们无法以无知作借口，来为自己辩护。许多铁栏人都对贾龙讲过制作星泪液的过程。这种饮料并不完全是眼泪，而是一种美丽、弱小，长着翅膀的生物所分泌的体液。他们居住在十分遥远的星球上。在精神和肉体经受极度的折磨时，他们的分泌腺才会产生出这种液体。铁栏人发现这种分泌液十分鲜美，令人陶醉。为了取得星泪液，铁栏人把一对夫妇捉来，当着面将他们双双折磨致死。贾龙听铁栏人讲述过这惨不忍闻的情景，他每次想起来就揪心。

他紧盯着铁栏人。奇怪的是，他眼里喷出的怒火居然没有惊动他们。他很有把握，那种麻醉药既无味，又无害。长年累月的精心试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于，药力需要经过二至五密尼时间才能发挥出来。最后一个被麻倒的铁栏人可能来得及发出警报。如果必要，贾龙将豁出性命来制止这种可能。

三个太空人的脸色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眼睛兴奋得发光。

“小伙子，我说得不错吧？”中尉沙哑着嗓子问。

年轻人点点头，他眼睛已经发直。

忽然间，大个太空人约翰猛地站起来，含糊地说了一声“怎么——？”然后就扑倒在地上，脑袋枕在了一只伸直的胳膊上。

“喂！喂！约翰！”中尉站起来，伸手想去扶他。结果自己却猛地摔倒在餐桌上。舱里只剩下那个惊得目瞪口呆的铁栏青年。

他会采取行动吗？他会拿起话筒来报警吗？贾龙随时准备冲上前去，尽管他知道，跟这样的巨人搏斗等于送死。

那青年只会自顾自地说：“怎么……怎么回事！？说着说着，他迷离恍惚地朝后一靠，往下一滑，就打起呼噜来。

贾龙迅速地窜过去，从两个瘫软的巨人身上抽出武器。随后，他急忙跑进驾驶室，努力追忆多年来慢慢积累的技术知识。对——那就是送话器。他一把揪下送话器的布罩，对准机件开起枪来。手枪发出的巨响把他吓了一跳，但他不停的射击，直到机件都被烧焦、熔化，他才住手。

下一步是解决那台控制飞行的计算机。他发觉很难用手枪喷出的火焰将它燃着，不过他射击了一小会之后，就感到这台计算机给毁坏得差不多了。附近有一只系在天花板上的金属箱，他不懂这是什么玩意。他接受的指示中并未包括这金属箱——因为贾衣拉尼人还不知道巡逻艇上备有这样一种替补设施。贾龙朝这只金属箱随便射了一枪，就跑到了射击火力控制台前。

他胸中的仇恨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他激动得无法冷静地观察、思考了。他用手枪朝控制台猛扫了一阵。哪里能引起爆炸，哪里的金属会被烧熔，他就使劲朝那里放枪，却没有注

意到那些重武器的电源线却基本保持完好，未被摧毁。钉在墙上的那些怪模怪样的铁栏妇女照片，曾使得他的同胞吃尽苦头，他举枪将照片全部夷为灰烬。

然后他干了一件大蠢事。

他没有立即夺路从餐厅脱逃，却停下来盯视着一个铁栏宇航员的懒懒的脸孔。这个宇航员曾经污辱过他的孙女。他手中的武器发烫。他疯狂地一枪射穿了那铁栏人的面孔和脑袋。报了平生的深仇大恨，他似乎更加狂怒起来，冲动地接连击毙了另两个铁栏人，这才匆匆撤退。

到达核反应舱时，他心里又气又恨。他忘掉了长期辛勤积累的关于那种拉杆的使用知识，竟然闯开防护舱门，直接跑到核反应堆跟前。他赤手空拳地去扳动反应堆的衰减杆，好像他是个适于干这种力气活的铁栏人。可他毕竟只是个身弱力亏的贾衣拉尼人，哪能挪得动衰减杆呢？他狂怒地朝反应堆射击了一通，又用手去扳衰减杆，结果全身都暴露在强烈的原子辐射线中。

过了不久，其他铁栏宇航员闻讯赶到巡逻艇中来。他们发现一具活尸在核反应堆上乱爬乱扭。贾龙只扳动了四根衰减杆。他本打算熔毁整个反应堆，结果却一败涂地。

机械师从维他玻璃观察孔里看了贾龙一眼，然后旋动沉重的拉杆，将他砸在舱壁上，砸成了肉酱。机械师又将衰减杆扳回原位，检查了一下仪表读数，就发出了准备起飞的信号。

铁栏人很可能还会向他们的一艘攻击舰发出信号，这艘战舰只须射出一枚火箭就能跟进“托尔”空间追踪我们。情况十分危急。

贾拉卡老人走进通讯室的时间，也正是报务员刚刚结束例行联络，快要下班的时候。这一行动经过了周密的策划。第一，

这样能在其它飞行站得到警报之前，争取到最充足的时间。同样重要的是，报务员若是已经离开，这贾衣拉尼人就无法进入通讯室。

“嘿，老爹，你在这儿干什么！这地方你是不能来的。走吧！”

贾拉卡尽力克制自己，勉强堆出笑容，这个铁栏人尽管粗野，待贾衣拉尼人还算不错，既和善，又有礼貌。他总是规规矩矩地称呼贾衣拉尼人；从不侮辱他们的妇女；从不吃肮脏的东西，也不喝那令人憎恶的星泪液。他甚至还彬彬有礼地询问贾衣拉尼人所信仰的某些教义，如“贾衣萨那答”、“保持荣誉”以及“友爱和谐”。老贾拉卡灵活的颧骨往上一耸，满脸陪笑。

“噢，好心的朋友，我来和你分享一样东西，”他郑重其事地说。

“你知道，我并不真能听懂你们的话。你得离开这里。”

贾拉卡不知道铁栏文中“分享”这个词怎么说，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词儿。

“朋友，我给你带来一样东西。”

“好的，不过拿到外边再给我吧。”报务员见老贾拉卡站着不动，就站起来领他出去。铁栏人脑子一转，猛地理解了贾拉卡的笑容意味着什么。“你拿的是什么东西，贾拉卡？那是什么？”

贾拉卡把手上那个沉重的物件拿了出来。

“死亡。”

“什么——你从哪里弄来的？啊，圣母阿，快走开！撞针都露出来了——”

下了很大功夫偷窃、积攒起来的工程，用可塑炸药都被聚

集在一起，引爆装置也已经预备停当，接着，炸药点燃了，整个通讯室被炸成了碎片，连同贾拉卡和他的铁栏朋友的尸骨，横飞过铁栏营地，洒落在阿美拉田野中。

宇航员以及航天站工作人员，都从各自的岗位涌了出来。他们起先不知所措地呆在黑暗中，后来他们看到变电站四周闪耀着许多火炬，一些小小的灰色身影在奔跑、跳跃、呼喊，还抛掷着燃烧弹。

“贾衣混蛋正在进攻发电站！快来呀！”

我们还布置了其它一些佯攻行动。老英雄们、为同胞献身的妇女们都被载入了烈士名册。我们只能祈祷，愿他们速死，少受痛苦。

航天站指挥长的武装带就挂在床旁边的椅子上。在痛苦地遭受凌辱的过程中，苏珊拉尔一直窥测着这枝武器，等待着时机。要是指挥长的听差比斯拉能进来帮忙该多好！可他不能来——飞船那边需要他。

指挥长的淫欲还未得到满足。他从那只邪恶的紫水晶瓶里咕嘟了一口星泪液，也斜着铁栏人的小眼睛，轻浮地膘了一眼。苏珊拉尔微笑着，再次将她那畸形的身躯战战兢兢凑过去任他玩弄。可这一次不行，他要让这女人来挑逗他。苏珊拉尔一边用柔软的手指，用颤抖的嘴唇服侍着他，一边盼着那预期的响声快些传来。她祈祷着，希望指挥长的通话器不要响，不要送来行动失败的坏消息。为什么，啊，为什么久久没有动静？她很想最后再看一眼铁栏人的巨型星图像。那幅奇异的天体图的一端奇迹般地闪耀着她所属的贾衣拉尼民族的标记。在那遥远的天边，居住着贾衣拉尼人——当她用身体忍受屈辱时，她甚至还在大胆地想象，那里也许有一个贾衣拉尼帝国！

对于铁栏人粗暴的蹂躏她几乎已经感到麻木了。她的身体

被践踏成了畸形，这却更能讨得这个铁栏人的欢心。她是指挥长的第四个“伴女”。前面还有过好几任指挥长，有的稍好一点，有的更加残忍。自从贾衣拉尼人有历史记载以来，当过“伴女”的姑娘不计其数。就是象她这样的“伴女”和比斯拉那样的听差，最先在指挥长的私人房间里，看到了明亮的巨幅立体星象图。他们给同胞们带来了难以置信的消息：贾衣拉尼人的故乡还在！

有一次，一个伴女壮着胆子问起星象图上有着贾拉尼民族标记的地方。指挥长耸耸肩膀。“那个鬼地方？远极了，在另一个星系。飞到那儿得花半辈子时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符号，也许是什么人胡乱标在图上的吧。这肯定不是贾衣人的标记。”

可那些标记正在图上闪着光，那些小小的图案正是古代贾衣拉尼的金太阳徽号。这只能证明那远古传说的真实性！他们本不居住在这个星球。他们是像铁栏人一样遨游太空的贾衣拉尼人的后裔。他们被留在这个星球上了。这里曾经是那些伟大的贾衣拉尼人统治过的殖民地！

要是能找到他们该多好。可是怎么找，上哪找？

能不能先和他们通通消息？这太渺茫了。即使通了消息，远方的同胞又怎么可能把他们从铁栏人的魔窟里搭救出去呢？

不行。尽管看来希望极其微小，他们还是得自己逃出去，依靠自己的力量，飞到贾衣拉尼人居住的星球去。

于是年复一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宏伟的计划慢慢制订出来了。那些当仆役、酒店招待、飞船清扫工，以及阿美拉搬运伙夫的贾衣拉尼人，一点一滴暗中窥探出那些神奇的数字，以及它们的含义：这就是可以使他们飞返故乡的“托尔”宇宙座标。

从废纸堆里，从宇航员的谈话中，他们逐渐拼凑出关于

“托尔”宇宙的奇异概念。有时候全知全能的铁栏人，觉得回答贾衣拉尼人那些天真无知的问题是一种乐趣。被允许进入飞船的贾衣拉尼人，窃出了有关神奇的铁栏飞船的点滴技术情报。那些白天当听差，晚上当“伴女”的下等人，变成了地下的教师和学生，共同研讨着统治者所占有的秘密。怀着极为渺茫的希望，他们周密地计划着每一个细节。这史诗般不可思议的航行终于准备就绪了。

现在，长久盼望的时刻已经来临。

是时候了吗？为什么还无动静？苏珊拉尔还是像先前一样，微笑地忍受着屈辱，然而她颓丧了。什么变化也不会发生，不可能发生。这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切都会依然如故：蹂躏、痛苦……指挥长的兽欲没有止境，苏珊拉尔麻木地依从着他。

“留神！”他在她头上敲了一下，敲得她眼冒金星。

“对不起，老爷。”

“你的牙真长，苏珊。”成熟的贾衣拉尼人牙齿都很长。

“你最好给我重新训练一个年轻的伴女，要么把你的长牙拔掉。”

“是，老爷。”

“你把我弄疼了。我亲自来给你拔牙吧。老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窗外一道闪光把屋里照得通明，随后传来隆隆的响声，震得墙壁发颤。指挥长把她推到一边，跑到窗前朝外看。

“我的老天，好像是通讯站爆炸了。怎么——”

他急忙跑过去去取衣服、打电话，却发现苏珊拉尔用颤抖的双手握着他的枪，枪口正对着他。指挥长惊呆了，她勾动扳机，他应声倒下，胸膛洞开，脸上还僵硬地带着惊异的神情。

苏珊拉尔也惊呆了。她像是在梦游。她杀了人，杀了一个铁栏人，一个活人。“我将和他同享，”他喃喃祈祷说。她盯着

窗外的火光，把手枪对住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什么动静也没有。

出了什么毛病？梦幻破灭了，把她抛向了可怖的现实。她急躁地摆弄着这把古怪的武器。是不是需要拨动什么机关才能重新顶火呢？她不懂得那充电红标记是什么意思——指挥长很粗心，在上次狩猎之后他忘了给武器充电。现在它已经是一枝空枪了。

门被撞开的时候，苏珊拉尔还在摆弄那枝武器。铁栏人一把揪住她，打得她几乎晕过去。他们边吼叫边用皮靴踢她。从她手腕的腺体里流出了贾衣拉尼人的猩红色体液——她曾看见别人像这样被慢慢地折磨死，现在轮到她了。

他们开始拷问的时候，她听见飞船起飞的低沉轰响声。“梦幻号”起飞了——她的同胞驾驶着飞船。他们得救了！在痛楚之中，她听见一个铁栏人的声音：“贾衣住宅区已经逃空了！所有的孩子都被运上了飞船。”尽管铁栏人在拷打她，她还是感到自己的两颗心脏在欢快地跳动。

然而她很快就转喜为悲了。她听见更巨大的轰鸣声——铁栏巡逻艇已经射入太空。那么，梦幻号完了。巡逻艇将追上她的同伴，摧毁他们的飞船。她凄惶地企盼着快些死在铁栏人手里，可她的生命却顽强地挣扎着，伤残的躯体一直支撑了那么久，使她在死前还来得及听到空中雷鸣般的炮击声——她的同胞们一定已经化为灰烬了。她临终时确信一切希望全部成了泡影。然而她还是一字也没有招供。

驾驶梦幻号的人面临着极大危险。

“你们这些鬼东西，要是真想让飞船起飞就该先推那只平衡杆，不然我们就得一块完蛋。”

这是铁栏飞行员在讲话——他是第三个俘虏，所以他们不

怕他叫唤，用不着堵他的嘴了。

“快，推平衡杆呀——就是那只红色拉杆。现在飞船正处于着陆姿态。我可不愿意让飞船撞毁。”

年轻的贾瓦坐在宽大的驾驶椅上，显得十分矮小。他正在竭力回忆以前辛勤学来的飞船驾驶知识，红色拉杆，红色拉杆……他实在没有把握。他转过身来打量几个俘虏。三个铁栏巨人被捆得结结实实，无可奈何地躺靠在舱壁上。飞船若是起飞，这一面舱壁很快就会变成地板。旁边的座椅上，比斯拉正用武器对准着俘虏们。这是他们早就从铁栏人那里偷到的两把武器之一。这两枝武器一直珍藏着，预备用于执行他们最艰巨的任务：擒获梦幻号上的铁栏人。头一个铁栏宇航员以为他们在开玩笑，于是贾瓦一枪射去，烧穿了他的一双皮靴。

他躺在地上不住地呻吟，因为嘴里堵着东西，他只能呜呜地哼。他发现贾瓦正盯视着他，便使劲点点头，证明驾驶员的警告是真实的。

“我离开驾驶台时，飞船正保持着降落姿式，”驾驶员又说。“如果你不推平衡杆就起飞，我们都得撞死！”第三个铁栏人也点了点头。

贾瓦紧张地回想着飞船的结构图。梦幻号是一艘过时的，不合规格的飞船。贾瓦继续发火，没有动那根红色拉杆。

“拉呀，蠢货！”驾驶员吼道。“圣母呀，你不要命了吗？”

比斯拉焦虑地看看贾瓦，又看看铁栏人。他也学习过各种阿美拉运输飞船的结构，不过他不如贾瓦懂得多。

“贾瓦，你有把握吗？”

“我也说不准。我想，在老式飞船上，这根红色拉杆是一种保险设施，若是扳动拉杆，燃料就会起变化，或是被全部排除，这样飞船就不能发火了。这就是所谓‘熄火’。看到拉杆

上标着铁栏文字母 A 了吧？”

驾驶员听见了贾瓦的话。

“那不是‘熄火’，而是‘平衡’！A 代表平衡，懂吗，蠢货！推那根红杆，不然我们会撞死的！”

另两个铁栏人使劲点头。

贾瓦紧张行脸色发青，浑身抖个不停。记忆中的各种结构图形在他脑子里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他感到头晕目眩了，从没有任何贾衣拉尼人，敢于违抗铁栏人的命令。

紧急之中，他猛地回忆起一幅发黄的旧图纸。

“不对，”他慢慢地说。

全船同胞的性命就在他纤细手指的掌握之中。他揿动电钮，发火——起飞序列发生器开始工作。

先是滴滴答答响了一阵，随后从下面传来“当啷”一响，飞船下方嘶嘶的响声急剧地变成雷鸣般的轰响。这只旧飞船吱嘎响了一阵，晃了几晃，又猛地往旁边一斜。飞船会被撞毁吗？贾瓦心里已经千百次地体验到死的滋味。

然而周围的地平线一直保持着水平状态。梦幻号一边抖动，一边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上飞升，摇摇晃晃地钻入天空。所有的地面标记都已经远去——他们的航行开始了！贾瓦欣喜若狂地紧靠在椅背上。飞船没有撞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铁栏人在撒谎。

外边的一切声音都已消失。梦幻号脱离了大气层，正在升入星空。

然而另一艘飞船跟了上来。

正当贾瓦松了一口气，正当飞船上的人们开始欢呼，正当一位同伴急急忙忙跑上来告诉他下边一切正常，正当一位医生走去为铁栏俘虏治腿伤的时候——驾驶舱里响起了铁栏人咆哮

般的话音。

“梦幻号，停止前进，返航。回到本星球轨道，准备向我投降。否则我将开炮。”

来报信的贾衣拉尼人吓得缩了回去。贾瓦听出那声音是从受话器里传出来的。作为起飞操作程序的一个步骤，受话器已经被打开了。

“这是巡逻艇发出的命令，”铁栏驾驶员告诉他。“他们追上来了。你现在非返航不可了，蠢货。不然他们真会开炮把我们轰得粉碎的。”

贾瓦右手边的一个仪表发出“咔咔”的响声，仪表上标着“最近点显示器”的字样。他不由得朝铁栏驾驶员转过头去。

“这表示我们接近了三个月亮中的一个。不要管它。听着，你一定得返航。这回我说的是实话。我来教你操作方法。”

“返回轨道，准备投降！”那巨大的声音嗡嗡地响着。

贾瓦却不加理睬，他正自顾自地忙碌着。这样不行，他会断送全船人的性命——不过他懂得他的同胞们对他的期望。

“最后警告！我们将立即开炮。”巡逻艇上的声音冷冷地说。

“他们真要开炮了！”铁栏驾驶员惊呼了一声。“看在上帝份上，让我跟他们通话，我来回答他们！”另外两外铁栏人惊恐地瞪着眼睛，拚命想挣脱绳索。他们真害怕了，贾瓦想。他们的表情和刚才装假骗人的样子大不相同了。下一个步骤并不困难，不过需要争取时间。他摸索着打开了通话器开关，开始讲话，全然不理睬比斯拉惊惧的眼光。

“我们马上停止前进。请等一等，操纵有困难。”

“好小伙子！”铁栏驾驶员舒了一口气。“现在不怕了。看到加速标度盘下边的德尔塔——V测定器吗？唉，这很难讲得

清楚。让我来驾驶吧。咱们谁驾驶都一样。”

贾瓦不理他，继续执行着那项冒险计划。他怀着虔敬的心情输入了那个座标。他从小就将这神圣的座标铭记在心。如果不出差错，这套数字将能使他们通过托尔空间到达贾衣拉尼人的故乡。

“再给你们三密尼时间，”巡逻艇上的追击者说。

“听着，他们说做到！”驾驶员喊道。“你想干什么？放开我！”

贾瓦继续操作。最近点指示器发出更高的鸣响。他依旧毫不理睬。当他转向小小的托尔空间控制台时，铁栏驾驶员这才猛地明白过来。

“不行！啊，不行！”他尖叫道。“啊，看在上帝份上，别这么干！你这个白痴，如果你在离星球这么近的地方转入托尔空间，我们一定会和星球相撞！”他尖声惨叫起来。另两个铁栏人一边吼叫，一边挣扎。

他们的忧虑是对的，贾瓦感到很凄惨。他们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一切就要完结了。

“再过一密尼，我们就开火，”追击者的话音无情地轰鸣着。

“停止前进！停下来！”铁栏驾驶员嚎叫着。

贾瓦看了比斯拉一眼。比斯拉明白了他的意图。他噘起嘴来，按照贾衣拉尼人的方式真心实意地朝他一笑，又作了一个“听天由命”的姿势。过道里站着的贾衣拉尼人懂得了他们面临的形势。一阵唏嘘的叹息声传遍了整个飞船。

“开炮，”追击者厉声喝道。

贾瓦猛地摇动了托尔空间控制台的转臂。

警报器尖啸起来，随即又戛然而止，所有的色彩都消失在

一片黑暗中，整个宇宙世界剧烈地一抖——这时候，由于一个十分稀有的机会，附近的三颗月亮正好排成了一条直线，也正好遮挡住巡逻艇以及它发射的攻击导弹。在这种情势下，梦幻号在一毫微密尼的时间里，处于众星体之间的一个半零点位置。在这转瞬即逝的一刻，飞船猛地释出它的“托尔”场，飞船周围的维数顿时增加了几倍，飞船自身则像一颗小小的苹果籽一般“嗖”地被弹入空渺无物的托尔空间。

一阵爆炸震动了附近的宇宙空间，震波袭击了三个月球。也波及了月下的星球。“梦幻号”在千钧一发之际脱逃了。事后，贾衣拉尼人惊异地发现，一片雪毫的金属以及一块带着泥土、野草的岩石，不可思议地紧紧嵌入了飞船厚实的货舱外壳中。

与此同时，全船的贾衣拉尼人都一齐放声唱起圣歌来，他们无法找到第二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悦。

自由了！“梦幻号”飞入了托尔空间。在那里，敌人再也无法追踪他们！贾衣拉尼人正在安全地飞行。

他们正在安全地行进——朝着一个陌生的目标。他们不知道这次旅行需要花费多长时间，然而水、食物和空气的储备却少得可怜。

下面就是“梦幻号”穿越托尔空间的旅行记录。在这样的旅行中无法计算时间，但时间却在无穷无尽地逝去……

贾肯把珍贵的名册卷轴卷起来，小心翼翼地收在一边，然后碰了碰他同伴的手。贾肯是装在阿美拉密封罐里上船的婴儿之一。他有时感到自己还记得他们脱逃的那个不平凡之夜。他当然还记得那种欢乐的心情，记得人们从一场恶梦中解脱出来的情景。

“等待的时间真难熬，”最亲近的伙伴说。他只不过比小

毛孩子稍大一点。“再给我们讲一讲铁栏鬼子吧。”

“他们不是鬼子，他们只不过是和我们极不相同的外国人，”贾肯温和地更正了那少年的话。他的眼睛与莎拉丝娃蒂相遇。她正在小小的资料舱窗口逗小伙伴们玩呢。贾肯忽然想到，等他和莎拉丝都老了的时候，他们将是真正见过铁栏人的最后两名贾衣拉尼人。那时当然只有他们晓得铁栏人如何可怖和强大，只有他们才明白，遭人奴役的屈辱和痛苦在他们父辈的灵魂中留下了多深的烙印。他想，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从某些方面看来是否也会带来害处呢？

“他们生着红皮肤，有的人肤色发黄或者呈棕色。他们毛发很淡，几乎全身光秃秃的。长着亮晶晶的小眼睛，”他正在给孩子们描述铁栏人。“个子很大，身高大约相当于从这里到舷窗那么远。有一天，梦幻号的三个铁栏人正在外边放风的时候，忽然冲进驾驶室，重新调节了陀螺仪。于是飞船拚命旋转起来，人们都摔倒在地，又被甩得紧贴着墙壁。他们自以为体力强就能战胜我们。”

“他们满以为能够夺取梦幻号，冲出托尔空间，回到铁栏人居住的星系！”他的两位女同伴齐声背诵道：“但是，老贾瓦拯救了我们。”

“是的。不过那时贾瓦还是个小伙子。幸运的是，他正好待在中央圆厅里，那里藏着先前的旧武器，好几百天以来没人动过这些武器了。”

一个同伴笑了。“这是贾衣拉尼人的运气。”

“不对，”贾肯对她说。“不要迷信。这是一种巧合。”

“贾瓦把他们三人全部杀掉了！”少年激动地喊起来。

有人朝他嘘了一声。

“不要随便说‘杀’这个词，”贾肯严肃地说。“先要想想

这个词的含义再使用它，小家伙。贾衣萨那答——”

他在训诫这少年的进候注意到自己用词不当：那个“小家伙”实在已经长得和他同样高大，他自己也比他的父母更加壮实。这一定是因为孩子们吃的是从飞船循环系统中得到的铁栏混合食物，尽管食物配给量控制很紧。当长辈看到后辈长得越来越高时，他们想起了另一个古老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曾经都是巨人。后来由于土地的匮乏，他们的体型也越来越退化。是否每种传说最后都会变成现实呢？

同时，他又一次向那个少年以及别的同伴讲起贾瓦作出的决定多么可怕。当人们不允许他以自杀的方式赎罪时，他痛苦得几乎发了狂。那天的情景给贾肯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先是人们都被甩到墙壁上，乱作了一团——接着是一阵爆炸声——于是大家得救了。随后，人们展开了长久的争论。他们规劝贾瓦说，他精通驾驶飞船的技术，大家不能没有他。贾瓦痛苦地忏悔说：“当时我有过一个自私的念头，就是他们死后，我们可以享有他们那份水、食物和空气。”

“因此，连应该分得的那份食物贾瓦也不肯吃，他还总是睡在地板上。”

“因此，他总是情绪低沉，”少年说，他皱着眉头，极力理解贾肯的教诲。

“是的。”然而贾肯知道他永远也无法真正理解。几个活生生的人——尽管是怀着敌意的外国人——转眼之间变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死尸，没有见过这幅惨状的人就不可能理解贾肯的话。他们按照正规葬礼，将三具尸首投入了循环系统的储物箱，就像他们处置自己人的尸体一样。现在，贾衣拉尼人的肌体中一定会有铁栏人肉体的分子。这真具有讽刺意味。

他心中掠过了一道阴影。几天以前，他曾经认为这些年轻

人，以及他们后代的后代，永无必要懂得什么叫作屠杀。现在他拿不定主意……他暂时不愿深想这个问题。

“航行纪录一直记到现在了吗？”莎拉丝娃蒂在舱门口问道。像贾肯一样，她也很难让年轻的同伴安静地忍受等待的寂寞。

“是的。”

贾肯轻轻地翻阅着书架上那本手写的飞行日志。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旧文稿、旧图表都搜集起来，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书页都装订到一起。他一页页地翻着，清晰的贾衣拉尼文字映入他的眼帘：“饥饿……食物配给量减少……断糖了。缺水……维修……成年人再次削减定量……缺氧……孩子们……限制供水……孩子们需要……我们还能坚持多久……快要支撑不住了。当……时，缺乏……”

是的，他的一生就是如此，大家都这样生活着：给养匮乏，禁闭在这旋转着的巨型圆筒里。他无法回答这无情的疑问：能够冲破这牢笼吗？如果冲破了，又能到哪里去呢？也许一切都不会改变，他们将全部困死在这亘古不变、漆黑一团的真空之中？

偶尔也发生过几次古怪的事情，譬如，一只轻巧的妖船曾经神秘地突然出现在他们飞船的近旁，妖船里不知名的怪物探头探脑地朝他们张望——然后妖船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梦幻号上，神奇的电子计算机中的线路，正在滴滴答答地朝着预定的座标进行运算，不过谁也不懂得怎样检查运算进展的情形，连计算机是否还在正常工作也弄不清。当飞船的航行时间由几百循环日增长到几千循环日的时候，等待的煎熬使人们愈加难以忍耐。有人变得一言不发；有人没完没了地祈祷；有的则忙忙碌碌地去干最琐碎的小事。老比斯拉是他们的领袖；

他永远不会气馁，总在鼓舞大家。然而尽管贾瓦这个人作过那件可怕的事，尽管他甘愿当一个沉默不语的隐士，人们还是把他看作希望的象征。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成功地驾驶梦幻号启航，也不是因为他不仅一次，而且两次地挽救了全船人的生命。大家崇敬他，因为他有着真诚坦率的胸襟……贾肯翻阅着破旧的飞行日志，心想也许孩子们最少痛苦，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懂，只知道等待，等待那美好的一天。

后来——航行日志的最后一页记得很清楚——奇迹终于发生，美好的日子来到了。一切都出人意料，他们正准备渡过第三千×百个循环日的时候，飞船震动起来，四周响起一片陌生的、机件相互磨擦的轰隆声。人们惊惶地跳了起来，乱作了一团。他们听到金属受挤压发出的阵阵恐怖的巨响——破旧的飞船释放出它的“托尔”场，脱离了托尔空间，飞入普通宇宙。

多么美妙的天空！点点繁星——像在神话中一样——在每个舷窗中闪耀，有的镶在深色的夜幕上，有的衬着绚丽的光环！不管孩子还是大人都在奔跑，惊喜交加地欢呼着从一个窗口跑到另一个窗口。

人们慢慢才意识到目前的真实处境：他们仍然孤零零地在陌生、空寂、无限的太空中航行，不知道这星空里有着怎样的生物，怎样的国家。飞船上维持生命的给养已经少得可怜。

他们开始执行早已拟就的计划。发报机已经调好，向着贾瓦认为最远的距离范围之内发出了贾衣拉尼人的呼救讯号。一个敢死队组成了，他们走出飞船，爬到船壳上，都穿着改得奇形怪状的铁栏宇宙服。他们刷掉了丑陋的铁栏星徽，重画了一个巨大的金太阳徽号。他们涂掉了铁栏船名，用贾衣拉尼文写上了“梦幻号”三个字。如果他们仍在铁栏帝国的疆域之内，他们将会受到加倍的惩罚。

“我母亲出去了，”年龄最大的一个同伴自豪地告诉贾肯。
“这是一桩很危险、很艰难的任务。”

“是的。”贾肯温和地抚摸她。

“我要是能出去就好啦。”最小的同伴说。

“总有那么一天，等着吧。”

“您总是说‘等着吧。’我们不是一直在等吗？”

“是的。”

等待——啊，他们等了多么久，环境越来越艰难，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不知道该朝哪里飞，于是就慢悠悠地朝最近的一颗亮星驶去。多数人都对前途不再作指望。

终于有这么一天——这是伟大的一天——前方突然出现了一道陌生的星光，它逐渐变成一艘巨大的飞船，朝他们飞了过来。

他们看到那艘飞船的船首印着金太阳徽号。

连最小的儿童都永远记得这个徽号。

像神话一般，那艘飞船向“梦幻号”靠拢，将它系牢，又把生满锈的封闭舱门撬开。“梦幻号”的乘客们看见梦幻变成了现实：陌生的贾衣拉尼人随着一阵新鲜空气涌进了飞船。这是真正的贾衣拉尼人，不过他们都是像铁栏人一样的巨人，高大、挺拔，容光焕发。他们抬起双臂，用古老的姿势向船上的人们打招呼。闻到“梦幻号”上混浊的空气，他们都皱起了鼻子。听到人们唱起感恩赞歌，他们又都惊讶得直眨眼睛。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头领一直在耐心地重复着一句话。他的腔调很古怪，不过“梦幻号”的乘客们能够听懂。他说：“我是可汗力，名叫贾莫那·维扎。你们是什么人？”一个小个子老妇人冲到跟前，手里拿着一只水栽法苗圃的树叶扎成的花圈，想往他头上套。她喊道：“贾莫那！贾莫那，你是我已

经去世的儿子！啊，我的儿子！”他尴尬地笑着弯腰与她拥抱，叫她“妈妈”，随后轻轻把她放到一边。

然后双方进行了解释。人们惊讶着，叹息着。大个子贾衣拉尼人分散开来检查“梦幻号”，每人后边跟着一群肃然起敬的围观者。这些巨人查阅了旧图纸，打开计算机，熟练地检查了“托尔”座标运算程序。他们也显得很激动；看来“梦幻号”立下了一桩伟绩。有一个巨人开始向他们提出一些神秘、古怪的问题，诸如：他们见到铁栏人有哪些型号的飞船；铁栏人的服装颜色及番号等等。贾莫那可汗力不断对人们说，“等一等，大家慢慢讲。”这以后，巨人们开始为飞船补充食物、水和新鲜空气。

“我们将让你们的飞船飞到防御基地去，”他说。“等你们准备停当，我派三个人与你们同行。”

贾肯的心情十分激动，他实在记不起，他在什么时候才注意到他们的贾衣拉尼救星全都带着武器。

“他们是巡逻部队，”老比斯拉猜测说。“可汗力是一种军衔。那是一艘战船，它的任务是保卫贾衣拉尼星际联邦。”

他不得不向年轻的同伴们作进一步解释。

“就是说，我们再也不会受人欺压了！”他的一双老眼闪着亮光。“我们的信念，我们诚实谦逊的品格，我们的贾衣萨那答传统再也不会被强权践踏到泥土中！”

贾肯的双脚从未沾过泥土，但他听得懂比斯拉的话。所有的人都感到欢欣鼓舞。连贾瓦那张向来挂满愁容的脸也稍微松弛了一下。

贾衣拉尼女人也登上了“梦幻号”，这又引起人们一番赞叹。这些美貌的巨型妇人对他们作了一些奇怪的，有时甚至令人难堪的动作。贾肯学了一些新词汇：预防接种、混虫传染，

还有防腐抗菌。他的衣服以及别人的衣服都被拿走，还回来的时候衣服都变了样，还散发着一股不同的气味。他偶尔听见贾莫那可汗力对一个女巨人说；

“我知道，可汗力。你很想把这艘飞船的船壳卸开，把里边的东西全部清除，只留下那些乘客。不过你应当懂得，我们正在接触历史。这些破衣烂衫，这些可怜巴巴的舱房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它们可以充当考察历史的证据。你可以清理它们、打扫它们，清毒、灭菌、喷药，随便你用什么办法把它们弄干净。不过一定要让它们保持原状。”

“不过，可汗力……”

“就这么办吧。”

贾肯没时间再听下去了。这一天他们要去参观奇妙的战舰。他们大开眼界，那里的物件都硕大无比。参观之后，主人招待他们吃了一顿美餐，然后一道唱歌。他们学会用新歌词唱一些古老的贾衣拉尼歌曲。等他们回到“梦幻号”的时候，发现飞船里充满了一种气味，弄得他们打了好几天喷嚏。不久，他们发觉再也不用遍身挠痒了。终生与他们作伴的那些小飞虫都不见了。

“他们把小飞虫弄走了，”贾肯的母亲说，“大概飞船上不该有这些虫子。”

“小飞虫被杀死了，”老贾瓦打破了沉默，冷冰冰地说。

带领他们飞往防御基地的三名贾衣拉尼巨人上船来了。贾莫那可汗力向大家作了介绍。“我该走了。基地一定会热烈欢迎你们。”

他们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激动地为贾莫那等人唱了告别歌。

留下来的三个巨人，忙碌地执行着检查“梦幻号”机件的神秘任务。老比斯拉以及另外几个男人，专注地在一旁观看、

学习，贾瓦却显得漠不关心。他们很快就回到了托尔空间，但这一次他们的境遇大为不同了。飞船上备有充足的空气、水和食粮。只航行了十个睡眠周期的时间，“梦幻号”又按照人们已经熟悉的方式震颤起来。飞船脱离了托尔空间，飞入一片晴空，舷窗中闪耀着一个蓝色的太阳。

一个星球出现在他们附近。贾衣拉尼驾驶员让飞船驶往星球阴暗的边缘，朝着一个巨大的航天港降落下去。无数飞船停泊在那里，飞船中全都是灯火通明。航天港的远处延伸着一片亮晶晶的巨网，像是夜空中的点点繁星。

贾肯学会了一个新词：城市。他急于参观这城市，简直等不到天亮。

“梦幻号”上的五名长者，很快就被恭恭敬敬地接了出去，准备会见这神奇国土的元老们。五位长者乘坐的是一架古怪的陆上飞机。“梦幻号”上的人们从后面望去，看到陆上飞机四周装有一种明亮的防护设施。他们盼着长者们快些归来。

“他们走了这么久，”贾肯最年轻的同伴抱怨说。他已经瞌睡了。

“我们再看看外边，”贾肯提议说。“咱们换换地方好吗，莎拉丝娃蒂？”

“当然可以。”

莎拉丝娃蒂一家人住后挪了挪，让贾肯一家走到舷窗前。引力增加之后，他们有些不习惯，行动很笨拙。

“看，那边——有人！”

真的。贾肯在夜色中看到无边无尽的贾衣拉尼人。栅栏外边千万张灰白的脸孔正向梦幻号转过来。

“我们是历史，”他引用贾莫那可汗力的话。

“那是什么？”



“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看哪——咱们的长者们回来了！”
人群骚动了一阵，让出一条路来。长者们乘坐的陆上飞机开到“梦幻号”旁的空地上。

“来看哪，莎拉丝娃蒂！”

他们伸长脖子，挤在舷窗边，勉强能看见长者和护送他们的巨人，从陆上飞机里走出来，彬彬有礼地互相道别。

“快！他们将在中央大厅里对我们讲话！”

飞船回到陆地之后已经改变了姿式，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人们感到很不习惯，父母们已经在中央厅的门旁坐了下来。孩子们有的攀上可以坐的机器部件，有的爬上大人的膝头。人们听见五位长者正缓慢地从下面走来，登上长久不用的中央舷梯，走向可以向大家讲话的地方。

他们出现的时候，贾肯看得出他们十分怠倦。他们的黑眼睛里闪着喜悦、兴奋的光芒，然而贾肯感到他们脸上也显出了一种紧张的情绪。

“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老比斯拉走到大厅中央的时候说。“我们看到各种新奇的东西，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到时候你们都能够亲眼看到这些东西。我们被送去会见这里的元老，和他们共进了晚餐。”他顿了一下。“有一位元老询问了我们所见到的铁栏人的情形。我们的消息尽管已经陈旧，可看来对他们却很宝贵。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只要还记得我们先前的生活，就要努力回忆出每一点细节。比如，铁栏宇航服的颜色、他们的官阶徽号、来往飞船的船名和外形等等。”他感慨地笑着说：“听到他们那样随便甚至轻蔑地谈论铁栏人，我们真有些……不习惯呢。现在我们终于明白，铁栏帝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也许因为它已经衰老，或者是发展得过于庞大了。我们——”说着，他合拢双手作了一个感谢天恩的姿式——“我

们贾衣拉尼人不惧怕铁栏人。”

大厅里响起一片惊喜的叹息声。

“是的，”比斯拉让大家静了下来。“现在谈谈我们今后的安排。要知道，在他们眼中，我们是一群奇异的人物。他们认为，我们从遥远的地方飞来这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不过，呃，我们和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这不仅是指我们的身材。甚至他们的孩童也比我们的成年人懂得多。我们不能就这样跑出去，和这座城市或是城郊的居民住在一起。尽管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也是虔诚的贾衣拉尼人。我们年纪大的人见多识广，懂得我们目前的处境。你们也一定会明白的。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是吗？”

大厅门旁的人们轻声表示赞同。连贾肯都意识到自己也曾不自觉地想到过这个问题。

“当然，将来事情还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后代，或者后代的后代将会变得和他们一样。我们自己都还需要学习。”

他深沉地微笑了一下。然而贾肯却注意到了老贾瓦的脸。贾瓦没有笑；他低垂着眼睛，显得又焦虑，又忧伤。真的。他们似乎都有些忧心忡忡，连比斯拉也不例外。出了什么事呢？

比斯拉继续讲演，他的声音嘹亮动听。“因此，他们为我们找了一块肥沃的土地，是一个美丽的星球上的一片空地。梦幻号将留在这里，作为我们这次伟大航行的永恒纪念。他们将用另一艘飞船送我们走，飞船里带上我们需要的物品以及将要留在那里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的人员。”他又合掌作了一个感谢天恩的手势，郑重地说：“我们自由的生活从此开始。我们生活在贾衣拉尼人的国土上，和我们自己虔诚的同胞们在一道。”

正当听众开始吟唱圣歌的时候，老贾瓦抬起头来。



“他们是虔诚的同胞吗，比斯拉？”他厉声问道。

唱歌的人都惊奇地静了下来。

“你也看见了他们的圣园，”比斯拉的声音居然也变得严厉起来。“你也看见了那些圣经雕刻，还有那些修行的人——”

“我看到了许多富丽堂皇的场所，”贾瓦打断了他的话。

“那里的人衣着华丽，却整天无所事事。”

“我从没有听说过信仰贾衣萨那答的人就得穿得破破烂烂，”比斯拉争辩道。“穿着华丽在这里也是荣誉的标志。”

“而且，在那些圣洁的场所，”贾瓦毫不退让，“我看见了像我一样老的贾衣拉尼人，穿着和我差不多破旧的衣裳，干着粗重的活。对这件事你避而不谈，比斯拉。你也没有告诉大家，我们这里的元老们是多么年轻，年轻得让人起疑。想想吧，这只能说明他们不再满足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智慧。这儿时兴着一些与贾衣萨那答习俗相悖的新风气。”

“不过，贾瓦，”另一位长者插言说，“这儿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大清楚。时间长了我们肯定会——”

“有许多事情比斯拉不愿意去弄清楚，”贾瓦直率地说。

“他也没有告诉大家，他们请我们喝的是什么。”

“啊，贾瓦！不要这样，我们恳求你。”比斯拉声音发颤。

“我们事先讲好了，为了大家的利益——”

“我可没和你们讲好。”贾瓦转向了下面的听众，他那傲岸的目光扫过人群，似乎在盯视着远方。

“啊，同胞们，”他庄严地说，“‘梦幻号’并没有回到故乡。也许它根本就没有家乡。我们来的地方是贾衣拉尼星际联邦，这是宇宙中一个新兴的强国。我们在这里是安全的。不过贾衣拉尼联邦也好，铁栏帝国也好，最终都没有什么两样。比斯拉告诉过你们，那些所谓元老曾经招待我们吃饭。可是他

没告诉你们，元老请我们喝的是什么饮料。”

“他们说那是没收充公的物品！”比斯拉嚷道。

“那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高贵的贾衣拉尼同胞，我们有着虔诚信仰的同胞——”贾瓦痛楚地合上了眼睛，嗓音也变得沙哑起来：“我们贾衣拉尼人也开始喝星泪液了。”

飞船疑案

按照老惯例，船员都是拒绝带着死尸继续航行的。至少在过去，这方面还没有过例外。驾驶一叶小舟颠簸在浩瀚的大海上，这是人为的险境，纯粹是精神力量创造的奇迹。在潜意识中，人们觉得：“凭藉自己的想像力和智慧的双手，人类创造出了这个奇迹。”——怀着这种想法，航海者们面对暴虐的大海才能镇静自如。

但是，一旦死神来到这人为的世界，事情就糟了。死神的阴影使得人们脆弱的本性暴露无遗。可以猜想，这是“船上载有死尸意味着不吉祥”这一迷信产生的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太空中，死神就会带来更大的恐怖。在那里，如果不在死尸上安装一枚后退火箭，人们就无法抛掉它；死尸就会飘浮在太空船旁边，直到飞船改变航线时才能甩掉它。

这是一艘失事的太空船。

太空船内，处于绝对真空状态。空气调节器仍在尽着自己的职责，嗡嗡地空转着。船舱是透明的，摆放着一些花草；通常生长茂盛、不断制造氧气的植物，早已枯萎了，因为舱内既没有碳酸，又没有氧气。排除致命性毒素的环境控制器没有开动，等着必要时用它；各种毒素早已随同其它气体从内舱内消散了。

船舱内非常干净。只有一长条褐色的油渍，像路标一样指向舱门的气闸。

宇航员的靠椅上躺着一个人，身上系着安全带，脑袋耷拉着，头发像一潭死水中的海藻一样飘荡着。他是在低压下五脏爆炸而死的，样子有些可怕。他，就是宇航员克洛里。

雅尼克·哈伊根斯望着寒气逼人的星星，直打冷颤。他把脸靠近舷窗，只见一艘飞船喷着黯红色火焰，飞到旋转着的这个“地球——木星无线电中继站”。目前，这里有93人，四艘飞船，其中两艘从初建时就在这儿了。从宇宙服的灯光中，雅尼克能认出其中的几个人。

但是，雅尼克观看这一切并不是要把它印入自己的脑海。他继续凝视窗外，沉思着。他试图想象出有朝一日，他将使那台乱糟糟的模型（这台模型正在他的办公桌上旋转着），变为完美无缺的现实——在太阳系建造更可靠、更有益的中继站，使太阳系这个大家庭增加新的成员，从而为人类造福。这将是 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顶峰。

桌上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按了下键子。来电话的是负责给养的库尔特·洛尔曼。

“雅尼克吗？我们先谈谈运货单吧。”

“好吧。”雅尼克答道。他一直还沉缅在幻想中，设想着中继站三年后建成时的情景。“另外，我们期待的宇航员怎么样了？克格斯韦尔—帕尔默公司派人来了吗？”

“派了，”库尔特说，“但不是宇航员。”

“不是宇航员？”雅尼克迷惑不解了。

有人在敲舱门，紧接着门轻轻地开了。雅尼克抬起头来，库尔特的一个助手示意让一个陌生人进来。陌生人走进船舱问道：“是雅尼克·哈伊根斯先生吗？”然后，他从口袋里伸出手来。雅尼克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注意到他服装的时髦式样和公文包。

“见鬼，您是谁？”他嘟嘟囔囔地问道。

“我是为飞船一事到这里来的，就是最近由您搭救的那艘。”
来人答道，“我叫哈尔·詹宁斯，克格斯韦尔—帕尔默公司的人事处副处长。”

“您不是宇航员？”

“很遗憾，我不是宇航员。”詹宁斯说，“如果您允许的话，让我解释一下——”

“当然可以。不过，真见鬼！”雅尼克提高了嗓门，“噢，请坐吧！”他把一叠厚厚的航行图和工作报告、一台电子计算机和半块啃过的三明治推到一边，坐了下来。

“我听说飞船上有一具死尸……”

“我们最好称他‘遇难者’，”雅尼克打断了他，“他是您们的人吗？”

“是的。”詹宁斯眨了眨眼睛，“我们猜测这可能是我们的人。要知道，我们雇佣了3000宇航员，全部核实一遍需要很长时间。不过，事实上只有我们的一艘飞船当时可能在这区域附近。这是一艘从冥王星飞回的空船。直到现在，我们还无法从冥王星办事处证实这一点，因为无线电通讯仪器达不到这么远的距离。尽管如此，大概只有这一个可能性。”他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哈伊根斯先生，是这个人吗？”

雅尼克汉看照片，反问道：“那我怎么会知道呢？”

詹宁斯皱了一下眉头，说：“那么说，您没有看过那个死人啰？噢，对不起，我说的是那位‘遇难者’。”

“没看见。当时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当我们的无线电呼叫一直得不到答复时，我就派人去了。但是，他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直到今天早晨才能重新工作。至于那艘飞船，我们用了50吨燃料把船拖到这里。为了使我们的整个系统恢复

正常，我们还用电子计算机工作了4小时。加上去飞船上的那人所用的时间，我们一共损失了160个工作时。我们在这里有重要的任务要完成，请您不要再要求我们承担您的工作。”

“我认为，看着一个人死了，我们可以不完全按规定办事。”詹宁斯冷静地作解释。

“詹宁斯先生，我感兴趣的不是个别人的死亡。我要对93个人的精神健康负责。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需要有健全的理智。”

“我当然也懂得这一点——”詹宁斯开口说道。

雅尼克没理会他的插话，继续说：“我们的人始终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随时都可能死于低压。强迫他们总是考虑这类特别令人讨厌的事情，这纯粹是乱弹琴。我们不能低估这对我们工程的进展所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来访者，似乎是要把他看透。“我本来认为，您身为一个人事专家是懂得这一切的。”

“我从事的是宇宙神经官能症的研究，”詹宁斯反驳道，“当然我承认，我只是专门研究短程飞行中所患的病症，比方说，旅客和乘务员们在星际航行中得的某些病症。对于您们这样常年在这里生活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进行过细致的研究。”

“我也没有研究过。”雅尼克说，“但是，凭经验我知道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您现在或许明白，这件事情必须尽快地了结；只要这个遇难者仍然躺在我们鼻子底下，我们的人就会一天比一天神经过敏。当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到地球时，我就期待着贵公司派遣宇航员来把飞船接回去。至于死者么，如果奥斯卡不反对，我早已同意把他的尸体按照礼仪火化了。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已经忘记了这件事。”

“奥斯卡？”

“是的，他是我的第一个光电技师。”

詹宁斯点点头，他似乎现在才发现自己手里还一直拿着已亡宇航员的照片。他把照片放回公文包，若有所思地问道：“哈伊根斯先生，您说说看，您是不是有理由，证明这位遇难者当时神经错乱了？”

“不，不。”

“那么，您认为是自杀吗？”

雅尼克耸了一下肩膀，说：“怎么不会呢？这不可能是航行事故。如果一颗流星穿过舱壁进入飞船，没等宇航员穿上宇宙服就让空气跑光，那么，这个洞肯定不小，不可能看不见。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机身有任何损坏。”

“啊，”詹宁斯把身子靠在椅子上，翘起了二郎腿，“我提出一些您觉得很幼稚的问题，您不会介意吧！我除了去过几次月球外，还没到太空里来过，这是第一次。我想，一艘宇宙飞船的气闸只能从里面打开，是不是？”

“如果飞船里没人，那您怎么进来？”雅尼克有些不耐烦了，“当然，一般情况下，只能着陆时才能打开它，除非宇航员遇到紧急情况必须迅速出舱的时候，才可以在船舱内操纵它，把两道气闸同时打开。”

“谢谢。我说的就是这个。”詹宁斯又打开他的公文包，取出一张带毫米小格的图纸来。图纸上画有红、蓝、绿三条线。

“您一定能看懂脑电图吧！”

雅尼克点了点头。

“那么，请看一下这张图。”詹宁斯说着递给他一张图表。“这是我们最近给克洛里作的脑电图。这是我亲手作的。”

雅尼克接过图表。图表上的测量刻度同中继站上的不同，但是看一眼比例尺便能看懂。

“您可以从这张图上看，我为什么来到这里。”詹宁斯轻轻说道。

“我看，您的测验方法不大对头。”雅尼克纠正他的说法，“从这份图表看来，克洛里的神经很正常——您不正是在说克洛里么！”

“对。正因为他的神经是正常的，所以被派来的不是宇航员，而是我。”詹宁斯欠了欠身子，接着说：“哈伊根斯先生，要知道星际客运和货运是多么昂贵！假如没有这张脑电图，我们早就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把船接回去了。一般说来，损失一名宇航员就等于失去一艘平均价值相当于50万英镑的飞船。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各种检验方法来看，这名宇航员不可能是因为神经或体力衰竭而死。我们必须研究这件事情，找出他的死因。”

雅尼克转过身。

“这种事情是独一无二的！”詹宁斯不留情地继续说，“的确，冥王星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很远。但是，如果没有负荷，飞船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人们可以动用附加的反应堆燃料。克洛里本来是很容易这样做的。如果是他自己放掉了空气，那么，我们检查了飞船，特别是检查了航速仪后就会明白，怎样避免重蹈覆辙。”

雅尼克在这期间苦苦地思索着。最后，他得出结论：他只能让詹宁斯留在这儿。他既然不想把詹宁斯关起来，又不想告诉地面把他急需的宇航员派来，那么，只能这样做了。退一步说，即使地球上派来宇航员，他也得等好长一段时间。

他用手抚摸了一下额头，问：“您不是说过，您无法从冥王星办事处得到证实吗？”

“对。不过，我可以验尸，对克洛里进行人体鉴定，还可

以通过指纹和特征来验明。飞船起飞时是否发生过什么异常现象？如能得知这一点，那对我们将是莫大的帮助。”

雅尼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詹宁斯先生，我不是对您个人有什么看法。不过，我希望您以及那个遇难者尽快地离开这儿。我不否认，您的调查可能是有益的，我也承认，为减少心灵创伤而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可贵的，并且可以指望得到我的支持。可是，此时此地我还必须对93个人的生命负责，而不是贵公司未来的宇航员！况且，贵公司能有多少宇航员，哪年哪月才能有着落，这些都还是未知数呢！明白吗？”

“完全明白，”詹宁斯答道，“当然，我也希望问题尽快地得到澄清。”

“我们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雅尼克拿起电话：“喂，卡林！奥斯卡现在在哪儿？”

听筒里传来悦耳的男高音：“在外面十四号站。您要找他吗？”

雅尼克向墙壁上的世幅建筑设计图扫了一眼，寻找十四号站：“对，请您给我接十四号。”

“好，马上就接通。”

不一会儿，话筒里传来了低沉的声音：

“喂！雅尼克吗？有什么事？”

“奥斯卡，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向冥王星问问遇难者的事。他们公司派人来调查这件事了。您倒是能不能把十四号站鼓捣好？”

“鼓捣不好！”奥斯卡感到受了侮辱。然而，没等雅尼克变脸，话筒里又传来了奥斯卡的声音：“这讨厌的玩意在十分钟都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为了和十三号站取得联系，我正想叫电焊工来。路易斯已经在计算怎样改装了。还能再拖一

点儿时间吧？”

“不能拖！”

只听话筒里奥斯卡叹了一口气：“单凭一套设备想接通冥王星，这要求有点儿过高了，不过，还是可以试一下。我得把主发电机拉到这儿来，接上电缆。在那里我无法发报，到处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一小时行不行？”

“太好了。您能播发什么呢？”

“您想播发什么呢？我可以保证发出六组，再多就得等到与十三号联系上以后再说。”

雅尼克说：“呆一会儿我把电文发给您。”奥斯卡“嗯”了一声，挂上了电话。雅尼克向詹宁斯转过身来，他正忙着起草电文呢。

雅尼克拿过那张纸，摇了摇头：“詹宁斯先生，您要搞光波传讯？绝对不行！您以为您是在什么地方？在地球卫星上？仅用一套设备要将电文发往冥王星，我们就必须把它译成密码，然后把密码变成十分之一秒的信息；我们一面向冥王星方向发射莱塞射线，一面将全部密码重复五十至一百次。看来，您们这些在地球上蹲办公室的人根本就没听说过相对论。”

他拿起密码本翻阅着。

“您到时候就知道了，我的电文会找到相应的密码的！”詹宁斯反驳道。

雅尼克点了点头：“噢，是的。星际密码内容很丰富。您看这组？行吗？CJPUD，意思是：‘望速提供有关飞船及宇航员的详情’。署名得用明码播发。我们还需要一组用于飞船的密码。我觉得，还有几组法律方面的密码，我们用这几组播发其余的……”他翻阅着密码本。

“您用 WLMCY 吧。”詹宁斯用严肃的口吻插了一句。雅

尼克吃惊地抬起头来。

“您也懂星际密码？”

“非常熟悉。如果您仔细看一下我写的东西，那么您就会发现，我预备用 CJPUC 这一组作为第一组密码。但是，您的建议比我的还好。”

雅尼克有些尴尬地把密码本放回写字台，问道：“您刚才说的是什么？我不懂这组密码。”

“哈伊根斯先生，是 WLMCY。很可能还没有人用过这一组密码。主要是因为过去没有地方用得着这一组密码。它的意思是：‘调查异常死亡者，极需有关情况！’”他打趣地补充说：“看来密码的编者也打算考虑到未来的太空警察的需要。”

詹宁斯把这组密码抄了下来。“我们把飞船的标志、宇航员的姓名、你们联络站的信号以及我们自己的信号，按奥斯卡的需要组合成六组密码。好吧。”他又拿起电话，向卡林口述了电文内容，并让他把电文译成密码，分成六组以便发射。

“现在，我想看一下飞船了。”詹宁斯紧接着表示。

“这……”看来是无法推辞了，雅尼克站起身来问：“您害怕死人吗？”

“我不知道，”詹宁斯严肃地答道，“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死于非命的人。”

我的上帝哟！雅尼克心里嘀咕着：可我们呢！我们每天和死神打交道！等着瞧吧，说不定哪天还会出事：缆绳折断、燃料箱破裂、供氧的植物枯萎，或者宇航服被飞来的陨石击穿，一时又无法修补……

他不愿再想这种倒霉的事了。“好吧，”他说，“您就去看看吧，也好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想尽快让您离开。”

两道气闸间的夹层很狭窄，俩人默默地挤在里面，一直等

到夹层的空气被强有力的真空泵抽尽。空气非常宝贵，人们不应该让它随随便便地泄掉。

空气终于被抽尽了。他俩转过身子，向真空走去。

一个人正等着他们，耐心地注视着那盏闪烁着微弱红光的小灯。只要舱内尚有一点气压，这盏灯就一直亮着。这人的身后联结链上挂着一艘双座小飞船，——一个金属架，内有自动驾驶器、一台带有燃料箱的马达、两个座位和一个驾驶盘。

“双座小飞船准备好了吗？”

雅尼克的声音在詹宁斯的宇宙服头盔内嗡嗡作响，詹宁斯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正要走进那艘太空飞船的陌生人挥了下手，表示一切就绪。雅尼克示意詹宁斯坐在后座上。他仔细观察燃料表，然后坐到驾驶盘旁。

雅尼克用力拽了一下联结链。双座小飞船猛地摇晃起来，詹宁斯觉得眼前星星在旋转。他控制住自己，没有喊出声来。雅尼克重新抓起链子，准备启航。双座飞船掉过头来，对准那些飘荡着的机器部件之间的空隙。

接着，船尾喷出火苗，飞船起飞了。

船速慢慢降下来时，他们来到了无垠的空间，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和运动的感觉。

起飞后的短短几分钟内，他对中继站的规模第一次有了一个明瞭的印象。远处闪烁着几点灯光，那是安装工、电工们在组装无线电构架塔。他回头看了一眼气闸，只见红灯熄灭了。

从另一个孔隙看出去，在黑暗的背景上可以看到有几点微小的东西在运动，这些物体似乎本身发光。他揣摩这些物体为何物。他稍微改变了一下视角，看到一道红光。有一会儿，这些跳动的光点角度很合适。他认出，这些是微陨星。

“真有意思，总算看到了人们经常说起的这种陨星尘埃。”

他谨慎地说道。

雅尼克笑了：“这里有的是尘埃。我们的站位于一个椭圆形轨道上。在这里，即使太阳转到地球和木星之间，它们相互看不见了，我们也能够同时看到地球和木星。我们就是通过这条轨道横穿整个太阳系的。在往外去的路上，没有这么多陨星。但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许多陨星带的残留物。地球周围的陨星您大概看到过吧？”

“对，我听说过。”

雅尼克嘟哝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注意，我们现在要改变航向了。”

他转了一下陀螺罗盘，双座小飞船的方向改变了。现在，前面出现了另一艘飞船，双座小飞船对准了那艘船的气闸。飞船喷嘴中喷出一阵火焰，两股力量使船身贴近。雅尼克抓住联结链，把双座小飞船拴牢。

“换了别人或许需要几次才能联结上。”詹宁斯赞许地说。

“熟能生巧嘛！”雅尼克毫无表情地说。船舱内有几盏照明用的挂灯，他从夹具上取下一盏，抓着联结链走向气闸。詹宁斯笨手笨脚地跟着他，一步站不稳，手脚就会失去控制。

“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在雅尼克身旁站稳后，问道。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敲了敲警告灯旁的船身，红灯泡已经碎了。

“也许是陨星击碎的，”雅尼克漫不经心地说。“这些灯很不结实，结实的灯泡也用不着。”他用力拉开气闸，“准备好，您马上就能看见那个宇航员。”詹宁斯最后扫了一眼破碎了警告灯，挤进了舱口。因为船舱里也是真空，两边的气压是平衡的，所以他们不用等。雅尼克灵活地抓住一个把手，晃了晃手里的灯。

“请看看吧！”他说。

詹宁斯惊愕了：由于一直处在真空状态，克洛里的尸体并不太好看。他的脸上布满了血丝，有几处血液渗出皮肤凝成了血块。

过了一会儿，雅尼克用挖苦的口气问道：“您看够了吗？”他擎着灯的手微微地颤动着。

詹宁斯说：“很遗憾，我还没有看够。您能把灯给我吗？”

雅尼克把灯递给他，转过身去。他觉得很长一段时间只听见詹宁斯的喘息声和自己走动时发出的轻轻的“咔嚓咔嚓”声。他的长统靴底带着磁铁，每挪一步都要抬脚摆脱磁铁对舱底板的吸引力。此刻，他非常恨詹宁斯，因为他得被迫跟着他在死人面前打转，同时，他也白白失去了许多时间。要知道，地球与木星之间的这个中继站一旦成功，将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来说，工程的进度实在太重要了，他不能容忍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虚度。

“好了，凡是我感到有趣的东西，大部分都看了。”20分钟后，詹宁斯说道。

“找到您要找的东西了吗？”雅尼克满怀希望地问。

“不过只是一两件而已。比方说吧，船舱里没有航速仪，假如克洛里神经失常的话，他有可能把它扔进废物处理装置，这样，航速仪就会在后来改变航线时被甩出去。”

“贵公司用的是哪种型号的航速仪？”

“是一种密封的视听两用仪，它肯定是安装在那儿。您看，夹具空着了。但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呢。飞船从冥王星起航时，船上有两个人。”

“您怎么知道是两个人？”

詹宁斯耸了耸肩：“滤气装置是供两个人使用的。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许是我们的一个职员，由于没有到达

航线，所以搭乘我们这只船到某一轨道再换船。”

雅尼克看出，詹宁斯对星际交通的详情并非像他开始时给人印象那样不了解。

“我们当然将从冥王星获悉，他当时想转乘我们的哪只船，”詹宁斯继续说，“不过，您也许能告诉我，他可能换乘哪几条航线上的飞船。”

雅尼克闭上眼睛，把此刻的星位图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他解释说：“我估计是火星—木星货运航线。自从十号站上开辟这么多航线以来，这条航线上的交通量急剧增加，目前，它正好与冥王星到地球之间的航线相交。”

“谢谢，这是再准确不过的了。从冥王星到火星，我们没有定期航线，到火星去就得通过空间试验站。让人换乘这一条航线自然有利可图。从这儿能接通我们的火星办公室吗？”

“很容易，您要干什么？想听听这第二个人对克洛里飞行时的情绪的看法？”

“如果此人没学过心理学，他的看法对我们不会有多大用处，”詹宁斯说，“但是无论如何，我必须弄清这件事，不管希望多么渺茫。很可能是飞行过程中环境的改变，使他失去了内心的平静。飞行的前一段时间有人陪伴着他，而在后一段时间，他却孤零零的一个人。”他把灯还给雅尼克后，问道：“我们走吗？”

当他们爬上双座小飞船时，他们的头盔里响起一个声音。

“喂，您是站长吗？”

“是的，卡林，”雅尼克回答说，“有什么消息？”

“奥斯卡让我报告，给冥王星的信息已经发出，十四号站上的增音器又拆除了。”

雅尼克说了声谢谢，随即“咔”地一声，联系中断了。

“增音器拆掉了？”詹宁斯询问道。

“拆了。为什么不拆呢？”雅尼克反问道。他转动着双座小飞船的方向盘，同时在无数群星中寻找作为大本营的宇宙飞船，然后起飞。’冥王星上有一套固定的高功率通讯设备，我们接收信号不会有什么问题。发射信号就有些不同了。为了使冥王星也能收到我们的信号，我们得把信号大大增强。”

过了一会儿，詹宁斯问：“雅尼克先生，我什么时候和火星联络站取得联系好？”

“越早越好。”雅尼克不耐烦地说。

詹宁斯默然。他知道，他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这里的人觉得第一个对暴死者进行调查的人都近乎于盗尸者。

雅尼克一边减低船速，一边将双座小飞船向旁边一转，靠上了那艘作为大本营的飞船。

“詹宁斯，来，”他说，“现在您可以跟火星通话了。”

“噢，现在我明白了，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詹宁斯语气和缓地说，“在没有得到冥王星回答前，我根本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见鬼！”雅尼克嘟哝了一句。过了一会儿他说：“您说的也许不错。不过，我没有时间来关照您，别的人也同样没有时间。我给您解决住和吃的问题，别的事您别管，懂吗？要是我看见您同我的人谈论遇难者的事，我就把您们一块儿禁闭在那边的飞船里！明白吗？”

“完全明白。”詹宁斯嘲弄似地回答。

“一个人怎么会在短短几小时内搞到这个地步？”

“鬼知道！”库尔特·洛克曼伏在写字台上说。

雅尼克吃了一惊，他这才注意到，他把心里想的话大声说了出来。

“您指的一定是那位探子詹宁斯喽？”库尔特问。

“除了他还能是谁？我为他测定冥王星的位置，花了好多精力。后来，他又坚持要到这艘飞船上来，我不得不跟着他。他还从来没有单独在船舱内呆过，总不能随便撒开手，让一个新手驾驶双座小飞船单独航行吧。为了使他能收到冥王星的回答，我不得不给他一个报务员，要是没有他，我可以在其他地方用这个报务员。库尔特，我真想扒掉他的宇宙服，把他扔出舱外。”

说着他将一张纸片揉成团扔进废物处理装置。

“我知道，他其实什么也不干。但是，他在这儿已经造成了损失。”库尔特忧郁地说。

“我们得想办法，不能让他在这里再呆下去。您看怎么样？”雅尼克建议说，“那个人一有空，您不让他搞个帐单，我们用光波传讯法把它发回地面克雷斯韦尔—帕尔默公司。您把所有想得起来的开销都列上去，不管它有多贵，好让地面的人能够了解，他在这里要花掉我们多少钱。那样，他也许就不能不坐上那来时乘坐的飞船回去。”

门开了，一个瘦高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把计算尺走进来，他是路易斯·巴伦总设计师。

“雅尼克，我得把轨道修改一下。”他说着把一张纸放到写字台上。“我指的是整个系统的运动轨道。我们好像低估了微陨星的减速作用。”

“有危险吗？”

“没有，没有一点儿危险。”路易斯满有把握地说。雅尼克松了一口气。所有会危及中断站竣工的事情，都使他非常害怕。他拿起那张纸，仔细看上面的数字。

“情况好像没那么严重嘛，不至于令人担忧。”他说道。



这时，电话铃响了，雅尼克按了一下键子。

“站长，我是卡林。冥王星的回电已经收到了。要我传过来吗？”

“请进吧。”

雅尼克把密码记录下来。他觉得其中一组密码很奇怪，后来才发现，这组密码译出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克劳斯。

“我记下了，”雅尼克说道，“谢谢。”他挂了电话，转向库尔特说：“请您马上转告詹宁斯，让他和他的火星办公室联系，证实一下这个消息。”

过了一会儿，詹宁斯进来，雅尼克正在翻阅密码本。

“他们是两个人，看来没有错。”雅尼克说，“克洛里和一个名叫克劳斯的人一起离开冥王星。那人是您们的货运专家，到太阳湖港签定一项什么合同。他们与木星取得了无线电联系，并让十号站的一艘飞船改变航线。这样一来，两条轨道就能交汇，克洛里就可以让那个乘客换船。”

“这正是我期待的消息，”詹宁斯说，“还有什么？”

“我还有一组密码得译出来——CVRMS。您对星际密码很熟，也许您能帮我的忙，替我译出来？”

“‘心理状况适应在宇宙工作’，”詹宁斯立即答道，“这组密码我自己也发过许多次了。”

“也有失误的时候吧？”雅尼克追问道。

“从来没错过。”詹宁斯回答。

雅尼克暗自想：这家伙脸皮真厚，外边那艘真空飞船中就有他无能的证据，可他还在这里吹牛呢。

“那好吧，”他说，“请您尽快把这个消息发往火星办公室。这些线路我们还要派别的用场呢？”

詹宁斯点了下头，仔细看了一遍冥王星的回电，说：“雅

尼克先生，假如您还能为我牺牲一点时间的话，我还要向您打听一下关于太空船气闸上那些红灯的情况。”

“这些红灯怎么了？”

“我想知道，这些灯是干什么用的，怎么操作——当然是非常一般、非常简单地谈谈。”

雅尼克叹息道：“这些警告灯用气闸上对压力非常敏感的开关与电源连结，只要两道气闸之间有空气，灯就始终亮着，提醒外面来人不要浪费空气。要问的就是这些吗？”

“离多远能看得见灯光？”

“天晓得，这一点我从来没有研究过。”听雅尼克的声音他好像在同一个呆滞的小孩儿说话。

“您太好了，把这一切事情说得这样清楚。”詹宁斯说，“要是乘客要换船，按规定两艘船应靠得多近？”

“这要看两艘飞船起飞后的轨道计算得多精确。对一名宇航员来说，如果借助双座小飞船从一艘较大的飞船换乘一艘小飞船，150公里就足够了。不过，仍得随时修正航线，否则是非常困难的。您要知道的就是这些吗？”

“是的，谢谢。”詹宁斯说着站了起来。

他离开船舱后，雅尼克又开始工作，情绪很不好。由于詹宁斯的打扰，他今天得把昨天要做的许多事补上。他精力非常集中地干了两个小时，就把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这时，门开了，詹宁斯又出现在他面前。

雅尼克大声对他说：“怎么？完了？您要走了吗？”

詹宁斯摇了摇头：“很遗憾，哈伊根斯，我还得打扰您一会儿，也许不只是我一个人，很可能还有其他人，甚至也许是政府的调查官。官方对此是不会等闲视之的。”

“您说什么？见鬼！”



“克洛里的死是他杀。”

舱内死一般的寂静。最后，雅尼克打破了沉默：“您是在胡说！”

詹宁斯没有理会他的侮辱，继续说：“我同火星上的太阳湖港值班中心取得了联系。他证明，克劳斯确实同克洛里一块离开冥王星，登上‘十号站——火星——航线’上我们的一艘大型货运飞船‘吉尔拉迪娅’号，看来一切都正常。”

雅尼克冷冷地问道：“那么，是谁杀害了克洛里？”

“您听我说下去。您回忆一下吧，他的脑电图是我亲手做的，这类事情我能判断。我让他们把克劳斯的脑电图也转交给我，他的心理测验我没有插手。喏，我拿到手了，这就是。”

他像变魔术一样抽出一份光波传讯稿，递到雅尼克的跟前，怒气冲冲地说：“以后还会有人付出生命的！”

过了一会儿，雅尼克说：“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异常的地方。”说着，他把那张纸推到一边。

“真的看不出来？”詹宁斯指着上面红线上的一个尖角说：“是啊，对这个尖角用不着那么大惊小怪。这种情况不多见，但是，它的危险性却不容有丝毫低估。您知道‘Packer 病症’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神经不稳定，有潜在杀人欲念，”詹宁斯一字一顿地说。“‘Packer 病症’也就是一种内心隐藏着的杀人念头，而病人又不必承担后果。只要他和许多人在一起，他就什么也不怕。一旦处在隔绝孤独的情况下，他就会失去自制。宇宙航行的开创时期，地球上的这类事多得不胜枚举。典型过程是这样的：一个从未犯过罪的人携同另外一两个人去荒山僻野，然后独自返回，并说同去的其他人遭遇了不幸或受到野兽袭击而丧生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的真相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大白于天下。这种 Packer 病的名称来源，得追溯到 1874 年。当时，有个名叫 Packer 的人患了这种病，Packer 病便由此得名。那次屠杀与人吃人有关。”

雅尼克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詹宁斯却心平气和地继续说：“毫无疑问，必须进行调查。”

雅尼克仿佛看到眼前闯来一群外人，他们给整个中继站的生活带来许多麻烦。这种怪诞的幻觉折磨着他。“不！詹宁斯。只要我在这里说了算，我就不允许您这样做！”他厉声宣称。“您一定要调查，那就把那该死的船和克洛里一起带走！不管多少人被杀，我都无所谓。我不允许一群探子毒化这里的空气！”

“恐怕您是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的。”詹宁斯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公司可能将为调查官员提供运输工具。如果调查属实，不管是谁，克雷韦尔斯—帕尔默公司总有一位职员失职。但是，官方肯定会查封这里的大本营，因为那艘飞船正在您的区域内。”

雅尼克用双手捂住了脸：“我真想把您塞进克洛里的那艘飞船，装上反应堆燃料，把飞船远远地射出去，送到外太空去。我是这样想的，也会这样做！”

“如果您这样干，恐怕就没法在这儿当站长了吧。”詹宁斯十分温和地说。

“是的，是的，肯定不会让我当站长的。”雅尼克揉着太阳穴。“难道您不容我再有别的选择，只能这样忍气吞声吗？”

詹宁斯停了好一阵子，说：“还有一条路。”

“什么路？”雅尼克猛地站了起来。

“毫不迟疑地去证实这是一桩他杀案件。”

雅尼克的眼睛呆呆地盯着他，用颤抖的声音问道：“您还不能完全确信这一点么？”

“作为心理学家，我已经确信无疑。”詹宁斯答道。“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两份脑电图，便可以有足够的理由进行调查。图表告诉我们：克劳斯‘神经不稳定’，而另一事实是，最后一次检查时，仍断定克洛里不可能是自杀。但是，法律要求我们要有更充足的证据，才能采取行动。”

雅尼克默不作声。

“您仔细听着，哈伊根斯！”詹宁斯粗暴地说，“我知道这事会给您带来什么结果，我也明白，克洛里陈尸这儿意味着什么。当然，我的感觉不会和您完全一样，因为地球上死人是寻常事。可是——”

“您尽管自我标榜吧。”雅尼克打断了他的话。“说得再好听也无济于事。”

“很遗憾，我是想说：火星上很快会有消息传来，您的报务员正在静候回音。我所看到的，迄今只有一个可能性能为法律提供充分的依据。那就是警告灯之谜。我已请求火星办公室调查那位用双座小飞船接走克劳斯的宇航员是谁，并问他，克劳斯离开舱口气闸时，警告灯是否亮着。”

雅尼克痛苦地望着他嘟嘟囔囔地说：“怪不得您打听过这一档子事情！可是，您想用这点来证实什么呢？如果那人说灯没亮，而克劳斯只须解释说灯已经坏了，那您岂不又无计可施了？”

“然而，警告灯并没有坏！”詹宁斯反驳道。

“我的天哪！我亲眼看见灯是坏的，而且还是您提醒我注意它的。”

“但是您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当时仔细察看了那盏灯。”

我说过，我是第一次来到太空，所以，对航行技术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感兴趣。起初我也倾向于您的意见，认为灯是坏的。但是，我要问：罩着灯丝的玻璃是干嘛用的？”

雅尼克突然感到有一丝希望，站起身来说：“是为了维持真空。”

“对，警告灯的灯丝并没有损坏。在太空中有没有这层玻璃无关紧要，灯照样可以发光。没有玻璃罩，灯光甚至可以照射得更远，因为红色玻璃在一定程度上使光线变得昏暗。另一方面，去掉玻璃罩的灯光与其说是红色，不如说是黄色。这样一来呢，灯光或许更令人难以察觉。如果那位把克劳斯带到‘吉尔拉迪娅’号的宇航员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既没看到黄光，也没看到红色，那就证明，当时舱内已经没有空气了。”詹宁斯站起身来说，“我们现在必须等待太阳湖港值班员的报告。哈伊根斯，为了您的缘故，我希望宇航员当时睁大眼睛注意过那盏灯。我将为证实这两分心理测验提供明确的证明材料——即便这是我最后的工作。”

雅尼克试图使自己相信，詹宁斯的话也许是对的。他为了一个死者和几份心理测验的结果使工程中断是有道理的，为此他可以把近百人逼到疯狂的边缘。

但是。他并不认识克洛里。对他来说，克洛里的死只是小事一桩。

他一声没吭。过了一会儿，詹宁斯转过身走出去，随手轻轻地拉上舱门。

雅尼克愤怒地用拳头砸在一堆材料上。难道在火星上找不到那位宇航员了吗？两天前我们就已得到消息，此人正在度假。按理说，光找一个人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何至于拖这么长时间呢？

他满心希望这个答案将是正确的。

门开了。他竭力想挤出一丝微笑来掩饰自己疲惫的神色，但没能笑出来，只是说了声：“您好，大夫。”

梅多斯大夫点点头，坐了下来。他是这里的大夫，同时又是精神病学专家、营养学专家和环境生态学家。他好像还在思索什么事，只说了一句：“雅尼克，您好像不太舒服。”

“我怎么会舒服呢？怎么，韦斯特伦德昨天得了‘神经紧张症’？”

医生叹了口气：“是的，很遗憾。他的情况不太好。只要一有飞船启航，我们马上把他送回地面。天长日久，得病的将不止他一人。”

“我想，这大概是那位遇难者造成的。”

“那还用说。生活在隔绝孤独环境中的人，往往对死亡特别敏感。这种情况恐怕永远消除不了。我专门研究过有关资料，读到过这类例子，比方说，过去海员总是拒绝带着死尸继续航行，如果仅有一个遇难者在这儿，人们还能把他忘却。或者至少可以忍受。但是，詹宁斯一来事情就复杂了。要是我早知道他会来，就会建议隐瞒他的身份，并对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尽可能地保守秘密。”

雅尼克怒气冲冲地说：“没人告诉过我他要来。我等的是宇航员，而不是心理学家。”他犹豫了一下问道：“大夫，他也跟您扯过他那荒谬的理论？”

“这不是荒谬理论。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处在他那个岗位上，他也必须能干才行。假如他说的事情都是事实，那么，他就肯定没有错。”

雅尼克用大拇指指着写字台上的资料说：“这是三天工作的成果，这得归功于詹宁斯。这把我搞得精疲力尽了。您也知

道，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夫，您说是不是？”

“当然啰，”梅多斯赞同地说，“这些干扰对您有什么妨碍，这我清楚。”

“也许您是理解的，”雅尼克说。“但是，我也是无可奈何。大夫，假如我们不能确证警告灯没有亮过，并以此证明克劳斯离开飞船时，舱内已经没有空气，那么，会不会有其它可能性能够确定克洛里遇难的时间？”

“尸体状况如何？尸体在真空中保存得很好，胃里的食物呢？在重力为零时，食欲一天天变化无常——对此我很了解。我经常在这里观察人们的饮食习惯，剩余的食品有多少？克劳斯很可能扔出去了几个罐头，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克洛里是过了几天以后才死的。正如詹宁斯所说，我们没有找到航速仪，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克劳斯想抹去行迹，就是宇航员当时神经错乱，至少在法律面前可以这样推理。嗯，同飞行轨道的偏离有什么关系吧？是缺少校正加速，还是怎么回事？”

雅尼克摇了摇头，说：“我已经调查过了。如果一艘长途飞船和一艘短程飞船打算在它们的轨道上交叉和相遇的话，短程飞船——这次是“吉尔拉迪娅”号——就要敏捷地变换方向，因为短程飞船一般不需要节省燃料。我们已经听说过，这次两艘飞船相遇，航行轨道的计算相当精确。”

“看来您对这次事件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雅尼克哈哈大笑：“当然啦。难道荒唐吗？我对这位克洛里不感兴趣——我只是担心，工作可能会受到局外人的干扰。因此，我不得不想到各种可能性。要是我能找到一个证据来摆脱詹宁斯，就是莫大的幸运了。”

“那您就尽管努力吧。”梅多斯说着站了起来。“我并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我很了解，您是不会轻而易举地接受忠告

的。”

雅尼克久久地盯着梅多斯坐过的椅子。他刚想继续工作，电话铃响了。

“站长，我是卡林。我们已经给詹宁斯接通了火星。他马上就到您这儿来。我想，在他来之前，您最好能知道这件最糟糕的事：有人找到了这位宇航员。他说，他没有注意到警告灯是否亮过。”

雅尼克愣住了，他说了一声“谢谢”，就把电话挂了。就在这里，詹宁斯走了进来。他抬起头来说：“但愿您能满意。”

詹宁斯觉得他语调里的怨恨好像消除了。他耸了耸肩，回答说：“真倒霉，这里似乎啥事都搞不成。我得给总站发一份报告，请求组织一次全面的调查。我只是想及时提醒您，可是，您恐怕已经知道了。”

他离开了船舱。雅尼克怀疑地扪心自问，心理学家是否真的这么铁面无情。

他咒骂那个允许克劳斯搭船的家伙，他竟让克劳斯搭乘一艘仅有一名同伴的空船，而不是满座的飞船。在满座的飞船上，他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危险。不管怎样，总会有可能阻止一群盗尸者到这里游来逛去，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发生过的事情展现在大家面前……

他观察着写字台上的太空中继站模型。看来，中继站的竣工还得拖很长时间，人们也会像韦斯特伦德一样垮掉。这样一来，就得重新接来候补人员，培训他们。不过，没法指望他们搞出什么名堂来。而自己呢……

别人可能会接替他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已是事关重大。想到这里，他直打冷颤。

为了把思路岔开，雅尼克随便地翻了翻面前的那些材料。

这些报告是詹宁斯抵达的那天给他带来的，而他还没有来得及过目。其中有一份是：《路易斯：关于陨星对飞船减速作用的数据》。是啊……

陨星！

他抓起话筒，手颤抖着，无法克制内心的激动。“给我接总设计师路易斯！”他嚷着，“要快！”

灯丝周围的玻璃外壳是用来保持真空的；真空的意思便是“空”——而宇宙并不是空的。人们已经证明，行星起初是怎样由未燃烧尽的尘埃组成的，但是，行星没有把尘埃用光。有些陨星留了下来，围绕着地球，为地球增辉；有的在灯光里翩翩起舞；有部分陨星产生于行星演变的岁月；有的是行星相撞而产生的，而另一小部分陨星则是从遥远的群星间飘来的。它们是那样缓慢地向太阳系飘来，连光压也产生了减速作用。但是，宇宙间到处飘舞着这种陨星。

当人们发现克洛里的尸体时，飞船里很可能已经涌进了一些微陨星，而他和詹宁斯来到太空飞船时，这种物质就更多了，但只能看到一点踪迹。因为，舱口的两道气闸不是同时打开的。如果詹宁斯的判断正确，那么，克劳斯最后往外排泄空气时，两道气闸是同时打开的。假如气闸只打开数秒钟，那么飞船在穿过陨星群时很可能截获了一些微陨星。数量很少，但已经足够了。

他脑海里蓦地生起一阵可怕的幻觉。仿佛看见了身穿宇宙服的克劳斯似乎正在微笑着满怀期望地起动联合操纵杆，向太空中排放空气，而克洛里则绝望地伸出胳膊，想拦住克劳斯，但是没有用。——从克洛里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他曾经拼命呼喊过。

雅尼克对克劳斯的憎恨，突然超过了对詹宁斯。

后来，克劳斯很可能在尸体旁呆过。几个小时，也许是几天？最后一点儿空气可能是从气闸那里泄出去的，而微陨星就袭了进来。陨星肯定闯了进来。最后，在“吉尔拉迪娅”号快到时，自动测距信号灯发出了信号。随后，克劳斯关上气闸，离开了飞船，等候着双座小飞船。克劳斯很有把握：以前也曾有过那种宇航员，试图在真空中呼吸，克劳斯只需解释说克洛里起飞后的举动很奇特。最后，克劳斯还把气闸旁的那盏警告灯砸碎了，当然也可归因于陨星。这样一来，别人就觉察不出飞船中没有空气了。由于航速仪失踪，没有人能够确定克洛里遇难的时间。

雅尼克觉察到电话另一端的路易斯生气了，他大声地质问人们究竟要他干什么。

“路易斯，您有没有关于我们整个轨道上陨星的成份和密度的统计数字？”他问道。

“我有直至冥王星的整个区域的数据。”路易斯惊讶地答道。

“您能不能区别眼下我们周围的陨星和冥王星与‘火星—木星航线’之间任何区域里的陨星？”

“我想是可以的。”从路易斯的声音中可以觉察出，他是那么聚精会神。“那条木星轨道上没有行星质量和特洛耶小行星，是一条相当明显的分界线。在这条轨道以内，主要是重物质，许多行星和小行星是由这种重物质组成的。木星轨道以外，行星组成情况就不同了。那里的大行星就是由碎片冰块组成的。”

“作一次分析，您需要多少这类物质？”

“用100万个原子就可以进行一次很好的中子赋能分析。不过，当然越多越好。”

“您能不能把船舱里的尘埃化验一下？——他不用详细解释，显然是指克洛里葬身的那只飞船——然后告诉我，气闸是在木星轨道内侧还是外侧被打开的。行吗？”

“我也不知道。真是又见鬼了！”路易斯的心情同雅尼克一样激动。“不过我们还是着手干吧！”

詹宁斯看完化验分析表，抬起头来对雅尼克说：“哈伊根斯，我得请您原谅。您以为，我对您的困难处境毫不同情，对于您想尽快加速工程进展的愿望熟视无睹，其实不然。请相信我吧！我竭力试图为您设置困难，这是有一定原因的。”

雅尼克一时无言以对。没等他回过味来，詹宁斯赶紧又说了下去：

“部分原因在于：我必须打破您内心的平静，让您能考虑进行一次官方调查。您大概以为，地球上派警察来了，是吗？我当时并没有具体的证据，那些心理测验一再失败，而且从法律上看，它们也不能当作证据。如果我向公司汇报这件事，那么，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把那个该负责的人，当然还有那上克劳斯扔到冥王星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须考虑飞船的价值，否则，这艘船早该注销了。目前，损失至少是100万，因为克洛里的家属会向公司追究责任的。我看赔款不会低于100万。

“可是，克洛里的脑电测量是我亲手做的。我知道他不可能是自杀，我非常把握。来的时候，我就考虑到自己可能已经犯了错误，我随时准备承认失败，放弃原来的测验方法，必要时甚至从头做起。在跟踪克劳斯时，我发现有更简单的答案，可是我必须证实它。

“我发现，那盏警告灯当时并没有坏。于是，我希望能提出证据。然而，机会错过了。我当时看出自己是弄错了。我已

经说过，我这是第一次来到太空，对事物的看法当然不同于常年在这里工作的人。发现灯是偶然事件，纯粹是由于好奇。如果说确有真凭实据，那么，您就是能找到证据的人。这是个谜，但猜谜人不是什么‘官僚’，而应该是宇航员。

“可是，您根本不想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时间，来调查克洛里的死因。我必须使您看到：如果您不帮助我，一切将会变得更糟糕。我知道，只有这样做，我才能得到您的合作。或许我已经触犯了心理学家们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则。假如我们这张王牌不灵，那么，您们所有宇航人员的精神健康早就受到了威胁。您要知道，我恪守着一条更重要的原则，假如我同意人们忘却克劳斯，有人就会对心理测验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即使事实证明这种怀疑毫无道理。但这毕竟是件糟糕的事。对自己的能耐要有自知之明，这是我们在同宇宙斗争中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

雅尼克微微一笑，愁苦的脸顿时开朗了。

“詹宁斯，您是个聪明的人。”他勉强地承认。“不过，从您们自己的利益来看，这样做或许就有点聪明过头了。”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詹宁斯答道。“本公司不得不支付100 万美元的赔偿，这个责任在我。此外，这也有损于公司的声誉。而且，别的不说，我很可能已经丢失了我的饭碗。是啊，我有点儿太聪明了！”

“不，不！假如事情对您的同胞们有益处，我并不认为您干的是傻事。”

死亡曲

—

散发出腐烂气味的枝叶像甬道似地覆盖在塞满了落叶的溪流上，傍晚的空气潮湿而且难闻。地面长满了各种野生植物，苍葱翠绿，间以鲜红乌黑，枝叶交掩，藤蔓纠纷。维隆斯从飞行器上俯身探看，在溪流下游一公里左右处，他发现溪岸旁泥滩上有一串杂乱的脚印。脚印的尽头，他看到5个赤裸裸的土人躺在岸边，四肢张开，憔悴不堪。维隆斯慢慢地飞近他们，打量着他们熟睡的面孔。一个鼻子，两个鼻孔，下唇垂着紫色的丝绸状纤维肉膜。其中有两个还抱着几枝长着黄色野果的树枝，野果已经被吃掉不少了。维隆斯轻轻飞过，5个土人一动不动。

看来他们确实又聋又哑，正如飞行探索组报告中说的一样。维隆斯驾着飞行器着了陆，手持电击枪走了过来。土人们依然毫无动静。一年前，飞行探索组在寺院附近发现了他们，当时还有12个，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现在维隆斯却只找到这五个。看他们饿成这个样子，估计活不上一年了。

维隆斯耸了耸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亡嘛。所幸者这些人对我们毫无威胁。他又登上了飞行器，猛一抬头，高处五彩缤纷，映入眼帘，寺院座落在又高又陡的方丘之顶。在这样一个荒蛮之地，丛林世界，居然会有如此充满诗意的圆石柱和连拱廊建筑物，简直是个奇迹一样的建筑艺术，远远越

出了它所处的时代和地方而超然子立。夕照晖映之下，它犹如一团淡黄色的火焰。

维隆斯又耸了耸肩。赫勒已经为宇宙间各种可能性感到兴奋不已了。这位身材修长的教授研究的是关于银河进化动力和宇宙意识的理性模式。谢天谢地，维隆斯在责任上不过是确保两位教授和他们的助手们在这一年内安全无恙而已。

维隆斯在暮色中飞回营地。正吃着晚饭时，两位教授来了。鲍尔斯基长着一张圆脸，秃顶，焦急地皱着眉头看着他。赫勒的样子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清筋浮凸，咄咄逼人。

“我想，我们可以计划一下明天对那些寺院庙宇的首次考察吧。”赫勒说。

“维隆斯不悦地说：“教授，我看不必着急。我们有一年的时间呢！”

“从宇宙发展的整体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刹那时间啊！你去了两个小时，看见那些土人了吗？”

维隆斯倔强的下巴绷得紧紧的：“我发现上游处有5个土人在那儿睡觉。”他伸出手，制止了赫勒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问话，说道：“没有，我没想跟他们对话。好了，现在我正在吃饭，然后我要睡一会儿。明天的事儿明天再打算吧。别着急，慢慢来。”

接着就发生了争论，但维隆斯执拗不为所动，最后赫勒只好怒气冲冲地离去，鲍尔斯基跟在他后面。

夜幕降临了，维隆斯在暮色中巡视了营地的防卫线。据报告，这里附近有一种凶猛的类猴出没，常在丛林中蹑手蹑脚地来去无踪，并会主动攻击人。但维隆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他回到帐篷里，躺上吊床，在黑暗中睁大了双眼，每到一个新的世界，最初几天他总要失眠。

正当他终于迷迷糊糊地快要入睡时，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悠扬哀怨的乐声。他一骨碌地坐起身来，跳下吊床，冲出了帐篷。在这荒蛮之地，是谁在吹箫弄笛呢？

赫勒和鲍尔斯也出现在他们的帐篷前，助手们也出来了。
“难道是那土人？”

“声音是从方丘上发出来的，”赫勒断言道，“而且，所用的乐器既非木管，也不是芦笛，而是金属的！”

“土人会有金属的笛子？”

“我是根据音质判断的。你看见他们时，他们手里有什么乐器吗？”

“什么也没有。”说着，维隆斯缩回到帐篷中，把他的电击枪拿了出来。“我去看一看。我回来以前，谁也不许离开这儿。”

赫勒在他身后哇哇大叫，但维隆斯头也不回。他快步向溪流走去。双月当空，明亮皓洁。他早先发现土人的泥沼已空无一人，只有一行新添的足印沿溪而上。走了约半公里后，在一个陡峭的峡谷前，足迹消失了。维隆斯仰望着方丘上的围墙，高处笛声乱响，他顺着被流水冲蚀得厉害的石块，沿着峡谷，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

他登上了丘顶，只见隔着洒满月光的石头广场，有一个长长的柱廊，他握着电击枪，蹑手蹑脚地穿过广场，走向广场另一头一个围着高墙的院落，笛声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突然，冷不防地，他发现院子上空有一个隐约可见、蓝白二色的光环。他急忙停住脚步，但是可能已经暴露了。他连忙潜入围墙的黑影里，抬头只见那薄雾一般的蓝光在院落的上空飘荡。笛声仍然在无精打采地响着。

维隆斯侧身顺着围墙悄悄地移动，绕过一个墙角。这里本

来可以看得见院子的入口的，可惜，一扇结实的石门挡住了他的视线。

维隆斯盘算了一下，然后快步闪身躲到一个石柱后面。探察组曾经侦察过这个寺院，认为这个寺庙建筑群里既无人迹，也无人工制品。可是现在他却遇到金属的笛声和神秘的幻影。怎么回事呢？维隆斯百思不得其解。他蹲了下来，院子上空的光环仍然轻盈隐约，笛声仍然不成曲调。

一个小时过去了。维隆斯站了起来，使劲地跺着麻木了的双脚。他可不想就这么蜷缩蹲伏着度过他在这个行星上的第一个夜晚。他穿过月光如水的广场，大步跑下峡谷，返回营地去。

笛声在夜空中萦绕。维隆斯凝视着黑漆漆的营房，陷入了沉思。显然，在这个行星上存在过两个种族——一个是那些土人，由于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个种族正濒于绝灭；还有一个就是那些创建了这个寺庙建筑群的种族。根据探察组的报告，这个行星的表面上散布着约有好几百年历史的大弹坑，可能是过去发达的文明社会的核爆炸造成的。因此，有理由推断，正是曾经创造了那样高度文明的那个星球种族创建了这个寺庙建筑群，只不过他们在进行末日圣战时忘记了把它摧毁而已。这种推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是否同样可以推论说，这些土人正是同一个种族的残存的后裔，由于长期在山林里近亲乱交而逐渐蜕化以至濒于绝灭了昵？

第二天早上，维隆斯刚走出帐篷，赫勒就迎上来预备吵架了。维隆斯把他昨天下午在溪边和晚上在丘顶看见的情形简单地说了一下。“探察员们也进行了一些夜间探察，但疏忽了某些极有本星球特色的夜间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反正不管怎么样，现在轮到我们来跟这一切打交道了。”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与那些土人建立联系。事情很清楚，他们知道这里有一些藏有人工制品的地方，而探察组却没有发现这些地方。而且要快，因为，正如你所说的，他们已经绝灭了。”

确实如此。

“好吧，教授，挑几个人，我们试试看跟那些土人来一次会谈吧。”

半个小时后，他们在深深的泥泞中拖着双脚来到了土人聚留的泥沼地区。拖泥带水的劈啪乱响并没有惊醒熟睡中的土人，他们只不过抽搐了几下肌肉。赫勒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这时候，有一个土人翻了个身，张开了惺忪睡眼，唇上的肉膜微微颤动着。还没等赫勒讲完他的开场白，惺忪睡眼又闭上了。小内文斯蹲了下来，说了几句他从美洲大学体系里学来的宇宙人通语，得到的反应是鼾声大起。

赫勒发怒了：“他们是不是故意要惹我们生气？”

维隆斯却心中暗自沉吟：“跟探察组发现他们时的反应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毫无反应。唔，天黑以后，可能会有点儿反应。”在那些憔悴消瘦的肌体上，维隆斯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只有致命的昏睡。

“啊，显然他们快饿死哩。可为什么会饿死呢？你们看，这不到处有现成的浆果和野果吗？你们看，这不——”

“我就是没看见那些金属笛子！”

赫勒那双桀骜不驯的怪眼四下扫射，土人们除了一身泥泞的毛皮外一无所有。“不过，队长，昨晚正是他们的足迹把你引上了那方丘之顶的呀。我们立即派两个助手上那儿去找找吧。”

维隆斯马上一句话顶了回去：“今天，没有我亲自指挥，

谁也不许擅自离营瞎闯。”

看来，无论是这几个土人，还是周围的环境，似乎都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如果现在就轻信这表面上的一切——或者轻信教授或助手们的判断，那都未免为时过早。

“这样吧，两个方案：或者我一个人带一个助手留在这儿，或者我用飞行器把你和鲍尔斯送到丘顶上去作首次考察。你可以挑一个。”

赫勒踌躇了一下，选择了第二个方案。于是，维隆斯就和两位教授一块儿起飞了。近晌午时分，长空清朗，寺庙建筑群沐浴在阳光下，圆柱和拱门雍容优雅。按照赫勒的吩咐，维隆斯驾着飞行器绕着寺院兜了一圈。他们飞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广场、柱廊和内院。寺庙座落在这些广场、柱廊和内院之间，一座比一座雄伟、高大。寺院的最高处是一座巍然矗立的圆顶大庙，楼阁玲珑，上齐浮云。虽然经历了好几个世纪，仍然完美无损，金碧辉煌。

“队长，昨天晚上你追踪的笛声是从哪座庙里发出来的？”

维隆斯迅速地把飞行器调了头。然后降落在一个广场上。矩形的内院空荡荡的。赫勒用很不满意的目光巡视了一番，说：“这里显然没有任何可以搬得动的东西。”

“没有。”维隆斯表示赞同。只有尘土和一扇半掩着的石门。在寺院的其他地方也没有发现什么别的线索。三个人在大殿内走着，靴跟发出清脆的滴嗒响声。淡黄色的拱门显得十分高大，光滑的石阶显得十分坚实，玲珑浮凸的巨大的圆穹显得异常寂静。相形之下，这三个人又显得十分渺小。他们走出大殿，登上了庙宇高处，整个寺院在他们脚下一览无余。方丘以外，是莽莽丛林，花红叶绿，云缭雾绕。西面的地平线上，一个巨大的深坑隐约可见。

维隆斯意犹未尽地细细审视着光洁如新的粉黄色的石面。对于这个建筑物的完整无损，对于这儿的空无一人，探索报告已经使他有了思想准备。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连这石头上都没有人走过的痕迹，这墙上也丝毫没有磕过碰过的痕迹。

“我想这庙根本就没有启用过！”

“正是这样！”赫勒敏锐地评论道。他的越来越兴奋、激烈的情绪表明他正在形成一个观点。“这个寺院正如我看到探索照片时所猜想的一样，这是一个标志！”他指了指周围在日光下熠熠生辉的石雕世界：“队长，你想想——这宏伟壮丽、富丽堂皇的建筑，这巧夺天工的对称和比例，而除此以外的一切都有计划地全部被摧毁——”

“你是说所有原来放在这儿的其他人工制品都被摧毁了？”

“不，我是说，这个行星上其他每一个建筑物都被有意地清除掉，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能集中研究这一组建筑物而不至于分散注意力。”

维隆斯没有理会赫勒溢于言表的激动情绪，走下了石阶。

但鲍尔斯基显然为赫勒的兴奋打动了。

“会不会由于战争的爆发而使这个寺院没有来得及摆设布置起来或者启用呢？”

“可能的。可能的事情何其多也。而且，我们还看见了几个土人，他们有金属的——我们猜想是金属的——笛子，还有一大堆空空如也的石头建筑物。”

“这就够了。”赫勒把下巴一扬，干脆地说，“今天晚上，等那些土人醒来时，我们再去观察他们。当然罗，队长，你跟我们一块儿来。”

维隆斯咬了咬唇，说：“好吧。”他领着两位教授回到了内院，四下看了看。这儿既无上盖，旁边也没有高大的建筑。

“我们只需天黑前到这儿来等候就行了，那些土人可能会感到有威胁而对我们加以攻击的。”

“这倒没什么了不得的。他们睡觉的地方也没发现有什么武器。”

“是呀，可也没发现有什么笛子。”

“那我们还有电击枪呢！”赫勒争辩道。

三个人回到了飞行器上，起飞了。飞行器在空中略有停留，夕阳晚照，方丘顶上，寺庙建筑群浮摇飘渺，闪烁生辉，更显得神秘莫测。

二

黄昏时分，他们开始沿着营地附近的一条溪谷上山。夜幕降临时，他们已经手握电击枪，蜷身隐藏在庭院的角落里。鲍尔斯基呼哧呼哧地喘息着，赫勒的喘息声是沙哑的。两个月亮却没有升起来。

忽然，他们听见了赤足在石地上走路的声音。第一个土人出现了。他在院门停了下来，骨瘦如柴，驼着背，呆滞迟钝的目光投向了这几个陌生人，唇膜微微颤动。他神色紧张，有所戒备地闪身走进院子，在他们几个人对面蹲了下来，一面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一面举起了一只开岔的手。

他手中拿着一根装饰华丽的笛子，金属的笛管精镂细雕，光泽如新。土人扇动鼻孔，开始吹笛子了，唇上的纤维膜起伏飘动，笛子发出了一阵不成曲调的哀声。

其他几个土人也进来了。5个土人都已到齐，都弯腰蹲在那儿，混浊的目光盯着几个外来的陌生人。他们都拿出笛子来胡乱瞎吹，又黑又脏的口涎挂在掀动着的唇膜上。但这时候维

隆斯却没怎么注意他们的呕心样子，因为，随着笛声，庭院里出现了一个——幽灵！

它像一团光云，越来越亮，柔和的亮光洒满庭院，笛子也熠熠生辉。维隆斯看着瘦骨嶙峋的手指漫无目的地上下捂着闪光的笛管上的笛孔，笛声既无节奏，也无旋律。

但是，随着这嘈杂的笛声，光云中间出现了一个单薄纤细的幽灵，它逐渐显示了轮廓，比地球人和土人要高一些，但样子和比例却差不多。朦胧的幽灵焕发出微弱闪烁的蓝光，洒满了院落，全身仍然裹着刚出现时的那团光云。它在蜷缩成一团的土人面前弯下腰来，伸出两条蓝光似的长臂，团身自抱，凝为一体。然后又抖脱长臂，轻旋漫舞。忽而抑腰半折，升上半空，忽而纵身往后，如一轮光环急旋，在院子里游荡，毫无阻挡地穿透周围观众的肉体，光带般的肢体明灭不定。

笛声此起彼伏。幽灵直立在院子中央，光带环身盘旋摇曳。维隆斯身不由己地被吸到那光云的旋涡中去，不禁神魂颠倒，满目星斗。这时，头一个月亮已从院墙外升起。庭院中央的幽灵越发光辉灿烂，清晰可辨，并且又变换着模样。

它变成一团火焰，有着火舌般的臂膊，火球般的脑袋，腾腾燃烧着的胃肠。起初，它是一团炽烈的蓝火焰，又像是爆炸时的火光；然后，火势蔓延开来，更加光辉灿烂。灼热的双臂火舌似地舔着维隆斯，他不禁痛苦呻吟，拼命想站起来，头脑里轰响着一种无声的尖叫。身旁的鲍尔斯基也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

不知过了多久，当两轮明月都已升上了半空时，火焰开始后缩，幽灵开始自旋，身后拖着炽热的火臂。最后，一切都化作庭院中一团旋转滚动的光环，火红的光芒逐渐暗淡，变为橙红色，橙黄色……

暗淡的火光几乎看不见了，这时，颜色又开始变红，变鲜。维隆斯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努力摆脱令人头晕目眩的光焰，逐渐恢复了一点儿知觉。“鲍尔斯基。”

鲍尔斯基没有应声，赫勒倒还能说话。

“维隆斯，这是什么？”

“这是——”维隆斯也答不上。这是一轮光环。它在旋转着，摄人心魄。

于是，光环开始消失，维隆斯打了个寒颤，嘶哑的笛声又断断续续地飘进了他的耳朵。他向四周扫了一眼，双目被灼得发痛。院子里只剩下了弥漫的光云。

个子最高的那个土人俯卧在地上，手脚大张，以头枕地，开岔的手仍然紧紧地攥着笛子。他的伙伴们瞪着他。忘记了吹笛子，笛声戛然而止。其中一个挣扎着往前，抓过笛子塞在自己颤抖的双唇间。

吹呀！维隆斯心中响起了这样一声无声的尖喊。其他几个土人粗暴地用手捶打着筋疲力尽的吹笛手，但那个吹笛手没有动弹。笛子都静静地躺在石地上，光焰完全消失了。

维隆斯又打了个寒颤，这下子他完全恢复了知觉，站了起来。赫勒也紧接着一跃而起。维隆斯急忙拍拍鲍尔斯基，把他搀扶了起来，绕过蜷缩成一堆的土人，走到广场上来。天顶上，两轮皓月当空，像一对高傲的孪生兄弟。三人来到峡谷前时，鲍尔斯基已经能够自己走动了。峡谷又深又陡，黑森森的。“你能行吗？”

鲍尔斯基点了点头，秃顶闪着亮光。他们跌跌撞撞地摸下谷底。赫勒最后一个下来。他抖擞精神，摆出一副准备战斗的姿态。

“队长——”

维隆斯摇了摇头。“教授把电击枪准备好。”看得出来，赫勒简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他们平安无事地回到了营地，帐篷支柱上，挂灯明亮，与月光争辉。他们心里这才感到踏实了。帐篷的嵌板沙沙作响，邻近的帐篷里传来年轻人纷纷议论的声音。方丘上又重新响起了微弱的、杂乱无章的笛声。

“我的帐篷呀！”维隆斯大叫一声，走在前面。

维隆斯箱子里有一个小小的长颈瓶，两年前在银河系中心附近的时候他灌了一瓶代酊酒。他在瓶盖里倒了三滴白色的液体，一口吸尽。酒气立即挥发，维隆斯的鼻孔感到一阵强烈的刺激。他递过长颈瓶问：“代酊，要吗？”

鲍尔斯基接了过来，学着维隆斯的样子吸了点儿。赫勒犹疑不决地问：“效果如何？”

“闻起来很香，有时有点儿辣。”

“是兴奋剂吗？”

“短效刺激。”可惜这酒今天晚上对维隆斯不起作用。

赫勒冷淡地谢绝了：“我不需要。”

维隆斯耸了耸肩，把长颈瓶放回到箱子里，但鲍尔斯基似乎精神好些了。他搔搔光头：“如果你有朝一日重新整修那宏伟的寺庙的内部，你一定会记得今天下午我们看到的那个光环的花纹图案。它是大圆顶内壁上的几何图案群中的一个主要图案。既然这个光环能出现在圆顶上，那我们是否可以推想，圆顶上别的花纹图案也会化为光焰出现在院子里？如果我们再贸然地回到那儿去？”

“你觉得那是贸然吗？”

“如果不先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极不愿意再去冒那个险。我要弄清楚，我们所看见的，到底是一种电子物理现

象，还是纯属一种精神上的幻觉。还有许多别的可能性，我都想要探讨。”鲍尔斯基遗憾地耸了一耸他那宽厚的双肩，“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回去体验一次，恐怕我们的探讨不会取得很大的收获。队长，你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吗？”

“对不起，大概是由于过度的凝神细察和大胆想象，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法思考了。”维隆斯踱着方步。原先，当他来到这个星球上时，他有一整套通用的对策，现在看来需要重新考虑了。

赫勒修长的身躯咄咄逼人地迎了上来：“好吧，维隆斯，我来告诉你吧。可能是由于我们的大脑中枢兴奋的结果，也可能是我们真的看见了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再亲自体验一次。而且这一次，我们自己来吹笛子？”

维隆斯眉毛一扬：“什么？你要我们自己吹笛子？”

“需要我再再说一遍吗？难道你甘心听凭那些野人来操纵吗？”

“照我看，他们也只不过像我们一样被玩弄于别人的股掌之上。谁也不许吹那些笛子，我得先——”

赫勒那露出青筋的手臂肌肉隆起：“维隆斯，我老远地飞到这儿来可不是打算空手而归的。”

维隆斯不悦地说：“哦？那么你有什么打算？”

赫勒把手一挥，做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手势，说：“我要丰富我们人类对别的星球人种的了解，和对别的时代的了解；我要为揭示那确实存在而且把我们全都包括在内的宇宙进化规律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要——”

维隆斯摇摇头。“教授，没有服务中心委派的宇航队长的监护，私人基金的考察团是不允许接近任何外层空间世界的。现在，宇航队长是我。虽然我对你们研究员们的研究范围完全外行，但事关安全方面，我有绝对的权威。如果你胆敢违抗我

的命令，您回到地球上时将被指控犯叛逆罪。”

“我不信！”赫勒掉头冲出了帐篷。

维隆斯转过脸来看看鲍尔斯基，不禁愕然。教授肥胖的脸上满面倦容，如呆似醉的教授，再喝点代酊？

“今晚不啦，队长。”回答是有气无力的。

翌晨，维隆斯带领全体人员来到了方丘顶上。赫勒严厉的目光在沐浴着阳光的石头广场上扫了一下，说：“队长，我想再去考察一下内院。”

维隆斯让鲍尔斯基指挥大伙儿，自己陪着赫勒走进了内院。小小的院子里除了坐石以外什么都没有。赫勒不死心地把每一个角落都细看了一遍，然后迈步走了出来。

维隆斯在后面跟着。赫勒大步穿过广场走向柱廊，鲍尔斯基领着大家正聚在那儿。等到维隆斯赶上大伙儿时，两位教授已经领着大家走进了一座庙。在一系列像梯级那样一座比一座高的庙宇群中，这是第一座。直到维隆斯走到门廊下时，他才发现这里正在出现又一个奇迹。

庙内，教授和助手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维隆斯顺着大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的方向飞快地瞥去，只见在光洁平滑的滑石地面上，升起了一个长方形的大石台，一直升到稍高于视线处，侧面有一道对角斜纹。

维隆斯反应敏捷，早已拔枪在手。“谁也不许碰那石台！”

赫勒狠狠地盯着他：“你——”

“谁也不许动！”

石台的底座又徐徐向下滑动，石台在对角线处张开了，一个黑色的长方体缓缓地滑到地面上。维隆斯一个箭步抢了上去。他蹲了下来，用手指试着摸了摸那光滑的表面。看样子，不太重。“我到广场上去把它打开。”

没有人反对他。维隆斯来到了广场上，单膝跪在使人感到懒洋洋的阳光里，用自己的身影遮着盒子，也挡住了站在门廊里的人的视线。他撬了撬盒子的接合处，一下子就把盒子打开了。他定神一看，盒子里赫然躺着两排共 14 根精美的金属笛子！

14 个人在门廊下等着。维隆斯慢慢站起来，颇为震惊。阳光轻抚着笛子，金属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怎么样？”

维隆斯招了招手，让大家过来。“就是这个，眼看手勿动。”

大家围了上来。赫勒数了数，露出了挑战的笑容：“啊，队长，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根，可就是没有你的份儿。这是不是某种暗示，表明您在当地权威眼中的地位？”

“倒不如说是为了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当机关启动时，我不在庙里，教授。”

赫勒扬了扬双眉：“这么说，你也承认这儿正好有 14 根笛子绝非是偶然的罗。”

“有什么承认不承认的，我不想跟你争辩。”维隆斯啪地关上了盒子。他把人分成两组。昨天，他和赫勒、鲍尔斯基一起到这儿来时可没有得到这不多不少，每人一份的赠礼呀。“温切尔，欧尔仙，戈梅斯——你们跟我来，其他人在这儿等着。”说着，他拿起盒子，带着三个人回到庙里来。

他们满怀希望地站在庙里，可是毫无动静。维隆斯闷声说道：“欧尔仙，再去叫一个人来。”

她急步走了出去，把阿盖勒叫了来。四个人肃然看着维隆斯，寺庙还是毫无动静。“再叫一个人来。”

就这样一直增加了四个人，他们仍然一无所获。维隆斯步

测了一下刚才升起的那块地面，接缝勉强可以看得出来。“我敢发誓，这个地面对承受的重量有敏感的反应，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人数太少的话，机关就不会开动。不过，到底要多少人才肯给东西呢？”

“队长，也许它知道我们已经有了笛子了吧？”她指了指他手中的盒子。

“哦，我们来试试看。你去把盒子交给鲍尔斯基，然后回来。”

她照办了。这下子，石台果然又从寺庙的地面升了起来。带对角斜纹的侧面光华耀目。上盖徐徐张开，一个较前略小的盒子滑了出来。维隆斯迅速把盒子打开看了看，面色变得铁青。一共是9根笛子，庙里的人每人一根。

“喝，这机关真够灵的！”蹲在维隆斯身旁的温切尔评论道。

维隆斯看了看他那张结实的脸和一双明亮、碧绿的眼睛，说：“灵极了。”他沉吟了一下，心中盘算着：笛子谁也不许吹，要吹得他先吹吹看；而且，他也不想花一天的时间在这儿弄出一大堆多余无用的盒子来。他立刻向欧尔仙吩咐了几句，欧尔仙拿着第二个盒子回到门廊那儿去了。一会儿，她空着手进来了。当石台又开始升起时，维隆斯一下子把第二个盒子又塞回了进去。

他倒有点儿希望这一尝试会失败。可是石台默默地把这个硬塞进它口中的笛盒连同那个它刚打算分派出来的笛盒一块儿收了回去，然后隐入地下。维隆斯松了口气，把大家嘘赶出庙堂。

赫勒讥讽地笑了笑说：“现在大概可以看看别的庙堂会送给我们一些什么了吧？”

“我这儿还没完呢！”维隆斯又挑选了几个助手。“我先进去，然后你们每隔 60 秒钟进来一个人，看看需要几个人才能够启动那个发放机关。”

7 分钟后得到答案了——需要 6 个人，维隆斯歇了一会儿后，又挑了体重比较轻的 6 个人来试验。第六个人一到，庙堂就有反应了。“这么说，这个机关不问重量，只问人数。好，现在我们上山去看看吧。”

第二、第三、第四座寺庙奉送的都是笛子。维隆斯一一谢绝了。“显然，这些笛子是要让人吹的。不过，建造这个寺庙群的那些人，准备下这些笛子，是为了给他们自己吹呢，还是为了给那些土人——”

赫勒没等维隆斯说完就挑起了争论：“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以为笛子是为那些土人准备的？”

“他们不也有嘴吗？他们也能对着笛孔吹气嘛。他们甚至可能是建造寺庙群的那个种族的后裔呢！”

“我实在无法想象我们昨天晚上看见的那些濒于绝灭的土人会是这些建筑物的建造者，也无法相信这些建筑物会是特地为他们而营建的。”

“那你对这一切又如何解释呢？”

“首先，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建造这么一个寺庙群绝不是偶然的，其中必有奥妙——除了地势方面的考虑以外。现在，既然是我们来到了这儿，我觉得，这个寺庙群正是为了我们的到来而专此恭候，并要揭示一个重大的真理的。”

“哦？是向我们大家揭示——还是单单向你一个人披露？”

“谁想知道真理，它就向谁揭示。”

“哦。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它向每一个人都揭示了一个不同的真理呢？”

“那么，其中的大多数人必然是由于理解能力较低而为假象所迷惑了。”

维隆斯端详着赫勒的长脸。这个人老是离不开这些海市蜃楼式的凭空设想，这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作一种低能的表现呢？抑或这正是他头脑异常清醒过人之处呢？天晓得！

“走吧。”

接着的两座寺庙以同样的方式向他们奉送了笛子。可是，当他们走进第三座时，这次，庙堂中心的石台不是从地面升起，却反而徐徐下陷，然后移到一边，露出一个方方正正的洞口。

“往后点儿！”维隆斯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洞里灯火辉煌。他往下望了望，只见一把金属的梯子通向一条狭窄的走廊。他弯下腰来，发现廊壁是光亮的金属，地面是耀眼的石板，别的就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了。他站了起来，离开了洞口，神情很严肃。

“看看吧。”

赫勒跪下，朝洞里张望。他站了起来，淡褐色的眼睛焕发出惊奇的神采。“队长，显然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地下宫殿。”

“显然如此。”

“而且，显然你也不打算让任何人下去。”

“对极了，——今天不行。”

“你知道，可能整个方丘都是空心的，”鲍尔斯基说。

“甚至可能根本就是人工堆成的，”温切尔推测，“特地为了建一个巨大的地下贮藏室。”

而且使整个寺庙群显得更为突出明显，就像一块大诱饵？维隆斯开始觉得这个整个精美讲究而空空如也的建筑物就像是一个老鼠夹子。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向他投过来的一道道充满

疑问的目光，说：“我自己得先想清楚。今天我不让你们下去，这并不是在存心阻挠你们的考察。我得先好好地考虑考虑。因为，要是我们下去的话，那是为了更多的了解这个地方，而不是为了冒险去揭示什么伟大的真理——无论那是人间的，外星球的，或者是宇宙的真理。”

赫勒气得嘴唇发白。

考察队员们继续朝前走。一座座寺庙向他们展现出更多的连接地下走廊的通道。在最高最大的主庙里，在刻有复杂图案的圆顶内壁之下，宽阔的石级直通而下，两旁有雕刻的扶手栏杆。维隆斯木然凝视着这石阶。作为一个探险者，这种建筑实在叫他头痛。

“队长，还需要描画圆顶壁上的那些图案吗？”

维隆斯往后退了几步，仰首扫视了一下圆顶，说：“要，而且要拍照。”

沃勒和戈梅斯两人打开背囊，取出了照相器材。

三

傍晚，考察队回到了营地。维隆斯没有参加饭后分析会。他草草吃了晚饭，重申了谁也不许离开营地，谁也不许到丛林中去的命令，就夹着笛盒，走向土人在泥沼里打滚的地方。

他们不在那儿，他顺着溪流追踪而下，走进了丛林。5个土人正在幽暗的林荫深处大吃大嚼。它们扯下硕果累累的树枝，胡乱塞进喇叭口似的嘴巴里，一面还响亮地咂着嘴。黄色、红色的果汁顺着紫色的唇膜直往下淌，弄得瘦削枯瘪的前胸满是果浆、泥浆。

他们一直吃到肚皮都胀鼓鼓的，然后，就一步一步地向着

溪流的上游走去，灰暗的脸上木无表情。到了峡谷口附近时，两个土人跪下来，在一棵有着结实的棕色主茎的植物旁边乱挖，挖出了一个盒子，样子跟维隆斯带着的那个差不多。5个土人拿一根笛子后，又把盒子重新埋了起来。然后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峡谷。

维隆斯稍等了一会儿才跟了上去。当他来到广场上时，庙里已经传出了笛子声。维隆斯离开笛声向主庙走去。晴朗的夜空；闪光的石板；主庙那金碧辉煌的圆顶；还有圆顶上高悬着的那对孪生的皓月。

主庙内，滑石地面泛着微光。头顶上，圆顶的内壁笼罩在阴影中。只有维隆斯的脚步声在庙堂里引起了清脆的回音。他沿着墙壁走着，然后坐了下来，背靠着冰冷的石壁，打开盒子，挑选了一根笛子。笛管上有指孔，一端有吹口，另一端有一个喇叭型的突出物。金属的笛管凉冰冰的。维隆斯试着用嘴唇轻触笛子的吹口，开始吹了起来。

“于是，眼前浮现了一片亮晶晶的轻云。维隆斯抬头仰望，只见圆顶上的图形花样迸发出火光，并开始晃动，光环旋转，图案变幻，五彩缤纷，各种线条，忽聚忽散，融汇离析。这一切，都令人恹然欲睡。慢慢地，维隆斯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只知道自己手中还拿着笛子，自己还在吹着它；只知道天花板上翻滚扭曲，光云正在逐渐凝聚成一个亮晶晶的东西。

这可不是昨天晚上那个无脸无形的蓝色幽灵了。这是一个金色的女郎，身上松软地披挂着轻纱似的光云，两臂优美地在空中挥舞，玉指葱葱。她赤着双脚，裸露着双腿，蜻蜓点水般地划过厅堂，踝细如锥，趾散如蒲。透明的光云使她娇美的身躯可以一览无余，玲珑的线条，妩媚的姿态，只给人以美的享受，而绝无猥亵的意味。她的花容月貌，也完全是金光的杰作

——唇似新月，目如玉坠。头上顶着一朵彩虹似的薄云。

维隆斯继续吹着笛子。圆顶的内壁变得像天空一样的宽广辽阔，一样的深沉——而且忽然像夜空一样的漆黑。光环纷纷飞旋着离开圆顶，像流星一样划破长空，坠落在无底深渊似的黑夜里。接着是灿然星河般的几何图形，有如万丈瀑布倾泻而下。

维隆斯完全被吞没在这飞萤流光的纷扰之中。手中的笛子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异彩，维隆斯现在已经不是看见，而是凭着灼烧着的指尖感觉到这些异彩的。在这纷纷扰扰的焰火会中，维隆斯的金色女郎腾身而起，像一枝金箭平滑地穿过那无穷无尽的黑暗，然后微弯柳腰，轻舒粉臂，慵展玉腿，平躺在黑漆漆的穹宇上。她悬浮在那深邃遥远的夜空中，金光渐黯，变得纤细轻薄。她的四肢也逐渐缩入躯体内，好像化成了黑沉沉的夜空中一轮燃烧着的炫丽的金黄色的太阳。倏尔，她又伸出四肢，徐徐飘落，向维隆斯抖缩着的地方游了过来。

维隆斯正处于火箭般的星光的包围圈中。金色女郎飞扑过来，穿透了维隆斯的胸怀，消失在他背后的庙壁中。她很快地又出现在几米外的前方。她又飞扑了过来，把腾跃不息的星光串在她那柔长的双臂上，指挥它们，驯服它们。她把这些星光排列成一个空中的金字塔，然后，疾风般地带着它们穿过云天，星光金字塔静静地平躺在圆顶的内壁上。

她又飞回来了，并把一句话送进了维隆斯的心中：“我又活啦，全靠您啊！”她的脚趾在空中攀援，手指拂着清风。

维隆斯也竭力想说话，但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笛声倒是更为响亮了。

她越发光洁照人，她的容貌体态也更加清晰可见。“我像一颗种子，在光云的外壳里等待盼望；我等着您用您的精力和

生气，使我重生出血肉之躯。现在，就请开始吧。”她曲身后仰，渴望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不料就在这时，又出现了第二道光云。灿烂的光辉凝聚成另一个色泽较深、健壮结实的鲁莽汉子。他的脚趾又长又粗，走起路来，身边还缭绕着光云的残絮碎片。只见他略一弯腰屈腿，就箭似地直向空中射去，犹如平地飞起一道白气。

维隆斯耳边传来了一阵喘息声。只见温切尔正蹲在笛盒边，双唇紧贴着一根金光耀眼的笛子。维隆斯无可奈何地瞪着他年轻的助手，动弹不得。

一句诱人的细语又吹入心中：我等着呢！

一阵心烦意乱，使他忘记了吹笛子。他的金色女郎顿时化为薄云轻烟。维隆斯急忙把吹口塞到嘴边，使劲地吹着。她又焕然生辉，一双眼睛忽然绿如碧玉。她欣喜若狂地又腾身而起，飞到空中——

——而且没入了大殿圆顶上一轮焕发出紫气祥云的飞行光环中。她迅速地拗腰后仰，化成了另一个光环。然后，两个光环一块儿在空中风驰电掣，旋转飞行，简直分不清他们的容貌、躯体和四肢。

正当他俩在圆顶上飞转时，维隆斯又发现了第三个光体，就是昨天晚上那个蓝色的幽灵。它从天而降，火光炽烈，如一道电弧划过，与另两个光环混然合为一体。

维隆斯四下环视，只见5个土人蹲在两米外处，最高的那一个在一心一意地吹着笛子。其他的也在抚摸着各自的笛子，他们的眼睛里反射着一闪而过的紫光、金光、蓝光。

过了一会儿，三个光环分开了。维隆斯的金色女郎恢复了原来的仪容姿态，向着维隆斯头上面的石壁飞扑过来，消失在墙壁后面。片刻后，又在对面的庙壁上重新出现。她又轻盈地

向维隆斯飞来，凝然停在他面前。“当我肌肉丰腴时，我在右面上赤足飞跑，用弹簧一样的脚趾弹跳；我飞啊飞啊，一头秀发火星四迸；我两眼之间嵌着一颗宝石，能把阳光化为劈石立开的利剑。”

一束强光直射进维隆斯的大脑，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在石路上飞奔的幻影，身后是火花四射、劈啪生电的长发。她回眸一瞥，维隆斯看见了熟悉的眼睛和嘴唇。但这时的她，并不是凝固的光，她有着丰腴的肌肉，棕黄色的肤色，柔软的身躯。她又一回首，碧玉般的双眼，就像两眼之间嵌在肌肤中的那颗宝石一样闪着绿光。

她纵身一跃，飞上高空。他们一起在一个玻璃建筑物鳞次栉比的城市上空遨游，城市四周是滑石广场。广场的边上，连接着浓密潮湿的莽林。“我飞啊，飞啊，但我的力量还不成熟。遗憾啊，我又要落下来了。”

他们果然落了下来，肉趾触到了石面。

“但我知道我力量还会加强，因为我有强壮的父母。我的父亲多次穿过莽莽丛林，越过浩瀚沙漠，回来时，额上的宝石仍然烈焰腾腾。我的母亲简直是一个血肉之躯的女神，她毕生在高高地云层上来去自如，最后被风暴夺去了生命。所以我知道我一定能高飞入云。”

“我飞啦！”她又出发了。这一次，他们的旅程更远了。当他们迎着看不见的气流飞驰时，她用敏感的手指感触着大气；当她把秀发甩向肩后时，金发发出一阵劈啪的生电声响。他们高高地飞越城市，来到莽林边沿，然后又一个鹞子翻身，直入云霄。底下，树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突然，她猛地弯身下潜。他们以疯狂的速度逼近树梢。维隆斯的笛子发出了一声尖响。她又腾身而起，如一道圆弧飞越一朵白云。接着，她又缓

缓下潜，最后双双歇在城市的边沿上。

“我飞，但我也步行，上下求索，探寻。我用口品尝，用鼻嗅闻，用眼观察，用手感触。我用头发把空气中的气流化为火焰，从而获得力量的增长。当我活着，我神通广大。”

她在城市中急速穿行，进行各种试验、考察、尝试和取舍，维隆斯也跟着忙得不亦乐乎。她性急得一处也呆不住，东窜西跳，简直好像要蹦离这个世界。维隆斯看见了五光十色、花纹图案、制品建筑，还有许多像她一类的精灵。但她走得太急太快，维隆斯什么都没有看真切。

“过去我就是这样的，”她的声音又在他脑海中回响，“现在我又这样啦！我把您的精力化成了我的生命。我又蹦，又飞。”

她一跃而起，悬浮在空中，身后是灼目耀眼的光芒。然后她开始后退到与维隆斯相隔一定距离的地方，周围是宽宽的一圈黑影。她亭亭玉立，金发臂啪作响，两臂往后抱着一个巨大的水晶石。她拧过头，身影逐渐模糊，溶化在水晶石中，最后，只剩下光灿灿的结晶面深处的一线金光。

她又出来了，但她已在水晶石里脱去了血肉身躯，化为一个光影，头发已变成了一个团光云。“是我呀！”

是她。她在穹宇上拗腰折体，闪闪发光，就像黑暗中一轮骚动着的、喷薄欲出的红日。然后，她又猛地飞扑过来。“在我肌肉丰腴的时候……”

维隆斯随着她回到水晶石中，她又恢复了血肉之躯。他满足了她对交欢的迫切寻求，对异性的发狂似的挑选和试探。对配偶的最后抉择。他们生活一起。两个棕色的身躯如光弧经空，风驰电掣地离合追逐，有如绿玉红光。他们像旋风之神，劈啪作响的头发交织在一起，新月般的身躯也浑然一体。然

后，他们又一分为二，各自的生命回到自己的躯体中去。

同居几个月后，她怀孕了。维隆斯和她一起飞到一个石窟里，她腹中的婴儿逐渐成熟，最后，一胎生了四个小家伙。她把生命吹进了它们嗷嗷待哺的小嘴。维隆斯看护着她分娩，陪着她去找一个可以帮忙哺养和照看婴儿的下人。

婴儿们成长了，先长出了毛发，但只有一个婴儿萌发出一丝劈啪生电的毛发，其他三个的毛发都又细又软。她勃然大怒，在云间横冲直撞，发泄怒气。然后她找了一个阴暗角落，把那三个没有天赋的孩子遗弃在那儿了。她头也不回地奔走了。“让那些只会在地上乱跑的小矮人谁要它们就捡了去吧！让它们去哺养这些小伙家，给它们洗刷，喂食，料理吧！这些头发无电、头脑无神的家伙——不是我的孩子”

她把剩下的那个女儿抱上云端，母女二人如彗星划过长空。回来时，女婴两眼闪耀红光，就跟她满周岁时嵌入前额的那颗红宝石的颜色一样。“我要把我的女儿抚养成人，我可以通过一条耐久的脐带把能量传给她……”

以后的几年里，维隆斯一直跟她在一起，随着她一起去探求那不断增长的力量，并运用这种力量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跟她一起征服了她宣称归她所有的那个世界。这里有眉间无宝石、头发不生电的、在地面乱跑的小矮人。——当她把绿色的火焰射进他们呆滞的眼睛里时，他们呱呱大哭叫饿。

“当我肌肉丰腴的时候……”

她不倦地飞行，但随着岁月消逝，维隆斯力竭声嘶了。笛声变得沙哑——他全身逐渐麻木。可是，他没有办法把自己这种衰竭的情况告诉她。最后，她只是生活在他头脑里的一个暗淡模糊的楼阁里，飞舞着，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威风依然不减当年。维隆斯顽强地把一口一口的气吹进笛管。

最后，连头脑里这最后的楼阁也黯然无光了。他四肢完全无力，笛子卡嗒一声掉到石地上。维隆斯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时间就像一口井——又深，又黑，无路可遁。他下意识地贴着漆黑的墙壁挣扎着。过了很久以后，知觉好像从很远的地方回到他头脑中来。他听到温切尔的紧急声音：“队长，天快亮了，咱们得赶回营地去了。”

维隆斯睁开双眼，但总无法把目光对准要看的東西，眼前一片模糊。他侧卧在冷冰冰的石面上，肌肉都没有反应了。温切尔扶着他坐了起来，他的笛子就在身边不远的地方。他用手慢慢抓紧冰凉的笛管，问道：“我昏迷多长时间了？”

“我也不知道。我——那些土人拿走了我们四根笛子，从盒子里。”

维隆斯把手伸过去，抓住打开了的盒子。土人们把他们自己的笛子扔在不远的地方。

“我没有去阻止他们。我——我也跟你差不多，只不过眼睛是睁着的。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头人抬走，那个大个子，吹出——吹出蓝色精灵来的那个。”

维隆斯木然地点了点头。“就是昨晚昏迷过去的那个。”他从地上爬了过去，仔细地观察了被土人丢弃了的那些笛子。他那乱哄哄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清醒的念头：“死的。”他的话有气无力地停住了。

“所以只有你的那位金色舞女，我那位紫色的，和那个蓝色的，”温切尔说，一双碧绿的眼睛闪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而他们只有5个人，无法启动机关，取得新笛子。”

维隆斯点点头。他慢慢地站起来，说：“我们最好在他们派人来寻找我们以前下山。”

温切尔的神情忽然显得慌张：“队长，我昨天晚上来只不过想是看一看。我不是——”

“别提了！”

当他们来到广场上时，维隆斯凝视着地平线上那个独一无二的大弹坑。可能这就是他们从石路上起飞腾入高空的那个城市的标志；可能那些远处的树林就是他们在飞行中几乎撞上的那些树木的后代吧。显然，这轮冉冉升起的太阳，就是……

他一把抓紧了笛子。在他在宇航生涯中，他到过 50 多个星球，可是从来没有到过和看见过像今天遇到的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星球。

难道这个星球上过去的居民全死了！

是死了吗？

“队长？”

维隆斯从遥远的思路回到现实中，陪着温切尔来到溪谷。“要能睡几天——”

“如果赶在大伙儿醒来以前偷偷地溜进营房，就可以睡上几个小时。”

他们果然赶在大伙儿睡醒前溜回了营地。维隆斯倒在他的吊床上，睡得很香，没有做梦，也没有听见营地的起床哨。

几个小时后，另一种紧急的刺激把他弄醒了。他跌跌撞撞地爬了起来，跑出帐篷，但觉饥火中烧，无法忍受。他拖着麻木的两腿来到餐篷，一个炊事员正在提前为午饭做准备。维隆斯告诉他自己饿极了，炊事员给了他一个盒饭。维隆斯一口气吃光，连添了两次，歪躺在饭桌旁。

接着，他又听见了赫勒盛气凌人的咳嗽声。“队长，根据我的理解，谁要是昨天晚上违反你的留在营地不许外出的命令的话，将以叛逆罪论处。”

维隆斯的声音像喝醉了酒：“我指派温切尔为我的特别助手，在非常时期。”

“哦？奇怪的是你过去没告诉过我。”

“我也很奇怪。”维隆斯固执地跟他顶着嘴。

赫勒眯着他那双灰眼睛。“好吧，你觉得在允许我们进入地下宫殿前必须首先考虑周详的那些问题，我想你一定已经有时间考虑过了吧。”

简直是讹诈。维隆斯叹了口气：“吃过午饭去。我带着温切尔作为我的特别助手，你也可以挑一个人。”他的手表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出发之前，他还可以睡一个半小时。

欧尔仙用一块湿毛巾把他从梦乡中惊醒了：“队长，赫勒教授在大发雷霆，你已经迟了一个半小时了。”

维隆斯头晕眼花地坐起身来，脑子怎么也无法清醒。他从药箱中取出药剂喝了些，还是有些晕晕乎乎的。这样三弄两弄的就更迟了。

赫勒神色严峻地跟他点了点头，他们一块儿上山了。维隆斯感到眼前这个朦朦胧胧、阴阴森森地不断向自己逼近的峡谷，像是通过另一种感官映入自己脑海中来似的，既不太真实，又不是幻影。他脚底下也有不同样的感觉。

直到他们面对着那通往主殿地下走廊的石阶时，维隆斯的脚步才稳了下来。一会儿后，他和温切尔、赫勒、内文斯四人都来到了地廊里。在他们面前，涂釉的石地，一眼看上去，走廊似乎只通向一堵空墙。但还没走上五步，石壁便滑向两旁，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和上面大殿一样大的地下厅堂里，只不过天花板比较低，发光的石面把大厅照得通亮。

维隆斯把头往后一转，灼灼的目光扫视了60度角，停在一块真人般大小的石像上。她肤色棕黄，身材修长，昂首挺

立，碧眼上视。眉间有一颗嵌入肌肤的蓝宝石，双臂环抱着身后一块和她一样高的长方形多面水晶石，肉趾紧抓着地面，正准备一跃而起。维隆斯不禁惘然若失。他抬头注视着她那石雕的面庞，留在上面的那种探寻的神情似曾相识，但五官仪容却又素未谋面。

“队长——那边。”

她在水晶石的另一面上又出现了，这次的肤色蓝得鲜艳，轮廓精巧的躯内似乎可以看见能量在流动。她双臂高攀，头笼轻云。维隆斯凝视着她那张改变了花容的脸庞，不知道怎么说好：“温切尔——昨天晚上你看见像这样的吗？”

温切尔明亮的眼睛显然闪烁着心照不宣的神色：“你是指穿透水晶石的路，从——从——一种存在形式变成另一种存在形式的路？”

“从一种存在形式变成另一种存在形式的路？”

赫勒走了下来，站在他们面前，扇动着脑袋上的两只大耳朵：“到底你们昨天晚上看见了些什么？”

维隆斯不乐意地把自己昨天晚上的经历向他说一遍，看着这一切被赫勒那个充满古怪念头的大脑一过滤就完全变了样。他说完后，赫勒不饶人的目光射向了温切尔。

温切尔说了他自己的经历：“队长，我觉得水晶石里的那段路是一个象征，用这样的手法暗示我们，什么时候是在回忆往事，什么时候又回到了现实。除了在这回忆与现实交接的时刻之外，我在别的时候都没有见到巨大的水晶石，而且显然你也没有。但后来——我想大概是你昏迷了过去以后——当我跟着我的那一位走上死亡之路，看着他最后寿终正寝时，我发现他手中拿了一块和这块大的水晶石样子相同的水晶石。他带着这块小水晶石到一个他称之为死屋的地方去。那块小水晶石大

约有我的小手指第一节的一半那么大。他把它拿在手中，然后就——死了。后来他的随从们回来了，打开他的手一看，水晶石已经不一样了，中心有一颗紫色的瑕疵——原来是没有的。”

“你不认为那是一种象征吗？一种暗示？”赫勒问道。

温切尔碧绿的眼睛流露出迷惑的神情：“我不知道。他——他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也许那水晶石只是一种登记死亡的手段，也许是召集随从的一种信号。还可能是这样，他死时，某种物质——他个人的某种肌体情感电波传递到水晶石中过去了。一个——一个灵魂印记，也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我的想法。”

赫勒炯炯有神的目光又投向维隆斯：“队长？你怎么解释温切尔所看见的一切呢？”

维隆斯摇摇头。在重新与她一起继续走上生命的旅程，并送她走过那段水晶路直至死之前，他不愿意妄加解释……

“……今晚？要不要今天晚上来与她共同生活，直到她撒手仙逝呢？”

但那不会是最后的死亡，只要他手中还拿着她的笛子，那是她的生命之源。

“你当然有你的解释，即使你不愿意说出来？”

“我想你也会有你的解释的，赫勒。既然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我当然有罗。建筑这个寺庙群的那个种族的人显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我们人类多少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那种力量。”

“那是说，假如昨晚所见不只是笛子引起的幻觉的话。”

“你们俩谁也没认为那是幻觉啊。这些人能够通过一种晶体状物把太阳能注入他们的肌体内。他们能够在空中飘浮并飞

行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后来，他们统治着他们同种族中那些迟钝的、缺乏天赋的成员。现在，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被召到这儿来了吧，队长？”

维隆斯郁郁不乐地瞧着地面：“为了揭示一个伟大的真理？”

“正是！我们被召到这儿来，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第二个具有那些人所具有的神秘力量的人种。在整个星河系的各星球人种中，我们被挑选来继续沿着他们没有走完的进化之路走下去。”

“那么，那些土人又怎么解释呢？你不相信他们正是建造这个寺庙群的那个人种的后裔吗？”

“怎么可能呢？难道你认为他们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吗？——除了他们都是人这一点之外？”

“这是蜕化变种。这个地球上散布着核弹坑。”他自己也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蜕化变种必须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遗传紊乱，然后才会重新稳定下来，成为一个新的、单一的、同质的种族。从弹坑形成的时间来看，年头是远远不够的。他转守为攻地向赫勒发问：“教授，如果你断定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那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充当那个超级人种的接班人呢？”

“显然，他们太原始了，不可能作此飞跃。他们要补走的路程太长了。他们甚至还够不上石器时代——我们没看到任何工具和武器的痕迹。不过，我想，要是那个超级人种能为他们现身说法，循循善诱的话——”

“那些土人每天晚上到这儿来吹笛子。”

“这显然不够。他们没有提问、寻求和探索的智力。”

维隆斯不再争辩下去了。他抬头一看，石阶上站着一排人，一个个都听得入了神。“如果我们要求和探索什么的话，那还是再往前走吧。”

四

大厅里还有两个石雕和晶体的美丽塑像。考察队粗略地视察了一下，维隆斯则在步测大厅的四壁。他才测了一面，忽然，石壁下滑，出现了一个缓缓向下的走廊。其他人也走了过来。“且慢，我要先看看这个大厅所有的出口，并画一张草图以便参考。”

他们发现还有三个通往别处的走廊。他们进入最后的一个，身后的石壁闭上了，与此同时，两旁的石壁往后摺了起来，现出了第二个大厅，而他们就站在台阶口上。维隆斯仔细打量着这个新地方。大厅地面全是一个个活动的陈列箱子组成的，每一个密封的箱子里放着一件闪光的东西。

教授和助手们高声欢呼，一拥上前，只有维隆斯一个人暴跳如雷。十七年来，他领导的考察队每有珍品发现，总要先停下来祈祷，但在这儿，什么东西都已准备周到，而且还放在玻璃箱里。他的脑海里立即转过了一个念头：多像一个星际老鼠夹子啊！维隆斯满腹狐疑地皱了皱鼻子。他的小老鼠们正在一溜烟地跑过去吃乳酪哩！

真是香甜的乳酪。他们面前摆着一套精心选配的艺术珍品——脆薄的杯碗，别致的盘碟，精美的服装，金丝银线的织锦，还有又大又辉煌的玛瑙。

然而，这个大厅只是另一个精心设计的展览大厅的前厅而已，还通往第三个、第四个……

但他们很快就证实了，这层层相套、优雅精妙的连环大厅是有尽头的。两个小时后，他们发现他们所在的大厅只与进来的大厅相通，而那个大厅只与原先进来的大厅以及其他两个没有出口的房间相通。

当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出路时，赫勒鸠鹰似的锐利目光投向了维隆斯的草图簿，他把草图与维隆斯的寺庙群平面形势参考地图比较一下，说：“如果你这两张图的比例没有错，队长，那么，这里还有整个我们无法到达的地下部分。”

“要不然，你想他们把分发笛子的机关和有关存贮物藏在哪儿呢？”

“啊——当然罗。但是，假如有门路能通往那些厅堂呢？尽管我们显然在这儿没有发现这些入口。”他的目光四下扫射着。“队长，你对这一切有何感想？”

“非常漂亮。”

“但完全是无用的。没有一件实用的东西，没有一件东西向我提供和描述了他们日常生活的情况。这些东西只告诉我们，收藏了这套东西的那些人里面有一些非常出类拔萃的艺术家和工艺家。你知道为什么这套东西的种类范围这么窄吗？”

“我还没想过。”

“显然，种类不多，因为这只是用来表现他们的能力的一些具体样品。其余的，他们要我们通过笛子去了解。”

维隆斯耸了耸肩膀：“就算是这样吧。”

“那么，我们今晚全队都到这儿来，你不打算反对吧？显然你和温切尔昨晚的试验没有什么害处嘛。”

维隆斯又耸了耸肩，放弃了他对笛子的独占权。

“而且，既然你已经视察过这个地方了，你不会反对我明天派一个小组下来拍照和登记编册吧？”

“不反对，要是能弄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话。”

“会弄得好好的。”

阶梯是自动的，他们刚走过去，天花板就打开了，出现了一条通道。他们重又回到了地面上。

维隆斯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他预感到内心有一种疯狂的冲动。他坐在吊床上，从盒子里取出笛子来，爱抚地摸着它冰凉的笛管，恨不得立刻在这儿就吹起来，让她再活下去。但这儿不是地方。

“主殿也不是地方。”当他和考察队一起来到方丘顶上时，他又这么决定。今天晚上不能在那儿。考察队员们向主殿走去，泛着微光的石面上，大家都放轻了脚步。他们鱼贯进入大殿，分散在四面，靠墙席地而坐，一个个默默无语，心事重重。每人发了一根笛子——他们又向石台取了一盒，以补充被土人拿走了的那几根——然后各自不由自主地就把笛子举起放到唇边。

维隆斯不想跟他们呆在同一个大殿里。当第一声笛音怯怯吹响时，他就溜了出来，大步地急忙走下石阶。他来到了一个小庙里，圆拱窗外悬挂着孛生明月。他双手颤抖着把笛子放到唇边，舔了舔吹口，吸了口气，吹了起来。

可是什么也没有，空中只出现了一抹菲薄的彩色的雾。没有成功。维隆斯再吹一下，奏出了一种从来没有人听到过的旋律。

现在也没有人听见。只有维隆斯自己一个人，孤伶伶地蹲在这寒庙里。他的嘴唇忽然感到一阵冰凉，窗外那一对孛生月亮冷冷地在他呆滞的眼前滑过。

她是不是要寻其同类呢？不会的。可是，他手表上的指针表明，又过了沉闷的一刻钟了，而他吹来吹去还只是吹出些雾来的时候，他就拔腿离庙，径自向主殿走去了。

要是上两个晚上，那催人入梦的光焰迷魂阵早就会叫他晕晕乎乎了。现在，蹲在主殿四壁墙根的人和土人们也都神志不清，目光呆滞，显然已经掉进了光焰迷魂阵了。可是维隆斯毫

不迷糊，他站得稳稳的。肌肉由于心情的紧张而绷得紧紧的。他把自己的笛子再一次放到唇边吹了起来。

她还是没有出现，只有他在那个被遗弃的、荒凉的小庙里已经吹出来过的轻柔光帘。

后来，他只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出寺庙群，险象环生地摸黑下了峡谷。他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灯光下，发现了笛子上的裂痕。

金属笛管上有一套精致的小玩意儿：有用陶瓷做的，有用闪光丝线编织的——还有单独一块白色的水晶石，像他小手指第一指节的一半那么大，水晶石深处，有一个金色的斑点。他的金色女郎！但是，当他拭探着用力捏时，水晶石上出现了放射状裂纹。

碎了。维隆斯惘然若失地把碎片握在掌心摇晃着。当她死时，她的肌体情感电波立即被攫获并保存下来——灵魂的印记铭刻在水晶里，可惜是这样一种一摔就碎的东西。他使她复活过来，跳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舞，然后他筋疲力尽，把她摔在了石地上。笛管掉在石地上时那“卡嗒”一声还在他心中震响着。

维隆斯捏紧手中锋利的碎片。他走出自己的帐篷，溜进了黑夜笼罩着的丛林。方丘上的笛声在夜空中萦绕。他来到了溪流边，一股浓郁的泥土味迎面扑来。

“我飞啊飞啊，一头秀发火光四迸；我两眼之间嵌着一颗宝石，能把阳光化为劈石立开的利剑。”现在，她要求最后一次把水晶的碎片化为辉照云天的光焰，怎能让她在这莽莽丛林里长眠孤窟呢？

这时，他看见了溪水里双月的倒影，浮光跃金，静影沉璧。他忽然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他把手腕一抖，把她送到了长眠安息之地。她轻轻地敲碎了银镜似的水面，水中的月影

化着粼粼涟漪。她随波而逝，离开了他。

离开了这茫茫的黑夜，离开了这死寂的世界。维隆斯穿过一片空荡荡的树林，回到了空悠悠的帐篷中。他躺着，凝视着脑海中幻现的光影，双手紧紧地握着——但手里什么也没有。

当他被声音吵醒时，天色已经微明。他连忙赶到吃饭的地方。考察队已经回来了。他们饿得什么都顾不上了，一心只想着吃，一个个如狼似虎地扑向食物库帐篷，拖出一袋袋的浓缩食物，用手舀起一捧一捧的粉和丸子。鲍尔斯基独自把一包碳水化合物粉拖到食库帐篷的遮荫处，把食物有条不紊地填进嘴巴。

维隆斯看到赫勒在帐篷的另一边，正和 5 个土人蹲在一起，把高蛋白丸子倒进他们的饭碗里。

“你在给他们喂饭吗？”

赫勒闻声抬起了头，面容憔悴。“队长，他们快饿死啦。喂饱了好跟他们说话。”

那我希望你已做好准备，可以很快就把话谈完，教授，说不定你正在让他们服毒呢？”

赫勒猛地吃了一惊，惶恐地朝土人们扫了一眼。“我——”他心烦意乱地一手插进了头发。“我没想到这一点。

他们的新陈代谢系统可能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我——”他的手颤抖着。“我看到有机会，我就——”

“不过，现在也不必停下来。这可能是你最后的一个机会。”

赫勒紧张地抬起头说：“内文斯是我的通讯组长。内文斯把一袋丸子全倒到地上。开岔的手贪婪地铲着，舀着。个子最大的那个土人第一个把头钻进那堆丸子，唇膜抖动不停。

维隆斯高声把内文斯叫了来。赫勒和内文斯两人进行了大

胆的努力，利用各种语言、手势和表情跟他们沟通，最后甚至用手指和尖棍在潮湿的泥土上写写画画。“纸会使他们更糊涂的！内文斯一边忙着，一边匆匆地对维隆斯说：“千万不要使用一种比对话内容本身的文明程度还要复杂的媒介。”

“既然这样，那还是说话吧，”维隆斯冷冷地建议道。对内文斯所作的努力的反应是令人鼓舞的，土人们继续大吃大嚼，跟在满地乱滚的丸子后面又是追，又是抢，然后把饭碗里的丸子倒进弯弯的大嘴巴里。

等到碗里的丸子也吃得精光时，内文斯的努力终于引起了一位听众的兴趣，这就是鲍尔斯基：“队长，要不要试一试我们前天晚上尝过的那种东西？”

“代酏酒？赫勒，想要试一试另一种牌子的毒药吗？”

赫勒立即表示同意。

“那就先别让他们再吃丸子了。要是代酏酒行的话，我们先让他们懂得这样一个条件关系——要吃的，就得先说话。这样，我们就有办法了。”

土人们欣然同意服用这种颜色很浅的酒。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地轮流嗅一嗅汽化盖。浑浊的眼睛几乎立刻就明亮起来了。“行啦！”赫勒得意洋洋地说道，“他们的大脑细胞纤维——”

“还在念念不忘吃！”维隆斯眼明手快地一把拦住第一个跑过他身边、向食物库冲去的土人。他跟这个土人扭打起来了，他发现对手简直是一把怒不可遏的骨头。土人凶猛地吼叫着，指节、腕、肘、胳膊都会向着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屈曲。他的手指一把抓住维隆斯的脖子，弯弯的大嘴巴一口咬住维隆斯的左颊。维隆斯吼道：“向他开枪！”

其他的土人也冲破了站成一列的惊慌失措的人们，纷纷向食物库扑去。他们的意外行动比维隆斯的困境更紧急有力地唤

醒了目瞪口呆的人们。“打倒他！”

温切尔从赫勒的皮带上一把拔出电击枪，朝着呆若木鸡的教授身旁连放数枪，当场把那个土人击倒在地。然后，他一手捂着带血的左颊，一面奔向食物库，把其他四个土人一一击倒。

当维隆斯命令把五个瘫软的土人拖到营地外面去时，赫勒两眼冒火，不服地说：“他们是有理智的。”

“他们有的是饥饿。连狗都会找到食物，如果它饿得厉害。”

“但狗不会长得像个人啊！狗——”

但现在不是探讨宇宙间的各种定义的时候。“要是你想在他们醒过来时还要试试的话，那就拿一袋丸子来——一袋。不过我可要握着电击枪。刚才，这些宝贝已经从原来设想的毫无危险一下子变得可能成为一帮亡命凶徒了。不过，我还是要说只是‘可能成为’。”

被电击枪打昏过去的土人很快就醒了。内文斯想尽办法，试图使他们明白那一袋丸子和这些人想与他们交谈之间的关系。但土人们的回答却是发动攻击，连续地向年轻的助手野蛮地扑过去。

于是他们又被击倒在地，维隆斯阴郁地看着五具失去知觉的躯体，说：“赫勒，我看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先让他们懂得攻击和统统被打翻在地之间的关系，然后才是食物和交谈之间的关系。”

赫勒勉强地点点头：“可能代酊酒没怎么启发他们的理智，倒激发起他们的攻击天性了。”他承认说。

“而且，说不定当你快饿死时，进攻就是理智的反应。”

可是，当土人们恢复知觉时，代酊酒的效力显然已经过去

了。他们缩成一团，阴沉愠怒的目光在电击枪和丸子之间荡来荡去，唇膜抖动着。大个儿站了起来，低下了头。维隆斯握紧了手中的电击枪。但他不是冲上，而是转过身去，走了。其他四个也跟着走进了树林，脚下喀喀嚓嚓地响着。

赫勒垂头丧气，维隆斯把电击枪插回皮袋中。“他们还要来的。我在这儿守着食物库，你们去睡个大觉，补回昨天晚上的一夜不眠。”维隆斯转过身来，第一次注意到教授和学生都那么疲倦不堪。

但当他面对着他要看守的伙房时，他的恻隐之心又消失了。箱子、袋子全打开了，食粉、丸子、夹心松饼，还有粮食，撒得到处都是，连地上都有。维隆斯面色阴沉地巡视着，尽力把还能吃的收拾好。把地方弄整齐干净后，他就手持电击枪，无聊地呆在帐篷里，等着时间慢慢地过去。日移影动，微风轻拂，枝茎摇曳，红绿树叶窸窣晃动。土人们没有回来。

直到黄昏时，阿圭拉才来把维隆斯叫到营地外沿。土人们一起从树林里出现，唇膜飘动着。那个大个子把双手伸到维隆斯跟前。

维隆斯注视着向他递过来的东西。这是一个小小的金属仪器管，两头空空，内壁上有一些质量很轻的叶片，中心悬浮着一个刻有指针度数的圆形仪表。管子的金属上略微看得出有些麻点，盛放仪器的盒子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儿脏东西。

大个子朝着仪器作了个手势，嘟哝了几声。

“交易？”维隆斯猜想着，吃了一惊。他用手指指嘴巴。

大个子也指指他自己的嘴巴，唇膜抖动得更厉害了。

“拿一袋高蛋白丸子来，”维隆斯迅速地吩咐阿圭拉。“还有夹心松饼，还有赫勒，要是他在附近的话。”

阿圭拉把丸子、饼干和教授都带来了。“他们拿来的？什

么玩意儿？”赫勒问道。

维隆斯把仪器一手塞给了他。“你猜猜吧。阿利，拿着我的电击枪，准备着。”他把枪交给助手，解开了放着丸子的口袋。土人们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们把丸子倒作一堆，然后一捧一捧地舀起来。他们又把夹心松饼挑了出来，高高兴兴地分着。

“行了，队长，我相信这是一个气象仪。一个风速仪。”赫勒把仪器举了起来，叶片被风一吹，在管子里旋转起来，刻度盘上的指针也摆动了。

“对于他们来说，真是一件精巧的礼物，而且一点儿没坏。”

“就是啊！显然，这儿有一个我们尚一无所知的手制品仓库，那儿有一些自从大破坏以来一直藏得好好的东西。”

五

维隆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飞机探察线报告说，居民中心已经全部摧毁了，连一点点残垣破瓦都荡然无存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像篦头发似地氡布满这个星球表面的浓密的丛林篦一遍。维隆斯斜眼望着那茫茫夜空。“你打算今天晚上带考察队到寺庙上去？”

“当然，虽然我们昨天晚上都体验了那么生动的经历，可是，对于这东西的技术，对于他们到底是怎样产生这样的效果的，我们却一无所知啊。”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技术。他们的力量是天生的。”

“可是，眉间的那颗宝石不是天生的呀！你告诉我说你在你的笛子上找到的那玩意儿也不是天生的呀！而且，只要我们

能够学会把一个人‘录’下来，以供未来的需要，那将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你能想象有这么一天，你能够与苏格拉底并肩而行吗？还有牛顿和爱因斯坦，李奇和帕迪尼，在他们毕生的工作和研究中，你都能亲随左右？还有，你能想象吗，莎士比亚在奋笔疾书，你就在他身后探头——”

“莎士比亚已经死了，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我们上山吧。明天，我要设法动员我们的朋友拿些东西来交易。不过，这一次我得要跟踪他们。”

当晚，考察队来到峡谷口时，欧尔仙把维隆斯拉到了一旁。她把她的笛子塞进维隆斯手中，说：“我不再吹这个了。不过，我觉得——我觉得你应该吹，队长。”

他还没来得及问问她，她就如释重负地掉头跑了。维隆斯满腹狐疑地端详着手中的笛子。

温切尔出现在他身旁。他指着跟在考察队后面的那伙土人，说：“队长，今天下午我已经问过每一个队员了，昨天晚上谁也没有梦幻中见到他们那个种族的人。”

“哦？”

“是这样的，我几乎向每一个人查问了他们在梦幻中的经历。你知道，那具有天赋神力的人看来并不具有同等高尚的道德品质。好几件事说明了他们真是老奸巨滑，人面兽心，还有许多事情暴露了他们的冷酷和若无其事的恶毒行径。很清楚，他们并不把那些没有天生神力的家伙看作是真正的——人！”

“你说的是那些满地乱跑，服侍他们的小矮人？”维隆斯皱起了眉头。无疑，他自己的那位金色女郎也毫无这样的善心。她对那些低等人种看不出有什么感情。“好吧，就把这看作是那些土人具有思维能力的一种迹象吧——他们害怕跟我们接触，因为有思想顾虑。”

温切尔点点头：“我也是这么猜想的。你知道的，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些土人生存和发展下去，他们甚至会进化为一个文明种族的。”

这话并没有打动维隆斯的同情心：“要是他们的毛发也会发出火星电花的话，他们都会活下来的。”

“但其他的都没活成呀，那些会跳舞的精灵，还有他们的低等人。”

维隆斯恼怒地问道：“他们后来到底怎么了？难道一点儿线索都没有吗？谁都不知道？”

温切尔明亮的眼睛避开了维隆斯的视线：“我——我不敢肯定，因为欧尔仙不愿意和我谈。不过，其他人倒都没有看见什么。”

“好吧，会知道的。”

维隆斯相信自己很快便会知道结果。他靠在庙壁上，把欧尔仙的笛子放到唇边，运气一吹，一个火红的精灵应声而出。笛声中，随着这光炫耀目的梦幻仙境而复活的，不仅是一位与前不同的翩翩起舞的光焰人，而且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此时此地，满地乱跑的小矮人已经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而具有神力的毛发生电的则越来越少了。

“太少了！不过，虽然我们人数寡少，但我们仍然大权在握。那些软弱无能、没有神力的家伙，仍然在我们的光电宝剑之前卑躬屈膝。不胜犬马怖惧。但是我们知道，再过不了几代人，我们不但将会绝灭，而且还会蒙受耻辱。我们知道，一旦我们最后的子孙死光以后，这些低等人种就再也不会用他们的丹田之气来供我们的先辈们借光还魂了。相反，他们将狠毒地毁掉我们藉以永生不灭的笛子。那时候，我们将与水晶的躯壳同归于尽，成为遗传规律中的这一奇花异葩的牺牲品。因为，

正是这种特殊的遗传规律，注定我们的子孙后代越来越少以至最后无法延续后嗣。

“我们将从宇宙中消失——属于我们的宇宙！”

不过，尚存的英才们知道，宇宙中并不只是他们。他们翘首星空，苦想冥思。在这宇宙的某个地方，有着同他们相似的生命。因为我们大可以自豪地问，难道不是只有人这种形式，才可能是宇宙间最万能、最理智的精华吗？而且，总有那么一天，那种生命在他们的宇宙探险中，会发现这个星球的。

到那时候，他们将静待恭候。等着去跳呀，飞呀，闪掠盘旋；等着使他们的整个历史从头到尾地重新复活——他们的每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整个种族的故事；每一个家庭的历史，就代表了整个种族的历史。而且，到那时候，除了静待恭候的笛子外，将没有别的什么会来分天外来客们的心，也不会有叛逆的低等人去毁坏那些珍贵的而脆弱的笛子了。

那时候将根本没有低等人了。

维隆斯的笛声使寺庙群的头几座出现在幻境中。在远离所有居住中心的地方挑选了一处土地，方丘平地而起。特别建了一个保险库来置放全套的笛子——这就是可敬的祖宗们。保险库精心安装了缓冲和防御设备，内壁上雕刻了这个具有天赋神力的种族的历史，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一个又一个的荣耀。他们从来不曾失败过，也永远不会失败。

由于他的伴侣的早逝，维隆斯没有亲临目睹那场末日大屠杀。在走进了死屋，踏上了进入水晶石的道路，而炽烈的光环又尚未重新出现之际，维隆斯强使自己从幻境中恢复知觉。他使劲把笛子从唇间推开，五指痉挛如爪。

为了确保他们那脆弱易碎的永生的寄托物的安全，他们把低等人全部杀绝。他们首先盖起了寺庙——星际诱饵，然后系

统地把一切销毁，灭迹。维隆斯不用看就知道了。他情不自禁地把手中的笛子猛力一掷：滚你的蛋！笛子“卡嗒”一声摔在石地上。

但别的光环还在他脑子里乱飞，盛怒并不足以使他能立即离开寺庙，把笛子里的光焰世界摔个粉碎也不能使他免于丑态百出。黎明时，他跟其他人一样把食物库闹翻了天，食物到处乱扔，肆意浪费。

人和土人们挨着都在大吃，开岔的手和五指的手都在贪婪地扒着。

维隆斯躺在吊床上，迷迷糊糊，忽然，迟疑不决地欧尔仙朦胧地出现在面前。“队长，——”

“你没吹笛子。”声音像喝醉了酒。

“没有，我——”

“那好，你去守卫食物。别让土人抢走。有事儿喊我。”

“跟那些土人在一块儿？你要我去——”

“拿我的枪去。他们要是走，就来叫我。”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来了“队长，土人——，我不让他们靠近食物库。我向他们开了枪。他们现在到树林里去了。”

维隆斯坐了起来，默默地看了看表。正午。“是去拿东西来交易吗？”

“不知道。我——你要我跟着他们去看看？我一个人？”

维隆斯吃力地摇着头以表示他绝无此意。“药箱。”他用粗哑的声音对欧小仙说。他的脑子已经僵硬了。

十分钟后，刺激剂起作用了。他走出帐篷，在晌午的微风中，脚步还有些不稳。欧尔仙领着他走进丛林。“他们先走了一刻钟。”

“他们走路像海龟一样。而且还有点儿像大象。”幸亏他的头脑清醒了，脚步也稳了。他很快就发现了土人的足迹，很容易地就跟踪上了。欧尔仙跟在他后面。

“队长——”

“跟踪时可不能聊天啊。”

“哦。”显然，要说的话并不太紧急。

穿越丛林的土人也走得不紧不急。维隆斯和欧尔仙跟着他们越过溪流，然后背着寺庙群而行。两人很快就靠近了他们，可以听得见他们的脚步声了。“我们最好离得远点儿。”维隆斯沙哑着嗓子悄声说道。

“队长，我给你的笛子——”

维隆斯咬着牙根说：“我把它砸了。”从欧尔仙灰白的眼睛里一闪一闪的目光，维隆斯知道，自己愤恨的感情也得到了她的共鸣。他看看手表，摸摸肚子。“我们应该先吃了午饭再来。”

“这是因为那些笛子使我们饿坏了。”

“那些笛子——”维隆斯看着她，没有说下去，又是一阵饥饿令他肠胃抽搐。

“所有那些光焰，变幻——都是从我们的肌体中取得能源的，”她神情激烈地说，“那些水晶石直接从我们身上攫取能量。”

维隆斯一动不动地细细回味着她的话。累得东歪西倒，饿得真想狼吞虎咽，头晕目眩直发晕——这些都不仅仅是睡得太晚和饮食作息时间不规则的结果。精力衰竭的种种症候他都一应俱全，活像耗干了电的蓄电池。“欧尔仙，为什么你总是能一矢中鹄的呢？”

“因为我脑十分清醒，”她不客气地回答说，“而且，要是吃了亏，我总是知道的。”

本来，他也应该知道的。只要再过几天，再尝尝那令人迷乱的咒语的滋味，他也会知道的。但那些土人又往前走了。“等我们回营再谈吧。详详细细地谈。”

她点点头，冷淡地表示满意，他们又再往前走。进入溪边茂密的草木丛后，土人们加快了步伐。他们两次停下来果腹，摘下长满黄色浆果的树枝狼吞虎咽。维隆斯和欧小仙躲在潮湿的簇叶下注视着他们。维隆斯羡慕得肚子咕咕直叫。“要是我们也敢尝尝野生植物——”

欧尔仙尖刻地瞥了他一眼。

“要是我们敢的话。”他没有再说什么，静了下来。当土人又继续往前走时，他把电击枪拿在手里，警觉地注意着周围的一切动静。脚下的泥土又湿又黑，尽是腐叶。

到了近傍晚时分，林中旅程停止了。前方，土人们沉重的脚步声静了下来。维隆斯和欧尔仙等了一会儿。然后警觉地往前移动。

前面，丛林间的空地上，有一个小小的半球形的圆顶房，一半攀满了藤蔓，门开着。维隆斯听得真切，里面传来的正是他们一路追踪的土人的嘟哝声。除了这一座圆顶房外，还有其他的，大小和建筑式样都差不多。下半部分的镶板是棕色的，半透明；上半部分的镶板是绿色的。

维隆斯小心翼翼地慢慢绕过第一座圆顶房，围着第二排的第一座兜了一圈。他轻轻地敲敲那半透明的镶板，发现质地是塑料的，可以说一点儿也没有老化变质。他把前额紧贴在这半透明的镶板上朝里面张望，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些静物的大致轮廓。

欧尔仙的神情同他一样，也是茫然不解。忽然，她往别处看了看，碰了碰维隆斯的胳膊，用手指了指。透过茂密的草木，

他发现了又一群圆顶房。他回头朝土人走进的那座圆顶房瞥了一眼，一手把欧尔仙腰间的电击枪从皮带上拔了出来，塞进她手中。“监视着他们。要是他们转回咱们的营地去，上我这儿来。”他用手指了指，示意前方的那群圆的拱房。说完，他就一闪身离开了。

第二个圆顶房群比头一个占地要广，建筑式样也较为多样，包括一个单间的长房，几个小圆顶房，还有五六个稍大的。外面的镶板虽然藤缠蔓绕，但实际上也一点儿没有损坏。维隆斯推开了一扇上着活页的门，走进了长房。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而且，凌乱不堪。尽管由于半透明的绿色镶板的过滤，室内的光线很暗淡，维隆斯仍然可以看得清这种杯盘狼藉的情况。大大小小的锅碗瓢盆撒得到处都是。地板、墙壁上，东一滩，西一抹，斑斑点点，全是干了的油污泥迹。维隆斯用脚步测了测房间的长度，也辨认出了别的东西——桌子，椅子，炊具，水箱——样子跟地球人用的东西大不相同，不过可以辨认得出它们的用途，如果假定这屋子里居住的是类似人这样的生物的话，看来，他发现的这个长房是一个厨房——一个劫后荒芜的厨房。

就像他昨天早上看守的食物库一样的劫后荒芜，是经历了一场疯狂的、集中的饥饿风暴的洗劫后的荒芜。他打开了一扇柜门，发现里面堆放着塑料餐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餐盘摆设得很考究，与周围的杯盘狼藉形成鲜明对比。

他困惑不解地来到厨房的另一头，走进了一间较大的圆顶房。这里面的光线也很暗，但东西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吊床，桌子，椅子，柜子，还有零碎杂物。不过这儿的一切都摆设得井井有条。

他正在逐一打量那些零碎杂物，欧尔仙来了。“他们又回

咱们营地去了。”

他猛地抬起头来，问道：“带什么了吗？”

“大概又是一件气象仪吧。刚才我查看了一下他们呆过的那间屋子，那显然是一个存放测天仪器和气象器材的仓库，不过，仪器也好，没有一件跟我学气象时用过的模一样，但都很相似。还有一些气象记录，不太多——许许多多页都是空白的。当然罗，我不认得那些字，也看不懂他们的数字——”

“就像我看不懂这些东西一样，”维隆斯打断了她的话。他塞给她一本用黏合剂粘起来的柔软的塑料薄膜簿子，上面画满了许多莫名其妙、错综复杂的直线和曲线。“就像我自己的字迹一样难认。”

她在柔软的薄膜页上扫了一眼，“这意味着我们在和一些有手的‘人’打交道，就像我们那些有手的土人一样？”

他点了点头，指着圆顶屋里的家具说：“而且有胳膊，有腿，有躯干，而且大概也有脑袋——就跟我们那些土人一样。要不，就是些其他的类似人的种族。”

“这个行星上具有人的特点的种族只有两个，”她提醒他说，“除非你想把那些低等人也另外单独算作一个种族。”

“可是他们已经死了好几个世纪了。完全绝灭了。而这一群圆顶房在这儿还不到几年功夫呢！”

“要不就是那些土人。”

这种解释真是无稽之谈。

“探索组的小伙子们疏忽了这个地方，我倒并不太感到奇怪。这些圆顶房伪装得很好，棕绿二色使它们完全隐没在茂密的丛林中。再说，这儿离寺院也太远了。所以，装有生物感应器的飞行器在飞行探索时，没有特别注意搜索这一地带。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整个星球上毕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哩。”

“但我们那些翩翩起舞的光焰人却在这个统治了——而且飞翔了好几个世纪了。如果那些土人在其进化的征途上能够接近到这一步，以至于能够创建这样一个复杂的布局，那光焰人们一定会知道的。可是，从我们吹过的那 14 根左右的笛子中，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这些土人存在的迹象呀。你和我吹过的那根笛子是最新的，可是‘他’显然也对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文明种族一无所知呀。”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对。创建这一前哨据点的人也来自外层空间，像我们一样。”

“那这只能也是一个前哨据点了。”

“我看，在作进一步猜测之前，咱们先在周围再找找，看还有什么没有。”

她同意了。于是，他们俩一齐动手搜查那些零碎杂物。

5 分钟后，他们找到答案了。维隆斯把东西摊在桌子上，两人都俯身看了起来。深沉的寂静笼罩着他们。

“一个相册。”欧尔仙终于轻轻地说了一句。

“就是回咱们营地去的那些土人的。”印在塑料薄膜上、望着他们的面孔是熟悉的：两个鼻孔，圆形的口腔，弯弯的下唇上挂着肉膜。开岔的手也是熟悉的。只不过现在的土人们的躯干因为挨饿而失去脂肪和肌肉纤维，而且没有了长袍、上衣、裤子和漂亮的饰器，有的只是满身的泥污。维隆斯匆匆地翻阅着相册，照片上的背景是各种技术装置，他们的土人看来是某个未知的星球上的人，有科学，有机器。虽然不认识相册背页上的字，但维隆斯和欧尔仙从照片上已经看懂了大概。

看完了最后一页后，两人把相册啪地一声合上，面面相觑。最后，维隆斯说：“他们要不就是到这儿来探索，要不就是到

这儿来定居的。只要大略看看这儿的状况就知道。另外，数数看有几张床，便会知道原先一共有几个人。”

“欧尔仙默然点点头。

很快就查明，原先至少一共有 50 人。而且他们全副装备，打算来此耕田种地，维隆斯甚至还找到了他们存放种子的地方。袋子和纸箱都胡乱打开了，扔得到处都是。“大概这些种子根本就没播下去过。”他说着，从地板缝里抠出一粒扁平的绿色种子。“可能是在厨房里的储存都空了以后被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

“他们肯定多带了一些食物，”欧尔仙说，“以防第一茬庄稼收成不好时，足够吃上一两季度。”

“可是，笛子叫他们饿坏了，而且，不只是饿。笛子还使他们困倦，晕眩，迟钝——”

“死亡，”欧尔仙一针见血地替他把这句话说完。“特别是当他们最后完全要靠这里的野生植物来维持生命时。而这儿又显然没有对了胃口的、足够的、适当的可以吃的东西。要是用我们的食物来喂养他们的话，你说，他们有可能康复吗？或者继续他们的定居生活？”

维隆斯耸了耸肩，“天晓得如果他们的脑子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如果有男女两性——假使需要有男有女两性才能繁殖后代，如果我们可以再找到一些丢失了的种子——如果，如果，如果。”他仰首上苍。夜幕降临，笼罩莽林。“你打算踏着月光一脚高一脚低地回营地去吗？”

要回去。维隆斯卷起相册，塞进兜里，在前面开路。他手握电击枪，两眼警惕地张望着。

“那些光焰人把他们当蓄电池使用。队长，他们过去也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低等人的，现在又这样来对待我们。”欧尔

仙恨恨地说，“我们将提前吃光我们的食物，计划要做的工作也肯定无法完成。你可以看到，涣散和解体已经悄悄地开始了。”

“是呀——现在。不过，有些事情，只有你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

“哦？我们要告诉他们吧？回去以后不告诉他们吗？”

“不，我指的是另外的一些事情。我们对贮藏笛子的地下仓库的结构知道得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地下建筑经过精心设计，在居住中心发生爆炸时，笛子并无被毁之虞。”

她茫然地瞪着他。

“这就是说——反过来，如果我们把炸药放到地下建筑里去，那么，爆炸的威力也会全部被限制在地下而不至于严重危及我们的营地周围，甚至连方丘和寺庙群也可能会安然无恙。”

欧尔仙恍然大悟。她把淡色黄色的鬓发往后一掠，说：“队长，我们带炸药了？”

“当然。”他低头瞧着自己的手。两天前的夜里，这只手捧过他的金发女郎那颗被无意打碎了的水晶石。昨天夜里，这只手又有意识地结束了那位光焰女郎的永生。现在，他发誓，这只手将要干出一番更为轰轰烈烈的大事。

他们回到了营地，只有几点灯光。帐篷上的挂灯有几盏亮着，其余的都熄灭了。食物库帐篷里一片狼藉，如同遭受了洗劫。方丘上，笛声缭绕，如像一支夜的旋律，醉意十足，杂乱无意。

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我们得等到天亮，”维隆斯提醒欧尔仙说，“我们不能冒殿堂塌下来砸在赫勒脑袋上的风险。你能不能溜上山去，弄两个笛盒回来而不让那些梦游神们知道？而且你自己不至于让

那魔力勾去了魂魄？”说着，维隆斯忽然显得心猿意马。

“干嘛老要问我行不行呢？”她揶揄了维隆斯一句，便消失在黑暗中。

是呀，为什么呢？他从仓库里取出炸药，好好地看了看说明书，计算了所需份量，称好了炸药，这时，欧尔仙带着两个空笛盒回来了。他抬头敏锐地扫了她一眼，几乎以为一定会看到她眼中闪耀着迷乱的目光。

可是，他看到的却是决心。“队长，他们手里的笛子怎么办呢？”

“你准备真正地给自己报仇了吧？”

她露出短小洁白的牙齿：“我准备来一个斩草除根。”他点点头。两天来，他们共同经历了不止一种考验。“你不认为我们应该给赫勒留下一两支吗？作研究用？”她脸上毫无犹豫迟疑的神色。“不。我们为什么要比那些光焰人更有同情心呢？”

不过，欧尔仙没有与一个舞姿动人的光焰人温存过。她从来没有尝过在云间交欢的乐趣，即使只是代人行事而已。她的那位红色光焰人太忙了，任务太重了，又是在晨空中飞掠浏览，又是与彩虹共舞。他只向她显示了他那个种族冷酷的兽性那一面。

维隆斯的金色女郎给了他更多的东西。他给两个笛盒装满炸药并安上引信时，两只手微微颤抖。“好了。你觉得你能睡得着吗？”

她使劲地摇了摇头：“不！”

他觉得自己也睡不着。但那天晚上两个人都没有睁大眼睛守护着死神。不到一个小时，两人都分别倒在自己的吊床上——她把自己的吊床搬了过来——睡着了。

曙光照亮了帐篷的嵌板。维隆斯醒了。他直挺挺地坐着，

注视着将要与他共同进行一场大毁灭的战友。她在安睡中不再那么吓人了。其实，她似乎完全是无足轻重的，只要他改变主意，把炸药放回仓库，把笛盒交回给赫勒。看起来，她似乎没有那个手挥宝剑般绿光的精灵那样叫人不得不顺从。

他就这样看着，想着，直到她睁开了眼睛。“他们回来了。”她一骨碌爬了起来，把笛盒拿在手里。

他俩溜进了晨光曦微的丛林，营地另一头的食物库帐篷传来了嘈杂的喧闹声。还好，一路上没有碰到回来得晚的人。他们快步穿过林间阴森的黑影，沿着溪谷上山。

当他们来到山顶上，向淡黄色的石寺走去时，连欧尔仙都有些心软了。“我想最后再看一眼大圆顶，以防万一。”

“怎么，你不相信那地下建筑设计、建造得够结实的吗？”

她歪了歪脑袋，搭讪着道：“我一直在做梦，爆炸，爆炸，所以——只是预防万一，我想再看一眼。”

只是为了预防万一，他陪她去看了。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的，不是大圆顶，而是在大圆顶下面的石地上伸开四肢，瘫软在地一个人。维隆斯连忙俯身一看，原来是赫勒。他手里仍然紧紧握着他的笛子，好像生怕失去了它。维隆斯听了听他的前胸：“还活着——只是晕了过去。”

“而且他们也都过于麻木，饥饿，神志不清，所以也没有叫醒他，带他一起回营地去。”欧尔仙气愤地说，“现在只好让我们来把他拖回去了。我们把炸药塞进去后，得把他弄下山去——”

可是，她愤怒的话语在维隆斯耳里只不过像是一只小蜜蜂的嗡嗡谩骂，尽管很激烈，但维隆斯似乎根本没听见。他忽然膝盖一弯，坐在冰冷的石地上，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哭。真是一个傻瓜爆破小组——一个头发斑白的宇航老兵，一个满

脸雀斑的女学生。他捧腹大笑，眼泪都笑了起来。好不容易才平静了下来，他嘶哑着嗓子问道：“我们怎么凑够人数呢，我的杀人大王？”

欧尔仙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她冷冷地问道：“凑什么人数？”

“我们准备把炸药扔进那个发放笛子的石台的嘴巴里，对不对？然后爆炸，对不对？”

“对啊。”

“好，欧尔仙，这石台要有6个人才肯张开嘴巴。我们这儿有3个，一个得要有人抬，另外两个嘛，身体倒都挺棒，就是脑筋有点儿糊涂，对不对？”

欧尔仙慢慢地坐了下来，张大了嘴巴。“我忘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弄了半天——”她摇了摇头。不过没多一会儿，她就不再垂头丧气了，纤巧的身体又有了生气。她蹦了起来，指着地上昏迷不醒的教授说，“队长，教授在走出大殿时摔了一跤，踝部骨折，咱们需要找人帮忙把他抬下峡谷，弄回营地。”

维隆斯赞赏地把眉毛一扬，“有道理。咱们需要起码三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第一个温切尔，另两个由你来决定吧。”

她又去了。维隆斯站着，把赫勒紧握着的笛子从指缝间拔了出来。他把笛子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放进了一个工具袋中，拉上了拉锁。他又把教授拖进了另一座寺庙，欧尔仙说好了把人带到那儿去。

当他俩经过广场上时，晨曦轻轻地照着赫勒的眼睛。他睁开双眼，模糊不清地看着。维隆斯轻轻地探问道：“教授，你想自己走吗？”

“嗯——噢——唉！”

他们来到了一间较小的庙堂，赫勒的眼睛多少已经能看得

见些东西了，四肢也开始恢复活力，能够动弹了，虽然动作还是不协调的。对于维隆斯字斟句酌的问话，他的回答也不那么语无伦次了。维隆斯蹲在他身旁，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尽量冷静地观察着赫勒虚弱无力的努力。在两三年，最多不过四年的时间里，那些笛子把 50 多个生气勃勃、踌躇满志的拓荒者变成了 5 个赤身裸体，濒于饿死的这么一小群野兽。维隆斯玩味着那些玄妙的术语：肌体组织萎缩，脑损伤，晚期营养不良。

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那些笛子也会给这批地球人考察队造成同样的灾难。光焰人们把那些母亲一样养活了他们的小矮人种族都灭绝了。他们也会把一切踏入他们金碧辉煌的圈套中的其他星球人类灭绝。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己那电光石火般昙花一现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

这时，维隆斯听到滑石广场那一头传来了人声。当人声已经离得不远了时，他启动了引爆定时器，把两个盒子拿在手中，一跃而起。

欧尔仙带着温切尔、华勒和鲍尔斯基走进庙来。“教授一定要来。”她指了指背上的包，又说：“我还把其余散落在食物库帐篷和餐篷附近的笛子也都拿来了。”她报复地咬了咬牙关，接着又说：“谁也没想到要问一问是否需带上担架或是夹板。”

这一点维隆斯完全可以相信。她带来的是一伙神情恍惚、萎缩憔悴的汉子，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塌着肩膀，两眼失了神。

不过，这又不是在列队检阅，他们的到来已经受到了注意。庙堂中央的石台带着不可抗拒的尊严徐徐升起。

维隆斯可不得风度尊严了，他连忙一个箭步抢了上去。石台的机关打开了，吐出了一个长方型的盒子，他把它一把塞了回去，又把另一个也塞了进去。

石台的上端合上了，徐徐没入地面。欧尔仙浅灰色的眼睛

里闪烁着狂喜。她显然在尽量抑制着不使自己欢呼起来。

“快。”维隆斯匆匆说道，一把搀起赫勒，“我只留了15分钟的时间，包括塞进两盒炸药和走下峡谷。”

他们搀扶着羸弱的教授穿过广场，走进了另一座庙堂，身后站着三个呆若木鸡的同伴，一个个眼睛发直。庙堂中央又升起了石台。

“这次该我了。”欧尔仙坚持说。

维隆斯很快就发现，她干得也很漂亮。他们俩干得都很漂亮，然后，他们带着那几个如醉如痴的同事穿过广场，走进峡谷口。在这石头建筑物的边上，欧尔仙忽然停住了脚。她解下背后装笛子的背囊，欣喜若狂地把它扔下了方丘。

当他们自己也来到方丘底下时，赫勒已经完全清醒并恢复过来了。他愤怒地挥手顿足，两眼冒火，抗议道：“队长，我完全可以自己走，我又不是残废，我——

“那你就跑吧！”维隆斯紧抓住教授的胳膊，硬拖着他快步向丛林奔去。他回头瞥了一眼，看见欧尔仙正赶着其他三个也在快跑。

突然，一阵强烈的爆炸声使他们都止住了脚步。6个人凝然不动地僵了几秒钟，然后不约而同地都回首方丘。又是一阵强烈的爆炸声，震撼着寺院的四壁，唯一可以看得见的一座庙的穹窿也在轻轻地掀动着。石壁、石顶又缓缓地恢复了原状，寺庙晃动了，但是没有塌下来。

赫勒那瘦得筋浮骨凸的喉咙歪来扭去，终于发出了声音：“队长，什么——”

“我们把笛子全干掉了！”欧尔仙说。

没有一个人相信她的话。大家的目光都转向维隆斯，期待着他会作出另一番解释。连温切尔，华勒，鲍尔斯基都忽然好像从梦中惊醒了，凝神聆听。

维隆斯点了点头。“我们把炸药投进了放笛子的地下室。寺庙群的其他建筑，对于未来的研究者们来说，应该是完整无缺的——大致上完整无损吧。你可以从地下室的内壁上得到历史资料记录，这个种族的详细历史全刻在上面了，只要你有办法把断墙残垣重新拼凑起来，而且能读懂那些文字。你甚至可以从研究出他们的全部技术——无论这种技术曾经达到多么神乎其神的高度。但是，你可以把那些笛子忘记了。”

赫勒咆哮了起来：“你们就这样不当一回事儿地、自作主张地把宇宙进化伟大的工程的仪器毁掉啦？你们就这样——”

“进化并没有毁掉，赫勒。那些东西也没什么高深莫测的。每一个星球上都一样：适者生存，不适者——亡！”

赫勒可不这么看问题。他口沫横飞，挥手跺足地向维隆斯发起了激烈的攻击：“你暗中破坏了宇宙进化的伟大工程，你死无宁日了，维隆斯。要知道，自从有时间以来，就有这宇宙进化存在了。这个时间，不光是地球意义上的时间，而是整个宇宙的绝对时间，精神时间。宇宙的进化——”

“那就这么看吧，赫勒：如果确实有这么一个进化工程，那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且，我也只不过是完成了我的职责而已。”说完，维隆斯转过身，离开这几个人，独自费力地穿过茂密的丛林。他只不过是克尽其职而已。

其实，他不得不做而做了的事情还不只这一件。当他的手触到赫勒那支仍然安全地躺在他那拉锁口袋里的笛子时，他的步伐加快了。他相信它还活着。回到营地后，他要把它藏进箱子，谁也不会知道它躲过了这场浩劫。不过，维隆斯准备过不了几天就要找一个晚上，一个人远远地离开营地，找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他将要再一次到那九霄云端去遨游。他拍拍那金属的笛管，全速向营地跑去。

电子谋士

话题转到了现代技术的无限可能性。从水箱和汽车开始，接着逐渐转到了电视机、喷气式飞机和可控炮弹。在场的每一个人谈起来都象是一个大专家似的。虽然他们所谈的一切，全来自星期日报纸带插图的副刊。

当然，缺了关于控制论的谈话是不行的。不知为什么，人们是那样悄声细语地、胆怯地和神秘地谈起了这门新的科学，如同五十年前谈论催眠术和一百年前谈论幽灵一样。但是，控制论是存在的，这样的机器也是存在的；意识到这一点渐渐地使交谈者们有了勇气。

“我们在制造它们，我们，”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淡黄色头发的高个子男人兴奋地小声说道。他把两手向前一伸，叉开了粗胖的手指。“你看，所有这些手指都有红色的斑点。这是由于锡的缘故。我们从早到晚忙着焊接这些该死的机器。那里有多少导线、喷灯和杂物呵！你往里看——一个大的无线电匣子。请你想象一下吧，这一切可是在工作的！了不起的技术装置！它可以击落飞机，甚至能为一个男人选择生活的伴侣。”

“一点也不新鲜，老兄，你这已经是旧闻了！”一个脸色阴沉的秃顶的流浪汉，五指无意识地摸着肮脏的油布，嘎声说道，“这玩意儿不仅能为男人选择伴侣，还能选州长哩！一九五二年，一个名叫‘尤尼瓦克’的电子骗子为密苏里州选了一个州长。这可是比你说的更重要一些啰，因为是选当官的呵！”

“真的，据说，警察局也有这种机器，它能预先知道孩子

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进行抢劫。据说，小家伙们一去作案，在某个地方就有人等着这些老兄了。”一个带黑眼镜的形迹可疑的家伙，由于胆怯而犹豫了一会儿，嘿嘿笑着尖声说道。

“对，有这样的机器。而且，审判和追捕也是用这样的机器装备起来的。好一番情景！这部机器提出了某些糊涂的问题，你的回答只能是‘对’或者‘不对’；鬼知道哪里该说‘对’，哪里该说‘不对’！尤其是，它会问你：‘你曾想过到月球上去游历吗？’或者：‘你在童年时代让狗咬过吗？’当你对这许多问题不恰当地胡乱说出‘对’和‘不对’的时候，机器就说：‘给他戴上手铐吧！他已被判处服十年苦役。’这算怎么回事！这一切会把我们引向毁灭的。”秃顶的单身汉接着说道，“这些机器不要多久就会整个取代我们。它们将代替我们生活；它们会喝啤酒会看电影。一切它们都将自己来做……”

“聪明的机器。天才的机器。它们在地球恢复了幸福生活和秩序，消除了混乱，使生意兴隆。”一个有学问的酒徒激动地朗诵起来。他那件燕尾服不知怎么竟没有卖了喝酒而继续穿在身上，这使他在那群流浪汉里显得出众。

“你说什么？消除混乱，生意兴隆？哈哈！先生，你是不是以为在你面前的，都是一些黄口小儿？可是，你从电子骗子那里所得到的知识，并不比我关于蛙的家庭的知识多。那是什么时候也不会有，也别指望会有。”一个笨拙的大高个儿诚恳热烈地说着。他有一张长着很多棕色硬毛的红脸，讲话之后，用手掌有意味地擦了擦满是汗水的脖子。

“因为一台没注册的无线电发送机，人们已经对他作了罚款的处分。”戴黑眼镜的人嘿嘿笑着说。

“说不定为了一些烧坏了的灯泡的交易，人们已经让他坐

了两个月的班房呢！”

“你们弄错了，先生们！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些该死的机器出了什么事了，那我很清楚：它们是有毛病的。”

“哎呀！好象它们把他也搅进某个肮脏的案子里去了。”秃顶的酒徒活跃了起来。

“比这更坏！”红脸的主人阴郁地说道，靠着大伙坐下了。“我的名字叫罗伯特，你们可能听说过了吧？有一天他们让我在影片中出现了。”

“没有，没听说。”那个知识分子说道。

“这不要紧。现在，我对这些电子机器半点也不相信；人们关于它们所说的那些话里面的真理，并不比星期天讲经中的真理多。”

罗伯特十分晦气地顺了一下自己的鬓角。

“喂，你来讲讲，它们对你怎样？”戴黑眼镜的人颇有兴味地说道。

“在我们的极幸福国家里有一种工业公司，它出于个人的需要为许多电子机器登广告。可以说，日常生活中的电子机器，能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轻松愉快。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你翻开报纸读道：‘亲爱的先生，如果您在社会上需要一个好的交谈者，如果您感到孤独而需要一个生活的伴侣；如果你需要有益的忠告；如果您想使自己动摇了的事业重归正道，那就给我们写信吧！克鲁克斯兄弟和优秀的工程师们的组织会为您效劳。您说出自己的要求，我们就照您的定货制造出您想要的电子机器。它能够填补您的个人生活中的任何空缺。它便宜、可靠，又带保险。我们等待您的定货。克鲁克斯兄弟公司敬启’。

“当我见到这份说明的时候，我还有钱，第一，足够安排一个独身青年的体面生活。于是，我考虑起来，做了这样的推

断：电子机器能为你物色一个伴侣；机器会选出一个州长；机器能捉小偷，会创作受人欢迎的影片。大家都在这样谈论着：这电子计算机做出来的；这没有电子机器就不成；这只有电子机器才会做出来。简单地说：电子机器——这是某种类似阿拉丁灯那样的东西。

“就在这些胡说八道的影响之下，我决定给克鲁克斯兄弟写信。我的要求非常简单：我想有这样一架电子机器，它能在金融业务方面给我以开导。我想发财。就是这些。

“你猜怎么样？大概过了一个月，有一辆载重汽车开到我在九〇五号大街的住所。车上装着许多大箱子。在钉得很牢的箱子里装着一个象钢琴似的东西。有两个人走到我跟前来。‘罗伯特住在这儿吗？’‘住在这儿。’‘你定了一批关于金融业务机器的货吗？’‘定了。’‘请吩咐一下，该放在哪儿？’”

“我把大家带到自己的房间。他们把‘钢琴’也搬了进来。‘多少钱？’我问。‘一万元。’‘你疯了！’我吼叫起来。‘不，先生，这是它们的价格。不过，钱我们先不拿，等你认为机器使你满意了，那时你再交吧！’‘那好，就放在这里吧。现在，你来教教我，该怎样使用它。’‘很简单。在这部机器里，除了分解示意图外，还装有四个无线电收音机和一个电视机。这些装置将昼夜不停地收听收音机广播。你每天得把三张最新的报纸放进键盘下面的长方形槽。这时，机器就会在精细分析的基础上，把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情报向你说出。’‘好。可是金融业务究竟怎样呢？’我问。‘在一周时间内，机器会为分析整个金融情况而集中精力进行思考。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自己的事业了。您注意看这个带数字的键盘，那上面一共有五个音区。最上面那个对着十万元，下一个对着一万元。以下类推。我们假定你想拿出五千元钱投入流通。你拨一下键盘上的这个

数字并踩一下踏板。从旁边的榫槽会爬出一个带着印好的忠告的纸带。根据你所投入的金钱的数目，指示你，为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你该干什么和怎样去干。’你们看，这再简单不过了。大伙把‘S·摩登1号’安置下来，把插头接上电路网，就走了。”

“什么叫‘S’？”一个人问。

“它的意思是——‘电子谋士’。老实说吧，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直到过了一周。每天，我都照例把三张报纸塞进‘钢琴’，惊异地谛听着，纸怎样在里面沙沙作响，报纸怎样从后面徐徐爬出。报纸掉转头跳了出来。电子骗子从头到尾读完了它。只听那里面象蜂房一样发出嗡嗡和飒飒的声响。末了，我期待已久的一天来到了：我的‘谋士’获得了足够数量的情报。

“我走到键盘前，想了好久。当然啦，我不是那种蠢人，肯一下子把一大笔款子投入流通。所以，我胆怯地按了一下上面写着‘一元’的键钮。随之，用脚踩了一下踏板。你猜怎么样？没等我明白过来，就从旁边的榫槽里爬出了一个电报纸带，上面有这样一段话：‘晚上七点钟，到九十五号大街拐角和第八林荫大道，在‘宇宙’酒店用啤酒款待杰克·林登’我照这样做了。我不知道杰克·林登是谁；但是，当我走进酒店的时候，听见一片喧嚷，可尽是谈他的：‘杰克·林登是幸运儿’呀‘杰克·林登是年轻人的灵魂’呀！‘杰克·林登是个好人’呀！……过了一会儿，我就明白了，大伙为什么奉承他。原来杰克·林登从他的一个澳大利亚亲属那里得到了一笔遗产。他站在酒店的柜台前面，脸上现出得意的笑容。我走近他，说：‘先生，请接受我敬你一杯啤酒。’没等回答，我就把价值正好等于一元钱的一品脱啤酒举到他面前。

“杰克·林登非常感动。他拥抱我，一遍一遍地亲我的两颊；并且，在把一张五元钱的钞票塞进我的口袋里之后说道：‘在这些专会巴结奉承的狐群狗党中间，我终究遇到了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拿着吧！我的兄弟，拿着吧！不用客气。这是为你的善良的心灵而给你的。’

“我两眼含着感动的泪水离开了‘宇宙’酒店。这个骗子‘S·摩登1号’是个多么聪明的东西呵！它真让我高兴。

“初次业务实践之后，我对机器信任明显地增长了。下一次，我投进五元钱。机器建议我购买五把伞，并且照它所示的地址，把它们送到高利贷者那里去。高利贷者的老婆一把从我手里抓过那些伞，付给我二十元钱。在她的寓所里，天花板下面的水道管子全裂了，但自治市政局拒不给维修，因为住户们没有交房费。

“我用下面的办法把一百五十元钱变成了四百元钱。机器吩咐我到中心火车站去，在开往芝加哥的快车前面卧轨。需要说明一下，在决定走这一步之前，我踌躇了好久；但是，我还是卧了轨。电子机车呜呜地鸣着响笛从你头上开过的时候，是不会好受的！两阵铃响之后，机车发出了信号，我还在铁轨上卧着。警察跑来了。‘起来，无赖！为什么卧轨？’我继续躺着不动；可自己那颗藏在上衣下面的心却快跳出来了。他们拖我起来，我执拗不走。他们开始用脚踢我，我就用两手抓住铁轨。‘扔开这个傻瓜！’机车司机大声叫着：‘火车已经为了他误点五分钟了！’

“几个人猛地扑过来，抓起我就送到了车站警察分局。清瘦的警察局长罚了我正好一百五十元钱。‘怎么！’我想：‘这是怎么搞的？S·摩登1号！’

“我象一只挨了打的狗一样离开了警察分局。忽然，一群

人把我围上：‘就是他！把他抬起来！’‘为什么？’我问，‘我做了什么事？’‘假如没有你，我们大家就成了碎末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开往芝加哥的火车给截住了。当时，在站房外面，一条铁轨正被拆除。要是我们的火车在五分钟前走上那条铁轨，那……我们的救命恩人万岁！’这时我领会过来了，就说：‘夫人们和绅士们，万岁——这当然好；可我为了自己的英雄行为却被罚了一百五十元……’我说了这一席话之后，周围那些人就开始往我衣袋里塞钱。到家后，我数了一下，四百元整，毫厘不差！我亲热地抚摸着‘S·摩登1号’的两边，用抹布擦掉上面的尘土。

“下一次，我放进了五百元，踩了一下踏板。电子机器的忠告是这样的：快穿戴一新，到布鲁克林桥那儿去跳河。

“经历过中心火车站的事件之后，我已经什么也不怕了。我在第五林荫大道找到了卖现成外衣的商店，我买了一件最阔气的穿上了，就去跳河。

“当我探身弯过桥上的栏杆的时候，我看见，一片漆黑之中，流着我们有名河流的肮脏的河水。我不寒而栗。这比躺在火车下面还要可怕。然而，现在我无限信赖自己的机器，于是使劲闭上眼睛，冲了下去。

“就在这时，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穿过闭上的眼睑，突然我觉得有一束强烈的光线向我袭来，过了几秒钟，我碰到了一个柔软的有弹性的东西，接着，我跳了起来，之后，又落到那个东西上面去了。随后，我就停住不动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我是躺在一只搭挂在桥柱之间的小小的网子里。许多束刺眼的探照灯光，从桥下朝我射来。在那些探照灯旁边，现出一些人的身影。其中有一个人用扩音器喊话说：‘好样的，真棒！爬过来吧！’

“他们把我拉了上来，并向我祝贺。这时，一个人走过来递给我一小包钱。‘哟，’他说，‘这是你所得的。一周后你到‘矮人’电影院来看你作为自杀者参与演出的影片吧！这里先付给你一千五百元，其余的五百元，影片放映后你再领取。’

在这一周之间，‘矮人’电影院放映电影，我每场必到，我看见了自己作为一个自杀者在银幕上的形象。但是，这样一来，那五百元他们就不给我了。他们说：‘这笔钱正好顶上我看自己所花的费用。’

“过不多久，克鲁克斯兄弟公司的代表们来我这里，我就高兴地把自己购买电子机器的那笔款子还清了。打这时起，电子机器就成了我的所谓‘肉体 and 灵魂’。

“我实行的下一步行动，是遵照电子机器的忠告，同靠近林荫大道的一个老夫人结婚。结婚耗费了我一千元钱。五天以后，老夫人死了，给我留下一张五千元钱的支票。我让这笔款子变成了内华达州的一个半荒废了的旧畜牧农场。为此，一周后，我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一万五千元的补偿。我用这一万五千元从一个加拿大人手里买进一些太平洋的螃蟹。我立刻把这些螃蟹以二万元的价钱转卖给‘利茨’饭店。我的这些螃蟹，由于某种奇迹而成为所有品种中、放射性污染的剂量唯一没有超过准许标准的。

“在这一切成功的行动之后，我决定成为一名百万富翁。

“且说有一天，在预先祈祷过上苍之后，我倾自己当时之所有，拨了忠告者键盘上的五位数字，踩了踏板。什么时候我也忘不了那个夜晚。

“不知怎的，纸带半天没有出现。后来，纸带的一端闪现了一下，马上就消失了。机器里发出嗡嗡声和锉牙似的声音。而后——当我已经开始失去耐性的时候——写有忠告的纸带出

现了。忠告的内容，我将在就木之前才会明白：‘把你所有的钱都投进壁炉里去！’

我搔了老半天的后脑勺。依从还是不依从这个忠告呢？我实在太信赖这个机器了！所以，在沉思良久之后，还是解开了装着我的所有积蓄的小包，点着了壁炉，把那些钱付之一炬。我贴着机器坐了下来，瞅着我的那些血汗钱怎样化为灰烬。我激动地等待着，我的聪明的电子骗子，根据他对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分析照例为我准备好的奇迹，马上就要出现了！我甚至还用树条搅动灰烬。可是，奇迹并未出现。‘会出现的！一定会出现的！’我在屋子里神经质地搓着两手，想道。

“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奇迹还是没有出现，我困惑地站在自己的‘钢琴’旁边，说道：‘喂！’没有一句回答接上来。‘那就快把钱还给我吧！’我喊道。机器继续保持可疑的沉默。实际上，它是不会说话的呀！当时，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我又在键盘上拨了一下我已经不再有了的数额。当我踩下踏板的时候，一个十分令人气恼的东西出现了。一条印着一连串‘零’的电报纸带爬了出来。这只是一串‘零’而没有一句有益的话。被激怒了的我开始用拳头打机器，接着又用脚踢它。但是，它并没有静息下来，一些‘零’还是从那里往外爬。它使我这样暴怒，以致抓起盖壁炉的那个铁炉篦，用尽全力，来砸那个电子忠告者。碎屑四处飞进，纸带停住了，机器也突然沉寂下来。我绝望地继续破坏着，直到不再有碎屑、碎玻璃和不成形的金属线团落到地板上。我累得倒在沙发上，两手抱头，象一只受了伤的豹一样哀号起来。我诅咒一切——从真空管咒到由它们组装成的电子忠告者。当这种发作正在劲头上的时候，我一瞥我的机器留下的废墟，看见了一截带着一些字的电报纸带。当我念到印在上面而电子畜生不愿意通知我的那些字的时

候，我差点没发疯！纸带上是这样写的：卖掉我！把这些钱添到你所有的那些钱一块儿，再从克鲁克斯兄弟公司那里买进一台经过改进的完善的机器——‘S·摩登2号’。”

“你说说，电子机器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个话通知你呢？”秃顶的醉汉问罗伯特。由于听了这个惊人的故事，他的酒完全醒了：“也许它真的坏了……”

“当然，它真该死！它不肯再把钱给我。它故意劝我把钱全部烧掉，以免我出卖它。只是它没有考虑到我的性格。因为任何一张报纸上都没有记载过。”

“真可怕！”穿燕尾服的知识分子有所察觉地说，“那么，它终归还是不愿同你分开呀？”

“问题就在这里。它对我是很习惯了。最近，在我走运的时候，我就象照顾新娘一样看护它。我给它蒙上漂亮的面纱。每天擦拭它身上的灰尘。甚至我还买了一些棕榈，陈列在‘S·摩登1号’周围。它从我这里读到的报纸，已不是三份，而是十份。结果却是这样！根据它所分析的政治经济形势，我应该把它卖掉而买一台新的、改进过的电子机器——‘S·摩登2号’。这个恶棍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而把我骗了。”

“原来，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呵！”穿蓝色工作服的青年意味深长地说道，“连电子机器都不能相信……”

大家心情沉重地散去了。罗伯特最后一个离开。

$$E = mc^2$$

思想是起点，一切行动都以萌芽状态孕藏在思想之中……

$E = mc^2$ 这个公式便是思想的升华。这公式用常人的语言表述是：任何物质粒子都相当于一定的能量（ E ），能量的大小等于该物质的质量（ m ）与光速（ c ）的平方之积。

$E = mc^2$ 这简单朴素的公式在世界上引起了深刻的反响，波及到思想的各个不同的领域。

$E = mc^2$ 和基督一样影响着世界，并且出于同样奇迹般的原因。



$E = mc^2$ 是爱的象征，在绝对的爱中，肉体 and 精神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永恒的心醉神迷的境界。

这一划时代的公式的推导者是谁？对了，您说对了，他是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樱花，姹紫嫣红，簇满枝头。空气温和，远处是波光粼粼的大海。在伸向城市的小路上，走着日本请来的国宾——爱因斯坦。路的两旁立着长长的标语牌，上面用巨大的白字写着公式 $E = mc^2$

这位西方的伟大学者固执地要步行郊游。日本皇家科学院派来大批学者和将军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他，路边被数百名工人连夜的劳动点缀得庄严堂皇，这本为讨他喜欢的举动反而使得这位西方客人不快。

陪同队伍中有位是吉教授，他对同行的学生说：“爱因斯坦的伟大源于他的纯朴。他所发现的真理，其实许多人都发


$$E = mc^2$$


现了线索，但却陷于复杂的用语中去了。而爱因斯坦却简洁地说出了我们早就想说的话……”学生点头称是，吉又说：“他从未做过一次实验来检验他的理论。他的理论使辩论、颂扬、批评和辱骂暴风雨般袭来。当英国天文学家在空中发现他结论的证据而使诽谤他的人哑口无言时，唯有他对胜利不置一词。他只是拿起一支铅笔一张纸走进工作室……”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学生沉思着说道。此刻像是一个盛大的迎神节日似的，人们向这位蜚声四海的大学者顶礼膜拜，数千张嘴轻声念着道破宇宙之谜，给人类带来无限希望的公式： $E = mc^2$ ， $E = mc^2$ ！

爱因斯坦那雄狮般的白发下的面孔竭力装出微笑，他的心却怒不可遏。当市长让他登上一辆豪华人力车进城时，他真的发火了。吉教授以为客人嫌人力车寒碜而鞠躬道歉，爱因斯坦说道：“不，对我来说，它太奢华了……人是神圣的，使它降为牛马的作法我无法接受。”

花朵环绕着绒毯覆盖的讲台，上面铺着公式 $E = mc^2$ 。爱因斯坦想人们一定要他讲话，而他……失魂落魄地四下张望着。突然，一阵花雨自天而降，滑翔机撒下樱花的轻柔的花瓣，这是全市居民采摘的呀，他想着想着热泪盈眶，他真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却觉得忘了一件至为重要的东西。他问吉教授：“我真惭愧，我忘了这城市的名字了，我这可悲的记忆力……”

“这要怪我们日本名字不好，在西方人听来像野蛮人的语言……她的名字是广岛。”爱因斯坦慌忙翻口袋，想找个笔记本，但只掏出一张一半写满了代数符号的纸片。“为了保险，我要把名字记下来，广——岛！我记住了。”

1938年11月的一个晚上。

罗马大学的卢士奇教授和妻子罗莎焦急地等待一个斯德哥



尔摩的电话，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不寻常的时刻。

卢士奇向妻子表白说，他之所以激动并不是为了诺贝尔奖金的荣誉，而是为了新物理学的胜利，那些仇视 $E = mc^2$ 的人应当承认错误。罗莎完全理解丈夫无私工作的意义，但她认为法西斯不会容忍解开人民身上锁链的科学进步，爱因斯坦因希特勒迫害而逃亡就是一个例证。卢士奇同意妻子的看法，他盼望通过获奖可以使他们得到离开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机会。

电话铃终于响了。瑞典科学院书记通知他：“赠与罗马的卢士奇教授，为了表彰他关于能与物质等量关系的发现与研究，这些发现与研究使在遥远的将来考虑他们之间切实可行的转化成为可能。”

卢士奇和罗莎热烈地拥抱在一起，他们长期的共同奋斗终于结出了硕果。罗莎通知几个挚友来聚一聚，卢士奇在荡漾的酒意中眼前浮现出他被一种神秘力量推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这个 20 岁的罗马贵族子弟选择了文学，正为没能写出一首像样的诗而烦恼非常时，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天，他在一个书店里懒洋洋地翻了一通正准备离去时，无意瞥见书架上堆放着一摞灰色封皮的书籍。他神差鬼使地去问书商，那是些什么书？老板告诉他，那是些错寄来的根本卖不出去的书，作者是爱因斯坦。卢士奇打开一本书，脸色顿时苍白了，热流阵阵滚过他的全身…… $E = mc^2$ ！刹那间，他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所控制，新世界的气息使他晕眩，绚丽的光彩令他狂喜，伟大启示的神秘魔力在召唤着他，他将为此献出一生。书商正为这位忽然得了“急症”的先生感到惊恐不安时，卢士奇一把抓起书来夹在腋下：“我买了！”书商乘机又向他介绍了几册现代物理学的普及读物，他狂热地说：“那些书我也买了，有关


$$E = mc^2$$


相对论的出版物都给我！”

卢士奇如获至宝，正要疾步回家，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他改向玫瑰丛中的一所豪华别墅走去，那里住着他刚结识一个月的情妇——伯爵夫人索菲娅。高大消瘦的女仆罗莎把他引进客厅便悄然离去。当索菲娅想拥抱这位小情人时，发现这位白马王子冷若冰霜。他告知他，明天的山野旅行不能如约，明天，后天，永远不能再见了，伯爵夫人先是目瞪口呆，接着便是恳求，她猜疑卢士奇有了新欢。他明白地告诉她：“不是，绝不是女人。”索菲娅发现夺她所爱的竟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她震怒了，歇斯底里大发作，又是哭泣又是辱骂，幸亏女仆罗莎及时进来从夫人手中抢下了那些差点儿被撕成碎片的书。卢士奇怀着和一个愚昧野蛮阶级彻底决裂的轻松和悲凉，耸耸肩膀，夹起他的书径直地走了。

回到住处，他给仆人放了假，立即被爱因斯坦的书迷住了。但他也很快为 $E = mc^2$ 又一次付出不小的代价。索菲娅的弟弟吉欧里奥和玛尔蒂奈里，两个曾同他在一起寻欢作乐的朋友，趁着夜色来惩罚“叛徒”了。两位横行无忌的罗马青年见劝说无效便大打出手。他们将室内洗劫一空，将卢士奇打得血肉模糊，然后扬长而去。卢士奇默默忍受了这一切，只觉得他们实在是可悲。就在他动弹不得，最需要帮助时，罗莎悄然而来。她为他收拾屋子，为他揩去血迹。她声称永远离开女主人，愿做卢士奇的忠实仆人。最令他惊喜的是，罗莎有科学博士文凭，是一颗埋自尘土中的珍珠。卢士奇惊喜异常，他感谢上苍创造的奇迹——给他送来了罗莎。他向她发誓，为了新物理学他们将永不分开，“你将是我的合作者，我的妻子，罗莎！”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只有心灵和肉体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才会有那种拥抱。

他卖掉了豪华的别墅，把钱分给穷人，和罗莎租了一间简陋的阁楼，埋头于数学、物理学的学习，一直到了忘我的境界。他在罗莎的指导下，短时间就拿下了旧物理学这座旧堡垒。为了谋得深造机会，他装作拥护陈腐理论而被古老的罗马大学接受。一方面他违心地教授官方教材，暗中宣传相对论并把研究成果寄往国外。他的文章在国际上获得崇高声誉，以至于意大利政府不得不把他召回罗马以装璜门面。



卢士奇和他的两个助手——妻子罗莎与年轻的物理学家斯帕里诺一道勤奋地工作着。他们深深感到 $E = mc^2$ 虽然被少数科学家默默地崇拜，但人民大众对它却是冷漠的，他们要明确的证据。这使三位科学家苦恼了许久。终于，卢士奇找到了答案，既然公式告诉人们能和物质之间存在着等量关系，可以互相转化，就应该利用能来制造物质。要实现这个计划，其艰辛将是难以想象的，但崇高的目标和献身精神，使他们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工作……

客人们的到来中断了卢士奇的回忆，他边走进客厅边想着出走的事，他要利用领奖的机会遍访欧美同行，了解他们最近的研究成果。

卢士奇和他的两位助手绕道挪威拜访当时科学界最有名望的斯波尔教授。一阵谈笑之后，学者们便言归正传，但在讨论制造物质的巨大能量从哪里获得的问题上卡了壳。卢士奇和罗莎决心回答这个问题。当他提出用星球上的辐射能量来制造物质时，斯波尔教授和同行们不禁热烈欢呼起来。

由于法西斯对相对论拥护者的迫害，卢士奇带着整个欧洲学者的辛勤研究成果和他们的和平希望，来到美国，在这里将集中力量制造一种改变人类命运的重金属——铀。

白宫。爱因斯坦求见美国总统。总统知道这位科学界泰斗


$$E = mc^2$$


的脾气，便唤退左右，开门见山地谈到了他的信和信中的请求。

爱因斯坦高度评价了卢士奇教授的研究成果，认为这是本世纪其它发现无法与之相比的重要进步。他请求总统拨款支持卢士奇进行试验。总统认为目前严重的国际局势不允许他支持这种不着边际的理论研究，尽管他相信这研究的深远意义，正如他相信爱因斯坦的伟大人格一样。但是，他作为总统有责任集中一切物力、财力对付即将卷入的战争。为此，他的参谋长提醒过他：如果 $E = mc^2$ ，即大量的能可以聚合为物质的若干分子，那么少量的物质也理应潜在地包含着巨大的能量。据此，就可以制造出一种重要武器，使国家在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总统问爱因斯坦，这种通过物质衰变释放高能的设想是否成立并可行？

大科学家垂下他白发苍苍的头，犹豫了。他知道：这种突变完全可能，但这种可能必将造成惨绝人寰的巨大灾难。尽管他知道谎言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还是选择了谎言：“您的参谋长的建议完全不可行，总统先生。”

最后，还是一位对政府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年轻教授阿尔玛依说服了总统，让他放弃用 $E = mc^2$ 制造炸弹的可怕念头，同意拨大笔款项帮助卢士奇实现他那惊天动地的合成。

新墨西哥州的群山之中的黎明时分，头发又黑又长的印北安人雅卡，穿过树林伏身在大石缝中，像例行公事一样地观察着白人学者们举行的“仪式”。

雅卡偶然发现这个研究中心并常来光顾，完全是为了好奇。他以自己的机敏和朴实躲过哨兵的眼睛，并与科学家们达成了默契——互不妨碍。这一回，他看见一男一女两个人影从晨曦中走来，他们谈着今天要进行重大的试验，要一下造出几十亿铀原子。一个月前，他们造出了第一个铀子，仅仅只有一个。

雅卡记得，那天，男的在实验完毕时突然跳起来把手伸向天空，高喊着：“一个原子！一个原子！”这男人叫卢士奇，女的是罗莎，他们向那座金子塔形的建筑走去。罗莎鼓励她的丈夫要有信心，他们一定会胜利的。

接着，雅卡听到一阵响亮的笑声，斯波尔教授来了，这位伟大的原子学家往往用笑话使同行们笑得直不起腰来。陪着斯波尔教授的是阿尔玛依，他全面领导和组织这项工作。许多从法西斯的迫害下逃出的物理学家荟萃于这片荒野之上，军管部门照料得相当周到，这些人像一群孩子般无忧无虑，有时甚至搞点恶作剧。一天，他们在食堂门把手上通了低压电，不想受害者竟是威严的盖茨将军，电得他蹦跳了一阵子后大发雷霆。那天雅卡伏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他知道这家伙是个危险人物，惹他不起。

一切准备就绪，人们走上各自的岗位，关键的试验开始了，他们根据卢士奇的手势或简短的指令操纵着手柄或按下电钮。只有盖茨将军在地上走来走去，他虽被邀请来观赏这一类“了不得”的表演，但实在看不出这“一个原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终于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原子，只是一道白光。斯波尔喊着精灵快点到来。当操纵杆压下去时，奇迹产生了，屏幕上闪过两道光线，然后是4道、8道，一束又一束，满天焰火，令人眼花缭乱，劈劈啪啪地响着，发出连续的轰鸣。“几十亿原子，”卢士奇低声道。“几十亿，在哪儿？”盖茨将军生气地说。试验成功了，卢士奇从台上走下来，朋友们热烈地祝贺他。斯波尔教授变戏法一样亮出一瓶意大利红酒，他们举杯祝贺，一饮而光。

雅卡等这些兴奋的人走远后，跳过灌木丛和铁丝网，也带着兴奋和迷惑走上归途，向他那孤零零的小村庄走去……



$$E = mc^2$$



关键性试验的日子到来了。

在一次由全体重要学者、某些政府成员、某些军人和总统参加的会议上，要决定这次试验的时间和地点。地点选中了日本，因为日本至今还敌视科学和 $E = mc^2$ 这一光辉定律。但选哪一个城市呢？偶然性起了作用。爱因斯坦想找个记录的笔记本，恰好摸出了一张发黄的纸片，就是去广岛受欢迎时那张纸片。学者读道“广——岛”美国总统问：“您说什么，教授？”“广——岛”。爱因斯坦沉思着重复了一遍。没有异议，曾给予伟大学者以隆重欢迎的广岛被选中了。

至于时间，大家一致同意选在中午。这时日本人在街上最密集，家庭妇女和孩子都能出来观看。学者们建议提前通知广岛人，总统因为试验没有把握，便以让奇迹在无准备的条件下出现能造成更大效果为由否决了这个提议。

一个黑点出现在海天相接处。

广岛上空万里无云。当一架漆成希望的绿色，还画有白色鸽子的飞机到来时，城市正在温和的海风中安睡。

卢士奇和他的朋友们都参加了这次远征，其实只要一两个人就够了，大家都愿去凑热闹，总统让军事指挥官们少管闲事，重要的是结果。因为三周前就未曾对广岛有军事行动，这儿显得一片安宁，防空大炮也不会开火，学者们相信这一点。果然，居民们睁大眼睛仰望天空，等待着奇迹发生。卢士奇抑制住心跳，将聚能器放了下去，它在一个小汽球下飘飘荡荡。斯波尔抓起与爱因斯坦联系的电话：“到时候了，老师。”爱因斯坦的声间则是异常冷静：“我毫无担心之感，试验只能证实一个正确的理论。”

卢士奇激动万分，他让改变自己命运的妻子压下操纵杆，罗莎则认为光荣属于丈夫，可卢士奇和朋友们却近乎于瘫痪了，

还是勇敢的罗莎果断地压下操纵杆。立刻，一个扩音器开始一秒一秒地数着：“10、9、8、7……”科学家们个个如木雕泥塑，卢士奇紧紧拥住罗莎。“3、2、1……0、1”

学者们终于发出了胜利的呐喊。聚能器下有一道光辉一闪即逝……

这是一片比刨花带薄，比一片玫瑰花瓣还要轻的金属铀，在阳光下如水晶光芒四射，它是弥漫在宇宙间的分散的能量的合成，是人类智慧、耐力、才能和爱情的象征。

学者们失态了，哭着，笑着，拥抱，跳舞，打滚，飞机都快承受不住了。许久，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E = mc^2$ 科学家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这一公式。卢士奇在电话中向爱因斯坦宣布他们的成功。“老师， $E = mc^2$ ，您对了！”“我对此从未怀疑过。”爱因斯坦的回答简单而冷静。

玫瑰花瓣一样的铀片在广岛上空慢慢飘落着，并开始了连锁反应，“4个，8个……64个”科学家们兴奋地点数着。

机翼下的广岛居民一片沸腾。在飘落的无数铀花温暖的抚摩下，奇迹接二连三地发生，瘫子走动了，瞎子看到了光明，聋子听到了音乐，伤口迅速愈合……很快，城市如同盛大节日，标语、旗帜……到处是公式： $E = mc^2$ 。

可是一小时后，卢士奇发现铀雨无休无止地下落，他们不安地想把试验停下来，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了。

广岛上空，铀雨愈积愈厚，不可遏止，低沉连绵的轰鸣如巨炮长久不停歇地回响。街上的铀埋没了居民的腰腿，进而埋到了脖子，孩子被父母举过头顶，不久，孩子也被埋没。合成物很快吞噬了高楼大厦，广岛消失了。

学者们被试验结果惊呆了，人们陷入长久的静默之中。卢士奇叹了一口气：“谁能预见这个呢？”罗莎安慰丈夫：“没人



$$E = mc^2$$



能够。”扩音器里传来爱因斯坦悲哀的声音：“是我按的电钮。”大家千方百计地安慰自己的老师，证明科学家都不该受到任何谴责，“我们的愿望是纯洁的，我们的理想是创造。”

卢士奇向大地望了一眼：“上帝作证，我原不希望这样。”



赤 鯨

S 国制造最新式核潜艇“赤鯨号”引起了美国国防部的极度惊慌。它装载有 24 枚弹道导弹，一旦发射，足以摧毁整个北美大陆。“赤鯨”号核潜艇神出鬼没，游弋在世界各地的侦察部队，都无法找到“赤鯨”一出即逝的踪影和栖息的核基地。

他们急切需要盟友日本的合作，并秘密把优厚酬金汇入瑞士银行。高级情报专家天星、关根和十树来到仙石豪华的秘密别墅里，他们拿着一张标有“赤鯨”潜艇曾出现踪影的海图。

“赤鯨”经常有美国及盟国核潜艇基地周围，当反潜侦察机刚捕捉它的身影，它便会像一条狡猾的鲸鱼潜入 800 米深海，而美国最先进的核潜艇只能达到 400 米左右，任何先进侦察武器都被“赤鯨”核潜艇弄得无可奈何。

“据侦察，‘赤鯨’曾在小笠原群岛露过两次面，而且三年前这里又发生了沉船事故，这里面好像有解不开的谜。”情报局最有资格的仙石看着这三个人，眼里露出狡诈的目光。三年前的八月，小笠原群岛，S 国制造的超豪华客船“斯比埃特腊那”号免费搭载周游世界，刚刚访问过横滨，夜里途经小笠原群岛时，突然令人不解地爆炸、沉没了。9 万吨巨轮 26 秒钟内在海上消失，1600 各乘客仅有 25 人死里逃生。船上有苏联、日本乘客，还有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 S 国的武官……

S 国的谍报机关从美国国防部秘密汇入瑞士银行的 5000 亿日元巨款中似乎嗅到了什么，立即对日本情报机构的情报专家张开了网。天星在驱车赴静冈县寻找“太洋丸”船长日高的

路途中，遭到袭击。在悬崖处，天星把最后一个刺客打落在深渊里，头上沁出了大滴的汗水。

60 多岁的日高船长向天星讲述了一个可怕的秘密：三年前，“太洋丸”捕鱼船在归途中，鱼群探测员广崎无意打开了探知仪的按钮。突然，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个异样的物体，广崎吓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那怪物从屏幕上消失，远处海面骤然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艘大型客轮被炸成两半，裂口朝天耸拉着，从远处看去，就像鲨鱼龇牙咧嘴地飞在海面上……

“太洋丸”捕鱼船在海中捞出了 25 个人。在返回海港时，一个从东京来的日本记者同广崎谈了一会儿。不久，广崎醉酒，莫名其妙地淹死在水沟里……天星判断出广崎在屏幕上看到的一定是核潜艇“赤鯨”，但它为什么要击沉 S 国自己的超豪华客轮呢？小笠原群岛海底是一个谜，天星在回来的车上苦苦思索着。枪声响了，又有十几名刺客紧追不舍。他寡不敌众，匆忙把车开到茅草丛中，躲避追踪者的视线。他们燃起大火，腾腾烈焰向天星扑来。天星绝望了。天空中响起飞机马达声，关根从直达飞机上放下软梯，天星死里逃生。

在仙石豪华的秘密别墅里，几辆轿车悄然驶进。日本国时宗首相亲自拜访仙石，恳切希望迅速查请“赤鯨”核潜艇下落。那样，日本国就有条件与 S 国交涉北方四岛，遏制 S 国的太平洋舰队。“‘赤鯨’会摆上我们的餐桌上的。”仙石充满了自信。他决定兵分两路：由十树到马赛购买法国最新式深海潜水作业艇，潜入小笠原海沟，查看“斯比埃特腊那”号客船；再派天星和关根查访 S 国制造超豪华客轮阿多米拉柴斯基造船厂，并要不惜重金，直接找到设计者或者造船工程师。

事情并不那么一帆风顺。仙石在住处收到了法国打来的恐

吓电话。一个粗暴的声音响在耳边：十树被秘密绑架，仙石必须带着妻子按时赶到巴黎，否则他们将杀死十树……仙石惊愕不已，额上沁出了汗水。他告诉妻子加代要去巴黎旅游，这使加代十分兴奋。在巴黎的一个车站上，一个满脸雀斑的女人抓住加代的手，说她是小偷，并在她口袋里真的摸到一个钱夹。人越挤越多，几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向仙石走来。仙石立刻意识到这是个设计好的圈套，他拼力打倒两人，几个家伙把加代塞进轿车里，匆匆逃跑了。仙石拼力追赶，但没有追到。在交叉路口，一个漂亮的法国女人故意撞了他一下，极神秘地告诉仙石，晚5点在尼古拉要塞可以看见加代……

太阳渐渐消失了，尼古拉要塞一片昏暗。这时七条凶狠的德国狼犬向他扑来，多仙石有一身硬功夫，他挥动手杖，几条狼犬被打倒在地。又有七八个人向他扑来，仙石突然感到浑身发热，头昏眼花，原来是路上那漂亮女人身上带着麻醉剂。他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眩晕，急忙跳入水中，冷水使他清醒了一些。这时，有人向他射来一枪，只见一张网罩住仙石，他被捕猎枪射出的特殊软金属网捆住了全身。

天星和关根几经周折，找到造船厂超豪华客轮设计者们的妻子卓娅和娜佳，她们很悲伤。在制造“斯比埃特腊那”号客船过程中，工人都被临禁在工厂里，设计师和工程师们都相继莫名其妙地死了，有的出了车祸，有的掉进河里……

天星和关根从秘密情报机构得知了仙石等人落入虎穴的消息，立刻赶到巴黎，想查清三人被监禁的情况。他们找到了法国军情部第二情报部部长苏戴尔，恳求配合。部长提供了一个新情况：S国驻马赛总领事馆有个叫斯塔尼斯基的副领事预定今晚10点离开马赛去科西嘉岛度假，另外，法国空军反潜警戒飞机在科西嘉发现有核潜艇在那里游弋。

会不会把仙石三人当作人质带到核潜艇那里，然后绑架到 S 国？一个念头在天星头脑中闪过。他和关根同法国国家警察部的纳瓦尔先生乘直升飞机向科西嘉岛飞去，远处，可以看见一只汽船在飞驶着。直升飞机逼近汽船时，海中一枚小型导弹击中了飞机，天星三人迅速跳伞。法国军舰救出他们，追上汽船，那里竟没有斯塔尼斯基和被绑架的仙石等人。纳瓦尔先生急忙和各地警察局联系，要他们注意发现斯塔尼斯基的踪影。不久，98 号公路区，天星他们又乘一架直升飞机追上这辆汽车，斯塔尼斯基慌忙向森林跑去。天星一下打倒了他，并要把这个家伙吊在直升飞机上，斯塔尼斯基这才说出仙石三人都被绑在离公路两公里的茅草屋里。

东京。警备厅特别公安搜查官细江道子收到一份破译电文，这是 S 国驻日使馆发回本国的一份简短密码电报：“东京是秋天。”为搞清电文的真正意图，细江道子装扮成推销员来到 S 国驻日使馆，她早就认识一个叫亚历山大的武官，这家伙没像平日那样热情地让她饮酒，而是极神秘地说，他很快将回国，临走之前要到小笠原群岛周围钓鱼……

又是小笠原群岛。细江道子得知仙石已被刚刚从法国购进的新式潜海作业艇送到了小笠原群岛，现在这位武官又要去小笠原群岛“钓鱼”。情况相当严峻。细江道子驾驶一架小型飞机往小笠原群岛上的黑岛，见到了仙石等人。他们认为电报肯定和探海有关：几天来，S 国已在日本周围集结了太平洋舰队，“东京是秋天”的意思无疑是派人打掉企图搞清沉船秘密的日本情报人员。

夜晚，黑岛四周死一样寂静。仙石和细江道子等人在岛上各守一方。午夜过，亚历山大带着十几个人登上黑岛，他们借着夜色，准备杀死仙石等人。不料岛上早有准备，他们刚一上

岸，便遭到猛烈打击，偷袭者有好几个家伙倒在地上。天刚放亮时，亚历山大扑向细江道子，在此相遇，不禁使亚历山大吃了一惊，他用匕首划破了细江道子的衣服，恶狠狠地说：“是你给他们报的信。”说着便要杀死细江道子。关根持枪跑来，救出细江道子。十树剥下亚历山大的外衣，把皮鞭交给了细江道子，让她狠狠抽打这个恶魔……

潜海工作准备就绪。深海潜水作业艇“阿奇梅德”号在蓝天丽日下显得威风凛凛，仙石、天星等人神采奕奕。海面上气氛十分威严、肃穆。美国第七舰队两艘驱逐舰和日本自卫队舰队担任警戒任务，指挥系统“白色空间”时时发布命令。“阿奇梅德”号开始以每秒2.5米的速度下沉，到达9000米深海海沟大约需一个小时。

潜水作业艇潜入蔚蓝色大海中。当沉到650米深处时，声纳显示仪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影子，难道是“赤鲮”，仙石闭上了眼睛。关根要甩掉燃料上浮，艇内的几个人互相对望着，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影子消失了，大家十分奇怪。下沉到900米的时候，那怪影又出现了，并凶猛地向着“阿奇梅德”号扑来。一会儿功夫，“阿奇梅德”潜水艇剧烈摇动起来，像是突然撞到了岩石上，天星命令打开照明灯，从观察上可以看出怪物的巨大的身影，潜水艇已经浮在那怪物背上，随时都有翻艇的危险。天星不知那东西是何物，仙石说：“这是巨大的海中生物体，不是‘赤鲮’。”关根操纵潜水艇上的特制机械手，猛地向那怪物刺去，不一会儿，那怪物像一条鲸鱼似地消失在深深的海水里。

潜水艇又经过海水深处3200米的内部波地带，如果核潜艇进入这里，海面上任何仪器都不发生效用。潜水艇潜入9000米深处的小笠原海沟，探照灯在黑暗中只透出一丝光线，光线

在海水的压力下变得弯弯曲曲。海底，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

“斯比埃特腊那”号客船静静地躺在海底，像巍峨的埃及金字塔。“阿奇梅德”号围绕客船转了一圈。这客船甲板真大，全长 20 几米的潜艇可以在上面随意停泊。船体从中间整齐断开，这艘船是由两只船体组装在一起的，仅有船舱而无船底，在巨大的空洞里，足可以装下两艘“赤鯨”号核潜艇。

他们对“斯比埃特腊那”客船的奇异构造百思不解。这时，远处有一不明体追来，这是 S 国早已安放在沉船附近的一艘保卫潜艇，它忠实地守卫在沉船身边。当“阿奇梅德”号突然来访时，它立即追踪而来。刚巧，海底大团的堆积物缓缓飘来，仙石指挥潜水艇钻进堆积物中隐蔽起来。当那艘保卫艇赶来时，他们用电锥猛地刺入它的强化塑料燃料箱里面，汽油从刺孔中排出，这艘保卫艇再也不动弹了，只能呆在海底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

“阿奇梅德”号潜水艇甩掉敌艇后，迅速从海底上升，在距海面 1000 米处，发现了“赤鯨”的身影。冒险上升，等于送死；留在下面，氧气只够使用两小时十分钟，情况万分危急。关根抓起水中电话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海面指挥系统“白色空间”。过了几分钟，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关根盯着仪器盘，发现无数云块般的金属片从海中纷纷落下来，这是“白色空间”为干绕“赤鯨”而投下的装有金属片的炸弹。这些金属片布满在 600 米至 1000 米的海水中，使得“赤鯨”核潜艇成了盲人瞎马。“阿奇梅德”号趁机沿着大陆架的岩峰偷偷向上浮。在海中 800 米处，深测仪发出强烈声响，灯光闪亮，将艇内照得一片通红，深测仪测出海水在深度 800 米至 700 米之间有一层放射能异常带。

天星脑海里突然一亮。最初认为“斯比埃特腊那”号客船

是为了把“赤鯪”核艇装在腹中而造成的空洞，如果真是专为安放“赤鯪”号所造，那空洞则只需一半大就够了。而放射能异常带的发现，证明“斯比埃特腊那”号客船运送的是“赤鯪”潜艇的母体。这母体的作用正如母体中婴儿的羊水一样。母体被这艘超豪华客船运来，自行进入事先在海岛底部探测到的巨大的岩石空洞里，母体在洞内自行结合，这样，一个神秘的海底基地就建成了，一个世人不知的秘密基地。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S国的武官，精干的间谍发现了客船的秘密。这使S国大伤脑筋，他们不敢公然下手干掉这两位武官，便命令本国护航的核潜艇，击沉了“斯比埃行腊那”号客船，一千多名游客也因此丧生。

“阿奇梅德”号潜水作业艇安全地升出海面。

在仙石豪华的秘密别墅里，仙石和天星等人又大胆地制定了一个捕捉“赤鯪”核潜艇的计划：把放射探知仪置于海水中，测出放射能异常带中心位置，确定“赤鯪”核潜艇在海底基地的出口。在那里再安放水下声响探测仪，只要确定“赤鯪”核潜艇进入基地，然后放下大网，“赤鯪”一露头，不消几分钟网就会缠在螺旋桨上，这样，“赤鯪”就会束手被擒……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的天星、关根乘坐“阿奇梅德”号潜水艇，带着40个水下声响探测仪和闪烁计数管，又潜入海底中放射能异常带水域中。连接的探知仪查出了基地洞口。这里地形复杂，有一个天然洞窟，“赤鯪”核潜艇的母体就在那里。当“赤鯪”号核潜艇驶近时发出信号，大门自动打开，进入后又自动关闭。仙石又派人制好了专供捕获“赤鯪”号核潜艇用的特制渔网，这只渔网长300米、宽200米。现在的任务是等“赤鯪”再次返回基地，进入母体，便可下网。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赤鯨”核潜艇终于从远海返回小笠原群岛海中基地。躲在海岛背面的四只海船在基地门口处张好大网，各离开 200 米，投下铁锚，准备捕捉出洞的“赤鯨”。同时，美国三艘攻击核潜艇也潜伏在 300 米深的水中。又整整过了七天，超声波扫描仪上出现了“赤鯨”的影象像是一条从岩缝里钻出的黑色鲸鱼。“全体注意，把网卷到最大限度！”关根大声命令。“赤鯨”离开母体，巨大的螺旋桨被尼龙风缠住了，“赤鯨”核潜艇向渔船发出了要发射导弹的威胁。仙石、天星通过超声水中电话通知“赤鯨”：你们犯了侵犯领海罪，奉劝你们及早投降，潜艇失去平衡，发射导弹也无法击中目标。”迫于无奈，“赤鯨”号核潜艇只好排出压舱水，浮到了水面上。

黑岛，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跑道上，时宗首相用手遮着阳光，笑吟吟地向佩石走来。“我没有耽误晚餐时间吧。”房内桌上摆着螃蟹、对虾等丰盛的菜肴。“这可是顿丰盛的晚餐。”时宗首相没料到仙石他们竟会捕住核潜艇，原以为弄到一些情报就不错了。他不想把“赤鯨”核潜艇完全交给美国国防部，因为日本国掌握了这条核潜艇，就可以向 S 国讨价还价，把北方四岛夺回来，他梦寐以求的是，希望后人称他为“夺回北方四岛的首相”。

神秘的车祸

7 月里一个闷热的中午，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汽油味和沥青味。街道上的汽车声简直震耳欲聋，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无休止的嘈杂声。行人都紧贴着便道上的墙根走，以便加大自己同街中心那些喷着黑烟的怪物的距离。怪物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造出来后却不仅不能使自己免于每时每刻都受到被怪物压死的威胁，甚至不能分清哪些汽车是需要的，哪些汽车是不需要的。有些汽车在城市里根本无事可作；有些大马力的汽车在街上空跑或者只装着一点点东西……

交通队民警中尉基里洛夫把自己的那漆有条形标志的黄色摩托车径直驶到行道上，停在一棵杨树的树荫里。他坐进车斗，把写有上午值班记录的记事册放在膝盖上。他热得浑身发懒，用一双漠然的、已经不像两小时那样前敏锐的眼睛望着汽车的洪流，这洪流一直在他负责的这条最繁华的街道上奔腾，虽然临近中午时车少了一些，但轰隆隆的声音并未消减多少。基里洛夫从早上 6 点就开始值班，到现在已累得动也不想动了。不过，由于已经形成条件反射，所以他仍能发现一些车辆的违章现象——这些违章现象在这个地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瞧，几辆崭新的“日古利”随随便便地就超车了，但基里洛夫饶了他们；要是在早晨的话，一定把它们拦住了……瞧，一辆“马斯”车轰隆轰隆地在那儿喷着黑烟。当然也应当把它拦住，进行登记、处罚，因为它的燃油泵有毛病。同时还要处罚机械师。因为他早晨竟放这辆车出了车库，从而造成空气污染。然而，基

里洛夫中尉又置之不理……一位急性子司机驾着辆“伏尔加”在人行道旁边按喇叭，把几个行人吓跑以后，猛地开了过去，这下该作违章记录了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违章现象一天何止百起……

基里洛夫用手挥开一团在眼前飞舞的毛茸茸的杨花，正想去找点水喝，突然感到街上的车流不大正常。霎那间，这一不正常的感觉便被一个人的叫喊声所证实，叫声尖利，在嘈杂的街道上猝然而起又猝然而灭，像是被一阵撞击声和玻璃迸裂的声音打断了。基里洛夫看见：距他约 70 米的地方，一辆装着碎石的自卸汽车突然越过中心线，把这两辆小汽车逼到了对面的马路边上。接着，自卸汽车拐了一个几乎 90 度的弯，冲上人行道撞进了一辆迎面开来的长途公共汽车，这是一种巨型公共汽车，宽大的玻璃窗闪闪发光，刹车时一点声音也没有，在马路上行驶时活像一艘巨轮夹在一些小船中航行。

基里洛夫把装在车斗里无线电话机的按键一摁，不等值班员回答就大声叫道：

“我是 23 号！我是 23 号！车祸。请派行动组和急救车。急救车要快。”说完把话筒一放，便向自卸汽车跑去，一边跑边挥动指挥棒，想断绝街上的交通——其实街上的交通已经断绝了。

基里洛夫真不愿去看卡车前轮下的情况。他想，现在应当用牵引车把自卸汽车从墙里拽出来，前轮下的情况可以过一会儿再看，因为压下面的那个妇女已经死了。想到这儿，他便先去看驾驶室——那里面可能还有活着的人。

自卸汽车的驾驶室被后面满载的车斗挤瘪了，里面堆满了碎石，费了很大劲才把车门打开。一看，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折断的操纵杆刺进了他的胸膛，这情景使基里洛夫不禁打了一

下寒颤。

驾驶室里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似乎有些奇怪，他的手也握着方向盘。于是使人产生这样一个推测，即在出事之前，两个人——司机和搭车人——正在争夺方向盘。

“这可能就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基里洛夫自然地这样推测，同时伸手去抱那个小伙子——他的伤势显然要轻得多。

此后的一切便都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行动组接到基里洛夫的电话赶来后，立即开始清扫马路，疏导被阻塞的车辆，用卷尺丈量并绘制事故现场的示意图，接踵而至的急救车立即将受害者送进医院，基里洛夫则忙于讯问停在距车祸现场不远的那辆巨型公共汽车和被自卸汽车逼到路边的两辆小汽车的司机和乘客。

所有的目击者都证实：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自卸汽车直行，没有任何可见的原因使得它必须转弯越过马路中心线，然后又驶上人行道，撞进墙里。一辆小汽车的司机说，他看见自卸汽车的挡风玻璃后面人影晃动不已，好像搭车人在同司机争夺方向盘。但他不敢肯定，因为这只是一瞬间的事。而且从小汽车里是由下往上看，看不大清楚。

公共汽车司机倒是和自卸汽车驾驶室里的人处于同一水平位置。但他们相距太远，因而司机只模模糊糊地留下一个印象，觉得自卸汽车驾驶室里的两个人靠得异乎寻常地紧，然而，却没有看到任何争夺的现象。公共汽车里的乘客则只看到自卸汽车莫名其妙地拐了弯，此外便是详细描述自卸汽车如何撞墙，如何响起玻璃碎裂以及车祸以后自卸汽车的位置等等。

但是，一个目击的过路人去主动来找基里洛夫，说他看见搭车人在和司机争夺方向盘，还听见司机的叫喊声，好像叫的是“坏蛋！”这就已经是事故原因的直接证据了：搭车人强行

干扰司机的工作。

然而，搭车人为什么要这样？原因何在？

基里洛夫为此琢磨了一整天。晚上，他往医院打了个电话。

“司机死了。”值班护士告诉他，“您可以同那个年轻人谈谈，他姓伊万诺夫，名字叫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您明天来吧。”

“两条人命！”基里洛夫摇了摇头。

第二天基里洛夫来到医院。他披上一件干净的白大褂，上面一个扣子也没有，袖子飘着几根带子——没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根本无法穿这种褂子，然后走进伊万诺夫所在的病室。护士指给他伊万诺夫的床位，只见上面倚枕斜躺着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两眼红肿，不知是由于失眠还是眼病。

基里洛夫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让病人不要紧张，不要坐起来，然后提出第一个问题：

“您怎么会在汽车上？”

“搭个便车。”病人回答得很简短。根据伊万诺夫答话的语气，基里洛夫明白这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

“怎么出事的？出事之前有些什么情况？”

伊万诺夫沉默了一会儿。基里洛夫觉得沉默的原因主要倒不是伊万诺夫不知道如何回答，而是他希望尽快结束这个谈话（他不善于掩饰）。可是，伊万诺夫却回答了，而且这个回答完全出乎基里洛夫的意料。

“当时我发现司机快死了，”伊万诺夫说，“他马上就要死了，他脑子里出了问题。为了避免和迎面而来的公共汽车相撞，所以我去抓方向盘。”

伊万诺夫的声音很小，但讲得很肯定。于是基里洛夫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可是有人把司机已经死亡的消息告诉了伊

万诺夫。伊万诺夫担心他夺司机的方向盘时被人看见了，所以杜撰了这样一个说话。

“太天真了。”基里洛夫心想。“现代医学可以准确地判定一个人的死因……”不过，他不愿意用这样的回答来折磨一个躺在床上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病人。于是他用似乎是表示同意口吻说：

“根据您的说法，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就这样写：您发现司机的情况异常，所以想夺过方向盘。”

“不是情况异常，是快死了。不过反正是一样。”

“这以后就发生了事故。”

“对。”

“最后一个问题：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告诉您说司机已经死了？”

“谁也没有告诉过我。我当时就已经知道司机快死了，所以我才抢过了方向盘。”

最后一句伊万诺夫的说得非常坚决，甚至从床上欠起身来。基里洛夫也站了起来，由于不愿为难病人，所以用安慰的口气说：

“谢谢，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好好养伤，伤好以后我们再仔细谈。”

中尉点头告别；病人重又靠在枕头上，并疲倦地转过头去。

基里洛夫出了病室以后，便去找值班医生问司机死亡的原因。

值班医生从档案夹里找出死亡鉴定，看了看，然后对基里洛夫说（看来他同民警打交道已经颇有经验了）：

“记下来吧：今天7月10日因车祸受伤入医院的病人死于……大面积脑溢血。被折断的操纵杆刺入肋间造成的外伤不

构成死亡的原因。”

基里洛夫迅速地记着，惊讶的心情暴露无遗。值班医生有些不解，因为他习惯于看到警方人士对任何惨痛的消息都持冷漠态度，于是便问基里洛夫：

“这个鉴定有什么地方使您感到奇怪吗？”

“请告诉我，”基里洛夫不作正面回答，“是否可能有人告诉了伊万诺夫，说他同车被送到医院的司机死了？”

“我们医院里的人绝对不会！”医生保证说。

“他可能在救护车里听到吗？”

“嗯，当然可能……不过……”医生找到一个档案夹，打开看了看。“根据病历看，伊万诺夫在送医生的途中处于昏迷状态。”

“他被抬上救护车时处于昏迷状态。这我记得，”基里洛夫说，“但他可能上车不久就醒过来，并听到车上的医生人员关于司机已经死亡的谈话……”

值班医生耸了耸肩。基里洛夫继续往下说，却又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看法：

“可是，救护车上的医生人员不可能当时就确定了死亡的原因啊。而伊万诺夫却告诉我，说司机在开始就快死了，而且还说出了死亡的原因——脑子里出了问题。值班医生表示不满地看了基里洛夫一眼，然后又取出司机的病历档案，解释道：

“对这个问题，这上面有回答。进行病理解剖的医生对死亡的时间无疑是很感兴趣的，他必须明确：究竟是先死亡，后受伤，还是先受伤，后死亡——尽管所受的伤并不构成死亡的原因。瞧这儿，根据失血程度和其他一系列特征，病理解剖医生是这样作结论的：‘死者是在生前受伤的。虽然很快便由于脑溢血而死，但死亡的时间是在车祸和受伤之后。’急求医生

所作的结论也是这样的。”

“明白了。”基里洛夫表示同意。“那可不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即在车祸发生之前司机便已经感到不舒服并失去了知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车祸就将是他的昏厥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然可以。这是完全可能的。中风，也就是脑溢血，几乎都是一开始就失去知觉。”医生回答说。

基里洛夫点点头。医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

“伊万诺夫的情况怎么样？”他问医生。

“轻微的脑震荡。躺两个星期就会完全复原。”

好了，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都很吻合。自卸汽车的司机感到不舒服并失去了知觉。汽车失去了控制。伊万诺夫发现后便抓过方向盘把汽车控制起来，但他没弄好，发生了车祸。自卸汽车撞进墙里并压死了墙边的一个过路女人。司机受伤以后没有恢复知觉就死了，然而受伤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伊万诺夫只受到较重的碰伤，不过仍然得躺些时间，虽然死了两个人，但基里洛夫个人认为这一事故中没有犯罪者。当然，这个案子应该转向法院审理，法官们将对事故的情况进行长时间的分析研究。不过，他们未必会得出其他的结论。其实管这些干吗，这和基里洛夫已经没有关系了。到时候只要求他提供事故的详细情况，这他是能作到的。

两周以后。基里洛夫被叫到检察厅的侦查员那儿去了。

经过侦查员的会客室时，基里洛夫看见那儿坐着伊万诺夫。他看了基里洛夫一眼，很审慎地同基里洛夫互相打了个招呼，但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热情。

基里洛夫同侦查员费拉托夫虽然多次在民警局的一些办公室里见过面，但互相并不认识。侦查员请基里洛夫坐下，又把

一份询问记录摆在自己面前。他先提了几个关于事故发生情况的问题，然后问道：

“您看见那个搭车人伊万诺夫时，他的手是握着方向盘的吗？”

“对，我在报告就已经写了。”

“伊万诺夫说当驾驶员的情况异常时，他试图把汽车从危险中挽救过来，是吗？”

“伊万诺夫是这样明确地对我说的，说驾驶员马上就要死了。”基里洛夫回答说，“这使我感到很吃惊。他不是说情况异常，而是说快死了。医学鉴定果然证实驾驶员在车祸后很快就死了，但并不是因受伤而死的。”

“就是说，驾驶员死于车祸之后。”费拉托夫特别强调“之后”这两个字。“车祸前他还活着。那么，有什么必要干扰他呢？情况可不可能是这样的呢，即伊万诺夫是妨碍了司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秒钟，从而才使汽车失去控制的呢？”

基里洛夫耸了耸肩，回答说，他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作这样的设想。

“那么，那个过路人说他看见了伊万诺夫在同司机争夺方向盘，还听见了叫喊声，又该作如何解释呢？我传讯了那个过路人，这是他的证词。他对您也是这样讲的。”

“伊万诺夫并不否认他夺去了司机的方向盘。见证人讲的是可信的。”基里洛夫回答说。“至于伊万诺夫为什么这样作，我同他谈话时不可能彻底弄清楚，因为他当时还很虚弱。”

“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今天把他请来了。”费拉托夫说，然后又问：“公共汽车是离出事地点多少米刹车的？”

“根据行动组绘制的示意图，”基里洛夫指了指侦查员办公桌上的文件，“公共汽车距出事地点 62 米。”

“这距离还很大嘛，按公共汽车和自卸汽车当时的速度，它们完全可以刹住，不会撞车。”

“对。”

“那伊万诺夫向您断言，说他夺方向盘是为了避免同公共汽车相撞，不是就没有根据了吗？”费拉托夫问。

“他们可能晚几秒钟相撞。”

“可实际上并没有相撞。我们现在很难说，如果两辆车继续开下去，究竟会不会相撞。可轧了女公民阿福尼娜是事实，而且轧死了。”

“对，是这样的。”

“我还要对您提一个问题，基里洛夫同志。您作为一个交通事故鉴定家同时又是见证人，您看女公民阿福尼娜被轧是不是伊万诺夫转动了方向盘的结果？再准确一点：如果伊万诺夫不夺方向盘的话，阿福尼娜就不会被轧死，您说是吗？”

基里洛夫觉得很难回答。这实质上就是问他，阿福尼娜的死伊万诺夫要不要负责。

“我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终于说。“这谁也不知道！可汽车是由于驾驶员死亡才失去了控制，这点是确实的。其根据是医学鉴定的结论。”

“司机是后来死的，”费拉托夫提醒道，“后来！转弯的时候司机还活着！”

“我问医生这个问题，”基里洛夫表示不同意，“案件档案里写得有。”他又指了指那些文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的态度不像一个公正的见证人，倒像是伊万诺夫的辩护人。“医生说，出现脑溢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死亡之前，一般都先失去知觉。汽车失控的原因就在于此，说伊万诺夫的行为合理——即使他只是为了救自己，其根本也在于此。不错，

他没有弄好，但这与其说是他的罪过，不如说是他的不幸。”

费拉托夫也感到了中尉所持的这种辩护者的立场，他不满地摇摇头，但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往门户边走去，并改用‘你’来称呼基里洛夫，好像正式谈话已到结束。

“就这样吧。我再同伊万诺夫谈谈。你坐在这儿听听，也许会听到什么新东西。”

伊万诺夫进来了，他用镇静的目光看了看屋里的两个人，向费拉托夫问了好，然后不等主人让坐便坐到了离办公桌稍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费拉托夫为这种他看来是不礼貌的行为皱了皱眉，但没有说什么，心想主人一般总是要先让坐的，他平时接待来访者也是这样。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大学物理系学生，生于……”费拉托夫进行初次传讯的例行公事。

基里洛夫瞧着伊万诺夫那张显然已变得红润起来的脸，怎么也看不出它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可能是他具有某种内在的力量？”基里洛夫想。“对了，他是大学物理系学生。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总是在沉思。”

“维克多·瓦里耶维奇，”基里洛夫听到费拉托夫开始提问了，“请把出事前的情况讲一讲。”

“好的。不过您先接电话吧。”

基里洛夫敢发誓，伊万诺夫确实是先说这句话，然后电话铃才响的。费拉托夫听见这句话时也有点莫名其妙，他正准备就此责备伊万诺夫时，桌上的电话果然丁零零响了。费拉托夫更加吃惊了，他拿起听筒，打电话的是一个很熟的人，谈的是非常一般的公务。毫无疑问，这个人不可能把这次电话事先告

诉伊万诺夫。因为，费拉托夫放下听筒以后，很注意地盯了伊万诺夫一眼。可是，正当他想问问伊万诺夫是从哪儿知道刚才会有人打电话来时，伊万诺夫却先作了回答。

“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谈。您不是要我讲讲车祸发生前的情况吗？我已经跟中尉讲过了。”伊万诺夫指了指基里洛夫。“不过我是可以再讲一讲。我能感觉到司机快死了。如果我不抓过方向盘，汽车就会加快速度，我们也会同公共汽车撞上。我甚至能预料，如果撞上，公共汽车上哪些地方的乘客会被撞死。而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倒不会受很重的伤，因为我还来得及跳车。那样的话，我怎么也不会住医院了。”

中尉和侦查员都吃惊地望着伊万诺夫。他的语调充满自信，于是基里洛夫不由得又像刚才那样琢磨起来：他的样子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费拉托夫脸上吃惊的表情则很快就消失了，又变成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因为他似乎想起来了，他在这间办公室里曾多次听到过这些不足信的话，而他作为一个侦查员，其任务就是要去伪存真。因此，他以那已经成了职业习惯的倔犟劲儿，重新又把审问的主动夺回到自己手里。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请把您那长长的、我还没全弄懂的解释分开来谈。首先请回答我，您根据什么断定司机快死了？”

“那我又根据什么告诉您刚才那次电话呢？”伊万诺夫以问代答。

“我不知道。”费拉托夫仍然很镇静。“可是某种偶然性，对吗？那这样吧，您就把这两件事给我解释一下。”

“很难解释。就算我不过是能感觉到任何运动的逻辑而已。”

伊万诺夫不作声了；费拉托夫现在则已不急于提下一个问题，虽然他并不打算改变预定的谈话步骤。

“好吧，既然您很难解释，那我们就认为您无法解释。”好像是为了阻止伊万诺夫正要表示的抗议，侦查员立刻又接着讲：“请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您断言，说如果您不抓过方向盘，不改变他的方向，自卸汽车就会加快速度并撞到公共汽车上？”

伊万诺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因为发动机的声音已经变大了。汽车已经开始加速。并且，它可能撞上公共汽车这一点，我还感觉到了。”

“您回答的前一部分是可以解释通的，”费拉托夫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司机失去知觉以后，绷紧的或者是松弛下来的脚的重量就会落到油门踏板上，也就会增加发动机的转速。这一点我能接受。可您回答的后一部分……说您能说出在您所预料的撞车事件中，公共汽车上的哪些乘客会被撞死……对不起，这简直是玄学了！”

“电话，”伊万诺夫突然说，“马上就响……”

电话铃果然又响了。费拉托夫拿起听筒，显然很不高兴地答着话，同时又不得不掩盖自己吃惊的心情。谁知电话是妻子打来的，问他什么时候回家，费拉托夫只好把语气缓和下来。接完电话后，他不再怀疑伊万诺夫猜中电话是什么预谋了。他放下听筒，对伊万诺夫说：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您确实对电话铃有预感。这点我承认。”

“不只是对电话铃。”

“怎么，您是要我们相信您预感到有自卸汽车会同公共汽车相撞吗？可是根据交通事故鉴定专家的看法，撞车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能预感到任何开始的运动会得到什么结果。电话铃声

是电流以及磁场运动的结果。这一运动是在电铃锤撞击铃盖以前开始的。我能感觉到这一运动。同样，我也能感觉到大脑中的生物电流。所以当时我准确地知道司机快死了。”

费拉托夫不相信地摇摇头；基里洛夫却前倾着身子，聚精会神地瞧着伊万诺夫。

“那也没什么，”费拉托夫一边说一边翻着面前的档案夹，“我们从您学校里得到了您的鉴定，上面说您‘善于思考，具有准确的物理上的直觉，能迅速掌握学习材料，有卓越的数学才能……’等等，等等。总之，是把您作为一个好的物理系学生来夸奖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您对于物理现象的磁场和电波也具有这种直觉，是吧？”

基里洛夫看见伊万诺夫淡淡一笑。

“可是我们，”费拉托夫继续说，“我们研究的不是看不见的电波，而是明显可见的事物：自卸汽车没有同公共汽车相撞，也不可能同它相撞。您说可能相撞，却拿不出证据。”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伊万诺夫说，“我可以用简单而又看得见的方式证明自己有预知运动结果的能力。”

费拉托夫耸耸肩，似乎是允许伊万诺夫试一试。伊万诺夫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5戈比的硬币递给费拉托夫。

“把硬币抛出去。只要您事先告诉我您是怎样拿着它的，是鹰朝上还是字朝上，我就可以准确地预先告诉您它落下来的情况。”

费拉托夫暗暗责备自己竟同意和这样一个人玩“鹰与字”的游戏，这个人眼看就快成为审讯对象了。尽管如此，他却无法抑止自己的好奇心，很想看看这个简单的试验的结果究竟如何。他见基里洛夫的兴趣也不亚于他，于是便接过硬币，并在抛出去以前对伊万诺夫说：

“据我所知，如果抛很多次，硬币落地后是鹰朝上还是字朝上，其或然率是完全相同的，都是百分之五十。您猜中的或然率，大概也不会比这大。”

“我能百分之百地预先说中。手里的硬币哪面朝上？”

“鹰朝上。”

“抛吧！”

硬币被抛向空中，翻滚着往上飞去，在硬币落地之前，伊万诺夫便说：“鹰。”说罢若无其事地扭过头去，那样子，好像毫不怀疑自己判断的正确性。

“不错，是鹰。”费拉托夫说，并让基里洛夫也看了看。

费拉托夫连续抛了好几次。然后，基里洛夫也抛了几次；费拉托夫接着又抛。每次伊万诺夫的回答都是正确的，一次也没有错。可突然基里洛夫惊叫了一声，原来这次硬币落地时是字朝上，而伊万诺夫却说是鹰。

“这次可错了！”基里洛夫大叫道。“没猜中。”

“不可能的事，”伊万诺夫看了看费拉托夫，镇静地说，“这不过是因为侦查员同志骗了我，没有如实地告诉我硬币出手前是哪一面朝上。”

根据费拉托夫的微笑和尴尬的表情，基里洛夫明白事情的确如此。

“真棒！”基里洛夫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是怎么回事，或然率的理论不灵了？”

“当然不是，”伊万诺夫回答说，“或然率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不过是能计算而已，我事先知道硬币抛出前哪面朝上，根据硬币出手时翻滚的频率我计算出了它在轨道上翻滚的次数，然后把空气阻力对翻滚频率的影响考虑进去，于是便算出了结果。”

“算得那么快？”基里洛夫不大相信地问。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快的运动……所以，只要我看到了一个运动的开始，我就能预知它的结果，这里也没什么可奇怪的。预知自卸汽车会同公共汽车相撞也是如此。”

基里洛夫吃惊的感觉总也消失不了，但费拉托夫的情绪却有了变化。

“伊万诺夫公民，您准备用这个办法去说服法庭，说让汽车拐弯轧死女公民阿福尼娜是无罪的吗？”

现在是伊万诺夫感到吃惊了。

“这么说我得受审？”他问。“您认为我还是有罪？”

“关于您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得由法庭决定，”费拉托夫回答道，“我只请您读读我们的谈话记录并签个字。这里还有一张纸，请您作一个不离境的保证。”侦查员把从卷宗里取出的这些纸朝伊万诺夫面前推了推。

“可这是为什么？”伊万诺夫叫道，站在原地不动。“我选择的方式把牺牲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啊！难道我还需要提出什么论据吗？”

“您的行为的结果是一个人的死亡。”侦查员果断地回答道。“我担心您那惊人的才能说服不了法庭，法庭不会承认您的行为正确。看来，检察员会控告您过失犯罪并导致了严重后果，也就是导致了一个人的死亡。请签字吧！”费拉托夫固执地又说了一遍。

伊万诺夫既不再表示吃惊，也不再表示抗议，他走到侦查员的办公桌前签了字，问道：

“我这个罪要判多少年？”

“您去问律师吧！”费拉托夫冷冰冰地说。

“两年到五年。”基里洛夫心想，但没有说出来。他同情

地看了伊万诺夫一眼，心里暗自决定，当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在法庭作证时，一定要尽量对伊万诺夫的行为作出好的评价。

“不过我不一定去求他们，即使为了免受这样重的惩罚，我也不一定会去，”基里洛夫听到了伊万诺夫对他的想法的回答。他惊得目瞪口呆地望着伊万诺夫。这时侦查员猛地站了起来，急急地问道：

“什么，什么？”

伊万诺夫说（这时已是回答费拉托夫了）：

“我说我不一定会听从您的建议去问律师。再见！”

宇宙智能生物研究站调度长收到一份从 A 星球发来的报告，其译文如下：

“当地一条交通线上出现了危险情况，”侦察员报告说，“不得不进行干预。但当地文明社会的代表认为这违犯了他们的现行法律。为了免受惩罚，并为了能继续研究该星球其他地方的文明社会，请允许使用催眠术……”

简短的回电如下：

“禁止使用催眠术。不许暴露自己的预感能力……”

法院于三个星期后开庭，基里洛夫作为见证人出席。可伊万诺夫的表现使中尉迷惑不解。当辩护人请伊万诺夫哪怕像在预审时那样证实一下自己的“预感”能力时，伊万诺夫回答说：

“再重复一遍我未必还能不出错。恐怕上次只是偶然的巧合。”

只有一次，基里洛夫似乎理解了伊万诺夫对他投来的目光。那目光仿佛在说：“你明白，我也明白，可我们不能对任何人讲。”

法庭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伊万诺夫作了最轻的惩罚。此后很久，基里洛夫一直对这件事迷惑不解。但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奇怪的人。

后 来 人

佛把他推到一边。他们一同站着，上下打量这块悬岩。黎明的凉气朝他们袭来。佛走进一处隐蔽的地方，转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根几乎精光的骨头，还有一些鬣狗没法吃着的残留碎肉。在洛克和佛的身上，夜间的蓝灰色已经退去，他们的皮肤又像铜一样红，沙一样金黄。他们不言不语，相怜相爱地一同慢慢分享这些残羹剩饭。吃罢，在大腿上揩了揩手，他们就走下去，到河边喝水。随后他们仍旧一声不响，心照不宣地朝左转去，走向那个峭壁环绕的角落。

佛停了下来。

“我不愿意看了。”

他们一起转身看那光秃秃的悬岩。

“要是它掉下来，或在石南丛里抖动，我就点火。”

洛克揣摩着点火的景象。除此以外，他的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身体里有一种潮水般的感觉，实在而深沉。洛克向斜坡另一端的原木堆走去。佛抓住他的手腕。

“我们别再在这岛上逛了。”

洛克妥协了，举起双手。

“肯定得给莱古找到吃的。有了吃的她才有劲回去。”

佛死死地盯着洛克，脸上流露出一种洛克无法了解的表情。洛克向旁边跨了一步，耸耸肩，打了个手势。他停下来。焦急地等着。

“不！”

佛抓住洛克的手腕，使劲拖着他。洛克一边挣扎，一边喋喋不休地讲话，连他自己也不知所云。佛放开他，再一次面向他站着。

“你会被杀死的。”

谁也没有作声。洛克看看她，又瞧瞧这个岛屿，搔搔左颊。佛往他跟前靠靠，说：

“我会有孩子的，他们不会死在海边的洞穴里。有希望。”

“莱古成年后就会有孩子了。”

佛又放开洛克的手腕。

“听我说，别作声。那个新种族夺了原木，麦尔死了。哈当时在山崖上，他们的一个人也在那儿，哈死了。那个新种族到悬岩这儿来，尼克和老太太死了。”

佛身后的曙光更加明亮了。她的脑袋上空有一块红斑。此刻，在洛克眼里，她慢慢膨胀起来。她就是这种女人。洛克自卑地对她摇摇头。佛的话使洛克感到激动。

“如果那个新种族的人把莱古带回来，我倒真高兴。”

佛生气地嚷了一声，往水边迈了一步，又折回来。她抓住洛克的肩膀。

“他们怎么给婴儿喂奶呢？牡鹿会喂奶吗？他们要是不把莱古带回来，会怎样呢？”

这时，洛克什么也没想，他低声下气地回答道：

“我看不会。”

佛把他推在一边，愤愤地转过身，一只手扶着峭壁尽头的拐角。洛克清楚地看见她的双肩在抽搐，她很愤懑。佛向前弓着身子，右手撑着右膝。从佛背后，洛克听见她在抱怨他。

“你简直比婴儿还蠢。”

洛克用手掌盖住眼睛往上按。这样，光线就像河水一样在

他眼睛里闪烁。

“夜过去了。”

真的。如果是夜里，天就会是灰蒙蒙的。耳塞目闭之后，洛克不仅耳复聪，眼复明，而且那耳目后面的洛克本人也复苏了。他内省着这种感觉的起伏涨落。洛克脑袋里塞满了秋藤的白絮，他的鼻子里充斥着秋藤的种子，搞得他呵欠连天。洛克挪开双手，向佛刚才呆的地方眨眨眼睛。佛这时正背靠着岩石的这一边，斜眼看那条河。她向洛克招招手。

那原木又从离岛不远的地方划出来。两个长着骨头面孔的人仍坐在原木的两端。他们正在划水，原木倾斜着驶过河面。靠近河岸和茂密的灌木丛时，原木笔直地顺流而下，那两个人歇手了。他们仔细张望河边的一块空地，那里有一棵枯树。洛克清楚地看到原木上的一个人转过身和另一个人说话。

佛碰了碰洛克的手。

“他们是在找什么东西。”

随波逐流的原木缓缓离去，太阳冉冉升起，远处的河岸上一片闪光。片刻，两岸的树林显得更加幽暗。那个新种族，它那难以形容的吸引力，驱散了洛克脑中的白絮，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

原木变得越来越小了，从瀑布那儿顺流而下。当它偏离航线时，后面那个人就又开始划水，于是它重新顺着洛克的视线笔直地驶去。那两个人始终斜眼看着河岸。

佛喃喃地说：

“又来了一只。”

岛边的灌木丛急速地摇摆着。洛克和佛分开了一会儿。现在，洛克知道从哪儿可以看到隐藏的附近的另一根原木的一端。这时，枯树对岸的绿树丛中，一个人探出头，伸出胳膊，生气

地挥着一只手。原木上那两个人立即飞快地划水，原木径直奔向那个挥手的人。原木上的人现在不关心那株枯树了，他们只盯着对岸那个家伙，朝他点头。原木把他们带到他眼前的灌木丛下。

洛克好奇得不行。他拔腿向另一条通往岛屿的小路跑去。他那么兴奋，连佛也看出他的打算。她赶上去，一把抓住洛克。

“别！别！”

洛克叽叽咕咕地说了一串。佛冲他嚷起来。

“我说‘别！’”

她指着那块悬岩。

“你说什么？”佛的主意倒不少。

洛克终于缄默不语，等着佛开腔。佛严肃地说：“我们应当往下走，到森林里去。去找吃的。去看他们过河。”

他们从河岸上跑下去，岩石把他们与新种族的人隔开。森林边上有食物，球茎露出绿尖，还有蛭螬、嫩枝和菌子，以及盛在某种树皮里的嫩肉。鹿肉仍然放在那里。洛克和佛不像新种族的人那样饥饿。当然，要是食物，他们能吃得精光，但如果什么也不吃就得赶路，他们还可以轻松地再走一两天。所以他们不是急于觅食，而是尾随着那个使人着迷的新种族，重又回到水边的灌木丛。他俩站下了，脚趾拼命抠住淤泥，透过瀑布的轰鸣，他们窃听新种族的人交谈。一只幼蝇在洛克鼻子上嗡嗡叫。温暖的天气，阳光和熙，洛克又开始打呵欠。后来，他听见新种族的人谈话，听见他们象鸟叫般的语言，他们的许多难以捉摸的声音，还有鹭鸶的啁鸣和呱呱喳喳声。佛悄悄溜到枯树旁的空地边上，躺在地上。

河面上荡然无物，鹭鸶的鸣叫和呱呱喳喳声嚶嚶不绝。

“佛，上枯树看看。”

佛转过脸，疑惑地看着洛克。此刻，洛克突然意识到，佛要说不，要坚持说必须离开新种族的人，忘掉莱古；这是叫人难以忍受的。洛克手脚麻利地悄悄爬上枯树，跳到被长春藤枝叶遮住的那一边。即刻，他钻进乱蓬蓬的叶子丛里，藏在长春藤叶子中间；这里满是尘土，有一股酸味儿。但他没办法使留在外面的那条腿抬起来。搁上树顶凹入处。直到佛从他身后的树叶里探出头来，他才把那条腿安好。

这棵枯树的顶端是空的，像一个大橡树籽的壳，又白又软，正好托住他们，里面还装满了能吃的东西。长春藤上下盘绕，纠结成暗暗的一团，因而坐在这儿犹如坐在地上的灌木丛中。四周的树木都高过他们，但从露天处望出去，河流和岛上蜿蜒的绿林，却依然可见。像找鸟蛋似的，洛克小心翼翼地拨开叶子，他发现可以弄一个眼眶大小的洞；虽然洞的边沿有些摇曳不定，他仍能看见那条河，看见别处的河岸。尽管已用手圈住视野，这些景物在洞圈深绿色叶子的衬托下，还是显得明晃晃的。佛在洛克左边，正向外张望，她甚至可以把胳膊肘支在树端凹处的边缘上。这时，同往常看见那个新种族的时候一样，一种沉重的情绪渗入洛克心中；他沉溺下去。突然，洛克和佛忘记了一切，他们呆住了。

那根原木从岛边的灌木丛中划出来。那两个骨头脸的人小心地划动河水，原木转了弯；尽管它开始朝他俩划过来，但不是正对这个方向，它逆流而上。原木凹进去的地方新装了许多东西，样子像石块，像鼓起来的皮子。还有各种树棍，是去掉叶子和枝桠的长树杆截成的，上面喷了一层灰绿色的东西。原木划得更近了。

终于，洛克和佛在阳光下面对面地看到新种族的人。新种族有说不出的奇特，他们的头发是黑的，形状令人难以想像。

坐在前端的那个骨头脸，头发像松树一样，直挺挺的，使他那本来就很长的头显得更长了，就像什么东西正在无情地向上拉着它。另一个骨头脸，头发蓬乱一团，四下散开，和枯树上的长春藤一样。

他们身上，浓密的毛覆盖着腰部、腹部和大腿上部，使这些地方显得比较粗大。但洛克并没有马上看他们的身体，他被他们眼睛周围的东西吸引了。他们眼睛下面不远的地方有一片白骨。鼻翼的位置有一些细缝。那块骨头就从这些细缝之间隆起，成了一个尖。在这下面，嘴的上方有另一条裂缝，他们的声音就从这里发出来。裂缝下长出一些黑毛。眼珠从这张骨头脸后往外看，漆黑漆黑的，骨碌碌乱转。眼睛的上边是眉毛，比嘴或鼻孔外的毛稀疏，黑黑的，向外卷曲，使这些人看起来很可怕，犹如黄蜂。灰色有毛的脖子上挂着一串串牙齿和海贝。眉毛上面，骨头凸起，被头发盖住。当原木更近的时候，洛克看见，骨头不是白的，也不闪光，而较灰暗，差不多是大真菌（这种菌子是新种族的人的食物）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的颜色。他们的腿和臂像棍子那么细，这样一来，他们的关节十分像树枝上的结节。

现在，洛克几乎可以看见原木里面。原木比以前宽多了，或者说，是两根原木在并排划动。原木里面有很多一捆一捆的东西，和一些稀奇古怪的玩艺儿。有一个人正侧身躺在这些东西当中。他的身体和骨头同其他人一样，但头发却长成很硬的针状，闪闪发光，犹如栗子壳上的针刺。他正在弄一根尖树枝，他的弯棍子放在身边。

这两根原木侧着向河岸驶来。坐在后面的那个人——洛克管他叫“松树”——轻声说着什么。后来“长春藤”放下他的木头片，抓住岸上的草。“栗子头”拿起弯棍子和树枝，悄悄

跨过原木，走上河岸蹲下。洛克和佛几乎就在他头顶上。他们可能闻见“栗子头”独特的气味，那是海的气味、肉的气味，既可怕，又刺激。“栗子头”离他们太近了，他每时每刻都可能从下面嗅到他俩。洛克突然惧怕起来，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甚至减少呼吸，只轻轻地喘气。他四周叶子的晃动更自然和谐了。

洛克和佛的下面，“栗子头”站在斑斓的阳光里，他手里的细树枝同弯树棍交叉着。他看看这儿，又瞅瞅枯树那儿，他察看了地下，然后又往森林里张望。后来他侧着身子，用脸上的裂缝对船上那两个人轻轻讲话，声音很柔和，噙着泪水的眼上的白骨头颤动不已。

当一个人忽然明白他一直期待的东西并不存在时，他会感到震惊；此刻洛克就是这样。随着一阵混乱的感觉，洛克明白了，麦尔的面孔、佛的面孔、洛克的面孔都不是在骨头下面，他们的面孔在皮肤上。

“长春藤”和“松树”摆弄那些兽皮条，把原木拴在灌木上。他们迅速跳出原木，向前跑去。洛克看不见他们了。随即传来石头敲击木头的声音。“栗子头”向前爬去，树叶将他遮住了。

这儿除了原木，再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了。原木里面，能看见的地方都很平滑光亮。原木外侧涂着白道子，好像退潮后岩石露出被太阳晒干而呈现出的那个样子。原木的边是圆的，骨头脸们搁手的地方凹进去一些。里面盛的东西各式各样，很多，使人很难分清是什么。有圆石块、棍子、兽皮、比洛克还大的一捆捆东西，还有鲜红的骨头做的生物模型。他们刚才拿的褐色木片尾部像褐鱼。这里还散发出各种气味，有许多无从解答的疑团。洛克莫名其妙地看着，心情飘忽不定。河对岸的

岛屿没有一点动静。

佛碰碰洛克的手。她在树上转来转去，洛克小心地追随着她。他们各自搞了一个可以观察下面空地的窥孔。

空地左边丛生的灌木、死水还是老样子，空地右边难以通行的沼地依然如故，但洛克和佛熟悉的环境已经变了样儿。穿越森林与空地相接的小径那儿，荆棘丛正在变得越来越密。棘丛中有一条缝隙，顺着这条缝，他们看见“松树”又扛着一条荆棘走出来。那棘条又光洁又犀利。而“松树”身后的林子里，砍伐声接连不停。

恐怖感油然而生，佛感到这不是一种心情，而是一种笼统的感觉，一种苦味，一种死一般的寂静和一种痛苦的感情，是停滞和紧张的意识；如此两种，已开始 in 洛克心中引起共鸣。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存在着两个洛克：内在的和外在的。内在的洛克总是在观察，外在的洛克则呼吸、听、嗅，他永远是清醒的，就像另外一张皮，死死地紧裹着洛克。在洛克还没能了解眼前这种情景的意义之前，外在的洛克就把他的惧怕、危险感强加给内在的洛克。洛克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过。眼下，甚至比以前那件事还令人害怕。那回他和哈蹲在一块岩石上，一只猫在干涸的小河边来回溜跶，猫抬起头，揣测他俩会不会打扰它。

佛在洛克耳边说：

“我们被围住了。”

荆棘丛伸延开来，容易进入空地的地方特别密，但别的地方也有一些；有两行插在死水边和沼泽边上。空地是半圆形的，只有临水一面没有阻碍。三个骨头脸带着许多荆棘条，从最后那个缝隙中走出来，进入空地，然后用带来的荆棘条把身后的路封死。

佛在洛克耳边轻轻说：

“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他们不让我们走。”

那些骨头脸的人们还是没有注意到他们。“长春藤”和“松树”回去了，只听见原木在相互碰撞。“栗子头”慢慢地绕着一排荆棘踱步，脸朝着森林。他总是拿着那根缠着嫩枝的弯棍子。荆棘丛高齐他的胸。当远处平原上的公牛吼叫时，“栗子头”一动也不动，只是扬起头，把手里的棍子挺直了一点。野鸽又在嬉戏啁啾，阳光洒在枯树顶端，温暖地落在洛克和佛身上。

划水的哗哗响声，原木的碰撞声，敲击木头声，唰唰的拖曳声和鸟鸣声不断地传过来；这时候，另外两个新种族的人，从枯树下走进空地。为首的和别人差不多。他的头发在头顶总成一簇，然后散开，他一动弹，头发就上下掀动。“一簇”径直走近荆棘丛，开始观察森林。他也有一根弯棍和一条嫩树枝。

第二个人与众不同。他的身体较宽较矮，长了很多毛。他的头发很光滑，好像涂了油脂。头发在他的脖子后面结成一个疙瘩。他的前额光秃秃的，起伏的骨头壳一直盖到耳朵上边。它像真菌一样苍白，叫人害怕。洛克这是第一次看见新种族的人的耳朵。耳朵是很小的，紧紧地贴在头的两侧。

“一簇”和“栗子头”蹲在地上。他们把佛和洛克留下的脚印上的叶子和草片拿开，“一簇”抬头说：

“陶米。”

“栗子头”伸手摸摸脚印。“一簇”对那个宽身材的人说：

“陶米！”

那个人从他正在忙乎着的石头、棍子堆上转过身来，发出一声活泼的鸟叫，那声音尖细得很不协调。他们答了腔。佛在洛克耳边嘀咕说：

“这是他的名字——”

陶米和其他人弯下腰，冲地上的脚印点头。枯树这边，土地干硬，看不出脚印。洛克估计新种族的人会用鼻子在地下嗅，但他们却直起身来，站在那儿。陶米放声大笑。他指指瀑布，又笑又说。后来他止住了，两手响亮地拍了一下，说了一个字，转身向几堆石头、棍子走去。

这个字似乎使空地的情形变了。新种族的人情绪松弛下来。“栗子头”和“一簇”仍守望着森林，别的人都各自站在空地的一侧，检查荆棘丛和没有弯的棍子。“松树”歇了一会儿，不去动任何一捆东西，他伸手从肩膀上拉下一块兽皮，露出他的皮肤。这刺痛了洛克，就像手指甲下面扎进去一根刺。但他看见“松树”并不在意。其实，他很愉快，他自己的白皮肤是凉爽舒服的。现在，“松树”和洛克一样赤身露体了；只有一块鹿皮紧紧裹着他的细腰和下部。

洛克现在又明白了两件事。新种族的人用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方式走路。他们靠大腿保持平衡。他们的腰太细了，走动时，身体不禁前仰后合。他们不看地下，而是朝前看。洛克看得出，他们不仅饥饿，而且就要死了。他们身上的肌肤像麦尔的一样绷在骨头上。尽管他们的身体犹如袅袅枝条，动作像做梦一般迟缓。他们笔挺地走动，大概就要死了。似乎有一种洛克无法看见的东西在支持着他们，支起他们的头，推着他们，使他们慢慢地、身不由己地向前走去。洛克知道，如果他瘦成他们这种样子，他早就死了。

“一簇”将他的兽皮扔到枯树底下，然后用力拖一大捆东西。“栗子头”赶快走过来帮他一起拖。洛克看见，他们相视而笑时，脸上堆起皱纹，他突然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掩盖了他身体里的沉重之感。看到他们一起用劲儿，洛克

感到自己的四肢也在拖那捆东西，竭尽全力。陶米回来了，他脱掉皮，舒展一下身子，搔搔痒，然后跪下。清理一小块覆盖着树叶的土地，使褐色的泥土露出来。他的右手拿着一根小树棍，同别的人说话，而对方则点头称是。原木互相撞击着，河边人声嘈杂。空地上的人静下来，“一簇”和“栗子头”又开始绕荆棘转来转去。

这时又来了一个新种族的人。他个子高高的，不像其他人那样瘦。他嘴下面和头上长着灰毛，像麦尔的一样。头上的毛卷曲成一团，下面的两只耳朵各挂着一只硕大的猫牙。他背对着洛克和佛，他们看不见他的脸，便暗暗管他叫“老头”。他站在那里俯视着陶米，粗嘎的话音又冲又有力。

陶米在地上画了许多符号。他们也都在地上画起来。这时洛克和佛突然想起，老太太绕着麦尔的尸体划圈的情景。佛瞟了洛克一眼，一只手往下戳了戳。除了放哨的外，这些人都围在陶米身边，互相交谈，并同老头说话。与洛克和佛不一样，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思不用手势或跳舞，而是开合蠕动薄薄的嘴唇讲出来。老头靠手臂动弹了一下，俯身向陶米说了些什么。

陶米摇摇头，新种族的人从他身边走开了一点，在地上坐成一排；只有“一簇”仍在瞭望着。佛和洛克看见陶米在那排有毛的脑袋上面搞了些什么名堂。然后他在空地另一边转着圈儿爬。佛和洛克能看见他的脸。他的眉毛中间有几条垂直的线，当他拉线时，舌尖就在嘴里动。这时那一排脑袋又噉噉地说起来。其中一个捡起几根小树棍，把它们折断了，然后攥在手里，其余的人各自从他手中取了一段。

陶米站起来，走到一捆东西前面，拽出一个兽皮包。包里面有石头、木头和一些模型。他把这些东西摆在地上的符号旁边。然后他蹲在那排人前面，蹲在他们与画了记号的那小块地

之间。随即，所有的人异口同声地发出一个声音，又一起击着掌。伴着响亮的掌声，那声音持续不断，急起直落，回旋曲折，然而却一直保持着它的调子；就像瀑布下的小丘，那个地方河水总是湍急飞腾。刚才，洛克好像一直在看着瀑布，而且看得太久，所以他的脑子里现在充满瀑布的印象，这使他沉入梦乡。洛克自从看见新种族的人彼此相亲相爱，他周身紧绷的皮肤放松了一些。眼下，秋藤的白絮正钻进他的脑袋，如同人声和掌声，掌声！不断的掌声！

这时就在树下，一只发情的牡鹿刺耳地吼叫起来。藤絮从洛克脑中散去。那些新种族的人弯下腰，长着各式各样的毛的脑袋沾到地面。这时一只不寻常的牡鹿跳进空地。它来到这排脑袋旁，又向画有符号的地地的另一边跳去，然后转了一个身，一动不动地站下，又开始吼叫。接着，空地一片寂静，只有野鸽子在你唱我答地啾鸣。

陶米忙碌起来。他把一些东西扔到那画着符号的地上，又向前走，做了几个很重要的动作。那一小块光光的土地蒙上了一层秋叶的色彩，浆果的紫红，霜的洁白，以及将尽的火在岩石上留下的灰黑。新种族的人们头发仍拖在地上，他们一声不响。

陶米坐回去。

紧裹着洛克身体的皮肤竟变得冰凉。空地上出现了另一只牡鹿。它躺在刚才画着符号的地方，直挺挺的；它又急速地转圈子，然而却像那些人的声音，像瀑布下的水一样，总呆在一个地方。它的皮毛呈现出生殖季节的色彩，但它很肥，它的小黑眼睛穿过长春藤的缝隙看见洛克的眼睛。洛克感到自己被发现了，便蹒跚在柔软的树干上。这里的食物已经吃光了，使人感到呆不住。他不想看了。

佛抓他的手腕，又把拉起来。他害怕地看看树叶，并回头张望那只直挺挺的牡鹿，但被站在它前面的人挡住了视线。“松树”左手拿着一片磨过的木头，它较远的那一端伸出一条树枝。“松树”的一手指捆在这根树枝上。陶米站在他对面，抓住这树枝的另一端。“松树”对站着的牡鹿和躺着的牡鹿说话。洛克和佛听见他在祈祷。陶米将手举在半空中。牡鹿吼叫起来。陶米使劲一击，一粒闪光的石子敲进木头。“松树”仍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两秒钟。然后他小心的松开那根光滑的树棍，一只指头留在树枝上。“松树”走开了，他和其余的人坐到一起。他的脸比以前更像骨头了，他走得很慢，步履蹒跚。别的人伸出手帮他们在他们中间坐下。他一语不发。“栗子头”拿出一块兽皮，向上挥手，那两只牡鹿一直等着他结束。

陶米将那树枝做的玩艺儿翻转过来。手指仍旧捆在上面，后来扑通一声，那东西从他手中掉下。它落在鹿身上的红斑点。陶米又坐下来。两个新种族的人搂着“松树”，他倾向一边。这时奇静无比，瀑布的声音听起来更近了。

“栗子头”和“长春藤”站起来，走近躺着的牡鹿。他俩一只手持着弯棍子，另一只手持着有红羽毛的树枝。站着的牡鹿推动它的主人的手，好像他在往它们身上洒东西。然后他又用一片蕨类植物的叶子触触它们的面颊。接着，他俩向躺在地上的牡鹿俯下身子，向下伸直手臂，左肘在身后翘起。然后轻轻一击！又一击！两条树枝刺进牡鹿的心脏。“栗子头”和“长春藤”弯下腰，将树枝抽出来，鹿没有动弹。坐着的人一起击掌，三番五次地发出水泡声，直到洛克打起呵欠。他舔了舔嘴唇。“栗子头”和“长春藤”仍拿着树棍站在那里。鹿鸣叫着。人们弯下身子，头发垂到地面。牡鹿又开始跳跃。它的跳跃使人们的声音拖长了。它走得太近了，从树下走过，走出

了洛克和佛的视野。这时那些人不再发出那种声音了。然而在新种族的人后面，枯树与河流中间，鹿又鸣叫起来。

陶米和“一簇”很快地跑向横越过小路的荆棘，将其中的一根扯向一边。他们站在缝隙的两侧，将荆棘向后拽，洛克看见他们都闭着眼睛。“栗子头”和“长春藤”轻轻地向前滑去。他们举着弯树棍，穿过空地，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森林里。陶米和“一簇”放开荆棘，让它弹回去。

太阳西移，陶米弄死的鹿在枯树的阴影里散发着腥气。“松树”一直坐在枯树底下，微微发抖。现在新种族的人开始带着饥饿以梦境一般的迟缓慢慢移动。老头从枯树底下走出来，对陶米讲话。这时他的头发紧紧地贴着脑袋，斑斑点点的阳光在上面晃动。他走向前，低头看那只牡鹿。然后伸出一只脚，在牡鹿的尸体上到处蹭。那鹿一动也不动，被什么东西盖住了。过了一会儿，除了一堆色彩斑斓的碎片，以及一个带着小黑眼睛的鹿头以外，地上什么也没有了。陶米自言自语地走开了，他走向一捆东西，在里面搜寻。他从里面拿出一只骨钉，很重，一端有牙齿表面那样的皱纹，另一端越来越细小，成了一个粗钝的尖头。他跪下，用一小块石子磨它。洛克听得见嚓嚓的摩擦声。老头走近他，指着骨头，粗声大笑，假装要把什么东西刺进他的胸膛。陶米低下头接着磨那个骨钉。老头指指河，又指指地，长篇长论地说起来。陶米把骨钉和石头塞进腰部的皮子里，站起来，从枯树下走过，从洛克和佛的眼里消失了。

老头不讲话了。他小心地坐在离空地中心不远的一捆东西上。长着小眼睛的鹿头就在他脚旁。

佛在洛克耳边说：

“他刚才走开了。他怕那另一只牡鹿。”

这时，洛克生动地想起那只站立着的牡鹿，它曾经活蹦乱跳，高声鸣叫。洛克同意地晃晃头。

戈勃林禁区

威斯康星大学超自然现象系的马克斯威尔教授天外归来受到传讯，因为在他回来之前已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从浣熊皮星系返回地球，并在不久前因交通事故身亡。教授告诉检查官，他原定是去浣熊皮星系调查有关龙的传说的，可是他还没有到达那里，便莫名其妙地被劫持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水晶行星。然而无论怎样解释，都无法使检查官相信他是真正的马克斯威尔。

当马克斯威尔走出检查官的办公室时，他发现自己的双手在颤抖。无论如何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在命令自己。可是现在他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办，这是从水晶行星带回的特殊使命，现在第一重要的是设法去见阿诺德校长。

在候机厅里，两个轮盘人躺在沙发上，用爬行类讲话最典型的咝咝声在交谈。马克斯威尔看着他们不觉心里一阵恶心。教授第一次见到轮盘人是在时间学院举办的讲习班上。几个来自遥远星球的轮盘人出现在会议室里时，全体为之哗然。那是一个挂在两个轮盘间的松软的布丁蛋糕状的躯体。布丁状躯体下端挂在轮轴下面，里面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弯曲蠕动，看上去好像是一只装满蠕虫的大桶。马克斯威尔见过许多可怕的外星生物，但没有一个像这个由轮盘运载的昆虫那样使他如此恐惧。他困惑不解地问自己，虽然人和宇宙的其他居民能非常融洽地和睦相处，可为什么他一想到轮盘人就会引起无法遏制的厌恶呢？突然，有个陌生人在向他打招呼。那人自我介绍是蒙蒂·

邱吉尔，说是在一年前的一次盛大晚会上见到过教授。马克斯威尔想了一下，似乎记起有这么个人，好像是干居间调停之类的活儿的。这是个只要当事人报酬给得多便愿为之效劳的角色，邱吉尔听说教授要去大学城，立刻自告奋勇地提出教授可以坐他的自动飞机。马克斯威尔虽然不喜欢邱吉尔，但他想快点回去弄清情况，坐邱吉尔的私人飞机是最合适不过的。

马克斯威尔坐上了邱吉尔的自动飞机，想到面临的行程，不觉心里一阵激动，因为沿途将飞越戈勃林禁区。那是各种妖魔鬼怪的居住地兼保护区。里面不仅有古代传说中的戈勃林、菲亚、特罗利、班什，还有那些古代就被称为侏儒的小人。他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教授的朋友。那些古代民间传说中的生物，人类已在地球和其他几个地外文明星球上发现了他们的化身，唯独龙到现在仍然仅仅是传说，教授坚信龙一定存在过，不过，他还没有找到事实根据。

飞机进入戈勃林禁区的上空。突然，飞机失去了控制，坠向密林深处的一块绿色草地。教授认出这是菲亚们跳舞的地方。当年修建禁区时，全景规划中对这块草地曾有专门规定。一个矮胖的戈勃林纵马飞奔而来，他大骂特罗利，说他们用咒语使飞机坠到了地上，弄坏了草坪。教授忽然高兴地大叫起来，原来那个戈勃林是他的老朋友奥屠尔。奥屠尔眯起近视的红眼睛，吃惊地盯着教授。“真的是您吗？”他有点不放心地问。三星期前，他曾听说教授去世了，戈勃林们还送了个槲寄生叶和枸骨叶冬青的大花圈。“这真的是我，您听说的不过是传闻。”马克斯威尔习惯地改用丘岗居民的方言说道。奥屠尔高兴地欢叫起来。他热情地邀请教授去古堡喝酒。当他们登上城堡废墟时，奥屠尔忍不住向教授抱怨人类为他们建造的城堡又冷又潮，他说两千年前他们住在简陋的城堡里，是因为那时贫穷的欧洲不

能提供更好的住处，并非他们不想安逸和舒适，现在科技如此先进，实在应把他们的住处造得好些才是。

晚上6点多钟，马克斯威尔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迎接他的是一只凶猛的剑齿虎和一位陌生姑娘。原来房主已将房屋另行出租了。那姑娘叫凯罗尔，在时间学院历史系工作。她很镇静地听着教授的解释，并没有因教授的死而复生而惊叫着跑出去。马克斯威尔对此很感动，邀请她和剑齿虎去饭馆共进晚餐。

在饭馆里，他们遇见了教授的学生奥普，一个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人。也许是由于有位漂亮的姑娘在场，奥普喋喋不休地谈起他们参加教授葬礼的情景，谈起原始时代他差点被同族丢进大锅煮熟的经历。凯罗尔听得津津有味，她的剑齿虎则蜷缩在一旁，不友善地盯着奥普。奥普看出来这家伙不喜欢他，他想，也许它知道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尼安德人杀了许多它的前辈。但凯罗尔说它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剑齿虎只不过是生物机制学院制造出来的活机体。

他们在一起谈起了时间学院的生物研究。凯罗尔无意中谈到时间学院经费十分拮据，正打算出售阿尔杰法克特以解决财政问题，教授和他的朋友听到这消息不觉呆住了。这块神秘的石头是个极大的谜，是世界上唯一使大家束手无策的东西，到目前为止谁都无法确定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大约10年前，时间学院考察队出发去侏罗纪，他们在山顶上发现了阿尔杰法克特，并以难以置信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把它送到现代。他们动用了从未使用过的能量来运送这奇重的玩意儿——要完成这任务必须把轻便的核振荡器拆散送到过去，到那里安装，然后再把它运还现代。这块东西使所有的研究者都束手无策。最初断定它是石头，后来又认为是金属，结果两者都不是。它长6英尺，高4英尺，是一块结结实实的黑色凝

结块。任何切削工具都无法在它上面留下一丝痕迹。

马克斯威尔对阿尔杰法克特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觉得那玩意儿似乎是远古时代丘岗居民崇拜的偶像。丘岗侏儒们对此已经记不得什么了，因为它太久远了，几乎是两百万年以前的事。没想到这宝贵的珍品就要被出售了。凯罗尔告诉教授，阿尔杰法克特的买主开价很高，否则时间学院是不会动心的，中间人是个叫邱吉尔的家伙。教授猛然想起和邱吉尔的偶然相遇，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他在心里感谢凯罗尔，这姑娘真聪明，她在闲谈中十分巧妙地透露了关于阿尔杰法克特的事，她是想弄得满城风雨，把出售的事搞垮。

马克斯威尔暂时住进了奥普的茅屋。现在他急于要跟一个他信得过的人谈谈他在水晶行星所经历的一切，因为他感到自己一个人完成不了那个重大的使命。他选择了奥普。教授告诉奥普，他刚刚去过的那个水晶行星上生活着一种若隐若现的形体，如同幽灵一般。他用他们的翻译机同他们交谈，并翻看了他们的书籍。那些书籍是一些拼起来的金属片，内容全部记录在原子上，那些知识人类就是再过 100 万年也掌握不了。水晶行星是一个极其古老而又即将殒灭的星球。在新宇宙形成之前，它的文明已存在了几百万万年。为了不使那些宝贵的知识失传，水晶行星上的生物决定在星球殒灭之前把它们出售给能掌握并运用这些知识的人。他们选择马克斯威尔做中间人，和地球上的人做这笔交易，至于售价，要等他找好买主后才能告知。马克斯威尔怎么也想象不出水晶行星的生物究竟需要什么？

清晨，马克斯威尔还没有走出门，校长的秘书便赶来了。马克斯威尔的复活已成为头号新闻，校长已决定把他派到距地球 1 亿 5000 万万光年的“哥特四号”行星上的实验分院去。教授提出他有要事必须和校长直接面谈。但校长秘书对他说，

校长是绝不会接见像他这样的新闻人物的。

要见校长的机会几乎不存在了。身边发生的一切使马克斯威尔本能地感到肯定已经有人及时到校长室去过了，有人想支开他，嫌他碍事……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另有人知道水晶行星知识的宝库，并且企图占有它。联想到时间学院突然出售珍贵的阿尔杰法克特，教授甚至推测那个宝物可能就是水晶星人需要的东西。可是他现在能做些什么呢？他失去了工作，财产被查封，在法律上他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一想到水晶行星上的知识宝库，他又跃跃欲试，他必须完成肩负的使命，使地球得到水晶行星的图书馆，尽管对方没有给他规定任何期限，但他知道，如果他失败了，行星居民无疑会把自己的商品提交给银河系中的另一部分生物。

这时，一个自称克拉勃的外星生物找到马克斯威尔，说他的老朋友南希小姐请他参加招待会。马克斯威尔打开皮箱找衣服时，意外地发现了他在水晶行星上用过的自动翻译机。他一时无从判断这东西是他偶然塞进箱子的，还是水晶行星上的生物有意放进去的。不管怎样，它可以作为他去过水晶行星的一个物证，克拉勃又来了，他带来一套西装，说是南希送的，还说南希派来的汽车就等在门口。

轿车把马克斯威尔送到南希住宅的后门，教授心里纳闷，他从来没有走过后门。他走进前厅，里面漆黑一片。忽然黑暗中一个空虚而生硬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左边的一道小门打开了，一个形貌骇人的轮盘人坐在那里。轮盘人直接了当地谈起了那桩交易。马克斯威尔惊讶得不知所措。轮盘人不仅知道水晶行星的知识宝库，知道他是真正的中间人，而且还知道出售的代价。轮盘人要求马克斯威尔帮助他们得到水晶行星上的宝藏，他答应给教授一大笔报酬，并聘请他担任那个未来图书馆

的馆长。马克斯威尔一口回绝了。他告诉轮盘人，在还不了解他们，还没弄清他们要得到这些知识宝藏的目的之前，他不会答应他们的任何要求。马克斯威尔甩开轮盘人，来到大厅。这时他才知道，南希根本没有邀请他参加招待会，更没有给他送衣、派车接他。这些都是轮盘人设下的圈套，以便和他单独谈判。

在南希家的大厅里，一幅 21 世纪象征派画家朗伯特的画使马克斯威尔惊诧万分：画面上是一排灰色的丘岗，远处山坡上一群妖魔鬼怪正往下走；树下，一个戈勃林似的生物在睡觉，背景有个面目狰狞的怪物，平坦的山顶有个小黑点，清晰的显现在灰色天空的衬景上。那个小黑点就是阿尔杰法克特！

马克斯威尔毫不怀疑，画家可以凭借想象的力量进行时间旅行，他甚至设想朗伯特画的很可能是真实的风景和真实的生物，征得南希的同意，他把这幅画拍了下来。

马克斯威尔拿着那幅画的照片来到戈勃林禁区。奥屠尔拿起照片仔细端详，眼神显得很惊慌。他认出了里面的特罗利，并认出里面画的是侏罗纪时代的地球。奥屠尔叫马克斯威尔去找班什，因为它是地球最古老的居民，可能会帮他解开疑团。

在一棵带刺的李树上，马克斯威尔看到了即将死去的班什——一团黑糊糊的云状物，和水晶行星上的居民很相像。班什告诉马克斯威尔，他们是地球最早的开拓者，来自古老的行星，并始终同那些古老行星保持联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灵感应。他知道教授去过那个古老的行星，也知道行星出售知识宝库的代价，不过在教授来之前，已有人为此来问过他，他告诉那人，代价就是阿尔杰法克特。教授请他解释那块石头究竟是什么，班什不愿说出。马克斯威尔气愤地在心里大喊：人类被这个垂死的家伙出卖啦！班什对人类始终怀着仇恨，他们本来可以把

人类消灭在萌芽状态，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结果自食其果，人类成了地球的主人。现在他在垂死时终于找到了一个报复人类的机会。

对于马克斯威尔，现在只剩下一线希望：在还没有直接同阿诺德校长谈判之前，说服时间学院推迟出售阿尔杰法克特。马克斯威尔立即赶到时间学院，一切都迟了，阿尔杰法克特已经出售，轮盘人通过邱吉尔付清了全部款子，明天就取货。

在奥普的茅屋里，心急如焚的马克斯威尔不知怎样才能扭转败局。水晶行星上的图书馆如果落入卑鄙的轮盘人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图书馆的命运将决定着和平与战争。而阿尔杰法克特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沉思中，他猛然想起从水晶行星带回来的翻译机，也许它可以帮助破译那块石头的秘密，但怎样才能接近它呢？坐在一旁的凯罗尔说她有办法进入博物馆，她有自由出入那里的通行证，任何时间都可以在博物馆里工作。

凯罗尔终于成功地把教授他们带进了博物馆。长条形的阿尔杰法克特的上面亮着通明的灯。马克斯威尔抖抖瑟瑟地站在它旁边，把翻译器戴到头上。刹那间，他看到这块东西的一个角落显现出一只脚爪，上面覆盖着五颜六色的鳞片，这只爪动弹起来，不断地抽搐着。

阿尔杰法克特在教授的头上急速地改变了形状，一个东西蜷缩着、挣扎着，从黑暗中冲了出来。它有一个优美的向前伸出的头，锯齿形的冠顶从额部滑向颈背，浑身的鳞片闪着奇异的光彩。是龙！禁锢在黑暗中几百万年的龙终于获得了自由！

龙小心翼翼地走动起来，步子很轻，带着疑问的神情低垂着头。它挥了挥尾巴，把半打坛坛罐罐扫落在地。龙在博物馆里走动，伴随着一阵噼哩啪啦的响声。

“喂，住手！”看门人听见响声冲了进来。当他看到龙时，

尖叫一声仓皇逃去。马克斯威尔立刻想到他肯定去给警察局打电话了，这样一来，威胁就越来越近了。后门传来两扇大门开启的咿呀声，巨龙突然朝门口冲去。马克斯威尔在后面追赶，想逮住龙尾巴。龙冲到门口，凌空跃起。这是一幅令人震惊的场面。月光下，时起时落的巨龙扭动着，身上的鳞片闪着鲜红的、金黄的、碧绿的光斑，仿佛是一条色彩斑斓的彩虹在天上颤动。

马克斯威尔仰着头，注视着巨龙。它在天上画了个很大的圆弧，朝戈勃林禁区飞去了。这时，马克斯威尔才完全意识到阿尔杰法克特不复存在，轮盘人失去了所买的东西，它已经不是水晶行星所要的代价。那场买卖被彻底破坏啦。

当马克斯威尔同时间学院的负责人和检查官争辩的时候，戈勃林禁区的精灵们捎来消息：轮盘人潜入戈勃林禁区把龙逮走了。

马克斯威尔甩开检查官的纠缠，赶到戈勃林禁区。精疲力竭的龙正在同一群空中的轮盘人激战。奥屠尔告诉马克斯威尔，现在只有借助特罗利的魔法才能制服轮盘人，因为他们能像制住自动飞机那样制住空中的轮盘人。不过戈勃林同特罗利的关系很紧张，恐怕调动不了他们。

马克斯威尔亲自出马同特罗利谈判。特罗利最后答应帮助龙打败轮盘人，但条件是让戈勃林给他们酿三小桶甜美的麦酒。教授又说服了奥屠尔给他们酿酒。特罗利们高兴地冲上山顶，一会儿山顶上传来他们胜利的欢呼声。只见一个大黑球疯狂地转着轮子从天空滚下来，消失在树林里。接着又有两个黑球相撞爆炸，几秒钟后，碎片像雨点似地落在地面上。

一切都结束了。龙躺在戈勃林的左城墙上喘息，阳光照耀着它那五颜六色的躯体。城堡大院里传来酒宴欢乐的喧嚷，戈

勃林和特罗利们暂时忘却了敌意，同饮着麦酒，唱起古老的歌曲。

一团黑色云状物落在离马克斯威尔不远的一棵雪松上，这是又一个班什。他告诉马克斯威尔，水晶行星已经知道这里的全部情况，他们将把自己的坐标通知人类的运输中心，以便把图书馆弄到地球上。但龙留在地球上，留在戈勃林禁区。马克斯威尔对此迷惑不解，难道他们不需要龙了？班什回答说：水晶星人需要阿尔杰法克特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龙。龙是水晶行星居民最后的四足朋友，水晶星人在自己消亡的时候不愿把他们的四足朋友交给命运去随意摆布，想要把它交给关心和爱护它的人。马克斯威尔明白了。他请班什转告水晶行星的居民，龙在戈勃林禁区会得到那里居民的关心、爱护，人类也会关心它的。班什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当马克斯威尔和凯罗尔走近城堡的时候，他们身旁的剑齿虎朝城墙上的龙咆哮起来。龙探下头，注视着小老虎，向它伸出长长的双叉的舌头。

异星探险

又一批探险人员乘坐“赫德逊”号飞船出发了。第一艘探险船“达伽马”号没能返回太阳系，到底出了什么事，人们不得而知。建造第二艘太空船的工作更是拖拖拉拉，几次搁浅，幸亏探索协会的首脑，还有韩密敦船长等人顽强地坚持下来，尽管如此，从开始计划这次探险到“赫德逊”号升空，已经花了5年时间。

飞船以超光带进入曲线的飞行，这次飞行在很大范围内，使星际之间的距离几乎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太阳系已人满为患，人们需要找一个跟地球相似的星球，它必须是可以居住，但又没有土著，没有致命的疾病。在将近一代人的岁月里，搜寻毫无结果。

以前只有韩密敦船长和一两个技师曾飞过星际航道。“赫德逊”号的船员们虽然都是各学科的精英，但在品格、爱好方面却各不相同。这不，为了一点芝麻小事，船员们又动手打了起来。探险队心理医生艾维尼表面上息事宁人，实际上却在煽动大家的肝火。船长韩密敦出现在门口，他魁伟结实，一头浓密的灰白发，严厉的目光铁一样冰冷。他呵斥大家：如果这样下去，只有靠上帝救我们了。要想活下去就该理智，同心合力地对抗杀死了第一支探险队的不管什么东西。他命令所有人都关禁闭一天，不给饭吃。

这是拉格兰治空间的大力神星群，双子星座旁的特罗亚星就是“赫德逊”号的目的地。在船的两侧，天空像一片硬水晶

似的，镶满了星星，有一些甚至在双子座这两个太阳的照耀下也光芒四射。现在地球上看到它们的光，是人类还在穴居的时候就发出的，这多么不可思议，又多么令人感到孤寂。现在他们看到的光亮到达地球时，可能地球早已不再有人类了。特罗亚星在窗外充塞了半个天空，可以看到上面的云层、冰雪和海洋。赤道地带一片葱绿，湖泊和河流两岸有高大的山脉。

四艘着陆船落在特罗亚星上。一笼猴子被放置在船外，大家遵从船长的指令呆在船里。通过分析机器人采回的样品，人们发现，这里的大多数植物可以食用，那味道有点像姜，还有点像肉桂。一星期后，宰掉了那些猴子，没有发现能构成危害的细菌。韩密敦带大家踏上特罗亚星，建立了营地。青色和红色的两颗日星昼夜照耀，另一个巨大的伴星反射着它们的光线。在两个太阳照耀下，人有两个影子，有点怪，但不会令人发狂。这儿的环境相当舒适，说到野兽和疾病，看来比目前地球某些地方还要安全得多。那么，“达伽马”号的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过了12天，外星人出现了，一共8个，慢慢向营地走来。主枪炮手奥斯丹立即用话筒布置了防御。一小时后，韩密敦率领武装船员走出掩体，挡住了外星人。外星人身高跟人类相仿，长得一条袋鼠尾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他们的手有三只手指，面部有些像猫。他们穿着植物纤维织成的罩衫，挂着刀斧，手上握着火枪。其中一个开始讲话了，嘴里露出蓝色的长犬齿。韩密敦指派艾维尼尽快弄懂他们的语言。

外星人被留了下来。艾维尼和天文学家罗兰辛一连好多天都跟着他们，相当努力地研究他们的语言。他们自称为“罗尔夫”。其中首先弄清的三个名字是：西尼斯，扬伏萨兰，阿拉士伏。艾维尼猜测他们可能是官方的使者，也可能是浪人或强

盗。罗兰辛认为这些土著可能生活在地下，不在乎谁在星球表面上殖民。

一天，初步弄懂外星人语言的艾维尼告诉韩密敦船长，罗尔万人要走了，他们拒绝了艾维尼提出用飞行车送他们回家的建议，但并不反对宇航员们陪他们同行。韩密敦船长让艾尼、罗兰辛、物理学家唐敦、工程师凯玛尔、地质学家菲南迪兹和奥斯丹同他们一起走，因为这是人类同土著政府接触的唯一机会，另外，还可以考察他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其它一切情况。

旅程极为单调乏味，他们一路上打猎吃兽肉，罗尔万人用指南针和地图带路。一到晚上，艾维尼就坐在篝火边跟外星人谈话。罗兰辛要求他把已学会的罗尔万语教给自己，艾维尼总是推说待全弄懂后再说。罗兰辛只好边走边指着实物向阿拉士伏请教。一块岩石上躺着一只颜色鲜艳的蜥蜴样的小动物，罗兰辛指着它，阿拉士伏犹豫了半天才说出了这个词。罗兰辛边走边在本子上把这词记下来。忽听一声惨叫，只见菲南迪兹被那蜥蜴咬着了，唐敦一把捉住蜥蜴，摔在地上，用脚把它的头踩碎。菲南迪兹几乎立刻就死了，罗尔万人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大家沉痛地将菲南迪兹就地埋葬，用石头立了一个墓碑。罗兰辛心中忽生疑窦：那外星人指出那动物的名称时为什么犹豫？他并没有警告说它会咬死人。

他们走进了一片岩石的山岗。一直监视他们位置的韩密敦通过无线电询问，为什么罗尔万人不走直路回家，而是拐来拐去？艾维尼回答说，是为了绕过危险地区。罗兰辛把空中拍摄的地图拿出来，他们避开的地域，没有什么危险的特征，罗兰辛内心的疑团加重了。罗尔万人的语言决不会像艾维尼说的那么难懂，必定有一种跟他们的科技水平相适应的语言结构。艾维尼每晚都跟外星人长谈，假若他们不只是研究语言呢？为什

么在这星球上见不到理应和罗尔万人共存的其它哺乳动物？为什么在太空观察不到人工的痕迹呢？联想到第一支探险队“达伽马号”的失踪，罗兰辛不觉一阵恐惧。这些天来，他已经掌握了罗尔万人的一些语汇，摸出了这种语言的一点规律。但这些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他们在一片雪岭前扎了营，不储备足食物没法继续前进。奥斯丹和唐敦前去狩猎。奥斯丹对唐敦说，罗尔万人是有意让他们疲于奔命的，这帮家伙说不定从哪儿来，很可能也有太空船，却装成很原始的样子来迷惑人。他想把营地里的罗尔万人一梭子干掉，他知道有人会支持他，但有些人会拿不定主意。他俩在追逐猎物时，不慎滚进一个深坑。奥斯丹诅咒罗尔万人故意把他们引到这危险地带来。这时那几个外星人却出现在洞口，拿长绳把他们救了出去。

唐敦把内心的忏悔对罗兰辛讲了。他承认罗尔万人并非想谋杀他们，自己却几乎相信了奥斯丹的话。他们行进到海边，悬崖下只有一道狭窄的沙滩可以通过。外星人轻盈地跳跃前行，这是他们特有的步态。走到半路，只见一道白色的大幕突然从海口礁石处升起，陡起的巨浪向悬崖下压来。人们大惊失色，撒腿狂奔。浪涛冲倒了他们。大家拼命扑向悬崖边的一道岩墙，爬了上去。待海潮平息，扬伏萨兰却不见了踪影。罗尔万人跪在地上，排成一行，向大海伸出他们的双手。罗兰辛听出他们在唱丧歌，他已可以将这些歌词大部分翻译出来了。

晚上，大家疲惫地睡去，只有艾维尼和往日一样还在同一个外星人侃侃而谈。躺在他们附近的罗兰辛并没有睡着，他在静静地偷听他们的谈话。以前他一直弄不懂他们在谈什么，不过有时偶而能听懂一两句，现在他所掌握的罗尔万词汇已大大增加了。突然，他发现自己听懂了他们的话，悟出了罗尔万语

的规律。艾维尼在说，探险队已有人在怀疑罗尔万人了，外星人叫艾维尼尽快消除人们的怀疑。艾维尼说，这些人会听他的，情况再坏，也可以像对付第一支探险队那样对付他们，但他不希望这样，不过如果需要，也只能如此，这个大计划可不能因几条人命就被破坏掉。外星人说，在这件事上，艾维尼更得依靠他，他要艾维尼听从他的指挥。后来他们的谈话声压得很低，几乎听不到了。不过，罗兰辛已听得足够了。他躺在睡袋里，浑身发抖。

群山突然向内伸展，变得低矮了。前边出现了一片起伏的草地、树林和平原。走在前面的罗尔万人步伐加快了。在山地的边缘，他们种族的另一个人出现了，跟他们穿同样的衣服，带同样的武器，前来迎接他们。那人和队伍中的罗尔万人迅速交换了意见后跑开了。艾维尼对同伴说，到目的地了，村里人要欢迎地球人；和船员在一起的这些外星人是到另一个市镇的代表团，在回家路上偶然碰上了探险队；他们的天文学知识跟人类在18世纪时差不多；这些人生活在地下，不过从来也没有发展起农业，而是靠资源茂盛的野生瓜果为食，也牧养大批吃草的动物作为肉食；一亿多罗尔万人都是分散生活的，这儿只是一个小村落。听着艾维尼的谎言，罗兰辛默不作声，觉得没有必要暴露自己。

巨大的人工洞口中走出了50多个罗尔万人，雌性的穿着短裙，胸前垂着四个乳房。他们把队伍引进走廊，这里空气清凉新鲜，墙壁上有空调管道，一长列荧光灯管熠熠发光，外星人的科技不完全是人类18世纪的水平呢。长廊旁边有很多通道，可以看到门，猜测得出是罗尔万人的房间居室。整个地方有一种荒芜的气氛。领头人讲了几句什么，艾维尼解释说，这儿是一处新的移民区兼军事哨站，大陆上并非只有一个国家，

而是分裂成多个国家。可怕的战争刚刚结束，目前是和平时期。

一个向导带领大家去参观全村。这儿有设备精良的化学实验室，军械库里有自动炮，火焰投掷机，还有即将完工的真正的滑翔机。从一些印刷书籍中发现，罗尔万人显然已弄懂了无线电。奥斯丹很是光火，说经过 300 光年到这儿来看这吊儿事太不值得了。

晚上，探险队员们应邀到村公共食堂赴宴，这儿的家具都是水泥的。艾维尼在门外和一个似乎是领导的罗尔万人谈话。他回来说，他们已把探险队的来意转告政府，政府会同其他国家的政府商量，等他们派来科学家，探险队就可以和他们进行科学交流活动。不过，移民计划恐怕是行不通了。餐桌上，罗尔万人问了各种各样有关人类的问题，艾维尼用罗尔万语一一作了解答。罗兰辛异常紧张，他尽可能装出听不懂他们讲什么，显出一付百无聊赖的样子。梦魇似的宴会终于结束了。

探险队员们被一队守卫护送着来到他们的卧室。这是对贵宾的保护，还是软禁？大概只有罗兰辛知道。罗兰辛和凯玛尔同住一个套间。所谓卧室，其实只是一间空空的洞穴。在罗兰辛看来，这是比坟墓更可怕的地下巢窟。

四周静悄悄的，在寒凉的灯光下，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样东西，全村都像睡死了似的。罗兰辛肯定，这里并不是那么平静，在某个地方准有些清醒的头脑正在策划新的阴谋。他迫不及待地抓住凯玛尔的肩头，把自己几天来的疑惑，一古脑地倒了出来。他激动地对凯玛尔说，罗尔万人没有农业，不使用星球的地面这很反常。他们的一亿人口能靠打猎和吃野生植物生存吗？一个狩猎的种族，竟认不出毒蜥蜴，这是说不通的。在离他们家不远的海湾，海潮卷走了他们中的一个，他们竟会不知道海潮的时间？答案只有一个：他们不是这个星球的土著！

他们带探险队绕那么远的路，是为了争取时间，在这儿建立基地。那些罗尔万人都是从他们的太空船上来的。如果人类发现这儿有了土著，自然会对特罗亚星失去兴趣，罗尔万人就可以把他们的移民送来。而艾维尼就是这阴谋的策划者之一。他是政府的心理学顾问，这类顾问越来越能左右国会和人民的意志。他们很可能不希望人类进入星际空间，所以才搞掉了第一支探险队，接着又设骗局来蒙混第二支探险队。罗兰辛把他偷听到的那番对话，一一讲给凯玛尔听。凯玛尔紧张得浑身哆嗦。

他们面对面地站在那儿，汗水在他们的脸上闪闪发光。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消息立刻传给大本营，让韩密敦船长及早知道这一切。洞穴里金属太多，会挡住电波，只有冒险到洞外发报。他俩拿起发报机，提着枪，悄悄地向洞外摸去。

他们刚在发报机上进行调试，警报就响起来了。隧道口闪出一些蹦跳的身影，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跳动。一个罗尔万人大声吼叫，让人类停止发报，否则将杀掉他们。凯玛尔毫不理会，开始拍发电讯。罗兰辛离开凯玛尔，朝树丛跑去，他边跑边叫，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凯玛尔有足够的时间把电讯发完。现在，他已经顾不得害怕了。十几支火枪打响了，罗兰辛把自动枪架在一个粗树桩上还击，自动枪的火力封锁住了洞口。罗尔万人狂叫着纷纷倒下。他们退到黑暗中，改由四面八方包围上来。一阵机关枪似的声音响起。罗尔万人拿出他们真正的武器来了！

罗兰辛盲目地还击，等待死亡。

突然，洞口喷出一阵火光，一群罗尔万人在爆炸中倒下，另一些在奔逃。火光中跳出两个人，是唐敦和奥斯丹，他俩听到枪声跑出来战斗了。子弹在飞舞，像蛇一样乱窜。罗尔万人包围了小树林。奥斯丹在火光中旋转着倒了下去，唐敦冲进了

树林。

这时凯玛尔已发完电报，韩密敦船长很快会派武装飞船来。罗尔万人的进攻又一次被打退。微寒无风的空气中，飘散着一股刺鼻的硝烟味。忽然，有人用人类的语言在黑暗中喊：“谈判吧，好吗？”这是艾维尼的声音。凯玛尔让他一个人过来。

艾维尔显得十分惊慌，他问船员们是否向大本营作了报告？罗兰辛回答说该讲的都发回去了。唐敦向艾维尼挑明，罗尔万人要是蛮干，基地来的武装船决不会放过他们。艾维尼听了暴跳如雷，骂大家是蠢货，他说罗尔万人是宇宙的主宰，他们的科学技术比人类进步一万年。他要大家赶快编出一个故事来骗过韩密敦，以补救造成的破坏。他的话差不多要把大家说服了。凯玛尔已经放下枪，要去拿发报机，只有罗兰辛不为所动，他质问艾维尔：“如果那些罗尔万人真那么了不起，为什么不用死光枪来歼灭我们？为什么不干扰我们的无线电？为什么他们竟愚蠢得只会用火枪、机关枪和手榴弹？”罗兰辛步步紧逼，指出这不外是地球老家政府中那伙心理顾问阴谋计划的一部分。他喝令艾维尼把事实真相说出来。艾维尼只好坦白。

原来外星人是在“赫德逊”号到达时刚巧到这儿的。他们的家离太阳系有一万光年，是个和地球相似的星球，他们的文明也和地球上的人类发展得差不多，他们同样也在寻找星球移民。当他们发现地球人在特罗亚设立大本营时，便先派了几个罗尔万人化装成土著出现，以使探险队相信这星球已有人居住，不能移民。艾维尼在学习他们的语言时，察觉到他们的企图正好与他的“大计划”相吻合，他主动要求跟罗尔万人合作。艾维尼自称他这样做是为了解救“赫德逊”号，使它免于“达伽马”号的命运。

唐敦听了咆哮起来，他要艾维尼交代，他们是怎样谋杀第

一个探险队的。艾维尼惊慌地回答说，那些人并没有死，只是被安顿到非常遥远的塔西迪星球去了。7年前，“达伽马”号发现了特罗亚星，它辽阔富饶，适宜移民，但飞船返航经太空巡查站接受检疫时，被忠于那个小集团的人缴了械，弄到别的星球上去了。而这一次，罗尔万人的出现，在艾维尼看来，是一次机会。这样探险队可以用正常的途径回家去，报告探险失败，特罗亚星就会永远被忘却。

罗兰辛问艾维尔，他们这个控制操纵国会的幕后组织为什么要反对人类向外星移民？艾维尼脸上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回答说：“因为人类的心智还没成熟。”他说，几千年来，人类在物质上已经发展得够远了，但在精神上却进展得太缓慢，政府的心理学家们认为，当战争、动乱还萦绕人类的时候，是不适于向星际发展的，只有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进化，当人类不再是盲目、贪婪、冷酷的动物时，才能够走向宇宙，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些不满分子会在新星上给太阳系政府制造麻烦，数不清的新文明将对太阳系文明构成威胁，安宁将会被战争所代替。艾维尼声嘶力竭地讲到这儿，停住了。

面对未来的选择，大家犹豫不决。最后，还是罗兰辛讲话了。他雄辩地反驳了艾维尼的理论，他说任何一个小集团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人之所以发展到有今日的成就，就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强迫全人类变成他的复制品，人类自古以来就是有变化，有反叛和异端的，尽管人类有很多错误，很多罪恶，但比起在丛林里奔跑的野兽仍要好上几千倍，如果人全都变成一种模样，像艾维尼想象的那样，他也不再是人啦！人类应该走向星际，没有必要为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裹足不前。两个同伴举双手赞成罗兰辛的选择。艾维尔脸色苍白，扭过头不再看他们。他们看到他在哭。

“我本该叫罗尔万人把你们3个宰掉！你们这些蠢才破坏了人类真正的未来！”艾维尔尖声叫着，跌跌撞撞地回到罗尔万人那里去了。

远处传来韩密敦的火箭船迫近的雷鸣。罗尔万人在退却，回到他们的太空船去。罗兰辛想，“赫德逊”号将直接飞回地球，用无线电向世界讲出这次探险的全部真相。到那时，政府想制止，也来不及了。不管怎样，没有谁能阻止人类去探索星空。

考察地球

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们这个部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次长途跋涉的。那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他们原来的家园，眼下只不过是一个朦朦胧胧的梦。许多年来，沙恩和他的族人穿过丘陵起伏，湖光如镜的原野，一直在逃跑着；现在，前面又横着连绵的山峦。这个夏天他们一定要翻过这些山峦到南方去，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来自极地的白色恐怖在身后追逐着他们，把大地碾为尘土，使空气凝成固体，现在离他们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了。沙恩揣想冰河大概无法攀上前面的大山，因而在他的心中不禁有一线希望油然而生。或许，这些大山会成为一道屏障，就连那无情的寒冰也无法越过。这样，他和他的族人就有可能在传说中的南方找到栖身之地了。

他们费了几个星期才到一条整个部族的人畜都能通过的山路。仲夏来临时，他们已经在寂寥的山谷中宿营。那里空气稀薄，从未有人见过如此灿烂的星星。当夏天慢慢离去时，沙恩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到前面去探路。他们爬了三天，这三个晚上都在冰冷的岩石上草草露宿。第四天早晨，前面只见一片缓坡；上面有一个圆锥形的石堆，那是几世纪前的旅行者用灰色石块垒成的路碑。

沙恩向那个小小的石堆走去，两个儿子跟在他后面，他感到不寒而慄。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大家都缄默不语。再过片刻，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的希望是否全部落空了。

山脉如同一堵墙壁，朝着东西两侧蜿蜒伸展开去，仿佛要环抱山下的土地；在那无边无际绵亘起伏的平原上，一条大河穿流而过。这是片肥沃富饶的土地，沙恩的族人可以在这儿耕耘播种了，至少在收获前不必再匆匆逃走。

接着，沙恩又抬头向南看去，这时他明白一切希望都已破灭。在那里，在大地的边沿闪烁着炫目的死亡之光，那是他过去在北方常常看到的。他知道，这是地平线以下的冰反射出来的。

前面没有路了。在他们逃亡着的这些年代里，南来的冰河也一直在朝着他们迎过来，不久，这两堵移动着的冰墙就会把他们统统挤得粉碎。

南方的冰河经过一代人以后才到达山脚。在那最后一个夏天，沙恩的儿子们把这个部族的圣物带到那孤伶伶地俯瞰着平原的石堆前。过去在地平线下闪光的冰，现在几乎就在他们脚下，到了春天，它们就会冲击这道山屏。

如今已没有人懂得这些圣物是什么东西。它们来自遥远的过去，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无法了解。它们的来由已经消失在缭绕着黄金时代的迷雾中。它们是怎样终于落到这个流浪的部族手中，是永远说不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追忆的文明的故事。

这些可怜的遗物一度是由于某种明显的理由被珍藏起来，如今它们已经成为圣物，尽管它们的意义早已失传。那些古书上的字在多少世纪前就已褪色了，虽然许多字迹都还能念出来——如果有人来念的话。但是，已经有多少代人，谁也不曾用过七位对数表、世界地图和西比留斯第七交响乐总谱——从扉页来看，它是北京朱洪逵父子公司在 2021 年印刷的。

古书被虔敬地放在专为它们修的小地窟中。随后又放进去

一堆零碎杂乱的东西：一些黄白金币，一个破了的远距摄影机的镜头，一只表，一盏日光灯，一只话筒，一个电动剃刀，几只微型电子管——这是那伟大的文明之潮永远退落之后遗留下来的垃圾。这一切都被细心地收藏在它们最后的归宿地。后来又增加了三件，它们是人们最不理解、因而也最为神圣的。

第一件是一片形状奇特的金属片，呈现出灼热的颜色。在所有这些过去的标志当中，它是最令人悲伤的。因为它说明了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以及人类原来可能有的前途。它的红木座上有一个带题词的银盘：

太空船右翼喷射器辅助引爆装置

“晨星号”，地球——月球，公元 1985 年

其次是古代科学的另一奇迹：一个透明的塑料球，其中嵌有一些奇形怪状的金属片。它的中心是一只微型综合无线电元件盒，四周围绕着一些能沿着整个波谱改变它的辐射频率的变换屏。只要其中的放射性物质还有效，这个球体就是一个微型全向无线电发射器。这样的球，人类总共只制造了几个，是为标明小行星轨道而设计的永久性信标。但人类从未到达过小行星，这些信标也就从未使用过。

最后一件是一只扁平的圆盒，非常扁，封得严严实实，摇起来嘎嘎作响。据这个部族的传说，如果打开它，灾难便会接踵而至。没有人知道，里面装的是将近一千年前的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两人把这些东西放好，又将石头滚回原处，就慢慢地下山了。即使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人类对于未来也仍然抱有一些幻想，仍然力图为后代留下一些东西。

那个冬天，巨大的冰浪开始了第一次攻击。它从南北两方冲撞山麓。山脚的小丘在最初的冲击下粉碎了，被冰河压成粉

末。可大山却稳稳地站着。夏天来到时，冰暂时退却了。

冬去，冬又来，战斗就这样继续着。崖坍山崩，岩石冲撞，坚冰迸裂，一阵阵轰轰声惊天动地。人类的战争从未如此凶猛，从未如此彻底地将地球吞噬。直至最后，汹涌的冰浪终究未能彻底地征服这条山脉；它平息了，缓缓地沿着山脉两侧退去，虽然山谷和通道仍被冰河牢牢地冻成一片。战斗陷入了僵局：冰河这一次遇到劲敌了。

但，冰河的退败已经太晚，丝毫无补于人类。

多少个世纪过去了，随后发生的事情，是宇宙中每个世界的历史上至少必然要发生一次的，无论那个世界有多么遥远和孤单。

五千年以后，金星的宇宙飞船姗姗来迟，但飞船上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当飞船远在百万英里之外时，望远镜就观测到那件由坚冰织就的尸衣——它使地球在空中光芒四射，仅次于太阳。在炫目的冰原上，这里那里散布着黑色的污点，显示出几乎全被冰层所覆盖的山峦。此外别无他物。起伏的海洋、平原和森林、沙漠和湖泊——昔日人类世界的一切，都已被寒冰封死；也许是万劫不复了。

太空船驶近地球，进入离地面不到一千英里的轨道。它环绕这颗行星飞行了五天。五天里摄像机拍摄了剩留下来的一切可以拍摄的东西，一百架仪器收集了可供金星上的科学家研究许多年的情报。太空船不打算着陆，因为看来那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第六天情形变了。一个调到最大限度的全景监视仪，探测到那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信标所发射的微弱信号。这些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射着信号虽然随着放射性中心逐渐损耗，信号不断地减弱了。

监视仪跟踪到了信标的频率。控制室里响起报信的铃声。

片刻之后，金星人的飞船便离开原来的轨道斜着飞向地球——飞向仍旧傲然耸立在冰原之上的一座山峦，飞向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几乎仍然如旧的圆锥形灰色石堆。

一度把金星掩藏起来的云雾现在已完全消散，空中万里无云，强烈的巨大日轮光焰四射。不论引起太阳辐射变化的是什么力量，它至少毁灭了一个文明，又缔造了另一个文明。将近五千年前，半野蛮的金星人第一次看见太阳和星星。地球上的科学开始于天文，在金星上也是如此。在这个人类从未见过的温暖而富饶的世界上，进步快得不可思议。

也许金星人是幸运的。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束缚人类达一千年之久的黑暗时代。他们也没有在化学和机械领域走过漫长的弯路，而是直接掌握了更重要的放射物理学的原理。在人类从金字塔过渡到喷气推进宇宙飞船那么长的时间内，金星人已从发展农业进步到发现反引力——这是人类未曾了解到的最高奥秘。

在一直维持着这颗年轻行星绝大多数生物的温暖的海洋中，微波懒洋洋地拍击着海边的沙滩。这片大陆是如此年幼，连沙粒都非常粗糙，海洋还没来得及把它们磨光。海里有许多科学家，他们半浸在水中，漂亮的两栖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最有智慧的金星人都从各个岛屿聚集到这块海滩来。他们还不清楚将听到什么报告，只知道是关于第三个世界以及冰期之前栖息在那里的神秘种族的。

历史学家站在岸上，因为他想使用的机器需要防水；他身旁，一件大机器吸引着同事们好奇的眼光。一组透镜从机器中凸出来，对着十二码外的白色屏幕；显然，这机器与光学有关。

历史学家开始讲话。他扼要地告诉大家关于第三行星和它的神秘人类的点滴发现。他谈到几世纪的研究毫无结果，地球

上的文字一个单词也没有破译出来。曾经有一个技术能力极高的种族生活在那个行星上，在山峦上的圆锥形石堆里发现的几片机器碎片至少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明白这个如此发达的文明为什么会终结。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知识足够度过冰期。他们的毁灭，一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原因。有人甚至设想，我们史前时期所特有的种族冲突，在第三行星上可能持续到科技时代到来以后。有些哲学家坚持认为，机械知识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度文明。从理论上说，一个拥有机械力量、飞行器以至无线电的社会，仍然能发生战争。这种概念与我们的想法格格不入，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可能的。它确实足以说明这个已消失的种族灭绝的原因。

“过去人们一定认为，我们对曾经生活在第三行星上的生物的形体会永远一无所知。许多世纪以来，我们的艺术家一直在描绘那个已经灭亡的世界的某些历史场景，让各种稀奇古怪的生物在其中生活。但这些臆造的生物都或多或少与我们自己相似。尽管经常有人指出，不能因为我们是两栖的，就认为各种有智能的生命也是两栖的。现在，这个在历史上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已经有了解答。经过五百年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了在第三行星上占统治地位的生命的准确形象的性格。”

在场的科学家发出一阵惊讶的低语。有一会儿功夫，有些科学家甚至惊奇到没入海洋寻求抚慰，所有的金星人在紧张时刻都常常这样做。历史学家等待着，直到同事们在他们不太喜欢的空气中重新露面。历史学家自己在这个环境中倒很安然自得，这要感谢那些不断喷洒在他身上的小飞沫，由于它们，他可以在陆地上呆许多个钟头而不必回到海洋中去。

激动的感情慢慢平静下来了，演讲者继续讲下去。

“我们在第三行星上所发现的最令人迷惑的物体之一，是

一个扁平的金属容器。那里面装着一条很长的透明塑料带，它的边缘有孔，紧紧地缠在一根圆轴上。这条透明带乍一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但经新式亚电子显微镜检查后，我们发现并非如此。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什么的，但在适当的照射下，这条带的表面极清晰地显示出成千上万个微型图象。我们认为，这是用某种化学方法在带上印就的。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图象已经模糊了。

“这些图象显然是记录了第三行星上的文明达到顶峰时期的真情实况。各个图象是互相关联的，两幅相连的图象几乎一模一样，只是那上面生物的动作的细节略有不同。这种记录的意思显而易见：就是要将这些图片迅速地连续地映射出来，以便使人产生一种连续动作的错觉。为此，我们已制造了一部放映机。我这里还有一套这种连环图象的准确的复制品。

“你们就要看到的景象，将把大家带回几千年以前，回到我们那个姐妹行星的盛世。它们将显示出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明社会。其中的许多活动，我们只能有模模糊糊的了解。看样子，那行星上的生活是充满活力的，激烈的。但大部分图象会使你们莫明其妙。

“显然，曾有若干不同的种族生活在第三行星上，但它们都不是两栖的。这对我们的自豪感不啻是一种打击，但这个结论不可避免。主要的生命形态似乎是一种双臂两足动物，它直立行走，用某种有伸缩性的材料遮盖身体，这大概是为了御寒。甚至在冰期之前，那个行星的气温就比我们这个世界低得多。

“我不想让你们久等了。现在就请看看我所说的记录。”

放映机射出一道耀眼的光，发出一阵柔和的呼呼声，屏幕上出现了几百个奇怪的生物，跳动着走来走去。画面围绕着其中一个生物展开了，科学家们可以看出历史学家的描述是正确

的。那个生物有两只眼睛，相距很近，但面部其余部分的轮廓却不很清楚。他的头部下方有一个不断开合的孔，可能是用来呼吸的。

这个奇特的生物卷进一系列奇异的冒险，科学家们看得入了迷。他与另一个只有少许区别的生物之间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暴力冲突。看起来它们似乎都会送命——但是不然；当冲突结束时，双方看来都毫无损伤。接着，他驾驶着有非凡运动能力的四轮机器疾驰过很长的路程，最后在一个城市里停下来了；那城市到处飞奔着速度惊人的运载工具。其中两部机器迎面相撞，撞得粉身碎骨，谁看了也不奇怪。

那以后的事情就更错综复杂了。显然，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分析和理解图象中的那一切。再有一点也很清楚，这记录是一件艺术品，它是按一定的风格编写的，而不是如实地重现第三行星上的实际生活。

这一系列图象放映终了时，屏幕上最后是一片动乱，一直为观众集中注意的那位主角陷入某种巨大的、令人无法理解的灾难之中。映象缩为一个圆圈，集中到它的头部。最后的镜头是它的面容的特写，显然表现出某种强烈的情感，是悲，是挑衅，是听天由命还是其他别的情感，却无从揣测。

映象消失了，接着有某种文字在屏幕上出现了片刻，然后全部终了。

有好几分钟，除了海浪拍打沙岸的低鸣，一切悄寂无声。科学家们由于诧异而目瞪口呆。地球的文明一瞥全然打乱了他们的思想。然后，人们三五成群，开始谈话。说话声起初较低，而当由于交谈他们所看见的一切的含义比较清楚起来时，他们就开始大声谈论。这时，历史学家叫大家注意，重新开始讲演。

他说，“为了理解记录中一切可以理解的东西，我们正在

拟定一个庞大的形容计划，正在为所有参与这项研究的人复制成千份拷贝。你们自然了解这要涉及多少问题。心理学家尤其会遇到艰巨的工作。但我毫不怀疑我们一定会成功。再过一代人之后，谁能说我们对这个奇妙的种族一无所知呢？在大家散去之前，让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远亲。他们的智慧也许超过我们，但遗留下来的东西却如此之少。”

图象又一次映射到屏幕上，但这一次却一动不动，因为放映机停了下来。科学家们带着类似于敬畏的心情，凝视那来自昔日的静止的形象。而那个小小的两足生物也睇视着他们，一付脾气不好，傲慢不逊的典型表情。

在余下的永恒岁月中，它将成为人类的象征。金星上的心理学家将分析它的行为，观察它的每一动作，直到能够把它的思想想象出来。关于它，还要成千上万本地著书立论，想出复杂的原理来解释它的行为。但这一切努力，这一切研究都将于事无补。

也许，屏幕上那孤傲的形象是在恶意地嘲笑这些科学家，嘲笑他们开始漫长而徒劳的搜索。它的秘密将和宇宙同存，因为没人能读懂地球的业已失传的语言。在未来的岁月中，那最后几个字将在屏幕上闪现几百次，但没有人能猜透它们的意思：

银河特遣队

一 神秘的箱子

纽约民用宇航发射中心。2377 年 5 月。

“这里是贝克—布莱德联合进出口公司的盗天者号空间运输船，我们已经准备就序，恳请允许起飞。我是船长雷德·欧文斯，我们的目的地是银河帝国边界上的库思德加星。”

他耸了耸肩膀，对自己圆润的嗓音很满意，他知道对方会回答些什么。从早晨 4 点到现在，他和机组成员一直忙碌着，只是为了一道同意起飞的命令，现在，这命令就要下达了。

“你好，欧文斯，这里是调度台，我们接到了你的申请，但暂时不能起飞……”

“怎么？”

“你抬头看看，有些政府要人急迫要求见你。”

果然，一架货运直升机正向他的飞船靠拢过来。

“真是见了鬼，我要马上起飞。”欧文斯不高兴地嘟囔着。

“你最好别找麻烦，放开你的平台，让飞机降下来，他们让你带些东西。”

“我讨厌临时带东西，特别是替政府带什么东西。”

但是，他还是打开了平台的大门。

“您好，欧文斯机长，我从华盛顿中央政府银河系贸易处来，这里有一份征用您的飞船的命令……”

“征用我的飞船？在和平时期？再说飞船是公司的。”

“别急，只是征用飞船上的一块地方，放这口箱子。”

这时，四个人正从直升飞机上小心翼翼地抬下一只长为 2 米、宽和高度各为 1 米的塑料箱，这箱子上有许多细小的孔洞，侧面还涂着“防热、防潮”“向上”等字样。

“听着，欧文斯船长。你们要到达的库思德加是个类似地球的行星，它几乎在我们银河帝国的最远点，那里也是我们银河帝国的军事要地，这口箱子就是送往这一地区的，你要路过一个被称作比尔卡 2 号的地方，就把箱子交到那里。喏，这是我们的征用费单。”

“一口破箱子……”欧文斯还想说什么。但很显然，对方无意再听下去。他们各自在费用单上签了字。让欧文斯大吃一惊的是，这费用居然是 30 万！

30 万宇宙货币，仅为一只破箱子？

二 宇宙特遣队

如果你生活在 20 世纪以前，就根本不懂得宇宙飞行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还不知道怎样进入次空层。

现在，欧文斯已经把飞船脱离了月球轨道，在广大的星际空间肆意地加大速度。

“你知道我们现在飞向库思德加星的整整 16 天，要是在过去，在 20 世纪得走多长时间？”欧文斯问他的副手奈尔森。

“也许要 10 年？”他没把握地说。

“10 年？亏你还上过宇航学院，如果不是发现了次空层飞行技术，我们恐怕几百万年也到不了银河系的边界……但是，现在我们掌握了这种技术，只要一下子……”只见欧文斯手指在电钮上一触，飞船外的繁星立刻成了一道道银色的弧线，他

们开始了次空层中的亚光速飞行。

“就这么简单！”

奈尔森摇了摇头：“什么都不简单，比如那只箱子，它难道值 30 万个宇宙货币？这钱够我们再买两艘盗天者号了，你就不想一想，如果那人是个骗子，他送上一颗炸弹装在你的飞船上，然后假惺惺地说是政府征用……我说欧文斯，我们得替全体船员和货物负责，我们必须弄清那是一箱什么东西。”

“这是犯法的！”

“天哪，又不是要打开箱子，我们有 X 射线探测器。”

奈尔森终于说服了欧文斯，他俩带头奔到贮藏室，打开 X 射线探测器。

但是，使他们异常吃惊的是，那居然是一只空箱子。

“难道一只空箱子值 30 万宇宙货币？”船长和副船长面面相觑。

就在他俩跪在这只巨大的箱子跟前纳闷的时候，货运舱里响起了隆隆的电动机声。他们背后的滑板轻轻打开。

一排全副武装的银河特遣队员站在里面，他们的枪口直对着欧文斯和奈尔森。

更让他们惊异的是，在这群特遣队员中还有一名棕发的姑娘。

三 秘密使命

“这么说你们的 30 万宇宙货币是特遣队的路费啦？”欧文斯不解地问。

现在，他们已经互相熟悉了，一共有 23 名特遣队员，他们是昨天夜里登上飞船的，一直藏在行李舱中，他们的领导是

一个少校，名叫莱克斯·伯顿。

“30万难道不够吗？”

“够是够了，只是干嘛还要抬那么个空箱子上来。”

“这正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特点，因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即使开发票收据的人也以为这钱是付给箱子的。”

“我不明白。”奈尔森糊里糊涂地说。

“我这就给您解释。确切地说，我们不是在军事演习。最近几年，我们设在银河系帝国边界的军事前哨通过雷达接受到一些奇异的反射波，这种反射波显然表明了一种运动的飞行物体。可是你知道，在银河系的边缘是没有人居住的，太阳系其它星球也没有向那边发射过飞船。”

“你们与这些奇怪的飞行器联系过吗？”

“没有，根本不可能。我们的联络飞船一起飞，那些怪物立刻就消失了，他们溜进了次空层，而我们的技术还无法在次空层进行定位和追踪。”

“会是些什么人的飞船呢？”

“这也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伯顿少校继续说，“我还忘了介绍我们小队的成员，这里有电子专家沃尔夫上尉、原子物理学家法雷尔、外星生物学家阿塞尔，还有……啊，对了，还有最重要的人物琼·帕尔莫小姐。”他指着那个金棕色头发的姑娘说：“她是外星球语言学家……”

正在这时，他们忽然发现那金棕色头发的美丽小姐扭歪了脸，显得痛苦异常：

“快，快关上发动机，让飞船停下来。”她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之后，就歪倒在一边。

四 脑电波追踪

“要在次空层停住飞船？你们疯了？到现在为止科学家们仍没有搞清次空层的性质，在这里时间和空间都是另一种形态的。再说，谁知道有没有另一只飞船在靠近我们……我坚决反对。”

欧文斯不顾别动队员的要求，就是不停下飞船。

“好吧，我再告诉您一些事情。”特遣队长严肃地转向欧文斯。

“这位琼小姐是经过特别挑选和训练的，具有思维脑电波传感的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承认大脑中的思维电流可以通过某种生物机制被加强和放射到天空，事实上这是非常简单的物理过程，反复的研究告诉我们，用思维进行通讯不但可能，而且可以超越极远的空间，说实话，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利用它。现在，每一支太空特遣队都配备一名思维通讯员……”

还没等伯顿少校讲完，琼的脸又抽搐了一下：“快，我听见了，我感到了思维的波束，这波束从一只飞行器中发出，这飞行器可能也在次空层里，而且离我们很近，很近，很近……”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欧文斯不再等了，他回到座位上操纵飞船，他让这莫名其妙的事情搞得不知所措，不过，停下来也许是对的。

一阵眩晕之后，他们在次空层里定了格。大家又聚拢到琼·帕尔莫小姐身旁，听她断断续续地汇报。

“我能感到……这是一种生物的思维，但它肯定不是人类的思维，因为……因为简直与我的大脑输入无法匹配。它们来自比尔卡2号那个方向……它好像受了伤，它在恨我们地球人

……不，恨整个银河帝国……”

“你快探测一下，它们想要干什么？”伯顿少校急切地说。

“它……它负了伤……它……”少女脸上的痛苦消失了，
“它已经死了。”

“死在飞船里了？”欧文斯问。

“对。”

“天哪，也许飞船正向我们撞来，我们得马上离开这个天
区！”

五 死亡基地

重新启动以后，大家又回到一起，认真分析事件的因果。

“我觉得有一种非常大的危险就是……怎么说呢，一种预感，那就是在比尔卡 2 号附近曾经发生了一次战斗。我们的人和那种未知的生物，我们姑且称它为 X，和 X 打起来了，而琼小姐所感受到的是一只受伤的飞船和奄奄一息的驾驶员。”奈尔森现在讲起话来，俨然是一名特遣队员的口气。

“我也这么想。”伯顿少校转向欧文斯船长，“很抱歉，船长，我不得不打扰您的正常商业飞行，因为比尔卡 2 号现在情况紧急，我们特遣队已经在您的飞船盗天者号装置了一台磁发动机，它是目前银河帝国里最先进的推进器，我希望您能同意我们使用它。”

“可这不符合航天管理条例。”

“特殊情况，请您想一想，如果这个外星人 X 能飞到离我们太阳系那么近的地方，还不说明事情的紧急吗？”

“同意吧，欧文斯。”奈尔森热切地望着他的上司，“我刚刚看了那台发动机，你绝想不到有多么出色。”

“哼。”欧文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但还是同意了伯顿的要求。

48 小时之后，盗天者号回到了正常的空间。让欧文斯和奈尔森吃惊的是，原先要走十几天的路程，只用了两天就完成了。现在，比尔卡星就在不远的地方向他们闪烁。

“这是颗和太阳光谱相似的恒星，比尔卡 2 号就是它的第二颗行星。”奈尔森说：“它恰恰和地球相似，只不过大气稀薄一点，重力也弱一点。”

“琼，感觉到什么吗？”伯顿少校转向棕发女郎，但是她只是摇了摇头。

一小时后，盗天者号已经进入了比尔卡 2 号的大气层，他们已经看见了基地：三架巡逻机停在草坪上，雷达发射塔直指云天，永久性的金属建筑在阳光下闪着晶亮的光芒，还有……基地旁的草原和茂密森林，一条小河静静地淌过。

但是，没有一点儿生命的迹象！

六 超自然圆球

端着一枝热枪，伯顿少校率先走进敞开的金属建筑大门。房间是空的，床铺整整齐齐，没有零乱的痕迹。一群独特的蜥蜴状的生物拍打着不可思议的翅膀飞起来，向外窜去。

他们试了试电灯开关，但是没有电。核反应堆已经关闭。在控制室里，他们看到了打翻的烟灰缸，烟灰洒了一地。但是，没有一个人。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欧文斯对前面的伯顿说：“你说基地里有 50 个士兵，可我们一个也没见到。”

“我也觉得奇怪，又没有搏斗过的痕迹。再说……”伯顿

的眼睛突然看到了走在最后的琼：“怎么了，琼，又收到信号了？”

话音未落，只见棕发的帕尔莫小姐一头栽倒在地上。

人们急忙走过去唤醒她，那少女微睁双眼，神情恍惚地嘟哝着：“我感觉到了，是那种外星生物，就是我们说的X，它就在这星球上，离我们很近很近……”

“到底有多近？你能定位吗？”伯顿大声问道。

“就在和这块土地相对的另一个半球上。”

“好了，朋友们！”伯顿站起来：“现在大家都要听我指挥，撤回飞船。我们的任务正式开始了！”

他们重新启动飞船，重新确定了各自的任务。由欧文斯负责主要驾驶，伯顿负责战斗指挥。奈尔森保护帕尔莫小姐，并及时通报重要情况。

他们飞快地掠过那茂密的森林，掠过葱笼的大陆，掠过开阔的海洋，盗天者号先进的导航定位系统一丝不差地工作着。

“瞧，在那儿！”

一阵惊呼，大家涌向搜索电视屏幕，虽然距离还远，但屏幕上的图像异常清晰，那是一只巨大的金属圆球，它的表面异常光滑，有五分之二已经陷进了土里，足见其重量之大。更让人惊异的是，它还在一点一点下沉。

“你们说它是艘飞船吗？”伯顿自言自语地说。

“琼，你有什么感觉？”奈尔森转向姑娘。

她摇了摇头：“没有，这里没有生命。……噢，不，我又收到脑波了，快，他们说，这将是一次复仇，对击毁他们飞船的回击，我们得赶快离开这星球，那超自然的圆球是一枚炸弹，一旦它陷入比尔卡2号的中心，将立刻炸毁这颗星球。”

但是，他们已经无法起飞。巨大的圆球在比尔卡2号上陷

得越深，他们就感到越大的吸引力，直到最后，盗天者号的发动机的推力已经无法抗拒为止。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七 超新星

沉重的力量拉住了每一个人。奈尔森卧在地板上，欧文斯、伯顿趴在控制台上，而棕头发的琼·帕尔莫小姐则干脆躺在地板上，豆大的汗珠从她的头上流下来，打湿了她的军服。

“再坚持一会儿，会好的。”奈尔森尽量地安慰着姑娘，“有思维波吗？”

她摇了摇头：“不，他们已经离开了，这圆球就是……”

“请你住嘴。”伯顿少校从仪表板上抛出一句艰难的命令。

“我们都不会生还了，伯顿，告诉他们最后的一点秘密吧。”

“但是……”

“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知道。还有别动队的其他人，大家都该在死前了解真相。”

“好吧！”少校无可奈何地说。

“我曾经告诉你们，在银河系边缘比尔卡星这一块儿，有一些不明飞行物出现。但这并不是全部事实。最后一段时间，在我们银河帝国的周围曾经发生过多次超新星的大爆发。”

“超新星？”

“对，这是中国人在11世纪就发现的一种天体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一颗看来很暗的星星，突然之间，变得明亮无比，大量的能量从中爆发出来，它的光度甚至可以超过两亿颗太阳！以往的天文观测告诉我们，超新星只不过是恒星演化过程中的

一个阶段，但是最近的几次超新星爆发，居然都发生在行星上面，换句话说，像我们地球那样的星球，会突然变成一个比太阳还壮丽的大核反应熔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伯顿喘了口气，继续说：“经过认真分析，银河帝国参谋部的人员终于发现，这种奇异的自然现象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自然奇迹，完全是人为的，因为每一次超新星爆发之前，总是有一些不明飞行物出现。追踪它们才有希望发现其中的奥秘。因此，当比尔卡2号基地发来消息，报告X星人出现之后，我们立即组织了这支别动队。我们这里的各种专家深入地分析了资料，现在，完全有把握地说，那种超自然的圆球体，正是外星人用来捣毁行星、制造超新星的武器……”

“怎么，这个星球要爆炸？”

“那我们怎么办？”

伯顿喘了口气：“我们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我们证实了事件的真相，但找不到事件的动机。为什么要造超新星？谁在造超新星？我们不得而知……”

正在这时，过道舱门被打开了，核物理学家几乎是爬着走进控制室：“圆球进入地心了，它已经停住不动了。”

一股更大的重力拽住了每一个人，他们感到周身的血液正在凝固，而胸口上好像坐着一只大象。人们一个个地失去了知觉。

但是，有一个人正艰难地爬向控制台，她就是棕头发的帕尔莫小姐。

八 第三种人

欧文斯机长在轻盈欢快的音乐中睁开双眼，发现自己正躺

在一个巨大的飞行舱中，那重压在自己身上的大象不见了，他可以畅快地呼吸，血液循环也正常了。

他扭头向左右看了看，全是自己的船员，当然，还有那些特遣队员，只是少了棕发的琼·帕尔莫小姐。

他坐起身，从怀里掏出一只空气分析计，很快，上面显示出了空气的成分：

氧 22.5%

氮 75%

氦、氖、氩、氪、氙 0.2%

显然这不是地球上的空气比例，但极相似，（欧文斯记得地球上的大气成分为氧 21%，氮 78%，其它气体仅有 1%）

他推了推身旁的副机长奈尔森，但是奈尔森没有醒来，倒是不远处的伯顿少校揉了揉眼睛，蹦了起来。

“这是哪儿？”他第一句话就问得欧文斯张口结舌。

他们俩认真地审视着这奇异的飞船内舱，很显然，这不是地球上已知的物质材料，式样结构也完全不同。

这么说，我们已经成了X的俘虏？他们那么凶狠，怎么竟没有杀掉我们？

他们摸着，想着，心中一阵恐惧。

“现在我们可是手无寸铁，盗天者号又在哪里？比尔卡 2 号呢？是否已经成了又一颗超新星？”伯顿无目的地问着，忽然，他的手触动了一个按钮，顿时房间里的一面墙亮了起来，他们看见了自己的盗天者号，它正挂在另一只巨大飞船的后面。

“你怎么想？”伯顿问欧文斯。

“我们就在前面这艘飞船里，这我敢肯定。”

“这片天区我们熟悉，这儿是库思德加星。”奈尔森不知什么时候醒了，也跟了过来。

“你们看那边，那颗亮星……那肯定是比尔卡2号，它已经爆炸成为超新星了，而我们躲过了它的辐射！”伯顿嚷道。

“没错儿！”他们的身后传来了一个奇异的声音，大家猛地回过头。

无疑，这是一个宇宙人，但是，你怎么能把它和地球人区分得清呢？他的面部特征、身材、体魄都和人类完全一样。穿着发光金属的紧身衣，古铜色的面庞微露笑意。在他旁边站着的竟是琼·帕尔莫小姐。从他们身后敞开的门看去，一条通道伸向很远的地方。

“琼，这……这是怎么回事？”伯顿最先叫了出来。

“帕尔莫小姐，他是不是炸掉比尔卡2号，把它变成超新星的凶手？”奈尔森也迫不及待地问。

“在我救了你们之后还猜忌我，可真不应该呀。”外星人用它奇怪的声音说着，转脸向着琼·帕尔莫：“怎么样，小姐，为我们介绍一下。”

琼笑着走上前去说道：“你们错怪了他，他不是我们的对手X，而是……舒隆星系远征军的驱逐舰舰长雷恩。他也是奉命寻找X的。当我们落难比尔卡2号时，他的舰队正好赶到。是他通过心灵脑波传递告诉我如何把磁发动机的功率提高了500倍，从而救出了你们的！”

“怎么，他不是X？”奈尔森还是怀疑。

“对，他是第三种人。”

九 谁是X

“那么，炸毁了许多星球，袭击了我们的基地，又把比尔卡2号变成大火球的是谁呢？”伯顿少校问。

“他们是戈尔施人。”

“戈尔……施人？”

“当然，你们地球人也许管它们叫别的，可我们称他们为戈尔施人，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雷恩舰长彬彬有礼地说。

“快讲讲是怎么回事吧？”欧文斯不耐烦地催着外星人说。

“好吧。你知道戈尔施人是一群生活在银河帝国和我们舒隆星系联邦之间的种族。他们有极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在次空层飞行和毁灭性武器方面更是如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你们银河帝国和我们舒隆联邦的不断扩展，戈尔施人变得害怕起来，他恐怕当我们两大文明融合以后，将威胁到他们种族的生存。于是，一种“隔离计划”被制定了出来，它的方法是在你我两大文明之间筑起一道由超新星爆发而产生的辐射屏障，其目的是阻断我们之间的交往。”

“这么说，比尔卡 2 号……”伯顿插嘴问道。

“对，他们的计划在比尔卡 2 号附近遭到了挫折，你们的基地向他们开火，而且……居然打破了一艘飞船的时空转换器，把对方弹入次空层，再也没有出来……”

“这一定是帕尔莫小姐感觉到的那艘飞船。”

“是的。但是戈尔施人实行了报复，不但虏走了比尔卡 2 号的所有士兵，而且炸毁了这个星球。”外星人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恰巧，我们的巡逻舰队赶到了这里，我设法告诉琼·帕尔莫小姐如何救出你们，并且……我们还上了正在返航的戈尔施人的飞船，俘获了那么几个，请看这儿……”

他的手又触动了一只电钮，墙上的屏幕立刻显现出一个糊满蜂房状多孔材料的大舱房，三四个身高超过 2.5 米的巨大生物躺在里面。它们的嘴翻成 U 型，鼻子很大，满口长牙，皮肤上有蓝色的斑点，这东西活像是长臂猿、白鲨的混合物。

正当他们凝视这种丑陋怪物的时候，琼·帕尔莫小姐又收到了可怕的脑电波。

十 完成使命

“这不可能。”雷恩舰长明确地说，“所有俘虏都在昏迷之中，不可能发出连续性的脑波。帕尔莫小姐，你再感受一下。”

少女渐渐地睁开眼睛，奈尔森递上一杯水，让她润了润喉咙。

“的确，是杂乱无章的，但我不知为什么，觉得这种杂乱的脑波代表了某种意义。雷恩舰长，您能告诉我俘虏的身份吗？”

“当然，我想中间那个家伙，相当于我这个角色，是戈尔施人的指挥员。”

“这就对了。我感受的正是他的脑波，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三维立体图像，您知道，是由一些小点点构成的，其中有些点亮，有些点暗，有些点则一亮一灭地闪动……”

“是梦境？”奈尔森提醒她。

她摇了摇头。

“那么……一定是坐标星图！”欧文斯终究更加老成。

“对，就是一种排列，怎么转动，这些亮点之间的位置不变。”

“你等一等。”雷恩舰长在他的屏幕前点了几下，立刻，出现了计算机打出的立体星图。

“没错。”琼叫了起来。

“那么，告诉我是亮点多还是暗点多？”

“亮点不多，它们的出现好像很有规律，每隔十几颗暗星点，就有一个亮点，而闪光的点就更少，我可以给你标出来。”她用手在屏幕上指了几个星球。

大家一下子全明白了，那闪光的星点，就是在最近变成超新星的位置，而那些固定的亮点，肯定是戈尔施人今后的爆炸目标，因为所有这些亮点正好组成了一个挡住银河系和舒隆星系的屏障。

“这就是他们的作战计划！”雷思一字一顿地说。

“我想，是也该我们联合行动的时候了。”这是伯顿少校的话。

十一 尾声

盗天者号在次空层里加大马力，直向地球飞去。

“我真得感谢你，伯顿。”欧文斯笑着和特遣队长打趣儿。

“干什么感谢我？”

“因为你把那空箱子搬上我的飞船，才让我经历了这么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

“不。”伯顿摇了摇头，“真正的生死搏斗还在后头呢，等我们回到地球，向总部进行了汇报；雷恩舰长回到了舒隆联邦，那么真正的战争才能开始。”

“可是，只有一点我弄不清。”说话的是琼·帕尔莫小姐，“为什么戈尔施人害怕我们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呢？人类历史上哪一次大的融合没有带来巨大的飞跃？难道筑起一个屏障，让大家天各一方，就是万无一失的安全措施吧？如果那样，恐怕人类到今天还没飞出太阳系呢！”

“这就是我们智慧生物和原始种族的差别，小姐，幸亏我

们人类走出了自己的家园，我们还将发展与宇宙中各个种族友好往来，任何一个想在人类和宇宙文明融合之间设障碍的行为终将彻底失败！”

奇 父 异 子

爸爸养育了他。

生他的当然是他的妈妈。

但是，对妈妈，他几乎没有任何记忆。

留下的唯一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婴儿时的记忆是：从朦胧的灰色浓雾中伸过来一个温暖柔软的东西，向他嘴边靠近，之后便从里面涌出甘甜的乳汁。正在哭闹的他，叼住它大口大口吸吮起来。热乎乎的乳汁流进体内，渐渐地他感到全身舒服极了，不多会便进入了梦乡。

这个关于妈妈的模糊的记忆和他家的三楼有着很大关系。从孩提时代直到今天，他时常来到三楼上那间已经多年不用的小房间里，借着昏暗的光线，独自一人呆楞楞地凝视几分钟那个银白色的小摇篮。从前，在他还是个婴儿时，他就睡在那里边。每当他一哭闹，那个温暖的东西就移动到他的嘴边。

难道那个温暖的东西就是妈妈吗？会不会是吊在摇篮上方的那个罩着塑料罩的乳房状哺乳器呢？他曾经有一次摘去塑料罩子，闭上双眼，把脸颊靠近哺乳器上。他嗅到一股淡淡的乳汁味儿。他用上唇和脸颊轻轻擦了一下那个柔软的乳头，想起唤起遥远的记忆。他仿佛觉得过去每当哭闹时便很亲切地向他嘴边伸过来的，就是眼前这个哺乳器，同时，他还仿佛觉得小屋的门开了，有个人影从灰色浓雾中向摇篮方向走近。

可是，不知怎的，记忆中的妈妈在这儿一下子变成了奶妈。对于奶妈记得很清楚：她长着一对发呆的眼睛，可皮肤很白皙，人也很和蔼。她总是像唱一首单调的歌子一样责备他，哄他……就是这个奶妈，现在也已经不见了。

“奶妈去哪儿啦？”他有时问爸爸。

爸爸没有回答。爸爸不回答时，如果再没完没了地问，就会吃白眼、碰钉子。

“你已经长这么大了，自己还照顾不了自己？”爸爸说，“奶妈已经伺候不了你了，我让她走了。不过，我给你领来个朋友。”

“朋友？”他不由地反问一句，“您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朋友？”

“走，到四楼游戏室看看去。”

他跳下椅子，跑过楼道，冲进电梯。四楼上有个游戏室，过去他常和奶妈一起在那里玩。游戏室很大，尽管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玩具、滑梯、攀登架，还有可以边玩边学习算数、识字、机械原理和操作方法的机器，但仍然显得空荡荡的。此刻，游戏室中孤零零地站着一个和他个头差不多的人。他跑过去，死死地盯视着这个人。

“你是谁？”他问，“是朋友？”

“对，”那个小孩答道，“我，是朋友……”

他很吃惊。虽然到现在为止，他从未在镜子里看到过自己长的是个什么样子，可他却意识到眼前这个朋友除去脸的长相不同之外，从身高到体形都和他完全相同。他以前除去奶妈之外没见过任何外人，所以当他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和自己身高体形完全相同的人的时候，很是震惊。

“你，和我玩吗？”他问。

“嗯，玩，”“朋友”微笑着说，“咱俩一起玩吧！”

他俩成了好朋友。不过，他从一开始就直觉地感到这个“朋友”有些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但他弄不清究竟什么地方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确实存在。

后来，他又想起，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奶妈在时，好像也曾经有过。只不过当时他还很小，要靠奶妈照料，所以没能清楚地意识到。但是，当时他总觉得奶妈和自己有不同之处，这种感觉变成了模糊的记忆，存在了大脑深处。这个记忆还给他带来莫名其妙的悲伤。

他很喜欢而且尊敬这个“朋友”。“朋友”走路时高雅的动作、恰到好处的微笑、时断时续的说话方法，这一切他都想模仿。他觉得如果把这些都模仿好了，就能变得和“朋友”完全一样。

他想整天整夜地和“朋友”呆在一起，吃饭时、睡觉时……

“咱们一起吃饭吧。”他提议。“不……”“朋友”面带微笑地说，“我该回去了。”

“明天你还来吗？”他突然感到一阵不安，干咳了一声问，“真来吧？”还是今天这个时间，还在游戏室……”

明天，他盼望着明天快点来。他拼命地幻想着明天。吃罢晚饭，他睡了。

枕头旁边的音乐钟响了。

“快起床！起来后先洗脸！”他爸爸每天早晨都是这两句。

他草草地洗把脸，简单地吃了几口饭之后，就跑过楼道冲进电梯到游戏室去了。他心扑通扑通直跳，开门一看，“朋友”站在游戏室中央，衣装打扮和微笑都和昨天完全一样。

“早晨好！”“朋友”说。

他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爸爸，我想和那小孩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戴一样的帽子……”他跟爸爸说。

他爸爸沉默了一会儿，神情慌张地说：“好、好，爸爸明天给你准备。”

他心情激动地等待明天的到来。

然而，转天清晨，当他睁开眼睛时，枕边根本没有新衣服、新鞋子的影子。当他来到游戏室时，发现“朋友”却换了衣服，换成了和他穿的完全相同的衣服。

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满意，两人面对面地蹦跳起来。

“我们一样啦！”他说，“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

“你住在哪儿？”他问“朋友”。

“那边……”“朋友”用手指着说。

“去你家玩可以吗？”

“不行！”

爸爸是严厉的。他深知违抗爸爸，会受到怎样严厉的惩罚。有时是撞击，有时是电击……

“你的爸爸也那么严厉吗？”

“爸爸？”“朋友”的眼神有些茫然。

“你没有爸爸妈妈吗？有奶妈吗？”

“妈妈？奶妈？”“朋友”好像越来越糊涂了。

他不再问了。的确，“朋友”是有同他不不一样的地方，可他不愿去想这些，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但是，他们俩不会永远一样，也不会永远是朋友。别看衣着穿戴一样，可变化还是降临在他身上。早晨穿衣服时，胳膊往袖子里伸很费劲，用力一伸，衣服好几处开线，肩部和手腕

处也有些发紧。

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明显地比“朋友”高出半头了。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不让“朋友”发觉自己已经长高了，他总是曲着腿走路，向前弓着身子和“朋友”说话，而且尽量不和“朋友”面对面站在一起。

我们俩是一样的，我们俩永远在一起。他怀着一种不安的情绪，躺在被窝里问自己：为什么我要长高，可“朋友”怎么一点儿也不长个儿呢？

一天清晨，他来到游戏室，没见到“朋友”。平时总是“朋友”先到，可今天……

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他惶恐不安地等着。一直等到快中午时，肚子开始饿起来，可是，仍然不见“朋友”来。

“喂！”他忍耐不住喊叫起来，“喂——我的‘朋友’！你怎么啦？！”

喊声在空荡荡的游戏室里回荡，反射在天棚和墙壁上之后便消失了。“朋友”仍然没来。他在攀登架、滑梯和各种游戏教育机中间转来转去。他总觉得“朋友”正带着以往的那种微笑藏在暗处。

但是，哪里也不见“朋友”的影子。只是在游戏室入口处的对面发现了一个灰色小门。他心想，朋友肯定在里面，于是想去打开那个门。可是谁知门上连一个拉手也没有。

“喂——”他终于咂门哭起来了，“你去哪儿啦？我的“朋友”，你到哪儿去啦？”

“他不会再来啦！”身后传来爸爸的声音，“你整天贪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必须开始学习了！”

“是爸爸干的吧！”他喊叫，“爸爸，你把他弄到哪里去

啦？”

“从现在起，你应该学习，”爸爸说，“从明天就开始吧！”

“你还给我，还给我的‘朋友’！”他对着爸爸不停地挥动着手，“你还给我‘朋友’，我就学习！我们应该一起学习。”

“快回你的房间，”爸爸说，“今晚早点睡！”

“我不！”他咬着牙说，“不把‘朋友’还给我，我就不离开这里！”

说话间，一阵强烈的撞击落在他的肩上。他仍然咬紧牙关站在那里。第二次撞击之后，地板突然一下子全都变成了紫光，好像亿万根针同时刺扎似的强大的电击从他的脚心沿着两条腿直冲上脑顶。

“饶了我吧！”他一边在地板上滚动，一边喊，“我学习！我听话！饶了我吧——！”

他昏了过去。不一会儿，一个东西向他靠近，将他从地板上拽起来拖走了。

过了好一阵子，他在自己的床上清醒过来。电击的影响还残留在他的身体内，他用床单蒙住头，压低声音哭泣起来。

他在想：准是爸爸把“朋友”领走了……他任凭泪水濡湿了脸颊和枕头，把牙齿咬得咯咯响。他心想：没错！奶妈、妈妈也都是爸爸领走的。

他把脸埋在枕头里，用小拳头狠狠地砸着枕头，嘴里反复骂道：“混蛋！混蛋！混蛋！”

第二天，他起得比哪天都早，悄悄溜出房间，去游戏室。可是不知怎么搞的，电梯就是不在四楼停。无奈，他只好在五楼下了电梯，从楼梯往四楼下。可四楼的楼道却被冷冰冰的卷帘铁门挡住，结果还是没能进去。

新的课程开始了。

他从早到晚被强迫坐在各式各样的教育机前，一个接一个地学习着各种知识，主要有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理论……

学习间歇时，他爸爸让他做操。这次对他开放的是五楼的体育室。本来学习就已经把他搞得昏头昏脑，还得蹦呀跳呀的，这样就把他累得再也没功夫去想“朋友”了。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长高、强壮起来。

有一天，他去体育室，看到有一个和他个头差不多的人。他吃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死死地打量着对方。

“喂，”他面带微笑，向那个和他一样高一样壮实的青年打招呼，“你是谁？是朋友？”

“对，是朋友。”青年向他伸出手。

“那，那么说，你就是从前跟我一起玩的朋友？”

“不不……，”青年把刚刚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我们头一次见面。”

“可你刚才不是说过你是我的朋友吗？”

“没错，是朋友。”青年把一只手里拿着的拳击套在他鼻尖前晃了一下，说，“我陪你。”

“是我爸爸的命令？”他不解地问。

“对，是命令……”青年说，“我教你拳击和各种运动项目，训练你的反射神经和韧性。”

“你大概不久以后也会离开我吧？”他把手背到身后说，“我爸爸发个命令，你大概就会……”

“是的，全看你爸爸的命令，”青年微笑着戴上一只拳击套，说，“我们现在是朋友……”

他感到困惑不解。这个青年在某些地方与幼年时代和他分手的那个“朋友”非常相似。换句话说，在某些地方和他又不一样，在某一方面还有本质的不同。从长期来看，青年和留在他记忆中的那游戏室里的朋友毫无相似之处。但是，青年那恰到好处的好处微笑，不紧不慢的说话方法以及健美的体形，却又与过去的“朋友”有着共同之处。

青年教他拳击。开始时，还没等他出拳，他就被青年打倒在地。不过，很快他就学会了躲避青年挥来的无情而准确的拳头，并学会了如何击中对方要害。现在他们两人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了。为了达到今天这个水平，他可吃了不少苦头：皮肉被打得生疼，脸部肿起多次，牙被打断了一颗。不过，好在这青年懂得医术，拳击之后给他进行全身按摩，治疗伤口，用无针注射器给他注射疲劳恢复剂。而青年无论怎样被他击中，也没有任何痛苦、疲劳的样子。

除去拳击之外，青年还陪他玩各种体育运动和游艺、摔跤、国际象棋、打靶、扑克等等。和过去独自一人进行体育锻炼不同，现在有竞争对手，越玩越有劲儿，每天过得很充实。不久，他在使用电子计算机的立体国际象棋和各种游艺方面也和青年水平相当了。

“ 没意思 ，” 他看着国际象棋盘和计算机，说 ，“ 一和你玩，你就下慢棋…… ”

“ 再坚持玩几天！” 他爸爸说。

由于是爸爸的命令他只好硬着头皮和那青年玩下去。很快，他便焦躁起来，胡乱出击，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他又坚持了几天，这回对手开始出现判断错误，破绽百出，很快便惨败在他手下。

“ 国际象棋已经可以了，” 他爸爸说，“ 已经够水平了。”

可是，在其他比赛中，那青年总比他略胜一筹。他有时缺少耐心，有时虽耐住性子坚持下去，可每次总是比对手差一点。

他忽然想，对方很可能是故意保持比自己略高一点的水平吧。

两人赛过的各项游艺的比分都记在他的笔记本中。他把这些比分输进计算机一算，结果从头到尾的总胜败率一点不差，正好是 5.5 比 4.5。每次比赛，无论他身体状况如何，只要他失误，对方也失误；他如果顺手，对方也不出差错。他越想越生气，把笔记本撕了个粉碎。

后来，他想冲破 5.5 比 4.5 这堵墙，开始采用乱来的方法向对方挑战。比如冷不防打对手个措手不及，有时耍点暗招……虽然在射击和跳跃上没能成功，但在滚翻、击剑和拳击中，他感到这堵墙有点动摇了。

有一天，摔跤正摔到难解难分的时候，他故意违反规则，朝对方耳后狠狠地猛击一拳。刹那间，青年体内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四肢顿时松软了。他吃惊地站起身，发现青年已经躺在他脚下，四肢在不断地抽搐着。

“你……”他恐惧不安地蹲在青年身旁问，“你怎么啦？”

“好啦好啦，”他爸爸在一旁说，“下去穿上衣服，回你自己的房间！”

“可是他……”

“没你的事，你快点离开这里！”他爸爸厉声叫道：“快给我离开体育室！”

他仍然面色苍白地站在青年身旁，浑身上下抖动着。他偷偷瞅了一眼那青年，发现青年的表情和以往一样，丝毫看不到痛苦的神色，眼睛也没闭上，仍然带着微笑躺在垫子上，手脚不停地抽搐着，一点点地移动。他感到脚下传来一股轻微的电

击，慌忙地跳出摔跤场。当他走进体育室的浴室时，回头一看，发现有个黑影从入口处缓缓向摔跤场靠近。

“别回头！”他爸爸说。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坐在床上，抱着双肩，抑制不住地哆嗦起来。我对朋友做了什么可怕的事——这种念头折磨着他。

“惩罚我吧！”他对爸爸说，“我犯规了，是故意的。”

“不……”他爸爸说，“你干得很好，我估计你迟早会这么做的。如果你不这样做，一直不犯规，你就永远也无法战胜对手。”

“朋友怎么样了？”他问，“不要紧吗？”

“不必担心。”他爸爸说。

转天，他又去体育室了，可再没见到青年的影子。他懒懒地戴上拳击套，独自进行无对手的空拳攻防练习。一会儿，他呆愣愣地望着昨天朋友躺倒的那张垫子，全身不由得哆嗦起来，一种说不出的悔恨心情责备着他。

他想：我把朋友……我把朋友……

究竟把朋友怎样了？他一点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把朋友弄得不正常了。他为了排遣寂寞和悔恨的情绪，抓住绳索练起下肢屈体来。然后又把体育室里的各种器械练习了一遍，直到他筋疲力竭。

从此以后，他的那个青年朋友就再也没露面。

三

新的课程又开始了。

二楼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去二楼。这座楼楼层越低楼道越窄，楼道的墙壁上纵横排列着各式各样的管

道和电线。有几个房间门上画有红色危险标记，还有的房间从门里传出一种象是蜜蜂叫的嗡嗡声。

当他来到二楼那间指定的房间时，发现这里摆满了各种各样他从未见过的机器。

“你必须记住这些机器的构造和操作方法。”他爸爸说。

从此以后，他每天都和这些机器混在一起，分解、修理、检测以及使用模拟器进行操作练习。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他问。

“在硬东西上打洞，用高温溶化、精炼、提纯……”爸爸回答。

“那怎么打洞、溶化、提纯呢？”他追问。

“别多嘴！用脑记住就是了。”他爸爸说，“很快你就会懂的！”

一种奇特服装的穿法，他也学会了，从脑袋上套进去，然后再系上一双非常重的鞋子。他按照爸爸的命令，穿上这种服装，再戴上一顶奇特的帽子，在另一间房子里开始了操作练习。原来，人穿上了这种服装，可以在房子的天花板上行走。

大体掌握了机器的操作方法之后，他又被关闭在一个箱形的机器中。他坐在椅子上，系好安全带，按照爸爸的指令，操纵那些开关和控制杆。箱体开始振动，突然间他眼前变得通亮，古怪的东西映照在眼前，并开始以很快的速度移动。有个蓝色物体从上方飞来，又向两侧流去。凸凹不平的五颜六色的奇形怪状的物体……

“这是什么？”他惊异地喊，“我从来没看到这么奇怪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机器吗？难道形状这么不规则的东西也叫……”

“别说话！照我的指令去做。”他爸爸吼道，“你很快就会

懂的！”

扳动一下右手的控制杆，屏幕上的东西忽地一下向左方转去，再拉动一下左手的控制杆，又向反方向转过来。他很快就掌握了这台机器的操作方法。

这次以后，他再也没有课程了。他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二楼楼道又被卷帘式铁门封起来。

好几天，他闲得烦躁不安。他每天无事可做，只是看看书，听听音乐，或是去体育室活动身体。

“我该如何是好？”已经完全长成一个青年的他问爸爸，“我今后该做些什么呢？”

“等待！”爸爸的回答是冷冰冰的，“再等待！”

“等什么？！”他烦躁不安地问，“等多久？！”

“800天左右，”他爸爸说，“由于你出乎我的意料提前完成了课程，所以余下了很多时间。你要耐心等待，这是命令。”

“800天？！”他烦躁地一脚踢开桌子，他想：让我什么也不干，就这么干等八百天？办不到！

他的情绪越来越坏。有时夜里睡不着，他就拼命地砸墙和家具，直到手流血为止；有时他感到头痛，抱着头大喊大叫；有时在楼道里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有时趴在地上象个小孩似地抽泣不止。

“镇静点！”他爸爸吼叫道，“镇静！”

我究竟为什么会在这里呢？他蓦然环视了一下四周，在心里问自己。这是一个可怕的疑问。从他生下来直到今天，20多年来，他还是头一次这样认真地环视四周。

他死死地盯着椅子和桌子，然后轻轻敲了几下。

与过去相比，他长大多了。这是无疑的。他周围的东西也应跟他一样长大——他这么想——可是……他又一次环视四周。

房间本身没有变大。这间在他孩提时代显得很大、很空旷的房间，现在好象变窄了，天花板也好象低多了，左右的墙壁好象也靠近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长大了。

他想起了他的奶妈离开以后出现的第一位朋友。一提起那位朋友，他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他央求爸爸，让自己穿的衣服和朋友一样。没过多久，他的衣服发紧了。这就是说，他的日常生活用品不会长大。

朋友不长大，房间也……他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趴下去仔细观察床腿儿。他记得小时候曾在床腿上刻了个十字花，他一条腿儿一条腿儿地去检查。

床腿儿上没有找到十字花。

他从地上蹦起来，不安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床本身并没有长大，那么说，是有人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把床换了，椅子和桌子大概也都被……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椅子背。他想起了从游戏室消失的“朋友”。“朋友”在某些地方跟这些椅子、桌子、房间等等有相似之处。“朋友”没有长大，桌椅、房间也都没有长大，只有他一个人……

突然，一种恐怖气氛包围了他：只有自己一个人长大，而且越来越大，将要顶到天花板……

“爸爸！”他背靠在墙上低声说，“我……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只有我自己长大？”

没有听到爸爸的回答。

“妈妈……”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呼唤这个奶妈教给他的称呼，“奶妈……你们大家都到哪里去啦？”

他紧紧地倚在墙上，睁大眼睛抽泣着，却没有眼泪流出来。

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之后，他想了许多。这里是什么地

方？为什么我在这里？妈妈、奶妈和“朋友”究竟都到哪里去了？趁他不注意换掉床、桌椅的是谁？每天早晨在他还没睡醒之前把一天的饭菜放在桌上的又是谁？

还有，爸爸究竟在哪？

他在“家”中到处搜寻。四楼和二楼被封上了。五楼是体育室和图书馆，还有摆满高级教育训练机器的自习室。三楼是他的房间、娱乐室，还有一个已经上了锁的保育室，但从窗户可以望见里面。

就这么几间房子吗？他疑惑不解地扫视了一下有些弯度的楼道。楼道尽头不象是墙壁，倒象是卷帘门。电梯的指示器是从1到12，可是无论他怎么按电钮，电梯都只到五楼。六楼以上有什么？1下面的M·P标记是什么意思？楼道尽头的那边是什么？妈妈、奶妈，还有“朋友”，会不会就在六楼上面或一楼下面的某个房间里呢？

他很焦急，用手敲敲墙，又用整个身体去碰撞电梯操纵按钮。可是，墙壁纹丝不动，操纵按钮也只是一个劲地忽亮忽灭。他又来到体育室，没头没脑地打了一阵沙袋。他一边打一边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哭泣起来。他胳膊累了，额头上的汗水流到了眼里。最后他又用头撞沙袋子，弄得满头是血。他气喘吁吁，伏在地板上哭泣着。这时，不知是谁伸出一只冰凉的手，轻柔地抚摸了一下他的额头。

他用力睁开疼的眼睛，眼前出现了一张从来没见过的白晰、慈祥的面孔。

“妈妈？”他情不自禁地问，“奶妈？”

白晰的面孔微微摇了摇头。

“我是来安慰你的……”那个长发女人拽着他的手把他扶起来，微笑着说，“快，回你的房间去吧。”

他回到房间，站在角落里问：“你是谁？干什么来了？”

“我，是你的女朋友……”她微微一笑说，“是来安慰你的。”

“你，很快会离开这里吧？”

“不，我一直留下来。这是你爸爸的命令。”

四

他手里拿着一根古怪的金属棒，走进了电梯。

电梯在二楼停下来。他用金属棒拨开了电梯天花板的盖子，纵身一跳，爬进了天花板里。里面传出劈劈啪啪的爆裂声。不多会儿，他拽出一根从电梯里拆下来的长长的电线，从里面爬了出来。他又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小器械，把电线接到那上面，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朝二楼楼道的卷帘奔去。他把那个小器械牢牢地安在卷帘门上，扳动开关。紧接着，轰的一声冒起火花，卷帘门被割开了。

“哎！”传来爸爸的声音，“你要干什么？”

“爸爸，我想知道……”他昂着头说，“我想知道这个‘家’里的一切一切。”

“那个器械你是从哪儿弄到手的？”他爸爸狼狈地说，“你别不是……”

“噢，对的！爸爸，这是我女友身体上的一部分。”他怪声怪气地笑，“是爸爸教会了我使用机器。还有，我已经想过了，过去爸爸叫来的‘朋友’和我不一样，他没有长大。床也没有长大。所以，‘朋友’和床一样。床是工具，工具和机器同属一类，所以‘朋友’也是一样的。而‘女友’和‘朋友’几乎没什么不同，她和‘朋友’一样，也不会出汗，所以我推

理她也是机器。我的判断是没有错的，‘女友’已经被我分解了，爸爸！”

“你怎么能这样子？！”他爸爸喊叫起来。

“我要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个家的一切一切都弄明白！我也等不下去了！”他眼带凶光，望着被割断的卷帘门，“‘女友’体内有各种各样的机器。多亏爸爸教会我使用这些机器，我从中选出了那些可使用的机器，我还学会了从电梯中引出电源。”

“快给我住手！”他爸爸喊道，“这是命令。快点住手！”

“我就不！”他望着被割开直径一米左右的卷帘门说，“你从来就没问过我有什么愿望和要求。如果你和我都不是机器的话，那么我和你就是平等的，我有权利不听从你的命令。如果你是机器的话，那我完全可以分解你，那样你就不会再发号施令了。”

“住手！”他爸爸又重复了一遍。

“我就不！”他坚决地说，“我已经等不耐烦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弄明白这个家的全部情况！”

“到时候我会全都给你看的，你怎么能……”他爸爸说，“这可是最后命令，快给我住手！不然会受惩罚的！”

他毫不理会，侧身往卷帘门的洞里钻去。就在这一瞬间，一道紫光从地板上闪过，可是他却满不在乎地高声笑起来。

“看到了吗？爸爸……”他抬起脚上的古怪的东西给他爸爸看，然后大声喊，“这是‘女友’的皮肤，还是你告诉我的，这东西是用绝缘材料做的。”

呜——随着一声啸叫，一条鞭子从墙上飞下来。他敏捷地躲闪过去。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啦！”他嘲笑地说，“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听任你摆布。”

鞭子从四面八方接连不断地飞来，他都漂亮地躲过去了。他挥动手中的金属棒挡住飞来的鞭子，冲进了那个排满古怪的巨大机器的房间，顺势跳到了一台有巨大金属钻头的机器上。

“住手！”他爸爸惊慌失措地喊起来，“你可千万别动它！”

“我要用它在所有的墙和卷帘门上打洞，然后再揭开你的真面目。”他得意地说。

“等一下！”他爸爸喊叫，“你听我说！”

他全然不理睬，伸手就要去按起动开关。这时，地板轰地震动了一下，紧接着墙壁上的照明灯忽灭忽亮，并且断断续续地传来好似怪鸟鸣叫一般的声音，墙壁开始摇动。

“怎么回事？”他有点惊慌，收回要按起动开关的手，“爸爸，有什么异常吗？”

“我停战……”不知为什么，他爸爸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儿子……帮我一把，救救我吧。刚才光注意你了，没想到出了大麻烦。现在只有你能挽救这个危难。”

“到底怎么回事？”他紧张地听着仍旧响个不停的刺耳的声音追问。

“你冷静一点。我希望你能照我说的去做。现在不是咱俩打架的时候。如果眼看着这危险不管，不仅我会死掉，连你也会死掉。”

“死？到底出了什么事？爸爸，你快说呀！”

他爸爸沉默了一会，哀求似地说：“你快救救我！是我把你养大成人的。”

“有个条件。”他说，“我照你说的去做，不过你得把这个家的全部让我看。”

“好，让你看……”他爸爸说，“快点，快穿上那套衣服，然后到外面去。”

“外面？”他不解地问，“什么叫外面？”

“好啦，别再问啦！快点！”

他跳下机器，把那套奇怪的衣服套上、系紧。然后，他遵从爸爸的命令，带着几种小器械进了一间小屋，把腰上的长缆绳挂到了中间的钩上。他又照他爸爸的指令操纵了几下屋子角落的一个方向盘，天花板突然开了，他一下子被抛到天花板上。

定眼一看，腰上的缆绳绷得紧紧的，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开阔的地方。四周漆黑一片，无数个闪闪发亮的光点被镶嵌在黑暗的底部。

“这间屋子可真大呀！”他惊异地叫起来，“家里还有这么宽敞的房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这就是你所说的‘外面’？”

“好啦！别再浪费时间啦！”他爸爸焦急地说，“快照我说的去做！”

他照爸爸说的打开了照明灯，眼前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银色物体。略有弯曲度的墙壁向左右展开，一眼望不到头。看着眼前这个咕噜噜旋转的物体，他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只好照爸爸的指令，拿着缆绳，紧贴着墙壁，穿着吸力鞋向墙的一端走去。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褐色块状物体。他用钻枪在块状物体上打了个洞，墙壁摇动了几下，露出了一个洞。他再次按照指令，不顾汗水在衣服内流淌，用一块金属板挡在那个洞口上，做了临时应急焊接。

“怎么样？这回可以看家里的一切了吧？”他回到原来的屋里，顾不上擦一把汗水就说。

“还有一件事得让你干，”他爸爸说，“你快去十二楼，按我说的干。”

他很不情愿地遵命了。他是第一次上十二楼。这是一间很奇特的屋子。屋里排满了屏幕，还有弧状的中心控制台和高高的椅子。

“爸爸！”他指着屏幕问，“那些在黑暗处发亮的灯是干什么的？”

“好啦好啦，快坐到椅子上，系安全带！”他爸爸指示。

按照爸爸的指令，他不停地按电钮，扳动操纵杆。在其中的一个屏幕上，一个发沉的圆形物体越来越大。同时，整个十二楼呼隆呼隆地剧烈晃动起来。

“怎么办？”他坐在椅子上喊，“出什么事啦？”

咚的一声，椅子顶破天花板，紧接着他的身体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控制住。

五

等摇动停下来之后，他爸爸继续命令他。他再次穿上那套衣服，来到外面的“房间”。那里的情景和刚才不一样了。他的身体也不能轻飘飘地向上浮了。在比一楼还靠下的地方，有一片开阔的但凸凹不平的地面伸向远方。在镶嵌在漆黑的天花板上那些红色、蓝色、桔色、绿色的各色小灯的照耀下，坑洼不平的地面发出昏暗的光亮。再往远处看，能看到锯齿形的墙壁。

原来还有这么开阔的房间，我怎么一直不知道。他按爸爸的指令工作着，不时地为这间大得出奇的房间惊叹。

他干得都厌烦了。他接通了全部电线，接通了管道，换上了零件，最后把外挡板牢牢地焊好。

“好啦！这次行了吧？！”他一边擦着汗，一边说，“爸

爸，你可对我保证过，说让我看看这个家里所有的房间。”

“行！行！行！我一定让你看。”他爸爸说，“在看以前，我有些话要对你讲。”

“你的说教我已经听够了！”

“你听着，这些话很重要。我本来应该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的 200 天，开始一点点讲给你听！”他爸爸说，“可是，由于一场意想不到的事故，我们临时降落在这个星球上。所以，我要告诉你，你现在站立的地方是宇宙飞船，我是一个被编入宇宙飞船的电脑机器人。”

“你原来也是机器呀？”他问，“那么我呢？”

“你是人。在很早以前，在一个叫做地球的遥远的星球上，出现了人，他们创造了高度的文明。他们制造出机器，后来又造出了像我这样的被称为‘第二人类’的电脑。可是后来，你的祖先居住的地球毁灭了，在此之前，散居在宇宙其他星球的人们想把自己的种类输送到更遥远的宇宙中去。”

“什么宇宙啦、地球啦，我怎么一点也不懂？”

“我先给你大概说说，以后再详细解释。地球上的人起先移居到了地球之外的其他几个星球上，可是也有些人继续在茫茫宇宙中漂泊，为了寻找更遥远、更适合地球人居住的星球。正是我们这些机器帮助了他们的漂泊和探索。许许多多的地球人如果都去漂泊，那是很不经济的，于是，‘第二人类’的我，贮存了关于地球人的一切记忆，带着几百份地球人的种子，乘坐宇宙飞船去漂泊，寻找星球。这只宇宙飞船中的设备，只够一个地球人生活和接受教育。除此之外，飞船上还装满发现了合适的星球时地球人在那里繁衍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因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要经过漫长的旅行，我接受了任务在宇宙飞船中把一个地球人的种子养育成人。这个人到达目的地，将成为

那里的第一个人，同时还要成为我们机器人的助手。在极其原始的阶段，根据多变的情况造出合适的工具。这种工作最适合由人来承担。更重要的是，他会成为处于未知状态下的人的基准尺度，会成为检测那个星球是否适于人类居住的实验装置。任何电脑也不可能全部记住有关人和其所处环境的数据变化情况。比如说，当然啦，这些听来可能有些残酷，未知的细菌、未知的气体、未知的放射线长时间给人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只能靠人去研究。因为电脑不会生病呀……”

“你说完了吗？”他打开二楼楼道的卷帘门，将一个奇特的运输工具卸到了坑洼不平的地上说，“好啦，我现在要照你刚才许诺的那样，把一切看个明白。”

“哎……”他爸爸惊异地问，“你要到哪儿去？”

“你问我去哪儿？！我去看所有的房间。”他指着略带弧度的地平线说，“你说的，我已经全都做了，我再也不听你的了。”

“等等我！”他爸爸对着已经跳上机器开动马达的他大喊大叫道，“那边不是房间。这个星球在我们临时降落之前，任何情况都不清楚，连大气都没有！无人探测飞船所报告的适合人生息的星球还在前面……”

“那边的小房以后再看。”他在舱盖里挥着手，加快了自动穿甲飞行器的速度。“最要紧的是先把这个大房间彻底查一遍。”

“不行！你给我回来！”他爸爸大声喊道，“还有很多东西没教给你呢……”

在远去的飞行器上，他从敞开着的舱盖中探出头来，手扶着宇宙服的头盔。

“唉，真热。弄得我满身大汗。”他自言自语的声音通过

宇宙服头盔上的振荡器传到了他爸爸的接收器上。

“这玩艺儿真多余……”他说。

“住手！”他爸爸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向他报警，“千万不能摘头盔！”

就在这一瞬间，接收器里面传来嗖的一声响和悲惨的哀叫。他爸爸呆呆地睁着电眼，看到载着血乎乎软瘫瘫的宇宙服的自动穿甲飞行器摇摇晃晃地朝着地平线永远地飞去了。

这一对奇异的父子就这样永远地分手了。他的爸爸失败了，但他决心重新从头做起，而他却因一时性急永远永远地毁灭了、消失了。

被遗忘的世界

到神秘王国去

英国杰出的生物学家查林杰教授在南美进行科学考察时，发现了某些史前时期生物活动的迹象。可是，在他满载着珍贵的资料回来的途中，他的小船翻了。还没有显影的底片全泡成模糊一片，唯一的一个翼手龙的标本也被激流卷走，只留下一点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的残肢。因此，查林杰的惊人发现不但没有被科学界认可，反被诬为“科学骗子”。在一次辩论会上，查林杰要求动物研究所派一个调查组到南美去验证，并提名由最激烈的反对派萨默里来组织。当场报名参加这个调查组的有：著名的旅行家约翰·罗克斯顿，还有我——《每日新闻》的记者马隆。当时我正渴望着能使我出人头地的冒险生涯，这正是我的心上人格拉迪丝所期待的。

我们和查林杰在南美的马瑙斯城会合，还招募了一个黑色巨人赞博和两个混血儿，一个叫戈麦兹、一个叫曼纽尔。我们这一行七个人沿着亚马逊河由北向西航行了3天，然后换乘印第安人那种非常轻便的划子，又雇了两名印第安人帮着划船。这两个人上次就伴随查林杰旅行过，他们显然是不喜欢重复上次的旅行，只是不能不服从酋长的命令而已。

从现在开始，我们割断了和外部世界的最后联系，真正踏上了通往神秘王国的旅途。出发前夕，我们在小屋里讨论计划，忽然听到屋外一阵厮打声。接着，赞博用一只手把戈麦兹揪到

我们面前说，戈麦兹在窗前偷听，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当赞博发现他，他就对赞博动刀子。我们训了戈麦兹一顿，并要他们言和，因为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去应付无数的困难。

我们时而乘舟，时而上岸到原始森林中去考察。我们踩着落叶铺积的又厚又软的地毯，头顶着枝叶交盖的顶幕，当偶尔有一束阳光射到鲜明的地衣上、红蓝色的牵牛花上，周围立刻幻化出五光十色，就象童话世界。一路上，很少见到动物，蟒蛇、猿猴、鸟雀都盘踞在树顶上，到处是一片庄严的寂静。

第三天，我们正乘舟继续上行，忽然听到忽远忽近的鼓声。划船的印第安人脸上立即露出恐惧的神情。“这是什么声音？”我问。“战鼓声。”戈麦兹淡淡地说，“印第安人一路在监视我们，并且用鼓声传递消息，一有机会就要杀死我们。”听着这四方呼应的不祥的鼓声，我体会到了“四面楚歌”的滋味。

现在我们已进入亚马逊河的支流，行进了100多英里。这天早上，查林杰格外兴奋地在寻找着什么。他忽然大叫一声，指着一棵棕榈说：“这就是我的路标！沿着对面的河岸向前走半英里，有一条秘密的河汊，那就是神秘王国的入口。”

我们按照查林杰所指的路线向前，果然划进一条澄碧的、美丽的小河，阳光洒在河上，更使它象水晶一般透明。这里再听不见鼓声了。大家下了船，把船藏好，然后沿着河岸向前。河水越来越细，最后消失在一片暗绿色的沼泽里。绕过沼泽，地势逐渐变高，热带的浓郁树林消失，代之以灌木丛。第九天，我们大约行进了120英里。乔木逐渐稀疏，代之以密不透风的竹林，我们不得不用砍刀开路。出了竹林，前面又出现一片开阔的荒野。荒原上，长着簇簇蕨类植物。“看，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查林杰指着兀立在前面的一道红色峭壁，庄严

地宣布。那峭壁拔地耸天，至少有 1000 英尺高。

要攀登它几乎不可能，它不仅壁立，顶部还向外凸出。它旁边还有一个略呈坡度的、独立的塔形悬崖，和峭壁较低的一面隔谷相望。

“别指望找到一个易于攀登的地方，”查林杰说，“因为易于攀登，上面就不会与世隔绝，那些史前时期生物就不可能获得独特的生存环境。但是对于庞大、笨拙的动物不可能攀登的峭壁，对于带着工具的人来说，却是可能攀登的。”“根据！”萨默里叫道。“那就是我的先驱，美国人马博·怀特曾经上去过，我正是由于得到了他画册上的恐龙的启示，才找到这个地方的！现在我建议：围着峭壁找一个可以攀登的突破口。”这时，一个宿营地的发现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峭壁下散布着几个芝加哥的肉罐头以及旅行者留下的其他东西。“这无疑是马博·怀特留下的！”查林杰一边说，一边还指着宿营地旁插在一棵树上的、尖端向西的硬木头，说：“这就是路标！”

我们向西走不远，就看见一片有着锋利顶端的、长矛似的竹林，竹林里散落着许多尸骸，他们似乎是从悬崖上被什么东西扔下来，从而被尖竹穿透了身体。这个可怕的想象使大家感到压抑，大家不声不响地向前又走了 5 英里，发现第二个路标。然后又是一个峡谷边的、垂直向上的第三个路标。显然，怀特是从这儿上山的。但是，峡谷的崖壁陡而滑，无法攀登。这时约翰看到一个山洞，洞后面着一个箭头，这是第四个路标。

我们钻进山洞，靠一只手电摸索前进。这个洞向前伸展 15 码之后，立即呈 45 度上坡，随后越来越陡。大家信心百倍地向上爬，忽然，约翰惊叫一声：“前面没有路了！”原来洞顶坍了，一堆巨大的石块把洞口堵得死死的，只能另寻上山的路了！

当我们回到峡谷底，一块巨石突然朝我们砸来，差一点就把我们砸成肉酱。我们看不到巨石是从哪里飞来的，抬头看，只见两个混血儿还在洞口。他们说巨石从他们身边飞过，把他们吓得要死。

我们只能围着峭壁继续向西行，山崖的高度显著地降低。这天晚上，我们在壁下宿营，突然一只有着巨大膜翅的动物朝我们俯冲下来。它有蛇一般的脖子，红眼，硬壳嘴中长着牙齿：这正是早已绝迹的翼手龙！虽然它夺走了我们的晚餐，但是却彻底消除了萨默里对查林杰的怀疑，他激动的请求查林杰的原谅。

接着我们从一片沼泽地的边沿走过，那里繁殖着无数可怕的毒蛇。

恐龙的世界

第六天，我们结束了环绕峭壁的旅行，又回到原地，我们仍旧没找到一个较合适的攀登的路，大家沮丧极了。这时查林杰的目光停在我们出发时见的、那个较低的独立的塔形悬崖顶的一棵大树上。“我找到登山的路了！”他大叫起来，同时用手指着独立的塔形悬崖。“但是，怎么跨过去呢？”我问。“我们将造一座桥！”“桥？”大家迷惑不解。“看到崖边这棵树吗？它足有 60 英尺高，而峡谷不过 40 英尺！”查林杰得意洋洋地说。

这个主意确实太妙了！大家立即拿出登山工具开始攀登。到了山顶，上面是一片直径 25 英尺的草地，大树就立在悬崖边，朝高原的方向倾斜。我们很快就砍倒了这棵树，一声巨响之后，大树的顶端便搁在那神秘王国的灌木丛中了！

第一个过去的是查林杰，他身背一把利斧骑在树干上过去了。一踏上高原，他便向我们挥手高喊：“成功了，成功了！”萨默里背着两把来复枪第二个爬过去，约翰是大摇大摆走过去的，我是第四个过去的，他们的勇敢给了我力量。

正当我们四个人庆祝成功时，忽听身后一声巨响，“桥”不见了！只有戈麦兹站在悬崖边上，他手拿一根撬棒疯狂地朝我们挥舞着：“约翰爵士，上次我们差点没用石头砸死你！这更好，现在你就在这可怕的高原上慢慢地死吧！死前让你明白，想一想5年前在你组织的奴隶起义中被杀的洛佩兹吧，我就是他的弟弟！”约翰沉着地举起枪，朝得意忘形的戈麦兹开了一枪，接着是伴随着尖叫的人体落地声。“我没有把他认出来，”约翰难过地说，“我连累了你们。”另一个混血儿刚下到谷底，就被留在那里的赞博拧断了脖子。

内奸消除了，但他们造成的后果却无法消除，我们再也无法回到谷那边去了！这时，善良的赞博已攀上那边的崖顶，对我们喊道：“赞博不会离开你们！”他通过一根绳子给我们送来弹药、食物和所需的一切，他在谷底扎了一个小帐篷，他是我们和外部世界唯一的联系人了！

我们把粮食、武器和仪器集中在林间空地上，扎了一个直径15码的篱笆。我们称它为“查林杰堡”，整个高地则命名为“马博·怀特高地”。我们计划尽量用和平方式穿越高地，拜访这里的居民。

我们小心地沿着一条溪流前进，预料将有无数奇迹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果然，不久我们便亲眼看见五只过去只能在化石中重现的禽龙。它们硕大无比，身上披着铁灰色鳞甲，它们用有三趾的后肢直立着，同时用五趾的前肢把树叶捋下来吃，它们笨拙而温和，活象20英尺高的大袋鼠！

接着我们经过一片群居着几百只翼手龙的沼泽，幼兽在粘稠的死水中爬动，丑恶的母兽在发蓝的粘土上孵卵，一只面目狰狞的雄兽为它们望风。这只雄兽突然发现了躲在岩石后的我们，一声尖叫，上百头巨大的翼手龙呼啸着向我们扑来。“快向树林跑！”约翰大叫着。在树林边上，我们都受到了袭击。事后，查林杰总结说：“马隆和萨默里是啄伤的，约翰是被咬伤的，我则被翅膀扇了一下，这畜牲的各种进攻方式我们都领教了！”

回到“查林杰堡”，我们发现有一个怪物来拜访过。几个罐头被踩破了，一个铜弹头被踩成铜饼，箱子破成一堆木片。正在这时，我们听到赞博在对面的崖顶呼唤我们：“有什么事吗？赞博在这儿！”听到这声音，我们感到无比安慰。

当晚，我已睡下时，约翰忽然来到我身边，说：“马隆，翼手龙聚居的那个沼泽边堆积着蓝土，是吧？”“是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问题。他说，只是要让我印证一下。

第二天，我和萨默里开始发寒发热，这说明翼手龙的嘴里有毒汁，这一整天我们都没有离开营地。我昏昏沉沉地躺着，时时感到受到一种恶意的监视。称把这种感觉告诉他们，他们都说这是因为高烧的缘故。

这天半夜，我们听到一种沉重的脚步声。我们从篱笆缝隙朝外看，看见一个阴森森的巨大黑影，它的呼吸很深沉，就象火车排气一样。它显然是嗅到我们的气味，直接朝营地走来。一枪打死它是不可能的，受伤所的怪兽马上会把我们踩成肉酱。这时勇敢的约翰从火堆里抽出一根燃烧着的树枝，从一个篱笆洞里突然伸出去。天哪，我看清那张嘴脸了，那上面长满肉瘤，一张大嘴似乎刚吃过什么，还沾着鲜血。被火把一照，它吃了一惊，立即跑开，消失在黑暗的丛林。查林杰说，这是一只肉

食性恐龙。

寒热病刚一过去，萨默里就提出必须马上设法离开高原。查林杰的发现既经证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回去报告这件事，并立即组织设备精良的考察队到这里来，如果困守这里，一切发现都是徒劳！他的话很有道理，但杰林杰认为最少也应当对高地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才能回去报告。而认识高地全貌，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这里我们每天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大家正在为难，我忽然计上心来，为什么不找一个高点，比如说，找一棵高地上的大树进行观察呢？我的提议大家热烈赞同。我便选定了一棵巨树立刻往上爬。当我爬到一半时，往上一看，忽然发现在一簇寄生藤中，有一张人脸正在窥视着我，我大叫一声，吓得几乎掉下来。这家伙立刻窜到另一棵树上，它有一个长满红毛的身子！我镇静下来之后，又往上爬，爬到顶端，树叶渐疏，高原的全貌展现在我的眼前：它长约 30 英里、宽约 20 英里，呈椭圆形，四周往中间倾斜。中央有一个湖，湖边有一些动物在活动。我们这一面是丛林、沼泽、湖对面则是红色的峭壁，从望远镜里可以看见峭壁上许多黑色的洞口。我把这些全绘在地图上了。

当我从树上下下来，太阳已快落山。大家问我为什么叫了一声，我说，我在树上见到一个“人”。他们非常感兴趣，追问这个“人”的每一个细节。我说他有白色的皮肤，塌鼻子，无尾，有红毛。他们推断这正是人与类人猿之间的过渡生物。为了奖赏我这次的功劳，他们要用我的名字给湖命名。我说，那就用我心上人格拉迪丝的名字命名吧！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睡不着，我想，为什么不去拜访一下这用我心上人的名字命名的湖呢？森林里很暗，我小心地穿过曾发现禽龙的空地和翼手龙的沼泽。我发现一个冒着气泡的池

塘。最后，在林隙中，我终于看见那在月光下闪烁的湖。各种动物陆续来到湖边饮水，有硕大的犰狳、剑龙，它们走起路来地面都在颤动。我抬头往前看，原先在树上看到的峭壁上的洞口，现在竟忽明忽暗地闪着火光。可以肯定，穴居在洞里的，只可能是人而不是别的动物！

“外来人”与猿人之战

我带着这么多惊人发现飘飘然地往回走。突然我听见一种深长的呼吸，接着一个巨大的黑影在小径的那头出现，它正是访问过我们营地的肉食性恐龙，它正沿途嗅着我的气味跟踪而来。我本来善跑，目前竞技状态又特佳，速度之快，空前绝后。突然一声巨响，我掉进一个深洞。当我从昏迷醒来，闻到一股恶臭，伸手一摸，粘乎乎的似乎是一团肉。我擦着火柴一看，洞里插着木桩，显然是一个人工陷阱，上帝保佑我没有落在那尖木上，我在洞口休息了一会，设法从洞中爬出来了。

拂晓，我回到营地，只见各种物资乱丢在地上，篝火边有一滩血迹，所有的人都不见了！我绝望得精神几乎失常，绕着营地大声叫着他们的名字。回答我的，是死一般的静寂。我忽然想到赞博，他正和一个印第安人在一起，听了我的叙述，他很难过。他说，要让这个印第安人回去给我们弄大量皮绳来，想办法让我们从高原脱身。这个印第安人原是我们的划船工，他的钱被伙伴抢走了，他愿意回来，为我们干活，再赚一点钱。

我只能再回到营地，我发现武器弹药都还在，还有一些食物没有被抢走。我吃了些东西，心惊胆战地躺下来。我太疲倦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突然一只手放在我肩上，我惊跳起

来抓住枪。可定睛一看，原来是约翰。“发生什么事了？”我急忙问。“猿人！”约翰说，“快，拿上四支枪，尽量多带些弹药，我们去救查林杰他们！”路上，我说了自己的经历，约翰也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了我，他说：“昨晚一大群猿人袭击了宿营地，我开枪打伤了一个。但寡不敌众，而且他们身手敏捷，会使用石头、木棍。我们最终成了俘虏。被押到他们用树枝作的城堡。我们还看到另外十二个战俘，他们是身材矮小的红种人，或许正是峭壁岩洞的居民！你还记得崖下那可怕的尖竹林吗？那正是猿人处死战俘的地方。我亲眼看见他们把六个战俘丢下去！我决心逃跑，我乘他们不注意，打倒监视我的猿人，一口气跑回来拿武器。我发现这些家伙在树林很敏捷，在开阔地却十分笨拙。现在让我们尽量避开树林，快些跑到有竹林的悬崖那边去，但愿我们别迟了！”约翰和我都是长跑健将，当我们如飞奔跑那儿，两位教授已被推到了悬崖边上。约翰大叫一声“开火！朝猿人密集的地方打！”猿人们一片片倒下来，惊魂稍定，他们便撒下俘虏潮水般地涌进树林。查林杰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他抓住萨默里朝我们这儿跑来，然后我们一口气跑回宿营地。另外四个红种小人也跟着我们跑，祈求我们“神力”的保护。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四个人中有一个是他们的王子。他们希望我们保护他们回到湖对岸去。

王子的生还显然使老王惊喜不已，他们正准备出征，和猿人一决生死。和猿人相比，他们显然进化得多，除了石头、木棍，他们还会使用长矛、弓箭和设置陷阱。查林杰认为，他们很可能是通过某个秘密途径上到高原的“外来人”。

不久，战争在猿人和“外来人”之间爆发，四个拿着现代武器的人与石器时代的武士协同作战。力大无比的猿人不懂得利用地形，在开阔地失去了全部优势。结果是公猿人全被消灭，

母猿人和幼猿成为“外来人”的奴隶。

战争胜利之后，“外来人”视我们为超人，待为上宾。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愿帮我们离开高地，希望我们永远做他们的守护神。

在这段相对安定的时期，我们都尽情考察了这片高原，在湖时看到蛇颈龙、鱼龙、箭齿兽，还有一种恐龙身上发出淡绿的磷光。后来我们又发现禽龙是“外来人”豢养的牲畜，一个孩子都可以把它们赶来赶去。

有一天，我途经沼泽地，发现约翰正用一只竹笼罩住自己。他告诉我，他在帮查林杰抓一只翼手龙的小崽子。萨默里则在忙着研究高原的昆虫和鸟类。总之，我们都在按照各人的兴趣行动。而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件事，则是如何设法离开这个高原。查林杰曾试图用我曾经提到过的那池塘里冒出的气体——游离氢做气球，但是要弄到气袋和绳索却很困难。这时，我们忽然得到了意外的援助。

那个被我们救出的王子为报答我们，愿意帮助我们离开高地，他塞给我一张树皮，树皮上画着并排的 18 个线条，在第二个有分叉的线条下，做了一个记号。我们很快就把它和头顶上的 18 个山洞联系起来。这些山洞如果能通过峭壁的另一面，它离地不会超过 100 英尺，而赞博供应我们的绳索却有 100 多英尺长！半夜我们悄悄出发，除了查林杰的一件大行李，大家尽量轻装进入山洞。我们在分岔处拐错了弯，碰了壁。大家并不气馁，折回来找到另一条路，没走到 30 码，就看到另一个石洞，再向前走了几百码，前面就出现了一个不动的光点，我们一直朝前走，发现那是一个洞口，洞外，是一轮满月！两小时后，我们就到了山脚下，然后我们去找赞博的营地，却发现了 12 堆篝火，原来 20 名印第安人已带着架桥的各种器材，在

这里集合了！

我们这次的探险所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在动物研究所的汇报会上，查林杰把一只活翼手龙抬到会上的时候，轰动就达到了高峰。这怪物圆睁着火红的眼睛，半张着长满利齿的长喙，耸着灰色的双肩。那可怕的模样使得女士们当场晕倒，男士们往乐池里跳。这惊慌传染了小怪物，它忽然展开膜翅，在厅里盘旋，当查林杰大叫“关窗户”时，它已挤出窗棂，直冲霄汉……

现在还有两件事需要提一提：一件事是格拉迪丝已经结婚，她对我的“英雄业绩”竟丝毫不感兴趣，只是责怪我不该扔下她跑得那么远。

另一件是约翰拿出几十颗钻石，这是他用竹笼保护着身体，在翼手龙居聚的沼泽边沿的蓝色泥土里找到的。他说，据他所知，南非的钻石矿都有这种特殊蓝色泥土。当然，他坚持要大家平分。查林杰打算用这钱开设博物馆，萨默里打算用这钱来研究白垩纪化石的分类，约翰则打算用它购置完善的探险设备重去高地那被遗忘的世界。“你呢，小伙子？打算用办婚事吧？”约翰问我。“不，”我苦笑说，“我将和你一同去高地！”约翰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在深渊里

海军上尉站在那个巨大的钢球前。嘴里嚼着一片松木。

“斯蒂文斯，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他问道。

“这倒是个办法。”斯蒂文斯以一种不怀成见的语气说。

“我看，这钢球会被压扁的。”上尉说。

“他好象把一切都计算得很精确。”斯蒂文斯说，他的语调依然是那么不偏不倚。

“可是得考虑一下压力，”上尉说，“上面的压力是每平方英寸十四磅，在水深三十英尺的地方压力增大到两倍；六十英尺，三倍；九十英尺，四倍；九百英尺，四十倍；五千英尺，三百倍——也就是说，一英里深处的压力为二百四十乘十四磅；那就是——让我想一想——三千三百六十磅，相当于一吨半，斯蒂文斯；每平方英寸上的压力为一吨半。而他要下潜的那个海区深五英里。那就是七吨半……”

“这压力听起来很大，”斯蒂文斯说，“但是，钢球是用很厚的钢板制成的啊。”

上尉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嚼着那片松木。他们所谈的是一个巨大的钢球，钢球的外径约为九英尺。它看上去像是某种大炮的炮弹。钢球被小心翼翼地安置在船身的巨大台座上，而即将把钢球吊到船外的那根巨大的吊杆使船尾显得奇形怪状，以致吸引了从伦敦港口到南回归线一带看到这条船的受过正规训练的水手们的注意。在钢球的上下两处有一对特制的圆形厚玻璃窗，其中的一面装在特别坚固的钢框内，这面窗子现在半开

着，没有旋紧。那天早晨，这两个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球的内部。圆球中细心地安上了气垫，在气垫之间装有操纵这架简单机器的小按钮。在每个机件上也都精心地加上了气垫，甚至那个吸收碳酸并给从玻璃窗爬进去而被密封在圆球内的人提供氧气的迈尔装置也加上了。气垫安装得极为精心，即使把钢球从炮筒中发射出去，它里面的人也不会遇到任何危险。这种预防实属必要，因为不久就要有一个人从玻璃窗爬进圆球，被紧紧关在里面，那时钢球就要吊到船外，然后潜入海中，一直下沉到上尉所说的五英里深的地方。这件事使上尉坐卧不安，在吃饭时总是喋喋不休，惹人生厌。后来，他见到新来到船上的斯蒂文斯，简直把他当成了上帝派来的天使，于是他决定不停地跟他叨唠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上尉说，“玻璃受到那样大的压力准会被压碎。道勃雷曾经用巨大的压力使石头象水一般地流动——你记住我这些话好了——”

“如果玻璃真的被压碎了”，斯蒂文斯说，“那又会怎么样呢？”

“海水便会象一股铁流似的冲入球内。你有没有被一股高压水冲击过？高压水的力量如一颗子弹那样强烈。它简直会把关在钢球中的人冲倒，把他打扁，灌进他的喉咙，冲入肺部和耳朵里去——”

“你的想象力真可说是细致入微啊！”上尉的这番话使斯蒂文斯仿佛亲眼见到了这样的情景，但他不以为然地这样说。

“我讲的确实是无可避免的事。”上尉说。

“而钢球会怎样呢？”

“它只会吐出几个小水泡，然后舒舒服服地停在海底的软泥粘土里，直到最后审判的那天——那可怜的艾尔斯蒂德将伸

开四肢，仰面躺在他那破碎不堪的垫子上，好象抹在面包上的黄油。”

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好象他特别欣赏这句话似的。“好象抹在面包上的黄油。”他说。

“想看看这个小玩意儿吗？”有一个声音这样说，原来艾尔斯蒂德穿着一套崭新的白制服，这时正站在他们之间，他嘴里衔着一支香烟，宽沿帽阴影下的眼睛里露出微笑的神情“什么面包和黄油，威伯利奇？你又像往常一样为了海军军官的薪水太低而在发牢骚吗？现在离我出发不到一天了。今天应该把滑车装好。这晴空和微浪正适合把十几吨铅和铁冲走，不是吗？”

“天气和你没有多大关系。”威伯利奇说。

“那当然啦，我在十二秒钟后将要到海面以下七八十英尺的那个地方，尽管海上狂风呼啸，波浪滔天，那里面却纹丝不动。是的，下到那里……”他向船边走去，另外那两个人跟在他后面。三个人都用手肘撑着身子，探身到栏杆外凝视着黄绿色的海水。

“平静，”艾尔斯蒂德说完了他的想法。

“你能担保那钟表机构到时准会开动吗？”威伯利奇接着问道。

“我已经试过三十五次了，”艾尔斯蒂德说，“它确实很灵。”

“要是不灵呢？”

“怎么会不灵？”

“就是给我两万英磅，我也不愿到那个鬼东西里面去。”威伯利奇说道。

“你真是个爱说笑话的家伙。”艾尔斯蒂德说着，泰然自

若地向船外啐了一口唾沫。

“我还不清楚你要怎样操纵这玩意儿。”斯蒂文斯说。

“首先，把我密封在圆球内，”艾尔斯蒂德回答说，“然后，我把电灯连续开闭三次，表示一切准备就绪，这时吊车便把钢球下面那些巨大的铅锤统统吊到船尾外面。最上面的铅锤上有一个滚筒，筒上卷着一百呎结实的绳子，这些绳子把铅锤和圆球联结起来，只有那吊索在钢球潜入水中时要被割断。我们用绳子而不用钢缆，是因为绳子比较容易割断，并且有较大的浮力——你将会看到，这是很必要的。

“你在每个铅锤上可以看到有一个穿通的洞，洞中插着一根铁杆，在洞下端露出六英尺。如果那根杆子从下面往上撞，就会打开一根控制杆，从而使盘着绳索的滚筒旁边的钟表机构发动起来。

“很好。把整个装置缓缓放入水中之后，便把吊索割断。于是钢球便漂浮起来——因为钢球里面有空气，比水轻——但是，铅锤却一直向下沉，把盘在滚筒上的绳子逐渐松开。当绳子完全松开时，钢球也随之下沉。”

“可是为什么要用绳子呢？”斯蒂文斯问道。“为什么不直接把铅锤挂在球上？”

“为了不致于在海底被撞碎。整个装置将要加速下降数英里，最后以大到危险的速度一头撞向海底。如果没有那些绳索，它就会在海底撞得粉碎。但是，一旦铅锤先碰到了海底，球的浮力立即开始起作用。它下沉的速度将变得愈来愈慢，然后停住不动，最后又向上浮起。

“钟表机构正是在这时开始发动的。铅锤一撞到海底，那根铁杆立即朝上冲，从而发动钟表机构，使绳子重新绕回滚筒上。我将被拖到海底。在那里停留半个小时，我要打开电灯，

观察周围的情况。然后，钟表机构将弹出一把弹簧刀来，把绳索割断，我就会象汽水中的一个小气泡似的飞速上升。绳索本身将会有助于漂浮。”

“假使你凑巧撞着一条大船呢？”威伯利奇问道。

“我以这样大的速度上升，会象一枚炮弹那样一下子穿船而过。”艾尔斯蒂德说道，“不过，你不必为这件事担心。”

“假定有某种灵活的甲壳动物钻进了你的钟表机构呢——”

“这个不速之客便会使我停住不动。”艾尔斯蒂德转过身来背向流水，眼睛盯着那个球说。

他们在十一点钟把艾尔斯蒂德吊到船外去了。这一天天气晴朗，风平浪静，天海交接处隐约可见。上层小室的电灯欢快地闪了三下。于是，他们慢慢地把他放到海面，悬在船尾吊链上的一名水手正准备把吊着铅锤和钢球的绳子割断。这个在甲板上显得那么大的钢球，在船尾下方看起来却显得极小。它稍微转动了一下，它那浮在最上面的两个黑暗的窗子仿佛因惊异而瞪大的眼睛朝上注视着拥在船栏杆旁的人们。有一个声音问道，艾尔斯蒂德是否喜欢这样的滚动。“准备好了吗？”海军中校唱歌般地喊道，“是的，是的，先生！”“那么，开始！”

绞辘的绳索在刀刃的压力绷紧，然后断开了。一股涡流以一种疲软无力的样子从钢球上滚过去。有的人挥动着手帕，有的人没有多大信心地叫好。一个海军候补生正慢慢地数着，“八，九，十！”那个球又滚动了一下，然后猛然一跳并溅起一阵水花，然后恢复了平稳。

它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然后迅速变小，最后被海水吞没了，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海水中因折射作用而放大并且显得较暗。在人们数到三以前，它就消失不见了。接着人们看到，在海水深处有一道闪烁的白光，这白光逐渐缩小成一点，

最后也消失了。这以后只剩下了一片黑暗的深渊，一条鲨鱼正在那里面游来游去。巡洋舰的螺旋桨突然转动起来，海水翻滚，鲨鱼仓皇逃遁，一阵泡沫冲破刚才吞没了艾尔斯蒂德的钢球的那片水域的晶莹清澈的海水。“这是怎么啦？”一个二级水手向另一水手问道。

“我们要离开这里到二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以免他浮上来时撞上我们。”他的同伴说。

巡洋舰缓缓地开到新的位置。舰上每一个没事的人差不多都留在那里注视着方才钢球沉入处微微滚动的波浪。在此后半小时内，所有的谈话几乎无不与艾尔斯蒂德有关。十二月的太阳正高悬在天空，天气十分酷热。

“他在那底下一定够冷的，”威伯利奇说，“据说，某种深度下的海水温度总是接近于冰点。”

“他将在什么地方浮上来呢？”斯蒂文斯问道。“我弄不清方向了。”

“就在那个地方，”中校说，他对于自己的博学颇为得意。他满有把握地朝东南方向指了指，“据我估计，现在差不多到时候了，”他说，“他下去已经有三十五分钟了。”

“到海底需要多长时间？”斯蒂文斯问。

“考虑到平均每秒二英尺的加速度，下潜到五英里的海底，大约需要四分之三分钟。”

“那么，他已经超过时间了。”威伯利奇说。

“差不多，”中校说，“我想他的绳子需要几分钟才能绕完。”

“我忘了这一点。”威伯利奇显然松了一口气。

随后开始了焦急的等待。好容易熬过了一分钟，但海面并没浮出钢球来。又过了一分钟，仍然没有东西从那油亮的微波中浮出来。水手们互相解释着绕绳子这个小问题。索具上布满

了期待的面孔。“上来啊！艾尔斯蒂德！”一个胸口多毛的水手不耐烦地喊道，另一些水手随着也叫嚷起来，仿佛正在等着剧场的幕打开的观众。

中校不安地瞥了他们一眼。

“当然，如果加速度不到两英尺的话，”他说，“他就会延长一些时间。我们不绝对保证数字是准确的。我不盲目相信计算。”

斯蒂文斯立即同意这个说法。两分钟内，后甲板上没有一个人说话。斯蒂文斯的表盖响了一下。

过了二十一分钟之后，太阳升到天顶，他们仍在等待钢球出现，舰上没有一个人敢交头接耳小声说希望已成了泡影。第一个说这话的是威伯利奇。他是在十二点的钟声仍在空中回荡时说的。“我一直不相信那个窗子靠得住。”他十分突然地对斯蒂文斯说。

“天哪！”斯蒂文斯说，“难道你认为——？”

“是啊！”威伯利奇只说了这两个字，其余的话留给他去想。

“我本人是不大相信计算的，”中校犹疑不决地说，“所以我还没完全绝望。”半夜里，炮舰还在钢球入水处的周围慢慢地梭巡着，电灯的白光在微小的星斗下那一望无际的磷光熠熠的水面上进进停停，然后又不甘心地继续前进。

“如果他的舷窗没破碎，他没死，”威伯利奇说，“那就更糟，因为那就说明他的钟表机构坏了，现在他还活着，在我们脚下五英里，在那一片冰冷和黑暗的地方，呆在他那个小圆泡里，从来没有一道亮光能照到那里，自从洪水在那里聚集成海以后，从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他在那里没有吃的东西，又饿，又渴，又惊慌，不知将会饿死还是闷死。会是怎样的死去

呢？据我猜想，迈尔装置快要不起作用了，它还会维持多久呢？”

“天哪！”他叫喊道，“我们是多么渺小的东西啊！下面是数英里深海水——到处是水，四周是空旷的大海，顶上是无际的天空。深渊啊！”他伸出双手，就在这一瞬间，一缕白光悄悄地划过天空，它愈来愈慢，终于停止不动，化作一点，宛如一颗新星在天空出现。接着它滑落下来，消失在星光和海水的燐雾气之中。

这个景象把他吓呆了，他伸开胳膊，张开嘴巴。他的嘴闭了又张，不耐烦地挥动着臂膀。接着，他转过身子朝值班员大声喊道，“艾尔斯蒂德浮上来了！”然后向林德莱和探照灯跑去。“我看见他了。”他说。“在右舷！他的灯亮着，他刚浮出水面。拿灯来！他随波浪浮起时，我们应该能看到他。”

但是，直到黎明他们才找到这个探险者。那时他们几乎撞到钢球上。起重机伸出吊臂，水手把链条挂到钢球上。他们把球打捞到船上以后，便旋开入孔，朝里面的黑暗望去（因为电灯室是为照明球外周围海水用的，完全照不到球的内部）。

球里面很热，入口边缘的胶皮已经变软。没有人回答他们的急切询问，球里面毫无动静。艾尔斯蒂德似乎在球的底部被挤做一团，纹丝不动地躺着。舰艇上的医生爬进球中把他抱起来，交给站在球外边的人们。他们一时之间不知道艾尔斯蒂德是活着还是死了。他的脸上淌着汗水，在舰上的黄色灯光下闪着光。他们把他抬进他自己的房舱内。

他们发现，他没死，而是处于一种神经性的昏厥状态，并且受到严重的擦伤。他必须一动不动地躺上几天，要过一周后才能讲述他的经历。

他开始讲的几句话是他又正在下沉。他说，钢球必须改装，

以便他能在必要的时候把绳子丢掉，他只说了这一点。他有过最不平凡的经历。“你们以为我在那里除了淤泥之外发现不了什么别的东西，”他说，“你们对我的考察报以嘲笑，而我发现的却是一个新世界！”他继续地讲了他的遭遇，而且大部分讲得颠三倒四，所以我们不可能用他的原话复述这段故事。但是，我们仍试着在这里把他的全部经历叙述出来。

他说，开始时情况很糟糕。在放开绳子之前，钢球不断地打滚。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足球里的一只青蛙。他能看到的只有头顶上的起重机和天空，偶而能瞥见舰艇栏杆上的人们。他猜不出钢球要滚到哪里去。突然，他发觉他两脚朝天了，他试着迈了一步，正好在垫子上翻了一个跟头。如果钢球做成别的形状，就会更舒适些，可是它承受不住那个位置最低的深渊中的巨大压力。

摆动突然停止了，圆球正了过来。他直起身子，看见他周围的碧绿的海水和上面透下来的微弱亮光。他觉得有一群漂浮着的小东西从他旁边飞快地游向亮光。他眼看着海水愈来愈暗，直到他头上的海水黑得像半夜的天空那样，只是要绿一些，而下面的海水则是全黑的了。水中的透明的小东西变成了微弱的光点，从他旁边象一道淡绿色的光束飞掠而过。

那种下沉的滋味可真够呛！他说，那恰似电梯刚下降的情形，只是感觉下降的时间更长。你必须得想象出不断下降是什么滋味！正是在这段时间，艾尔斯蒂德懊悔他的这次冒险。他以一种完全新的看法来估量可能发生的危险。他想到人们熟知的生存于海洋中层的大乌贼，就是有时他们在鲸鱼肚子里发现的已经消化了一半的那种东西，或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腐烂了的并且被鱼类吃掉一半的尸体。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大大乌贼抓住钢球不放怎么办呢？还有那钟表机构果真是经过足够的试验了吗？

但是，无论是想继续下沉还是想返回水面，现在都无关紧要了。

五十秒钟以后，球外面的一切都变成漆黑一片，除了可以不时在他的灯光射到的地方看到某种鱼或正在下沉的碎片外，什么也看不到。它们一闪而过，速度太快，因而看不清它们是什么。有一次他好像觉得遇到了一条鲨鱼。后来，钢球由于同水摩擦而发热。他们以前忽略了这个危险。

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在出汗，接着他听到在他脚下发出的越来越响的嘶嘶声，他看到从钢球外面的海水泛起了许多小水泡——它们是很小的水泡——宛如向上翻飞的一把扇子。蒸气！他摸摸窗子，窗子热得烫手。他把照亮自己小室的小白炽灯打开，朝按钮旁边的加上气垫的表望去，他看到他现在已经在海里走了两分钟。他想到，由于两种不同的温度，舷窗将会迸裂，因为他知道海底的水是接近冰点的。

后来，钢球的地板突然似乎紧压着他的双脚，球外的水泡上升得愈来愈慢，嘶嘶声也减弱了。钢球稍微滚动了一下。舷窗没有碎裂，什么也没有损坏，他知道，无论如何，沉没的危险已经过去。

再过一两分钟他就要到达深渊的底部了。他说，他认为上面五英里处的斯蒂文斯和威伯利奇等人比飘浮在地面上的最高的云离我们还要高，他们此刻正在慢慢地行驶着，正在朝下面注视着，想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他凝视窗外。现在已经没有气泡了，嘶嘶声也停止了。钢球外面是一团漆黑——黑得像墨汁一样——只有在电灯光照射到的地方才可以看出一片黄绿色的海水。这时接连游来三个火焰般的東西。他无法判断它们是小而近还是大而远的。

它们都有一个淡蓝色的轮廓，亮得几乎象一条小渔船上的灯光，这亮光好似一股浓烟，它们的两侧全是这样的亮点，好

像一条船的天窗那样。它们愈是游近灯光，它们的磷就愈弱，那时他看到它们是某种奇怪的小鱼，头大，眼大，身子和尾巴都较小。它们的眼睛朝他瞪着，他断定它们正在紧随他不放。他猜想它们是被他的灯光吸引来的。

没过多久，另一些同样的东西也来加入它们的行列。在他继续下沉时，他注意到海水成了一种苍白色，那些小光点在他的灯光中闪烁着，好似阳光中的微尘。这大概是他的铅锤搅起的泥雾所造成的。

在他随着铅锤快沉到海底时，他处于一团白色浓雾的包围之中，他的灯光只能照出五六码远，经过好几分钟，那浮起的沉积物才开始下沉。然后，他借着他的灯光和远处鱼群的一闪即逝的磷光，得以看见在上面黑暗的海水下面有一大片高低起伏的灰白色软泥，有些地方长着几丛海百合，贪婪地挥动着触手。

再远一点可以看到一群大海绵的优美的、半透明的轮廓。海底上散布着一丛丛直立的浅紫色和黑色的扁平的东西，这些东西肯定是某种海胆，还有些大眼睛的或盲目的小东西，这些东西有的出奇地象潮虫，有的象龙虾，它们懒洋洋地穿过光束，然后消失在黑暗之中，留下了一道道沟痕。

随后，那个正在徘徊着的小鱼群突然间掉转方向，象一群燕八哥似的向他冲来。他们象一团发着磷光的雪片，从他头上掠过，接着他看见在这些小鱼后面有一个较大的动物朝钢球走来。

起初他只能模糊地看到它，那缓缓移动的身躯略似一个正在行走的人，后来它走近射出的灯光。耀眼的灯光照在它的脸上时，它闭上了眼睛，感到眼花缭乱了。他凝视着它，惊呆了。

这是个奇怪的脊椎动物。它的暗紫色的脑袋同蜥蜴有几分

相似，不过它的高额和颅骨是以前他见过的爬虫从来没有过的；它的垂直的颜面角使它看上去非常象人。

两只大眼睛象蜥蜴一样突出到眼眶外面，在它的小鼻孔下面有一张爬虫似的宽嘴，嘴唇是角质的。在耳朵的位置上有两个大鳃盖，从那里向外浮出一络珊瑚红的细丝，有些类似幼小的鰐鱼和鲨鱼的树枝状的鳃。

但是，这个动物的最奇怪的特征还不是它的脸与人脸相似。它是一个两足动物；它的近似圆球形的躯干支撑在两只蛙腿和又长又粗的尾巴组成的三脚架上，它的前肢好似青蛙的前肢，也仿佛象漫画化了的人手，它手里拿着一根铜头的长骨棒。这东西是五颜六色的；它的头、手和腿是紫色的；但是它的甚至象衣服一样松弛地挂在身上的皮是一种发磷光的灰色。它站在那里，被灯光照得眼花缭乱。

最后，深渊中的这个新奇的动物眨眨眼皮，又睁开了眼睛，用那只空着的手遮在眼睛上，张开嘴发出一声喊叫，它的发音几乎象是说话，这喊声之大甚至穿过了钢球的外壳和气垫。没有肺怎能会发出叫喊声来，艾尔斯蒂德对此不想作解释。接着，它向旁边移动，避开亮光，隐藏到旁边的神秘的阴影中去了，艾尔斯蒂德与其说看到，不如说感到它正在朝他走来。他猜想是灯光吸引了它，于是把电门关闭。过了一会儿，有什么柔软的东西在敲打着钢板，钢球开始摇晃起来。

然后，他听到它的叫喊声，并且觉得远处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回答它。又是一阵敲打，钢球摇晃起来，和绕绳索的滚筒摩擦着。他站在黑暗中朝永远是黑夜的深渊注视着。不久，他隐约看见远处的另一个发磷光的类似人形的东西匆匆忙忙地向他跑过来。

他不知所措地在他这个摇晃着的牢房中摸索着为照亮钢

球外的电灯的按钮，碰巧摸到了装在加气垫的凹处的他自己的小白炽灯。钢球扭动了一下，把他摔倒了；他听到象是吃惊的喊叫声，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看见两双偷窥的眼睛正在朝下面的舷窗注视并反射着灯光。

过了一会儿，有几只看不见的手在用力敲打他的钢球外壳，还有在他这种处境听来是足够可怕的使劲敲打钟表机构的金属保护层的响声。那的确吓得他魂不附体，因为要是这些怪物把那个装置搞坏了，他就永远不会得救了。他刚想到这里，就觉得钢球猛烈地摇晃起来，地板紧紧地顶着他的双脚。他把照亮球内的小白炽灯关闭，把外边的大灯打开，一束强烈的灯光朝海水射去。海底和类似人的动物都不见了，两条彼此追逐着的鱼突然出现在窗口附近。

他立即想到，这些奇怪地深海居民已经把绳子弄断，他已经脱险了。他愈来愈快地朝上升着，可是钢球蓦地停住了，他的身子飘起来撞在他的囚室的加气垫的顶上。大概有半分钟之久，他惶恐不安，不知如何办才好。

后来，他觉得钢球在慢慢旋转，摇摆，还仿佛正在水中被什么东西拖行着。他在窗口近旁伏下身子，设法用他的身体的重量让球的那一部分滚向下面，但是他除了看到徒然向下射进黑暗的灰白色光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他突然想到，如果把灯关闭，使他的眼睛习惯于深邃的黑暗，他就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他这一招做对了。过了几分钟之后，如墨汁一般的黑暗变成了一种半透明的黑暗，这时他看到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些模糊得象是出现在英国夏季傍晚的昏黄的光似的东西在下面游动着。他断定这些动物已经把他的缆绳解开，现在正在海底上拖着他走。

接着，他开始看到某种模糊的遥远的东西在起伏不平的海底平原上，这海底平原是他在窗口所能看到的范围内向左、右两个方面伸展开的一条宽阔的灰白色的光带。他正在被拖向那里，仿佛一个气球被人们从广阔的乡村向城里拖去。他慢慢地朝那个地方逼近，那些模糊的亮光很慢地汇聚成较为明确的形状。

他到达这个发光区域以前，差不多快五点钟了，那时，他能看出一排排像是街道的东西和聚集在一座庞大无顶的、令人不解地仿佛是坍塌了的寺院似的建筑物周围的房屋。这些街道和房屋在他下面像是一张展开的地图。房屋全是没有屋顶的围墙，如他后来看到的那样，作为建筑材料的发磷光的骨头使这个地方看来像是由被淹没的月光建造成的。

在这个区域的内部洞穴中间，树枝状的海百合伸出它们的摆动的触手，高高的、细长的海绵耸立着，好象清真寺在城市的发光雾气中闪闪发光的玻璃尖塔和百合。在这片开阔地带能看到象是人群的骚动，但是由于离他们太远了，他分辨不出人群中的每一个人。

这时，它们慢慢地把他向下拉，于是他下面的东西愈来愈清晰了，他逐渐了解到这个城市的详细情况。他看到这些模糊的房屋之间的街道是用圆形东西串成一条条直线做标记的，后来他发觉在他下面广场上的某些地方，有一些类似裹着皮壳的船形物。

他一直被缓慢地向前拉着，他下面的东西也变得愈来愈亮，愈清晰。他觉得他正被向下朝城市中心的那个庞大建筑物拖去，他能够不时偶然看到正在拖着他的绳子的形形色色的怪物。他吃惊地看到，在成为这个地方的突出特征的一只船的绳具那里，拥挤着一大群朝他指手划脚的东西，然后，大建筑的墙壁悄悄

地在他周围耸立起来，遮住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见那座城市。

那些墙是用浸透水的木头、拧成的缆绳、铁筋、黄铜、骨头和骷髅造成的。骷髅在所有建筑的顶上堆成 S 形和螺旋形以及各种奇怪的曲线；成群的银白色小鱼在这些骷髅的眼眶中穿进穿出，并且在这面古怪的墙的附近玩耍着。

忽然间他听到一声低呼和好象是号角的强烈的吹奏声，然后又被一支奇怪的曲调所代替。圆球向下沉，经过了巨大的尖顶，他透过窗子模糊地看到很多正在注视着他的那种奇怪的象鬼魅般的人，最后他停在广场中央的一种好像祭坛似的东西上。

现在他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他能又一次清楚地看到深渊中的这些奇怪的人了。使他惊讶的是，他看到它们正俯伏在他的前面，只有一个例外，这家伙穿着一件仿佛盾形鳞片的长袍，头上戴着一顶发光的王冠，他站在那里，张着爬虫般的嘴，一张一合地似乎在领唱颂歌。

一阵难以言说的冲动使艾尔斯蒂德把他的小白炽灯又打开了，这使得深渊中所有这些动物都能看得见他，虽然灯光使它们立刻躲到黑暗中去。他的突然出现，使得歌唱变成了高兴的狂呼，极力想再看看它们的艾尔斯蒂德又把灯光关闭，于是他在它们的眼前消失了。不过在短时间内，他的眼睛还看不清它们在干什么，最后，在他终于能看清它们的时候，它们又在跪着。它们就是这样不断地对他礼拜，一直进行了三个小时之久。

艾尔斯蒂德极详细地讲述了这个奇异的城市和居民，这些永远处于黑夜之中的居民，他们从未见到过太阳、月亮或星星以及绿色植物，也未见过呼吸空气的活生物，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火，除了生物身上的磷光以外，没见过任何亮光。

虽然他的遭遇是惊人的，但更可惊的是，象亚当斯和詹金斯那样杰出的科学家竟然无法在他的遭遇中找出一不可信的

东西。他们对我说，他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在这深海的海底上不能有习惯于低温和高压的有智慧的、能在水中呼吸的脊椎动物，它们的身体很重，无论是活是死都不会飘浮起来，于是人们全然不知道，它们同我们一样是新红沙岩时期的巨大爬虫的后代。

然而，对它们来说，我们一定被它们当作是奇怪的，流星般的生物。常常从它们那水天的神秘的黑暗中掉下我们遇难者的死尸。掉下来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我们的船、我们的金属、我们的用具也从黑暗中象雨点似地落下来。有时沉落下来的东西会把它们打伤，仿佛是来自上面的某种不可见的统治者的处罚，有时会落下极罕见或极有用的东西，或者样子与它们自己的东西相似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想象出野蛮人看到包围在光晕中的一个发亮的生物突然从天而降时会作出什么事来，那么，我们或许对它们看到一个活人降落下来时的行为会稍有理解。

很可能，艾尔斯蒂德曾断断续续地对“普塔米甘”号舰上的军官们讲了他在深渊中的十二小时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他肯定也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可是他一直没写，所以我们只好颇为遗憾地从赛门斯中校、威伯利奇、斯蒂文斯、林德莱等人的回忆中把他的遭遇的片断拼凑起来。

我们在零碎的几瞥中模糊看到这样一种情景——庞大狰狞的房屋，有着暗黑的变色蜥蜴的脑袋和披着微微发光的衣服的躬身歌唱的人们，艾尔斯蒂德又把灯光打开，无论怎样想让他们知道应该把缚着球的绳子割断也没有用，时间一分又分地溜走了，艾尔斯蒂德看着他的表，恐惧地发现他只有四个小时的氧气了。但是对他唱的赞歌仍在无情地继续着，好似是送葬曲一样。

他自己也不清楚是如何脱险的，但是从钢球上悬着的绳头判断，绳子是被圣坛边沿磨断的。突然，球翻了一个滚，他冲出了他们的世界，向上浮起，好象穿着真空衣服的一个从其他星球来的人，冲出我们地球的大气层又飞回它原来的空间去了。他一定像一个冲出我们的空气的氢气泡那样，一下子冲出了他们的视野。在他们看来，这一定象是一次奇怪的飞升。

钢球一定以比吊着铅锤沉下去还要更快的速度上升。球变得非常热，球上升时舷窗是朝上的，他记得一股水泡向他的玻璃窗冲来。他时刻盼望着球上升。后来，他突然觉得脑袋里有个巨轮似的东西开始转动起来，加气垫的小室开始旋转，他昏了过去。随后的回忆是他的舱室和医生的说话声。

但是这不过是艾尔斯蒂德断断续续地对“普塔米甘”号上的军官们讲述的奇遇的梗概而已。他保证以后要把一切经历写下来。他主要关心的是他的仪器的改进，后来，在里奥实现了这种改进。

现在还剩下要说的是，1896年2月2日，他又第二次下潜到这个海洋深渊。他这次潜水的情形，我们也许永远无从得知了。他一去不复返。“普塔米甘”号花费了十三天在他潜水处附近仔细搜寻他。后来这条船回到了里奥，把他的消息用电报通知了他的朋友。这样，这件事一直拖到现在仍未解决。可是我不怀疑，为了证实这梦想不到的深海城市的存在，将来很可能会有人再一次到那里考察。